

中华大方略全书

传家宝

快乐原

智慧宝鉴

〔清〕石成金

无事莫生烦恼
不必渔郎问津
随缘以乐岁月

快活人共尧天
桃源俱在眼前
闲逸即为神仙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ZHONGHUADAFANGQUANSHU

责任编辑：马东源

封面设计：华做样工作室

英雄所见略同



ISBN 7-204-08320-2



9 787204 083206 >

ISBN 7-204-08320-2/I·1748

定价：1480.00元（全48册）

中华大方略全书

传家宝·快乐原

(清) 石成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天乐图	(1)
快乐原	(6)
快乐铭	(12)
快乐印	(15)
快乐印言	(16)
绅言	(21)
快乐绅言	(24)
快乐联瑾	(35)
快乐豫	(40)
快乐条目	(44)
快乐画题	(48)
快乐酒令	(55)
快乐吟	(60)
快乐吟余	(65)
快乐章程	(72)
快乐真机	(77)
掷金杯	(81)
还玉佩	(83)
乩仙偈	(86)
亦佛歌	(88)

枉贪赃	(92)
空为恶	(94)
官业债	(95)
锦堂春	(96)
牛丞相	(101)
狗状元	(102)
说蛻螂	(103)
飞蝴蝶	(104)
村中俏	(106)
风流悟	(107)
关外缘	(108)
假都天	(110)
真菩萨	(112)
老作孽	(114)
少知非	(117)
刻剥穷	(120)
宽厚富	(122)
斩刑厅	(123)
埋积贼	(125)
大事因缘	(126)
金刚经石注	(130)
长生法	(174)
卫生必读歌	(189)
长寿谱	(193)
救命针	(198)
通天乐	(202)

天乐图

观画要得观画之法。不拘轴幅大小，以及册页书本，先将一切心思放下，然后专想画中山明水秀、地辟林深、茅屋竹篱、花溪柳径。凡有可游可居之处，即以我之真主宛然身历其境，再将诗句吟哦，顿觉娱心悦目，不必蜡屐扶筇，已得登览诸胜，快乐极矣！

惺斋愚撰

自题天乐图原委

改李笠翁语

学仙学吕祖，学佛学弥勒。
吕祖游戏仙，弥勒欢喜佛。
我非佛与仙，饶有二公癖。
著书四十年，于世无损益。
常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
惟愿天下人，切莫自拘执。
远离愁苦海，齐登快乐域。

—— 惺斋老人

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
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
况复筋骸初康健，那堪时节正芳芬。
酒涵花影红光溜，怎忍花前不醉归。

—— 邵子插花吟石成金画意

红杏梢头挂酒旗，
绿杨枝上啜黄鹂。
鸟声花媚留人住，
不赏东风也是痴。

——画唐解元意

且共樽前醉复歌，
莫问来朝事若何。
请复百尺楼头看，
逝水焉能有定波。

——绾春子新语

朝天湖畔水连天，
不唱渔歌即采莲。
小小茅堂花万种，
主人日日对花眠。

——成金纪胜

疏帘茅屋矮竹篱，
一湾流水小桥西。

——写沈孚中句

松下柴门整日关，
清泉白石隐翁闲。
书长睡起心无事，
坐看江南雨后山。

——觉道人写意

昨夜江边春水生，
朦胧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朱文公见道吟

溪上亭子整日闲，
白云消散见青山。
高人领略无他意，
不放晴明空往还。

语有真机知即入道

山家酒热往来频，
野径幽花更媚人。
树上好莺啼不歇，
东邻扶醉到西邻。

——颠叟画意

红树中间飞白云，
黄茅槛底界斜曛。
此中大有逍遥处，
难说与君画与君。

——写唐解元句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杜甫曲江咏惺斋画意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觉道人画

山窗四面总玲珑，
绿野青畴一望中。
凭几课农农力尽，
何曾防却读书功。

——画李笠翁句

纸屏石枕竹方床，
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
数声渔笛在沧浪。

——登车盖亭

曲径烟深路入杏花酒舍，
澄江日落门通杨柳渔家。

——仿陈眉公语

牛背横欹放荡骑，
春风拂拂意迟迟。
此中另有闲天地，
说与旁人恐未知。

——识字农夫乐趣

湖光山色雨新奇，
又遇花开酒熟时。
扁舟载得春归去，
莫教鸥鹭笑来迟。

——惺斋句

他骑骏马我骑驴，
比他荣华我不如。

回头看见推车汉，
多少穷人苦拮据。

此图予另画大幅粘壁，时刻记省，除许多妄想，免许多忧愁，添许多快乐，不可以其浅而忽之也。

葵扇纶巾何处好，
柳阴亭上纳荷香。

——天基画意

罢钓归来不系船，
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
只在芦花浅水边。

言我流行次止随遇
而安此达人自况也

谷口春残黄鸟稀，
辛夷花发杏花飞。
独怜幽竹山窗下，
不改清阴待我归。

——金缙

问我家何处，
遥指杏花村。

——惺斋老人拟

快乐原

一生快乐

乐生中华国 人常自想：倘生于海外遐荒之地，严寒酷暑之乡，草衣木食，野居穴处，远于王化，不齿人伦，虽生世间，却与禽兽无异。我今幸生中国，房屋饮食，文物衣冠，受福无量，快乐极矣！

乐为男子身 人常自想：倘为妇女，贵贱随夫，诸事不能自由，无闻不见，终老闺房，既亲井臼之劳，复罹生育之苦，乃不幸之大者。我今幸为男身，免受诸般苦恼，得享诸般安宁，快乐极矣！

乐读圣贤书 人常自想：倘秉性愚昧，不能读书，不能识字，则道理不明，昏朦一生，如同梦境。岂非大不幸耶？我今幸能读书识字，通古达今，天下之万事万物无不晓然，快乐极矣！

乐无残缺体 人常自想：倘五官四肢不全，如耳聋眼瞎，腿损口哑之类，惨同地狱中度日。我今身体幸生全备，快乐极矣！

乐逢太平世 人常自想：倘遇刀兵杀劫，别离家业，弃散资财，骨肉难以保全，嚎泣盈野，惨苦万状。谚云：“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此大不幸也。我今幸遇太平世界，干戈宁息，远近安然，快乐极矣！

乐居仁厚乡 人常自想：倘居里乡人情鄙恶，伦俗乖离，从之则伤义，嫉之则生仇。我今居里人多素心，且言行长厚，如同桃源世界，快乐极矣！

时年快乐

乐遇丰稔年 只想饥馑之年，饿殍盈野，盗贼蜂起，狱讼繁兴，人民不得安业。今幸获收成，遍地欢歌，虽无十分丰稔，亦不似往年之荒歉。真可乐也！

乐酿香美酒 每年冬腊，予命家人自酿村酒，成熟尝之，甚是甘美，遂藏为一年之需。真可乐也！

心上快乐

乐于明理 每有一种人，生性痴呆，不知情理，即听他人议论，低头欠呻，总不通晓。今若心中明达，言行朗然，是我之胜于人多矣。何乐如之！

乐于知足 人若不知足，虽贵为卿相，富盈百万，亦终日攒眉戚戚，得陇望蜀，有此少彼，忧愁到何时才了？今要想：我虽不如人，而眼前比我更不如者，还有若干人；我虽苦恼，而眼前比我更苦恼者，又有若干人。比上虽不足，比下却有余。所以，知足者日日神仙，不知足者日日苦海。以此退想，何乐如之！

身上快乐

乐于饱暖 世上人，每多食不充口而常忍饥谨者，又每多衣不充身而常受寒冷者。今若饱食暖衣，并无饥寒之苦，虽甚平常，乃大乐也！

乐于康健 世上人，每多痼疾不疗，医药无效，轻则艰难步履，重则呻吟床榻，疼楚难堪。今若身体康健，饮食起居，任我俯仰自如，虽甚平常，乃大乐也！

春天快乐

以清明和暖为乐 谚云：“自古春无三日晴。”要知春天风雨之日多，而清明之日少。若遇风日晴和之期，兼值不寒不暑，真一刻千金。享此良辰，乐之至矣！

以草木芳荣为乐 阳和初动，但见百草争芳，千花竞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不论清明阴雨，凭高一望，远近疏密，青翠无际，乐之至矣！

以桃红柳绿为乐 春天阳气发生，常于小阁上远眺，桃红柳绿，自然之锦绣供我欣赏，乐之至矣！

以鸟语花香为乐 鸟语若笙簧，花香胜兰麝。此天然之景象，不假人为，悦我之耳听鼻嗅，乐之至矣！

夏天快乐

以荷香避暑为乐 吾扬西郊外虹桥法海一带，荷花百余亩，夏

天开放，急当玩赏。但午后画舫笙歌，人众杂踏，非予闲逸人所喜。须于上半日，偕二三知己，或驾一叶扁舟，撑入荷香深处，或缓步柳阴堤上，领略芳香净趣，恍如身登西方莲座，好快乐也！

以北窗乘凉为乐 按陶渊明确云：“尝于五六月，于北窗下高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予于夏月每窃效之，好快乐也！

以临流濯足为乐 暑月闲行溪河边，见清流可爱，踞堤濯足，自鉴面目，凉透身心，仍歌“沧浪之水清兮”一诗，以寓其意。好快乐也！

以科头裸体为乐 暑月即有不得已之事，尽清晨治理，急急完毕，既不谒客，亦无客至，乃科头跣足，衣衫尽去，但觉五内清凉。回视城市中之仕宦衣冠楚楚、挥汗如雨者，何啻天壤之别。好快乐也！

秋天快乐

以静夜秋声为乐 秋声肃杀，欧阳赋已备悉矣。于此时，不必悲伤，惟觉溽暑才除，且开怀享此凉爽之境，可谓乐矣。

以桂香月朗为乐 桂花以香取胜，为其韞也。若于清风明月时，或静坐于下，或缓步于傍，或持杯吟咏，或邀衲闲谈，不独身心为清香袭透，即衣冠俱沾香气，恍如广寒宫里一游，可谓乐矣。

以霜林红叶为乐 金风飒飒，满林霜叶皆成丹黄红紫，望之胜如二月花，令我心目快赏，可谓乐矣。

以篱落黄英为乐 菊花以介取胜，为有操也。于篱落间睹此黄英红秀野逸之韵，正与予野逸之性相合。日日持觞饱玩，可谓乐矣。

冬天快乐

以南檐晒背为乐 冬晴时，于稻草堆边面北背南而坐，日光烘烘，曝背和暖，昔人以为负暄，以为袄子黄绵，信非虚言矣。又用瓦钵将村酒煨热，时进几杯，内外俱暖，是真乐也。

以暖阁围炉为乐 小斋垂布帘，四壁风寒不透，围炉于中，暖若春和，并不知天寒地冻，是真乐也。

以策蹇寻梅为乐 庄园左近，闻有梅花开放，乃策蹇携樽寻赏，幻身即如画中人物，是真乐也。

以瑞雪兆丰为乐 雪有四美：落地无声，静也；沾衣不染，洁也；高下平铺，匀也；洞窗辉映，明也。见此天工剪絮，六花飞坠，满地琼瑶，且预知来年五谷丰登，是真乐也。

每日快乐

念佛之乐 西方有大圣人，名曰佛。夫佛之慈悲，能救度众生。人果信心念佛，其诸般世事未得顿禁者，须渐渐减除。口勿谈人之过，饮酒不至于醉，茹荤不至杀生，房室不至邪淫。治本业之外，量留余暇，随时随地即虔诚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拘遍数，或十多声，或千百声，久而纯熟，行住坐卧皆可念佛，至于梦中亦得见佛。再加精进，必有大效。修持诸法，俱不及念佛之简易，我今信此，不亦乐乎？

娱亲之乐 天下第一快乐事，首数父母俱存。予最爱有一联云：“戏彩堂中，一味可当五鼎；承欢膝下，片时不换千金。”要知父母之年，日日减少，渐至衰老，切莫令亲没之后，追悔何及！须要及时孝顺，不可稍有违悖。其于鰥父寡母，尤须竭力奉事，承欢戏彩，诱得父母开笑，是我心中大快。对此白发双亲，祈求上天多延父母几年寿算，即多受我几年供奉。想世多亲没欲孝无由者，天渊之隔，不亦乐乎？

和妻之乐 夫妇者，人伦之本，风化之原。世有不崇此典，以致伉俪不和，室人交谪。若调琴鼓瑟，淑气浴于庭帟，则兰桂毓于阶下。再或情性柔和，竭力内助，享此举案齐眉，不亦乐乎？

教子之乐 乡居之人，并无科名之望。凡子孙惟以专读四书，背诵极熟，讲解极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件日逐教诲，务必体贴身心。凡嫖赌、摇嚼、斗讼、刻薄诸不肖之事，反复警醒，莫令少犯。至于识字，但要其能记得几行帐目，写得几句柬帖而已。若教得子孙朴实长厚，不亦乐乎？

随缘之乐 天生万物，各有定分，切不可妄想贪求。任尔用尽心力，本来有者毕竟还有，本来无者到底必无。非独有无，即迟早亦有因缘。谚云：“桃花三月放，菊花九月开。一般根在土，各自等时来。”明得此理，憔悴无益，忧愁无益。能知“随缘”二字，即有许多受用，不亦乐乎？

守拙之乐 巧者为而拙者看，乃知巧者，拙之奴也。每多巧人，偏遇不巧之事，所以任凭求奇，莫如抱拙，且免许多灾祸愁苦，不亦乐乎？

静坐之乐 世上最有受用之事，无过静坐。当垂目静坐之时，万虑皆消，慧定混一，顿有悟趣，不亦乐乎？

缓步之乐 静坐多时，未免昏沉，亦必起身缓缓散步，令血脉通畅，精神明朗，不亦乐乎？

午睡之乐 草堂中可设一榻，铺叠软褥，身觉稍倦，即偃卧榻上，心清神逸，萧然无梦。即或有梦，亦在于村庄花柳之间，不亦乐乎？

远眺之乐 村庄小阁之上，推窗远眺，四野在目：或山色阴暗，或水光浩茫，或牛背之牧童，或湖滨之渔叟；更兼小桥流水，竹树交荫，触目美景，俱堪入画，尽我徜徉，不亦乐乎？

微醉之乐 饮酒不可大醉，若大醉则神昏胃伤，不知人事，有何乐趣？邵子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是真得饮中之趣者。要知饮至半酣，满面皆春，熙熙攘攘，尘世俱忘，不亦乐乎？

狂歌之乐 凡前人乐心诗歌，熟记若干首，每至半酣之时，或诵读之余，即信口狂歌，不拘调之高低，不按谱之宫商，任意出声，自觉心胸宽快，不亦乐乎？

剃头之乐 剃头、取耳、槌背、修脚，此是养身四快。然而，剃头真我朝第一大快事。予想前朝留发包网之时，不知如何搔痒，且发长最耗人之精血，不可不勤剃。予舍傍一剃工，最善此技，隔六七日即呼来一剃，兼令取耳、槌背，头痒止而体爽快，不亦乐乎？

按摩之乐 身体少觉拘倦，或自为伸腰扭夹诸导引功夫，或令人槌捏周身穴道，令气血通泰，精神强健，不亦乐乎？

晴明之乐 万物光彩，皆生于日。要知日暄则景舒，日丽则景媚。忆想凄风苦雨时，不独人情忧惨，即鸟兽亦皆潜迹。今对此光明世界，不亦乐乎？

阴雨之乐 阴雨之日，世上名利人羁促于舟车旅邸间，凄惨难堪。我今得于中静坐，再或一编相对，身体既已安舒，道理又加明晰，不亦乐乎？

登云之乐 闲中向山石上箕踞而坐，有白云出入变幻之态，倏忽万端，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岂可向世人语耶？对此云地，我身犹登天界，不亦乐乎？

看山之乐 仁者爱山，大都山主静，而仁心相符然。而山色之妙，阴晴朝暮，各自换呈，令我应接高旷，性情顿移，不亦乐乎？

读书之乐 天下万事万物，一切奇见奇闻，莫不备载于书。诵其语，思其义，学问日深，道理日新；愚者因之而智，昧者因之而明。日与圣贤对晤，不亦乐乎？

观画之乐 品画，以山水为上。观画中可游可居之处，将予幻身想入画内，恍然亲历一番，不亦乐乎？

赏花之乐 一切种植之花，不必限定牡丹、芍药之珍贵者，随时随地，但可娱目悦心，或有香，或有色，皆为妙品。玩此生生活泼之机，袅袅娇媚之态，令我五内皆清，不亦乐乎？

听鸟之乐 凡笼中鸟音，羈囚悲怨，惨不忍闻，切须忌戒。惟

树林中鸟声，清韵闲逸，当于静中听之，恍如置身于山巅树杪间，高出世外几层，不亦乐乎？

扫地之乐 扫地虽系僮仆琐褻之事，当执帚时，即思此地非他，乃吾方寸地也；此尘污非他，乃吾牵缠俗念也。一举手之劳，尘埃去而还我本来面目。迨扫毕静坐，自觉心与地同净，不亦乐乎？

焚香之乐 静室不可无香。须造小斋，四壁密围，不可透味，焚香一炉，异香飘渺，享受静趣，不亦乐乎？

清谈之乐 常与野老禅衲相对，或谈世外事，或较晴量雨，或说无生妙理，或说山水静缘，令我身心清极，不亦乐乎？

文供之乐 昔人谓笔砚精良，人生一乐。若再加以明窗净几，书籍满架，我于静中消受，不亦乐乎？

沐浴之乐 冬月严寒，不可频浴。其余三季，俱当频浴。须要温水和暖，反复淋洗，遍身轻爽，不亦乐乎？

闲逸之乐 愧予乡野愚人，性甘淡薄，所居不过茅屋竹篱，所享不过布衣蔬食；无心于世，诸事不理，惟好闲逸懒散而已。倘世有同予癖者，将予此书内所载种种乐事，就便随取随乐，不费银钱，不劳心力；独自一人领略亦可，即与二三知己相对亦可。或静坐悟禅，如同痴呆；或登楼远眺，消受烟霞；或饮几杯自动之酒，或说几句世外之谈；或赏花，或玩月；或唱几支无腔曲子，或吟几首自在诗文，凡有逸事，任意为之。每日再开口发几声呵呵大笑，如此闲逸，竟未知西方佛祖耶？东方蓬莱耶？秦耶？汉耶？春耶？秋耶？早耶？晚耶？少壮耶？衰老耶？有余耶？不足耶？是耶？非耶？我总付之不见、不闻、不管、不理，但过得一日，且让我快活一日，懒懒散散，嬉嬉哈哈，如疯如颠，如醉如狂，任凭他兔走鸟飞，只觉得我心中宽快，不亦乐乎？

帐卧之乐 每年自四月至九月以来，蚊虫最多。制帐不拘布帛、纱罗，但能遮拦者，即是妙品。静卧帐中，耳听帐外蚊雷喧闹，想念世多贫而无帐者，蚊之丛飞咬吮，刻难安枕。我今鼾然稳睡，不啻仙凡之别，岂不乐哉？

快乐铭

有书真富贵 无事小神仙

世上至宝，书为第一。要知圣贤流传之道脉，古今兴废之事因，与夫正诚修齐治平之经济，无不备载于书。读之玩之，启我学识，开我襟怀。如此利益，彼虽有千仓万箱之富，何能及哉！取书阅读之时，即宛然与昔日之圣贤君相同堂面语，饱听指点谈论。如此尊荣，彼虽有高官厚爵之贵，何能及哉！是以家积多书，较富贵之实受尤真也。

人为名利胶扰，虽有好时光、山水、书酒、花月都付虚度，深为可惜。但既生斯世，若尽闲逸，则衣食用度何自而来？予谓每日以半日治业，留半日享福，既不费生计，又不虚时光，是一月有半月之实受矣。然于闲乐时，切勿又以尘事操心，专令安静自在，即天上神仙，不过如此。“今日小神仙”犹谦语也。

花常留我赏 月不放入眠

花之妙趣，不必定要牡丹、芍药之贵重者。即随时易得之花，如桃、李、兰、荷、蓉、桂、菊、梅之类，但有色香态度，俱堪娱目。羨彼诸花，或献娇姿，或吐清芳，或动摇舞媚，或点缀呈鲜，枝枝朵朵，宛如向我留连。花既留我玩赏，我须细心领略，岂忍负花而去乎？要知赏者，心有爱重而念花之有功于我也。

昔人以月夜早睡为枉屈。予计每月自十一、二至十七、八，此数夜月又半为阴云风寒所阻，若有明月幸遇，须当饱挹清光，耀我性灵。今我或行、或坐，月俱随我不放，我何舍月贪眠、自蹈枉屈之戒耶？倘玩至夜深，月渐西沉，身亦疲倦，方呼酒对吸。前此之时不敢遽饮者，恐醉则易于昏昧。兹已夜久，便可纵饮欹卧，竟入混沌国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狂歌兴卓矣 把酒意陶然

得意诗词熟记几篇，一时兴到即信口高歌，不拘腔调，不限音韵，惟觉欢喜异常，不知身在尘世。意虽不在于酒，亦须藉酒以开襟怀，把酒缓咀隽味，此时惟觉意与味合，快乐多矣。

随时皆好日 到处是桃源

天日晴和，人心亦觉爽朗，固是极好之良辰。即或风雨寒暑，惟要人能领略，俱有妙趣。是以我心闲适，随时无不好之日，又何待乎？

予爱王西楼词云：“将一双打鱼船，生扭做仙舟；将一块放牛场，旋改做丹邱。”予有拙对云：“觉性凡夫登佛位，乐心斗室胜仙都。”悟得王词、予对之理，虽破屋荒园，皆成蓬莱阆苑；不必渔郎问津，而桃源俱在眼前。我想解人自能会意。

栽培心上地 涵养性中天

人可为圣为贤，亦可披毛戴角，总由人心自致而已。上天岂有意偏私乎？惟是此心如同田地，可灌可耕而收获利益非仅一世，又且庇荫于子孙，乐何如之！要知“为善最乐”四字，诚至言也。

吾人性中另自有天，若能涵养，未久即见。惟是涵养之功，最易间断，但才觉间断，即自提撕。倘得此性天妙趣，受享岂有尽哉！

痴顽学儿戏 喜极舞疯癫

昔人云：“身入儿童斗草会，心如太古结绳时。”予谄小斋联云：“常怡安静福，转学幼儿欢。”要知两三岁之婴儿，纯是自然真性，并不知天之阴晴风雨、地之南北东西、时之春夏秋冬；又不知朝代之秦汉唐宋、治乱兴废；亦不知人事之贵贱贫富、荣枯得失。凡一切心思言行，尽属朦昧，心中平坦，惟秉性灵，专喜嬉戏，毫无计虑机谋。我之痴呆愚顽，因好留心习学能得此趣，即有人天大受用矣。

喜不至极则不疯颠。予有喜极之时，心旷神怡，竟自乱跳乱舞，如痴如癫，旁人见之，俱各惊骇大笑，在予自谓顿登天界。

松荫张亭盖 鸟声奏管弦

树木之中，不拘松柏、榆柳，但有繁阴者，即可铺展茵簟，随意坐卧。仰见青翠蒙笼，蔽日张阴，恍如新造之亭盖；再闻鸟声迭奏，不亚弦管笙歌。此皆天然清供，既不费我之费财，又不劳我之气力，娱目悦耳，享乐不小。

情思犹梦幻 尘世等云烟

人心之忧愁烦恼，诸般妄想，皆如梦幻之不实。梦者，如人于睡梦中见种种境界，奈人于梦中见以为有，觉则知其为无矣。幻者，如术人用法，以草木化作人物等类，因人于幻时见以为真，觉则知其为假矣。凡有思念，总不离乎过去、未来、现在，若能知妄念是妄，念除而明觉现矣。

人在坐世中，凡生老病死、贵贱贫富、士农工商、离合悲欢、流迁造作，以及赤白青黄、有无好歹、深浅高低等类，皆是虚妄。譬如云烟倏忽，虽暂时之轻浮可见，奈何聚散不常，有何实际乎？若能悟明此理，则贪着之病俱已看破，心中湛然清净，无纤毫停留挂碍，而我之常住不灭者，乃得大自在矣。

情思、尘世二句，总是一义。上句是指思想念虑，下句是指境界事迹。犹者，似若也；等者，比类也。

潇洒因知足 宽平为听缘

世上人有许多层次，若不知足者，只是向前妄想，富有一千，又想一万；官居极品，又想王侯。得陇望蜀，有东巴西，天堂尽成地狱。惟知足者，时常退后思想，苦海俱成极乐。譬如饮食粗粝，衣裳褴褛，意甚难堪，只退后一想，尚有无衣无食，饥寒迫体者，又当如何？我有妻子、家业为累，只退后一想，尚有无家无业、伶仃孤苦、求有其累而不可得者。体或病痛，心即不安，只退后一想，尚有哑瞎、残缺、脓血呻吟而莫救者。予最爱吾扬州非台先生云：“进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东而补西，时刻过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吃这碗饭，只穿这件衣，俯仰宽然有余。”诚至言也。

世上全福之人，十五一二。或有富而无贵，或有贵而无富。即幸遇富贵兼全，寿命必致夭促。更有乏嗣无后者。要知诸般世福，

皆由其人前生修积而得，并非上天有意偏厚于某，而薄待于某也。可笑今人不知宿昔因缘，必欲求全望备，所以终日攒眉蹙额，劳神焦思，昼夜靡宁。少而壮，壮而老死，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究何益乎？若能明透此理，惟只安分随缘，宽快平和以乐岁月，是人虽曰凡夫，而已享神仙之福矣。

人生于世，无一刻不是缘，无一人不是缘，无一事一物不是缘。但此“缘”字，非系无自而起，各有来因，悉皆前生自积所致也。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凡举止动静，可不慎哉！从今妙法，只是宽着心思，安着本分，听随因缘以度活，忧愁也没得了，灾难也没得了，病也病得少了，老也老得缓了，福也享得多了，寿也延得长了。如此益人，岂可忘乎？

以此铭肺腑 福增寿更延

肺为五脏之华盖，位在五脏之上品，最清虚。所以魂魄常安于此。将我兹卷愚撰二十句，常铭记于肺腑，时刻莫忘，不但许多快乐，更且明心见性，常住不减。此全在学人之精进不懈，自然必成。前人云：“世上无难事，都因心不专。”心既专矣，尚何难哉！至若尘世之福禄由此而加添，寿命由此而延长，是乃效应之小者，又何待言耶？

快乐印

一、印篆有阴文阳文之分，今集内阳文多，俱予一己愚见，若高人随意更换，则予幸遇知音矣。

二、印式有方圆长短不一，今集内俱予随意愚刻，若高人另有新式，必青出于蓝矣。

三、印言字有多少，今集内俱予愚篆，以一二句为尚，因数字提知全篇，何必赘刻多语耶？

人能领得三条即享乐多矣。

人能涉趣三事即受福多矣。

惺斋石成金篆集

快乐印言

图章妙趣，一在篆文之结构，一在印言之快乐。予昔幼年，最嗜此技，因拙篆数方，刊书清政。惟是以篆法施之梨枣，难免木植纹理之碍，又兼吾扬刻工庸蠢，虽极力指授，尤多错谬。况加予年老眼昏，精神消乏，欲求合意，甚为难得，自必遗笑大方。原藉此以取快乐，而反令心之不乐，何复乐为耶！乃将予记一己之乐趣印言，略载若干，如有同予之嗜者，记予印言，或赏玩其言以取乐，或取其言而篆印以取乐，则乐甚多矣！

天基石成金撰写

乐

予著《章程》、《联瑾》、《酒令》等集，以及凡诗文内有乐字之句，俱可选入，后类仿此。

乐天知命 为乐当及时 名教中自有乐地 安往而不乐
乐事且衔杯 细推物理须行乐 知足长乐 且乐
乐有贤父兄也 快乐是便宜 及时行乐 乐事还同
万众心 自寻快乐 人生未行乐千岁亦为殇

乐趣

快乐之事甚多，全在各自涉趣。予仅载数条，以例其余

自在多 常生欢喜心 人生得意须尽欢 蚩蚩多厚福
世事我不知 越不聪明越快活 心无一事 观自在
倚南窗以寄傲 放浪形骸之外 我无一长 阅尽交情好闭门
性拙身多懒 有一物添一累 远离颠倒梦想 凭天吩咐
安分自足 浮名浮利休苦劳神 诸事不如人 得意颜开
书掩白云扉 学痴学愚学拙 梦幻泡影有限 风花雪月无穷

闲

闲滋味 闲中日月长 一日清闲一日仙 养高兼养闲
布衣闲自贵 闲来无事不从容 天供闲日月 天放闲人
归就高闲未白头 以闲为乐 闲中滋味长 让我消受一生闲
闲者便是主人 偷闲便闲 佛容为弟子 天许作闲人 得百
闲为我福 闲闲好 未老得闲方是闲 得闲闲处且闲闲
不是闲人闲不得 闲人不是等闲人

卧

眠卧同类

卧月 花傍随意欹卧 不如高卧且加餐 临风卧北窗
懒读书只爱眠 懒看世情宁睡去

书

读书乐 拥书万卷 惟有福人才肯读书 惟有读书高
焚香读异书 五车书已留儿读 书熟读自然晓 恨不十
年读书 愧未读书常犹夜行 有书闲富贵 读书不求甚解
三日不读书语言无味 坐卧一床书 读书不多胆不大

酒

花酒语句极多，今止载一二条，不过为例而已

酒养命 爱我无如酒 人生有酒须当醉 对酒当歌且来饮
酒 莫辞盏酒十分劝 于有酒时学仙于无酒时学佛酒斟时须满
十分

花

惜花 伴花忙 多情花鸟不肯放人 花缘好 爱花
如命 出门俱是看花人

月

爱月 月照虚窗 湖心月上明如昼 对月闲坐 步月
吟哦 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

花月

坐花醉月 花问明月 花前月下且高歌 花月山居
明月花间照 花有清香月有阴

花酒

有花方酌酒 花下一壶酒 头上花枝照酒卮 恋情花酒
花前酒意 酒醉常来花下眠

醉

一醉轻王侯 醉后枕书眠 事大如天醉亦休 我得醉中
趣 一月二十九日醉 但愿长醉不复醒 醉乡深处 怎忍花
前不醉归 每日江头尽醉归

笑

一笑而已 不笑是痴人 人情止可付一笑 笑一笑少
一少 付之一笑 人世难逢开口笑

荷花

一切诸花予俱爱赏，惟荷梅尤其最嗜，因载此二种数
条。至于菊桂桃李诸品，诗句成语极多，可仿此续入。

荷花香送酒 十里荷香 映日荷花别样红 荷亭赏夏
夏赏绿荷池 凭栏十里芰荷香

梅花

梅花知己 绕屋梅花 才有梅花便不同 梅花欲放时

梅花似我 我念梅花花爱我 梅香袭衣 家在梅花村
十里梅花一草堂

堂

此后诸匾额类举一二，但各人意趣随其另名

敦伦堂 宁寿堂 介锡堂 德蔚堂 康娱堂
安雅堂 三余堂 开益堂 时新堂

阁

翠微阁 凝秀阁 容闲阁 凭绿阁 临云阁

亭

花隐亭 驾霄亭 野竹亭 叫芳亭 问水亭

轩

青山主 江上狂夫 南山之樵 云山主人
湖山侣 终南山樵 忘机客 好嬉子
倦游人 风魔解元 一字师 天许闲人
自了汉 花鸟主人 乡野愚人

杂额

名山藏 天花藏 花深处 翰墨林
且笑不 桃花源 群芳谷 楼云谷
晤言室 载墨舫 陆地舟 分绿窗
芸窗 恣慵所 总芳径 绣草湾
醉书乡 笠岩 灌梅庄 休龕
驯池 画竹篱 野泊 杏花村
瓮牖 安乐窝 梅岑 抱棧山房
水湄 书带草堂 云林书屋 东皋
草舍 宛委山房 涵青精舍 白云深处
水云窝 自在窝 竹屿 樵泉 芙蓉城
鹤经 惺庵 适可 也足 云旅

舟

叶 驾	浮 鸥	山 侣	伴 鸥	剪 波
画图中	伴 舄艇	山水友	镜中行	浮游籍
飞天池	纵所如	天上坐	桂兰舫	米家船
宛 在	不系园	移春舫	水 凭	飞 艇
听其所之	水上园	莲 瓣	云中鹤	水天一色
清 鉴	一 叶	寻 芳	杯 渡	仙 翔
问 鸥	飞天池	鸳湖钩舫	钓 月	泛波

另号

自在禅	天慵子	痴痴子	顽 仙	醉学士
恣慵散人	烟水散人	酒中仙	安处先生	
随缘道人	在家头陀	忍辱头陀	听月主人	
羲皇上人	学道人	烟霞逸叟	山中相	
山海狂人	逸 仙	烟波钓徒	烟火神仙	
粲托主人	信天翁	静修先生	补过腐儒	
松菊主人	艾纳居士	方外司马	逃名进士	
识字农夫	花酒狂士	啸天生	花 农	
天痴叟	大闲人	静远轩	笑 轩	
邀月轩	竹浪轩	琢云轩		

斋

益智斋	淡一斋	觉非斋	敬业斋
存朴斋	梨花斋	墨芳斋	云 斋
据悟斋	任迂斋		

居

课花居	醉花居	一适居	藕风居	修竹居
-----	-----	-----	-----	-----

楼

天尺楼	夏宜楼	校书楼	乐丰楼	风满楼
-----	-----	-----	-----	-----

庵

一笠庵 一粟庵 随庵 只庵 水月庵

园

绾春园 问邨园 学山园 漱芳园 枳园

圃

灌书圃 安蔬圃 倦还圃 芥圃 老圃

馆

竹里馆 停云馆 溪香馆 栖霞馆 碧莲馆

绅言

高人各有快乐密言，予今所载，乃引玉之砖也

眼前随分好光阴，谁道人生多不足？

心无机事，案有好书。饱食晏眠，时清体健。此是上界真人。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遇好晴和天、好山水、好风月、好书、好字画、好花、好酒，
须受用领略，方不虚度。

养成大拙方知巧，学到如愚才是贤。

寂寂空山何堪久住？因多情花鸟不肯放人。

破懒方知经有味，送眠惟觉酒多情。

身当静退因知足，心不领邪畏好还。

偃息于长林丰草之间。

常将酒钥开眉锁，莫把心机织鬓丝。

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乃尔？

一生爱我无如酒，凡事输人不但棋。

家传聋有种，天授懒难医。

贫宜省事真奇策，老忌多思莫苦吟。

费尽心机，俱归无用，总不如安分随缘。

今日虚过，即有明日，非今日矣。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

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到胸中。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把金樽空对月。

知恩、知足、知命、知道、知幸。

举世尽从愁里老，天涯惟有酒杯宽。

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

掩户焚香，清福已具，如无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辅以读书。

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

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襟袖，恍如濯魄于冰壶也。

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

青山绿水，眼到即可舒啸，何必居篱落下后为己物？

心宽不怕思眠早，性慢终须得老迟。

快活一枕无碍睡。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入我室者，但有清风；对我饮者，惟有明月。

莫言世事常如此，堪笑人生有几何？

一切诸有，如梦如幻；一切烦恼，如魔如贼。

我素常与泉石结缘，他日入山，定不为生客。

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

羲皇以上人何似？不过临风卧北窗。

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无人推。

自是时人参不透，冤余作意仿公卿。

闭门读奇书，开门延好客，出门寻山水。

钓水樵山耕云读雪，酌酒看花吟风弄月。

但愿老死花酒边，不愿鞠躬车马前。

于无酒时学佛，于有酒时学仙。

得一日闲为我福，做千年调笑人痴。

“识字乎？”曰：“不识。”曰：“好快活也。”

心中无崎岖波浪，眼前皆绿水青山。

知止自能除妄想，安贫须要禁奢心。

曲岸横塘，画桥兰桨，只此处，尽可容得疏狂。
 满坞白云耕不尽，一潭明月钓无痕，臣所得也。
 但看花开落，不言人是非。
 江风索我吟，山月唤我饮。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
 三日不读书，语言无味。
 此中空洞原无物，何止容卿数百人。
 偶来皆胜事，何地不开花。
 啼鸟远闻知昼静，好花相续觉春迟。
 九重丹诏，休教彩凤衔来；一片野心，已被白云留住。
 半榻有时邀月共，一春无事为花忙。
 临水且呼今日酒，看山不改旧时云。
 睡因黄鸟唤，闲笑白云忙。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三字四字五字绅言

虽具字数，增减随人

皈依佛	且随缘	无一长	且御杯
一味懒	山水癖	容我懒	且开颜
且自在	都不管	静中看	静有益
万般休	村居乐	山居好	我学愚
我独醒	种花忙	伴云间	何必忙
墨花香	不染尘	浣溪云	闲闲好
宜率真	别有天	逍遥游	霞可餐
归去来	惟自适	放下罢	且欢悦
无罣至碍			
凭天吩咐	啸傲烟霞	别有天地	闲云野鹤
天地吾庐	不合时宜	空诸所有	一丘一壑
三缄其口	方外司马	其如命何	开卷有益
恬然自如	聊以自娱	何在乎此	修竹吾庐
心骨俱清	骨清魂淡	逸态闲情	自性真如
趣在个中	落得自在	风月双清	真心入定
身外何求	吟风弄月	钓月耕云	凭虚御风
月华星彩	明窗净几	飞花沾袂	流水柴门
静掩柴扉	宠辱无闻	瀑水含秋	竹径清幽
绕座花香	倚松看瀑	庵掩白云	依云待月
云容水态	得个中趣	寻花问柳	柳塘花坞

石枕松风	萧然无累	清趣忘艳	潇洒自如
潇洒襟怀	山野闲情	清澈肌骨	万缘俱空
且寄闲情	放浪情骸	不减神仙	信乎有礼
五湖烟景	快心骨化	得意颜开	触目清供
幸作闲主	水映岑楼	花香鸟语	尘飞不入
养花调鹤	自性常阔	知足为富	了无一争
尽日清修	莫负良辰	消我闲情	云水同清
以闲为乐	心休怡静	又复何求	半亩花林
满窗松月	松竹娱情	青山可买	天容我懒
惟吾知足	怡然自乐	淡泊宁静	碧水丹山
百拙自全	一竿风月	水边林下	对酒当歌
江风山月	光风霁月	松风水月	从吾所好
行云流水	真懒阳狂	云山烟水	散虑逍遥
用拙存吾道	山水有清音	诸事不关心	
逍遥山水间	锄月种梅花	水静落花深	
息机非傲世	看云诸态冷	平生无一长	
含笑看吴钩	当做如是观	心事许沙鸥	
浮云变今古	无事小神仙	知余懒是真	
一笑千山青	壶中别有天	一生在慵中	
养拙蓬为户	林鸟助狂言	只可自怡悦	
白云随野履	巧者拙之奴	养高兼养闲	
痛饮读离骚	葛天氏之民	天供闲日月	
白云如故人	性拙身多暇	知心有几人	
坐看云起时	时还读我书		

快乐绅言

昔申公对武帝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予尝见世人，读书满腹，言行每于书左，是书虽多，究何益乎？为治如此，行乐亦然。予曾将印章内佳句，已刻印言行世矣。今因续有语句，复集成篇，名绅言者，窃做张子书诸大带，志之而不忘也，且可以选刻印章，以供珍玩，又可以书斗方、画轴、对联，粘贴门屏座右，俾时刻触目

警醒。但古今佳句甚多，是集语虽无几，仅能力行快乐有余，至于为治涉世诸法，予已刻于《绅谕》、《联瑾》诸集，兹不赘。

石成金撰写

闲为水竹云山主，静是风花雪月权。
眼正修行新有力，心空忧患已无根。
夹径竹阴疑碍马，隔江山色似招人。
百年休问几时好，万事不劳明日看。
身后声名文集注，眼前衣食薄书堆。
自种黄花添野景，旋移高竹听秋声。
几树梅花半轮月，数篇诗卷一炉香。
翠竹丛中歌款乃，碧岩深处卧烟萝。
没底篮儿盛皓月，无心碗子贮清风。
芒鞋竹杖春三月，纸帐梅花梦五更。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
等闲放下便无事，着意看来还有心。
茅檐静坐千山月，竹户闲栖一片云。
去日苦多休检历，知音谅少莫修琴。
明月长看渔父醉，白鸥不道主人非。
无求尚恨时赊酒，有癖应缘酷爱山。
寄语梦中寻梦者，莫将岁月浪消磨。
神仙妙法无多子，只是人间一味呆。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
不遭天厌因心好，最惹人嫌是眼空。
正欲清言闲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
山经宿雨修容出，花倚和风作态飞。
饭饱便休慵念禄，丹成不服怕登仙。
不知世上公卿贵，且养山中草木年。
云封萝屋常疑雨，泉响松岩半是风。
移家尚恐青山浅，隐几惟知日月长。
诗酒偿些清净债，草花结个欢喜缘。
好景落谁诗句里，蹇驴驼我画图间。
百年地僻柴门遇，五月江深草阁寒。
无才藉作长闲地，有满留为剧饮资。
江水滔滔流不尽，问君辛苦到何年？

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真精送与粉骷髅，却向人间买秋石。
许多高门锁空宅，主人到老未曾归。
黄金不惜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
等到白头方歇足，人间却有染鬓霜。
才过三寸成何物？不用将心细较量。
看来世事金能语，说到人情剑欲鸣。
只有一身宜爱护，莫教冰炭逼心神。
百岁光阴能有几？一场扯淡没来由。
随分杯盘俱是乐，等闲池馆便成游。
有时闲酌无人伴，独自腾腾入醉乡。
但有酒时须快乐，不关心事莫思量。
细雨斜阳君休出，绿阴门外有红尘。
芙蓉夜月开天镜，杨柳春风拥画图。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常倚曲栏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
偶问客年惊我老，忽闻莺语叹春深。
蜂藏密叶多时在，莺占高枝尽日啼。
喜延明月常开户，贪对青山懒下楼。
事不关身皆是累，心原未了几时闲。
乍随父老看秧去，还共儿童斗草嬉。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树远看来短，山遥淡欲无。
水边鱼舍密，天际客帆孤。
世上人休作尽，天下事未可知。
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
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
古人穷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
天赋于人半不全，太平男子即神仙。
心中要有分晓，外面须存浑厚。
知有命焉非可拗，付之天也未须争。
摧伤自喜消前业，疾恙天教学养生。
屏除长物轩楹爽，洗濯尘襟肺腑凉。
日高三丈我犹眠，不是神仙，谁是神仙？
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物外有人闲始见，山中可乐老方知。
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天命。
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
苦到几时才得乐？忙他没用且偷闲。
见人各是原非怨，遇事皆安莫怨贫。
觅官肯信山居乐，食淡方知饭味甘。
绿叶忽低知鸟立，青萍微动觉鱼行。
放狂泥酒都忘老，厚价收书不似贫。
今朝酒醒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夏榻宵眠，面风欹枕；冬檐昼短，背日观书。
频教鸟花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
富贵人宜学宽，聪明人宜学厚。
笋皮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矶。
高人不作山中相，且拥图书卧白云。
廊庙无心聊阅世，山林有地可长年。
自重者然后人重，人轻者由于自轻。
以爱妻子之心爱亲则孝；以保爵禄之策保国则忠。
梦幻泡影有限，风花雪月无穷。
人是人非都不同，花开花谢尚关心，
傲骨、侠骨、媚骨、贱骨，总成枯骨。
天下可恶可厌的人，多是可敬可惜的人。
苦恼世上，度不尽许多痴迷汉。
问子孙之祸福，我身所贻者是。
不风之波、开眼之梦，皆能增进道心。
多费则多营，多营则多求，多求则多辱。
君子白落做君子，小人枉自做小人。
忌成乐败，何预人事？徒自坏心术耳。
上士闭心，中士闭口，下士闭门。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圆岂是珠。
开口讥诮人，不惟丧德，亦是丧身。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生来不饮猩猩酒，死去那营燕燕巢。
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无事而忧，对景不乐，便是一座活地狱。
凿开风月长生地。
昂藏且放时人笑。
虚退寡欲，志在栖遁。

里中无老少，唤作颠儿郎。
远山终日送余霞。
身出草堂心不出。
湖山属野夫，一日如有约。
千七百葛藤，尽是敲门瓦。
短景无营亦自长。
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
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
贱夫美一睡。
问世我不知，问我心无着。
林泉容我静，名利任他忙。
妙舞教成我已老。
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名山如药可轻身。
无事要提防，有事要镇定。
问家惟指云。
莫倚冰山若泰山。
人欺未必是辱，人怕未必是福。
容容多后福。
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
少年多失，改之为贵。
野蔬山肴不用钱。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身后休须计，生前且尽欢。
自嫌野性共人疏。
才小分易足。
偃卧恣疏顽。
看月莫待圆，看花莫待开。
何如暖被日高眠。
人生得意须尽欢。
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
不知有何过，谪作人间仙。
有酒惟浇赵州土。
人闲日月忙。
忙驱能者去，闲逐钝人来。
一舸江湖钓月身。
自问心如何。

唤回痴梦尘机息。
惟有春风不世情。
人事出门多。
花前惟以醉为乡。
洗眼看轻薄。
心足虽贫不是贫。
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性拙身多暇。
好灭嗔中火，休磨笑里刀。
何异睡着人，不知梦是梦。
一悟即为乐。
一拙可免千罪。
忧喜皆心火，荣枯是眼尘。
世上事越做越不了。
士不识廉，衣冠狗彘。
我若未忘世，虽闲心亦忙。
人胜我何害？我胜人非福。
市恩不如报德，要誉不如逃名。
为善而急人，知即种恶根。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
近来惊白发，方解惜青春。
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
一偈不参，饶有禅意。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不实心不成事，不虚心不知事。
积闲以防老，积快活以防死。
剃尽心花始剃头。
有客来相访，通名是伏羲。
士大夫爱钱，书香化为铜臭。
倚势凌人，势去而人凌至。
宁舍己利人，勿因人利己。
遇事当熟思缓处。
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无事人每好生事。
书外论交睡最贤。

过分求福，不如安分远祸。
庆吊后当诵一遍扯淡歌。
世味如嚼蜡，年光如跳丸。
知足乃真富，脱俗乃真贵。
百人无一直，百直无一遇。
考人品，要在五伦上看。
失却少年无觅处。
闭门即是深山。
但受过去报，不结将来因。
蓐衣耕凿乐尧天。
心清闻妙香。
薄宦忘机括。
毋以新怨，而忘旧恩。
宁人负我，毋我负人。
乐幽心屡止。
居荣在知足。
道高益安，势高益危。
今之少年，喜谤前辈。
礼烦则不庄。
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
人生未行乐，千岁亦为殇。
白石清泉冷笑人。
懒看俗情宁睡去。
高位岂容尸。
不得于君，则山林而已矣。
眼底无事，心中百知。
收拾云烟幸有山。
松门无锁白云封。
愁真速老方。
言公是世仇。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从今闭口不论文。
幽境虽目前，不因闲不见。
我以沔为我，沔为我即沔。
何用年年空读书。
黄金白璧买歌笑。
白云劝尽杯中物。

耻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
狎鸥拙所慕。
无事日月长。
性慵无病常称福。
贪心似海何时足。
一巢无计笑痴鸥。
造物与闲仍与健。
喜极勿多言，怒极勿多书。
何假南面百城。
酒中倒卧南山绿。
眼前仇敌都休问。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因循二字，担搁一生。
何但忘世兼忘我。
不独荣空辱亦空。
涉世悠悠如磨蚁。
一门深掩得闲权。
多言者不可与深谋。
天供闲日月。
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
多事之时无事身。
贵人那得看花福。
遇不韵人，须当简默。
满面落花犹醉眠。
爱酒不愧天。
人至察则无徒。
曳杖云同出，开帘山自来。
吾知拙养尊。
阅尽交情好闭门。
计在栖山豫占闲。
自管领一庭秋色。
闲饮自欢然。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深院无人杏花雨。
策杖江上，云涛渺然。
知有人家住翠微，
一篆清香印本心。

断山欲雨白生烟。
鹊营巢稳占低枝。
山从林杪出，树到水边无。
露浓花气重，风细竹声幽。
此身虽在堪惊。
这是甚么心思？
鸟啼百花里，屋住万山边。
穷也欣然，达也欣然。
空潭月易圆。
终日笑呵呵。
一亩烟霞活计。
斜阳冉冉春无极。
快乐是便宜。
一生都是命安排。
洞门前，小鹿衔花戏。
坐石看云移。
我在那里？
多情月为留人照。
月不长圆，花原易落。
初雨歇，洗出碧罗天。
一砚梨花雨。
踏碎花间月。
笑问东君，为人能染鬓丝否？
秋声树头喧夜永。
任老却芦花，西风不管。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
酒醒处，残阳乱鸦。
春事梅先觉。
墨池香润，吟船系雨。
渔童短笛，吹出半村花。
水心花影闲相照。
水榭断处余霞补。
落叶西风，吹老几番尘世。
月挂霜林寒欲坠。
长沟流月去无声。
春雨如丝，绣出花枝红袅。

酒浓春人梦，窗破月寻人。
晓山眉样翠，秋水镜般明。
燕子衔泥春色去。
神仙须是闲人做。
落日多情还照坐。
云山隔水如留我。
叶叶秋声，似许流年去。
高林忽送黄鹂语。
春光已向梅梢住。
嫩雨如尘，娇云似织。
云中旧隐，竹里柴扉。
长笑蜗牛戴屋行。
我见青山多妩媚。
慨遥遥我去羨农久。
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
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
良辰入奇怀。
有时农事闲，斗酒呼邻里。
与世淡无事，自然江海人。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
日夕气清，悠然其怀。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闲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畅飞畅舞气流芳。
阳春百日风花香。
摇荡春风媚春日。
春水渡傍渡，夕阳山外山。
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
明月清风如有待。
枫落吴江冷。
乌鸣山更幽。
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
读书贫里乐，搜句静中忙。
云破月来花弄影。
心知无事即长生。
居止白云内，渔樵沧海边。
得闲多事外，知足少年中。

我心松石青霞里。
鸟散茅檐静。
烟霞羨独行。
有欲谁观妙，无为自觉尊。
欸乃一声山水绿。
清明含万象。
寻奇处处留。
春在醉乡深处。
柳色参差掩画楼。
红窗睡重不闻莺。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狂多穷一世，才大撒千金。
不识天地心，徒然怨风雨。
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
雨散云归峡，天低风满楼。
默默无言指落花。
荷气通书幌，藤阴落酒卮。
世事静中去，道心尘外逢。
山远疑无树，潮平似不流。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满城风雨近重阳。
高话羲皇年。
开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
妻喜栽花活，儿夸斗草赢。
未知肝胆向谁是。
与谁同坐？明月风清我。
不用伤潦倒，英雄例若斯。
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
高挂水晶帘，尽放秋光入。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仁是长生术，宽为大宝箴。
勤为无价宝，忍是众妙门。
群居防口，独坐防心。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勤俭持盈久，谦恭受益多。
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知。
我醉且醒，你醉奈何？
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

快乐联瑾

陈益庵先生，予之契友也。家极淡泊，性常快乐，所居斗室，仅能容膝。室之前半截，设一小座，外有隙地，宽正丈余，杂植草花数种，推窗朗然。室之后半截，设一卧榻，颜曰“益庵”，谓静坐于此，性定甚益也。自题对联曰：觉性凡夫登佛位，乐心斗室胜仙都。盖先生乃见道之人，而对联亦见道之语也。予每登其室而读其联，萧然有尘外想，因纪联句中之会心快乐者若干联，汇为一集，亦效益庵先生之乐道也。玉之至灵者为瑾，是重其语之可珍耳。

石成金撰写

心地上无风波，随在皆青山绿水；
性天中有化育，触处见鱼跃鸢飞。何须外境。

瓦枕泥榻得趣处，下界有仙；
木食草衣随缘时，西方无佛。难与俗人言。

云水中载酒，松篁里煎茶，岂必銮坡侍宴；
山林下著书，花鸟间得句，何须凤沼挥毫？难与贵人言。

黄鸟情多，常向梦中呼醉客；
白云意懒，偏来僻处媚幽人。

眼净有如空，但见青春狂雾去；
心平浑似水，何愁白浪捲天来。如此心眼，直空一世。

霞可餐，薇可采，白石可煮。山中受用颇饶，何须五斗；
花能笑，柳能眠，黄鸟能歌。眠底韶光无限，不必双文。

烟霞结宇，梅柳缘门，涧洗是非之声，山静清白之眼，一时世界清凉；

风月主盟，松萝作伴，社鲜酒文之扰，卧成山水之游，千古乾坤自在。

雨过天清，曾妙用之无碍；
鸟来云去，得自性之真如。禅机已明。

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
山倚靖庐，松下时时清麓，人称非俗非僧。

曲径烟深，路接杏花酒舍；
澄江日落，门通杨柳人家。俨然仙境，遍地俱有，全要人领会。

霞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绝之气；
晴空看鸟飞，曲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闲见清旷。

心与竹俱空，问是非何处着脚？
念同山共静，知忧喜无由上眉。眉无忧喜，才是高人。

逸态闲情，惟期自赏，何须外修边幅；
清标傲骨，不愿人怜，无劳多买胭脂。是有侠人。

只愁名姓有人知，涧边幽草；
若问清盟谁可托，沙上闲鸥。

心如朗月连天，净养到后名缰利锁，欲海爱河，总还乌有先生；
性似寒潭止水，同悟来时玉洞金丹，交梨火枣，不借白衣童子。

道上红尘，江中白浪，饶他南面百城；
花间明月，松下凉风，输我北窗一枕。大有便宜。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去卷云舒。

兴来醉倒落花前，天地即为衾枕；
机息坐忘磐石上，古今尽属蜉蝣。才是眼界。

不醉不醒，两盏三杯任我；
无荣无辱，明朝昨日由他。

长亭烟柳，白发犹劳，奔走可怜名利客；
野店溪云，红尘不到，逍遥时有牧樵人。

山斋逼古刹，梵音飘落林端；
溪阁递游船，歌声浮来水面。

一室径行，胜如九衢奔走；
六时礼佛，清于五夜朝天。

烟波万顷，紫翠千寻，都被渔樵占断；
风月双清，丝桐三弄，何妨猿鸟知闻。

席拥飞花落絮，坐林中锦绣团裯；
炉烹白雪清冰，熬天上玲珑液髓。

花阴流影，散为半院舞衣；
水响飞音，听来一溪歌板。天然歌舞不用钱买。

会心何须远？盆池拳石间，便居然有万里山川之势；
得趣不在多，片言只语内，便宛然见万古圣贤之心。

满室清风满几月，坐中物物见天心；
一溪流水一山云，行处时时观妙道。

口中不设雌黄，眉端不挂烦恼，可称烟火神仙；
随意而栽花竹，适性以养禽鱼，此是山林经济。

三径竹间，日华淡淡，固野客之良辰；
一编窗下，风雨萧萧，亦幽人之好景。

鸡鸣天上，犬吠云中，闻之体骨亦仙，大丹不弃于俗子；
鸟醉苹香，鱼吞花影，到此神思俱淡，幽情独领于闲人。

扫地白云来，才着工夫便起障；
凿池明月入，能空境界自生灵。悟后语。

心自忘机，海上群鸥可侣；
人能知止，世间千驹何为？

五斗折腰，何如三餐满腹？任我南园剪蔬，北郭种秫，那管东方蓬菜、西域天竺；

十洲浪迹，岂胜一室卧游？凭吾夏天挥扇，冬日围炉，焉知春时草绿、秋月林疏。

会意不在多，数幅晴光摩诘画；
知心能有几，百篇野趣少陵诗。

避暑风廊，吹过荷香几阵，鼻观皆禅；
听雨山轩，飘来竹响数声，耳根入道。

眼前觑破，坐展双眉；
心上不关，长伸两脚。好快活。

风摇翠竹苍松，看风舞龙吟，快心处令人骨化；
日上曲栏斜坞，听莺簧蝶板，得意时自觉颜开。

当把千斤放下，做个闲人；
那堪七尺昂藏，甘为俗汉。

闲里着忙，栽花竹、养禽鱼，未免山中多番公案；
浓中寻淡，坐蒲团、翻贝叶，何妨园内尽日清修。

竹几当窗，拥万卷、列西城，南面王不与易此；
蒲团藉地，结双趺、空诸有，西方圣立证于斯。

泉石深情，闻啼鸟而心愈静；
烟霞别念，观明月而性更幽。

茅檐外忽闻犬吠鸡鸣，恍似云中世界；
竹窗边时听蝉吟鸦噪，翻知静里乾坤。

栽花种竹，分明此日生涯；
扫地焚香，不是他人差遣。

翠竹林中鸦鹊噪，惊醒好梦；
海棠枝上杜鹃啼，搅乱书声。

净几明窗，好香佳茗，有时与高衲谈禅；
豆棚菜圃，暖日和风，无事听闲人说鬼。快乐神仙。

一枕卧羲皇，睡起每因黄鸟唤；
数椽栖巢许，闲来惟笑白云忙。

野趣无多，门外青山云外鸟；
生涯不少，窗前流水枕前书。幸福甚大。

会心处自有濠濮间想，不必亲人鱼鸟；
偃卧时便是羲皇上人，何须夏月凉风？

烦恼场空，身住清凉世界；
营求念绝，心归自在乾坤。

人莫欺心，自有生成造化；
事皆由命，何须巧用机关？

机息时即有月到风来，不必苦海人世；
心远处自无车尘马迹，何须痼疾丘山？

愁无了期，遇愁时休只管愁去；

乐难整段，得乐处且随便乐些。昔有富贵人多愁，适有成衣人造服，座有

达者，因借落说乐以觉之。

花竹扶疏，半亩犹如金谷；
峰峦窈窕，一拳便是名山。

做个好人，身润心安魂梦稳；
行些善事，天欢地喜鬼神钦。

是非循理而行，何忧何惧；
丰俭随时而可，无谄无骄。

听牧唱樵歌，洗净尘土肠胃；
奏繁弦急管，何如山水清音？

读圣贤书，须知所学何事；
生天地间，当求不愧此心。

世事无穷，奈了一件又来一件；
光阴有限，且饮三杯再添三杯。世事忙忙无了期，万事不如杯在手。

冤仇莫结，路逢狭道难回避；
阴鹭广施，人生何处不相逢？

快乐豫

昔人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以贤主、佳宾为二雅，共成六豫，能兼并者，始为四乐。予以为六豫求全，有此少彼，营营逐逐，顾何时而乐哉？惟当以一二条，有得于心，则为真乐矣！向有二僧，因风吹幡动，急论不已，六祖惠能谓之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学人悟得此趣，则有一豫，亦可快乐。即无一豫，亦可快乐，但得心通，自然时时刻刻都享快乐矣！又何须兼并而始快乐耶？虽然，是当指点乐趣，因订集兹篇。

天基石成金撰写

良辰

晴和风日 雨霁 夏日微风 竟日无俗事
冬暖 清秋气爽 大小时节 明月夜

美景

春山雨霁 蝶穿花 浮云变幻 雨后新绿
梧桐月 水田白鹭 满窗花影 燕舞
正遇花开 翠竹 山色有无 水光

赏心

触景有悟 得如意书 佳客临门 自栽花树初活
病新愈 花香鸟语 读书有得 偶得佳句

乐事

读书 吟自在诗 试墨 早纳官租
月下高歌 北窗乘风 柳阴垂钓 自拭几扫径
饭后徐步 浇花 泛月 涤砚
晒书 老农诸晴雨 摩帖数行 焚香默坐
冬日晒背 歌小曲 赏雪 采莲
课儿书 步月 谈禅说偈 登楼闲眺
阅耕 午倦欹枕 濯足 探梅
偶然小酌 观画 握尘 沐浴

贤主

斋无俗物 炉香不冷 不厌供应 门公解事
床头出新枕 出异书质问 虚心谦婉 饮饌修洁
具笈待吟 不强人酒 领略清趣 不畜恶犬

佳宾

忘机 口不言钱 不借书 不谈俗事

随意书画 会心语 考订逸事 不较量饮食
谄培花法 不责苛礼 真率 不折花伤树
不过求主人 问奇 不荐术士贾客 博学不矜傲
雅谑 不评市价 凡事让人 隐恶扬善
不自大 无涂案、唾壁、倾茶、舞酒诸恶态

见闻佳境

能享乐者，先具乐心，凡目见耳闻，俱成佳境。但看花勿又听曲，恐耳目牵治，不能全领其妙真得乐趣也。

举目即是美景

人具乐心，开眼俱是美景。若闭目冥静，乐更多也

看得意书 看山水 看农务 看桑麻
看采樵 看垂钓 看笔砚精良 看画
看日光初出 看夕阳返照 看明月 看雪
看浮云变幻 看晚霞 看雨滴花阶 看雨后新绿
看杨柳舞风 看花色鲜媚 看蝶戏花丛 看风荷舒卷
看梅 看流泉 看风帆 看剑

人耳即是好音

心中快乐，不拘何声入耳皆佳。即或寂静，万籁无声，其乐更甚。

读书声 桔槔声 纺织声 欸乃声 牛背笛声
伐木声 采莲歌声 小儿声 月下歌声 雪洒窗声
钟声 风声 雨声 涛声 溪声 鸟声 松声
子规弄晴声 远村鸡犬声 竹声 夕阳蝉声 蛙鼓声
蚓曲声 雁声 鹤声 酒槽滴声 四壁虫声 莺声

四时佳候

日常俱有佳候，但要趁时，知为良辰，自得消受，切勿虚度。

正月 多风雨为佳候。萌芽未发，浸灌无伤，俗务往还，藉以绝断。元宵前后四五晚，灯月交辉好兴趣。

二月 三停雨七停晴为佳候。稍雨则芳意渐滋，多晴则和气渐达。天气不寒不暑，惟此月最佳。

三月 忽雨忽晴为佳候。雨不破块，津茎润叶，日不烁肤，解肌催笑，谓之养花天，每年第一好时。

四月 不雨不晴为佳候。轻云蔽日，转益阴森，浓绿疏红，点缀愈妙。清和乍晴甚佳。

五月 积雨后晴久，晴后雨为佳候。取其暄凉相济，体适意和。有清风徐来，最好受用。

六月 七月 或快雨，或微雨为佳候。雨后稍凉最佳。

八月 晴雨相间为佳候。新凉最妙，夜月更佳。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晴暖即佳。

十二月 有日可曝、有雪可眺俱佳。

饮酒乐趣

快乐饮

天气晴和 良朋会集 湖舫 虚亭消夏 暖阁御寒
高楼 闲斋夜月

助兴饮

好香佳品 知己谈心 积雨初霁 溽暑风来 器皿
精洁 雅令新底 花月下

不可不饮

花朝 月夕 听新声 遇快意事 对雪 读得意书
令节

不得不饮

逢故友 遇佳品 酿熟 小筑初成 花大放 春
将去 雪寒

饮中不可无

高歌 容易佳令 趣话 醒世笑谈 清笛 精碟 美酿

饮中不可有

夸张大话 咬文嚼字 假道学 生客闯席 说家务
冠裳危坐 淋漓满案 欺诈 呕吐狼藉 酸酒 不遵令

快乐条目

快乐之事，眼前极多，笔舌难以宏述。但快乐之事虽多，其奈世人看为寻常容易，所以不能领受快乐之福也。予已逐事各有论说，分列身心日夜等乐，刊载《快乐原》、《真福谱》诸书遍传矣。今又将快乐事，指其切要条目，分为二十六类，以四类二雅，各注类首，此不过予一时思念之所及，即郝颜纪刊请政，挂一漏万之讥，是在不免，惟望人广续为幸。总之，快乐在心，而不在境，全要心领神会，或有一二条已足快乐，何况于多乎？

石成金撰写

乐幸

体无残缺 康健无病 海内升平 衣食粗足 家门
清吉 阖家欢乐 大有年 官私无负 知书识字 耳聪
目明 子弟家人勤俭安分

乐时

春 春和清明 元旦遍地安乐，礼让谦和。 春宵灯月交辉，一刻千

金。 天气不寒不热 春晓 惠风和畅 花朝二月十五日。 清明节
夏 新笋晚花时 夏日微风 日长如小年 佛诞四月初八日，天
下禁屠斋戒。 端午节 夏至
秋 秋晴 天清气爽 七夕 立秋 中秋节八月十五
日，即月夕。 重九
冬 冬暖 小阳春十月。 冬朝十月初一日。 冬至节
清晨 晴明无风无雨，即是良辰。 云淡风轻 明月夜

乐境

春 春山如画 柳舒花放 矾头烟水绿 杨柳舞风
桑柘烟横 桃李争妍 莺歌燕舞 园林花绣 蝶穿花
梨花带雨 春雨溶溶 一树桃花半欲红 绿柳挂黄鹂
桃染清波 芳草碧连天 桃红柳绿 夜月梨花 牡丹
开 杏花艳 落花如绮
夏 初夏麦秋 荷钱点水 青溪绿涨 畦麦卧黄云
绿树重阴 杨花飞雪 荷香扑鼻 数点萤灯 夏云多奇峰
秋 雁字排空 秋水澄清 清溪落鹭 白云红树 夹
岸芙蓉 芦花映月 篱菊堆金 水天一色 梧桐月
冬 梅梢月 晴雪在树 窗外梅影 酿雪天 白云
红梅 松色苍秀
四时 旭日初升 浩浩水拖蓝 杨柳月 鸟踏花枝动
落日衔山 月移花影 树里青帘 片月人窗 雨后新绿
松子落 帘栊透月 远帆没天边 夕阳返照 远岫翠烟浮
高山瀑布 满窗花影 卧柳小桥傍 渔樵问答 岭上白云
数竿修竹 远浦渔舟 鸥鸟亲人 牛背牧童 绿波平
云归岫 江水净如练 野渡舟横
一溪明月 柴门卧犬 远墅凝青 清风明月 稚子候门
石上藤萝 画船载酒 石涧流泉 老农荷锄

乐居

深柳读书堂 绕屋梅花 柴扉傍水 竹树绕庐 竹篱
笋舍 红杏出墙 梨花院落 家在白雪深处 杏花村馆
屋傍烟萝成里 烟锁垂杨院 蕉窗桐屋

乐供

明窗净几 笔砚精良 满架图书 花数重不必多。 石
数块不必多。 竹榻藤枕 名画册页 蒲团 纸帐梅花
没弦琴人以声音我以心。 一叶扁舟不必大。 筇杖

乐侣

明月随人 山妻补缀供爨 客无俗态 钓徒带乐相邀
相对忘言 客不过求主人 知己真率 禅僧

乐步

信步闲行 登高远眺 问柳寻花 访高隐 扁舟听其
所之 走雪步月 画船载酒 农人请事四畴

乐语

山水清谈 老农话晴雨 问桑麻说粳稻 谈世外事
诸培花话 谈禅说偈 品笔墨 讲解圣贤语

乐服

箬笠 布袍 毡幅巾 棕鞋

乐饌

有酒盈尊 佳肴三品 粥 山肴野蔌 煎熟热豆腐
旋摘园蔬就烹 床头陈酿 菊花茶

乐韵

山水清音——桔槔声 枕上闻莺 子规弄晴 蝉噪夕阳
鸟代花言 天空鹤唳 风送渔歌 牛背笛声 采莲歌 风
吹壁琴声天然音韵。 乱香声里语黄鹂 远村鸡犬相闻 风摇竹

韵 月下歌声 月夜闻笛声 读书声闻子弟者更乐。 樵歌相答
 雪洒书窗 松涛 午夜钟声 菱歌清唱 一曲栏蕉雨
 燕语呢喃 樵斧丁丁 蛙鼓蚓笛 鹊噪晴 糟床听酒

乐芳

一炉清香 花气入帘栊 芝兰有异香 荷风送凉 茉莉香中坐 丹桂飘香 佛手香椽作供 翰墨香

乐体

洗面 饮食暖衣 澡身 薄酒 无灾病 栉发
 盥手 漱口

乐事

习定慧 焚香静坐 鼓腹徘徊 坐观垂钓者 锄园学圃 日长午睡 抱膝长吟 随意作大小数字 临流濯足 绕径灌花 柳阴堤上闲行 随意欹蒲团 自改旧诗 坐待月华生 一心念佛 登楼闲眺 小饮随意作新令 读异书 倚杖闲吟 自烹莲芋供食 眺雪 雨后护兰 信口成长短句 展旧迹 夏热北窗乘风 冬寒南檐晒背课 童子栽种 溪边拾句 握麈 玩画中乐意 抛花撩鹤 舞随意羌笛数声 课儿书 寻莺 踏雪寻梅 日高三丈我犹眠 自拭几扫 径 著闲乐书 饭后徐步修花 摹帖数行在意作辄。 领略风月 随口唱无腔曲 阅耕 扫叶待烹 涤砚 朗诵得意诗文 拈小曲不求甚工 理读过旧书

乐快

尘事毕 俗客去 树阴遮烈日 花开无风雨 花时人送酒 偶然拈笔成诗 病新愈 疮痂落 兰芽出土 夏月 凉风 雪霁 宿雨初收 官钱粮完 欠债偿还 完人字 画 诗文 触景有悟 屋落成 偶得佳句 读书有得 自栽 花树 初活 儿书读熟 酿熟极美 果熟 奇文自赏得 如意书 偶然小酌 佳客至 冬寒送炭至 剪去花树赘枝 内人产男喜 书著完发刻 云散月出

乐戒

不弹琴费心拘体。 不着棋劳神废时。 不代书徒为人役。
不习书空代人忙。 不近小人 不说淫艳事 不读难解书
不限韵作诗 不习六壬奇门 不多言欠债 不评他人物价
不恭礼 不笼养禽鸟 不说与富贵往还 不妄说人诗文
不骄人 不开人盘盒书札 不犯人忌讳 不学僧家道场
不好茶伤脾损液 不低昂人字画 不荐贾客 不习贱劣事无智。
不共愚人争是非 不戏取人物 不妄自逞能无耻。 不迂傲
不久借人书 不强劝人酒 不妄议建置 不乱翻人书 不
榻笔墨 不间人妙谈 不大醉
不窃书 不涂壁 不倾茶 不舞酒 不折花 不
唾地 不暴殄天物 不笑人体相 不强不知为知 不谤佛
不谈人闺闾 不说官长贤否 不搬人是非 不装道学腔
不自以为是 不谈天文地理 不讲性理知音者少。 不管人
讼事 不做保人 不写词状 不作贱字纸 不杀生 不
夺人所爱 不刻剥小人 不作贱米谷 不用色银 不较量
衣食 不奢华 不执己见绳人 不赚非分财
不轻藐尊长 不交结官长 不以金珠饰小儿 不妄想非
分事 不信烧炼炉火

快乐画题

昔人之画，于未举笔时，每先有题。盖以有题，则个中之意想，即有着落，反饶趣味。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一时兴到，撰语吟哦，藉以述我生平乐事而已。今读者恍然神游其间，若再经名手描出生动，岂不至妙哉？近时予扬诸名家，若李寅、王云、萧晨等公，每以诗八句四句全首题跋，侵满画幅，时尚如此，效尤颇多，予不能遍记，惟将予之曾见题画者，或联或句，聊载若干，自愧无几，冀遇知音，再加广续，是予所望也。

石成金天基撰写

春

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年丰海甸家家酒，春满江城处处花。

游春不觉归来晚，花掩重门带月敲。

溪渡夜随明月入，亭皋春伴白云飞。

马踏翠开垂柳寺，人耕红破落花溪。

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

春水断桥人唤渡，柳阴撑出小舟来。

杏花野店过春雨，杨柳江船渡夕阳。

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村园门巷多相似，处处春风枳壳花。

嫩绿池塘藏睡鸭，淡黄杨柳带栖鸦。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

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

夏

芰荷香绕垂鞭袖，杨柳风横弄笛船。
池边命酒怜风月，浦口还舟惜芰荷。
何人避暑留宾客，亭上吟诗沦茗来。
百年地僻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
触散柳丝回玉勒，拨开莲叶上兰舟。
六月杖藜来石路，绿阴深处听潺流。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秋

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片秋山映读书。
一川红树迎霜老，数曲清溪绕寺深。
闲观秋水心无事，坐对寒松手自栽。
门前堕叶浮秋水，篱外寒皋带夕阳。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秋庭不拂携藤杖，闭踏梧桐黄叶行。
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林间煮茗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

无端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流。

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村径绕山松叶暗，柴门流水稻花香。

山寺僧归红叶晚，野亭人倚白云秋。

冬

家近水村鱼易买，雪迷山路酒难沽。

隔水丛梅疑是雪，近人孤嶂欲生云。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

就船买得鱼偏美，踏雪沽来酒更佳。

涧道余寒历水雪，石门斜日到林丘。

沧海古道行应遍，落水寒泉听不穷。

吟成疏影寒香句，来问梅花知不知。

杂

竹密不妨流水去，山高不碍白云飞。

高人相对无尘俗，水阁云深落暮钟。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坐来不觉东风急，吹落松花香满衣。

三间茅屋无人到，十里松门独自游。
一樽竟藉青苔卧，莫管城头奏暮笳。
野寺山边斜有径，渔束竹里半开门。

春

草阁平春水，柴门掩夕阳。

柳迷春水寺，山带夕阳楼。

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

芳草迷行骑，飞花点客衣。

野水平桥路，春沙映竹村。

莺花迷世界，楼阁倚山巅。

树交花两色，溪合水重流。

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

小桃初艳后，春燕乍飞来。

春水渡边渡，夕阳山外山。

雨过苔生径，春深绿荫门。

汀花藏宿鸟，岸柳引归舟。

夏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抱琴来叙醉，垂钓坐乘凉。

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

岩亭交树杂，石濑泻泉鸣。

竹密山斋冷，荷关水殿凉。

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倚树看山色，濯足听溪流。

卷帘出野院，植杖候柴门。

秋

芙蓉霜下落，杨柳月中疏。

水寒深见石，松晚静闻风。

晴山疏雨后，秋树断云中。

天遥来雁小，江阔去帆微。

风鸣两岸叶，月照一扁舟。

野竹通溪冷，秋泉入户鸣。

马迟人意适，风急雁行斜。

晚景寒鸦集，秋风旅雁归。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树树皆秋色，山山惟落晖。

江楼暗寒雨，山郭冷秋霜。

疏苇秋前渚，斜阳雨后山。
云归秋水静，月出夜山深。
远声霜后树，秋色水边村。

冬

雪里江船渡，风前竹径斜。
松欹半岩雪，竹覆一池冰。
闭户临寒竹，无人有夜钟。
野客投寒寺，闲门傍古林。
海岸耕残雪，溪沙钓夕阳。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杂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小桥横落日，幽径转层峦。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明月松间隙，清泉石上流。
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
入门穿竹径，留客听泉声。
江从树里断，山入雨中无。
水抱孤村远，山回一径斜。

快乐酒令

人之酒量大者，不待劝而自然多饮。如果量小，虽加苦劝亦不能饮。惟量之中者，可劝，然奕不可过。予性不喜多饮，亦不喜人苦劝。窃怪今人诺若干枯寂酒令，专以难人。要知我辈饮酒，原取快乐，今忽当此，必致构思艰涩，搜索烦难。本为寻乐，而反大不快乐，何自苦耶！予因新诰《快乐酒令》，虽仅数条，倘依予说，施者易而爱者亦易，即行者不难，而止者亦不难。无论酒量之大小，皆得共享快乐之趣。予之有知，亦永同快乐，不亦乐乎？

天基石成金撰写

快乐饮酒

令用三骰，不拘几客，将骰掷下共几点，从当令之人起，逐顺数一人一数，至共点之数为止。假如三骰共十一点，当令人即将面前之箸架于碗上，口数一，顺至第二位，亦架箸于碗上，口数二，又顺至第三位，亦架箸于碗上，口数三，其余四五六七八等位俱照此数去，至骰之共点之数为止，重遇数到者，将前所架碗上之箸落下，候数完，查各客面前凡箸落下者，几客各饮酒一杯。如座中有酒量大者，或数完结尾之人奉酒三五杯，或数至五十之数再加酒一杯。如量小者，不可过强，余位俱照此例行此令。名快乐饮酒者，因箸俗呼为筷子，“落”与“乐”同音。

令用六骰，分为二次。先一次用三骰，看几点，照此例架箸，查落箸者，饮酒。后一次再用三骰，看几点，照前例架箸，查落箸者，饮酒。复又二共几点，照前例架箸，查落箸者，饮酒。结尾之人三五杯。凡数起，先从当令人，后从结止之人起。

令用六骰，分六次掷。先用一骰掷，看几点，照前例架箸、落箸，逐位数到骰上几点之数为止，奉酒一杯。候酒完，将已掷之骰放盆边，再用第二骰掷，看几点，从前一骰结止之客数起，如此六

骰掷完，再共数结尾，奉酒三五杯。

令不拘几客，各用盘中瓜子、白果、栗子、松子、莲子之类，凡可成数者，各人各藏几枚在拳内，不拘一二三四五个，各齐出拳，共成若干，照前例架箸、落箸，结尾饮酒。

令不拘几人，各齐伸几指，不拘一二三四五，共成若干，数照前例架箸、落箸，结尾饮酒。以上二法，于游山舟次无骰之处，最便最妙。

快乐闲逸

令不拘几骰，掷下看共几点，从当令人起，顺数一人一数，至一人即一人架箸于碗上，重数遇架箸者，即将箸落下，照依前例。但此令与前令相反，于完时查看，凡架箸者饮酒，落箸者不饮。

快乐酒底

令要二字成语，内有“乐”字：

乐道 乐天 乐圣 乐善 快乐 欢乐 喜乐

令要三字成语，内有“乐”字：

安乐窝 独乐园 乐正子 白乐天 长乐宫

令要四字成语，内有“乐”字：

乐天如命 为善最乐 乐以忘忧 人生一乐

令要五字成语，内有“乐”字：

乐尧舜之道 乐道人之善 为乐当及时

令要六字成语，内有“乐”字：

乐琴书以消忧 行乐真须年少

令要七字成语，内有“乐”字，或以“乐”字流觞，遇者饮：

乐事还同万众心 乐岁还同富贵春 一曲升平人尽乐

安乐窝中别有春 一家安乐值钱多 时人不识予心乐

令要四书句，内有“乐”字：

乐亦在其中矣 不亦乐乎 故人乐有贤父兄也 与人乐乐与众乐乐

令要曲牌名，中有“乐”字：

天下乐 普天乐 清平乐 渔家乐

令要诗句，中暗藏“乐”字：

每日江头尽醉归 花有清香月有阴 家家扶得醉人归

令要曲牌名，中暗藏“乐”字：

醉太平 园林好 好事近 锦堂春 沉醉东风

令要说世上快乐事一件，合着“好快乐也”一句结尾：

福寿双全好快乐也 长命富贵好快乐也
加官进爵好快乐也 状元及第好快乐也
掘得金窖好快乐也 顺风行船好快乐也

快乐盆声

一令，掷完骰将骰盆，如送上位客，即口内低低云：上进快乐一句，如送下位客，即口内低低云：顺遂快乐一句。若他人于掷完送盆时，说不合式者，奉酒。若客有不曾听见错说者，奉酒。

一令，掷完送盆时，将筋一只在桌上低击一声，口云：普天快乐一句，或云：声传快乐一句。若他人于掷完送盆时，说不合式者，奉酒。若客有不曾听见错说者，奉酒。

一令，送盆时，口角微笑。若他人于送盆时或不笑，或大笑者，俱奉酒。

快乐事集

每条列一二为例，余可类推。尾句照后，结语任换，余仿此。

一令要说快乐事内有天文字。

日暖风和，好快乐也。
清风明月，好快乐也。
吟风弄月，好快乐也。
举杯吸月，好快乐也。

一令要说快乐事内有地理字。

青山绿水，好快乐也。
湖光山色，好快乐也。
游山玩水，好快乐也。
山明水秀，好快乐也。

一令要说快乐事内有时令字。

春光明媚，好快乐也。
夏凉如秋，好快乐也。
秋高气爽，好快乐也。
冬晴和暖，好快乐也。
清晨爽气，好快乐也。

夜静沉寂，好快乐也。

携酒游春，好快乐也。

荷亭赏夏，好快乐也。

一令要快乐事内有宫室字。

高吴远眺，好快乐也。

风亭月榭，好快乐也。

江村水阁，好快乐也。

竹篱茅舍，好快乐也。

一令要说快乐事内有器用字。

明窗净几，好快乐也。

笔砚精良，好快乐也。

炉香不冷，好快乐也。

顺风行舟，好快乐也。

一令要说快乐事内有鸟兽字。

江上侣鸥，好快乐也。

莺簧蝶板，好快乐也。

一令要说快乐事内有花木字。

问柳寻花，好快乐也。

栽花种竹，好快乐也。

一令要说快乐事内有饮食字。

美酒佳肴，好快乐也。

山肴野蔬，好快乐也。

快乐事辨

一令要说两件快乐事相连。

良辰美景，坐花醉月。

美酒名花，对酒当歌。

一令要说三件快乐事相连。

福禄寿，富贵神仙，少年登第完婚。

一令说四件快乐事相连。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剃头、取耳、洗澡、修脚。

扫地、焚香、读书、写字。听琴、观棋、看书、赏画。

一令要说先不快乐后快乐。

病愈，失物寻得，大旱遇雨，酷暑忽起凉风。

一令要说始终快乐。

衣锦荣归、夫妻偕老、一生无病、安本分。

一令要说普天下都快乐。

天下太平、君圣臣良、皇恩大赦、天雨全。

一令要说闾郡都快乐。

五谷丰登、风调雨顺、风浴淳良、盗贼灭。

一令要说人伦内快乐。

膝下承欢、子孙孝顺、举案齐眉、阖家和气。

一令要说功名内快乐事。

联科及第、陡升三级、颂声载道、指日高升。

一令要说极大快乐事。

状元、一品当朝、平地登仙、锄地得窖金。

一令要说极快乐事。

搔痒、洗足、捶背、猫捕鼠、散发披襟。

一令要说耳听快乐事。

予著见闻佳趣书内俱可说。

渔歌唱晚、枕上闻莺、清夜闻钟、山水清音。

一令要说眼看快乐事。

花下传杯、牛背牧童、渔舟垂钓、桃红柳绿。

一令要说快乐内有酒字。

饮酒、尝酒、杏花村酒、风摇酒帘、载酒船。

一令要说快乐内藏有酒字。

醉月、传杯、携樽、醉歌、醉中趣、吸月饮。

快乐起语

云云是任说前列诸快乐，予另著印语，俱可例用

一令起句要说我有快乐。

我有快乐只要云云。

我有快乐全在云云。

一令起句要说快乐。

快乐只要云云。

快乐全在云云。

快乐结语

一令结句要说快乐二字。

云云好快乐也。

云云真快乐也。

云云快乐极矣。

云云快乐之极。

一令结句要说一乐字。

云云是真乐也。

云云乃大乐也。

云云真可乐也。

云云乐之至也。

云云可谓乐矣！

云云不亦乐乎？

云云何乐如之？

云云岂不乐哉？

云云是一乐也。

云云诚为乐矣！

云云乐在其中。

云云可为大乐。

云云不可不乐。

云云何为不乐！

快乐吟

诗不求工，当以适情涉趣为要。若夫惟知适情涉趣，而于我之本来情灵，了无所补，则何焉？但古今诗句，最为繁多，求其乐于心而悟于性者，亦自无几。予小斋中，每遇得意时，辄仿邵子之击壤，常将前人有愜予意之诗，信口吟咏，专取快乐我之性情而已。兹录若干首，略加改易，抄成一集，拳赠世有同好者，熟记胸次或于间中吟咏，则性灵藉以明通，岂不大有益乎？又非仅止适情涉趣，专取快乐于一时已也。

天基石成金撰写

康节先生

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
惟求处处田禾熟，但愿人人福寿长。
国有忠臣扶社稷，家无逆子忤爹娘。
四方平定干戈息，我纵闲居也不妨。

头上花卮照酒后，酒卮中有好花枝。
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
况复筋骸粗康健，那堪时节正芳菲。
酒汲花影红光溜，怎忍花前不醉归？

长意当年扫敝庐，未尝三径草荒芜。
欲为天下屠龙手，肯读人间非圣书。
否泰悟来知进退，乾坤见了识亲疏。
自从会得环中意，闲气胸中一点无。

仁者难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无伤。
争先径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
爽口物多须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
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

投吴走越觅青天，青天原在眼睛前。
开眼见时犹有病，举头寻处更无缘。
颜渊正在如愚日，孟子方当不惑年。
安得功夫游宝肆，爱人珠贝重忧钱。

为人虽未有前知，富贵功名岂力为？
涤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性莫如诗。
况当水竹云山地，肯负风花雪月期。
男子雄图存用舍，不开眉笑待何时？

随分亭栏一弄妍，不妨闲傍酒炉边。
夜檐静透花间月，昼户晴生竹外烟。
事到悟来全偶尔，天教闲去岂徒然？
壶中日月长多少？烂占风光十二年。

安乐窝中三月期，老来才会惜芳菲。
自知一赏有吩咐，谁让万金无子遗。
美酒饮教微醉候，好花看到半开时。
这般意思难名状，只恐人间都未知。

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况复近清明。
天低宫殿初长日，风暖园林朱转莺。
花似锦时高阁望，草如茵处小车行。
东君见赐何多也？又复人间久太平。

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
大甃子中消白日，小车儿上看青天。
闲为水竹云山主，静得风花雪月缘。
俯仰之间无愧怍，任他人谤似神仙。

憨憨无役老人怀，春日烘门晏始开。
游衍太平初试杖，安排乐事且拈杯。
世情花当富家发，公道燕均贫户来。
识字不多强不识，小轩聊与物追陪。

老年躯体素温存，安乐窝中别有春。
万事去心闲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
庭花盛处凉铺簟，檐雪飞时软布茵。
谁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

一片先天号太虚，当其无事见真腴。
胸中美物肯自炫，天下英雄敢厚诬。
理顺是言皆可放，义安何地不能居。
直从泰字收功后，始信人间大丈夫。

物如善得终为美，事到巧因安有公？
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到胸中。
灾殃秋叶霜前坠，富贵春花雨后红。
造化分明人莫会，荣枯消得几何功？

天意无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无天。
不欺谁怕居暗室，绝利须求在一源。

未吃力时犹有说，到收功处又何言？
圣人能事无难继，无价明珠止在渊。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尝戚戚向生平？
卷舒在我有成等，用舍随时无定名。
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宠辱不须惊。
侯门见说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明道先生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
世上利名群蝼蚁，古来兴废几浮沤？
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
百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

先生非是要吟诗，为要形容至乐时。
醉里乾坤都是梦，闲来风月更输谁？
死生有命人何与，消长随时我不思。
直到希夷无事处，先生非是要吟诗。

广平游子

早付闲身老故乡，青松成径菊成行。
耆颐独坐心遗念，坦腹高吟兴欲狂。
瓮下却应唯毕卓，篱根遥想对羲篁。
乘风破浪门前客，试问游家有此忙？

解组吟

抄改罗洪先

新命传宣墨未干，栉风沐雨上长安。
低头懒进三公府，跣足羞登万善坛。

闻戒固多持戒少，承恩容易报恩难。
何如急早回头看，松柏青青耐岁寒。

富贵从来未许求，几人骑鹤上扬州？
与其十事九如梦，不若三平两满休。
能自得时还自乐，到无心处便无忧。
于今看破循环理，笑倚栏杆暗点头。

戈盾随身已有年，闲非闲是万千千。
一家饱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
象筒金鱼浑已矣，芒鞋竹杖兴悠然。
有人问我修行事，云在青山月在天。

为人不必苦张罗，听得僧家说也么。
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
锦衣玉食风中烛，紫诰金章水上波。
富贵欲求求不得，纵然求得待如何。

要无烦恼要无愁，本分随缘莫强求。
无益语言休着口，不干己事少当头。
人间富贵花间露，纸上功名水上沤。
勘破世情天理处，人生何用苦营谋。

贪利求名满世间，不如破纳道人闲。
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
富贵百年难保守，轮回六道易循环。
劝君早觅修行路，一失人身万劫难。

尘事纷纷一笔钩，林泉深处任优游。
盖间茅屋牵萝补，开个柴门对水流。
得隙间眠真可乐，吃些淡饭自忘忧。
眼前多少英雄辈，为甚来由不转头。

独得青山一举觞，醒来歌舞醉来狂。
黄金不是千年业，红日能催两鬓霜。
身后碑铭空自好，眼前傀儡为谁忙。
得些生意随时过，光景无多易散场。

成家万事总由天，机关用尽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螂捕蝉。
无药可延卿相寿，有钱难买子孙贤。
得过一日过一日，一日清闲一日仙。

有有无无且耐烦，劳劳碌碌几时间。
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古古今今多变改，贫贫富富有循环。
将将就就随时过，苦苦甜甜命一般。

快乐吟余

开畅心怀，莫如乐府之词调。然而前人之撰颇多，惟眉公、西楼诸乐府，予每日最喜吟咏，不忍释手，乃改正数调，汇成一帙，置于案头，自怡怡人。要知诸先生，以极顶之聪明，参透造化大机关，因而沉酣清福，逸兴佳趣，佔断人天，岂不高出于尘环者万万哉？积于中而达于外，所以发出词语，风致爽然。至其声韵嘹亮，如鞭玉虎，走金蛇，不比人间细响，若能领略，自心赏神怡，快乐甚多。今而后，予知世人鲜有愁肠不放之痴迷矣。

天基石成金撰写

眉公乐府抄

赠友（松下乐）

蓑衣竹笠最清闲，只在红菱白藕间。蓼花深，荻兼葭浅，拨破
云烟。山月下，溪树边，看一幅天然画，结一生自在缘。笛声长，
酒熟鱼鲜。

清明（粉蝶）

天付吾曹，浪神仙。短歌长啸，醉模糊，批判花朝。任他风，任他雨，将花啰唵。这春花似酒难消，肯付与落红时，一群啼鸟。此曲甚长，予选首调，其余词极醒达，但悲惨不便时吟。

和张伯雨（松下乐）

年来何事太清凉，跳出钩人名利场。满园林，竹树纷纷长，举杯时细草斜阳。酒肠松，诗债毕。说一饷逍遥话，供一炉清净香。要眠时，藤枕、麻绳。

西楼乐府抄

自寿（南宮一枝花）

〔一枝花〕菊开九月前，月满中秋后。山中逢甲子，林下庆西楼。抖擞着羊裘。忙撇下耕耘耨，急忙回钓月钩。拂苍苔，捻土焚香，望青天，诚惶顿首。

〔梁州〕祝明君，山呼万岁；赞慈亲，海屋添筹。则俺这不才的臣子沾余寿。怕得是，鱼龙混俗。喜得是，鹿豕同游。爱得是，桑暮景，恼得是，蒲柳先秋。将一个打鱼船，生扭做仙舟；把一个放牛场，旋改做丹丘。来得是，躲红尘，逃紫陌，天地闲人；到的是，砍青山，钓绿水，烟霞故友。会的是，剪春冰，裁腊雪，风月交游，款留不周。荒村茅屋，风霜旧村，酒薄山鸡瘦，只落得一片秋。无对客幽，且共绸缪。真率、高雅、风致、可想。

〔尾声〕都道我，貌如松柏径霜茂，我道是，发似蓬蒿对镜羞。但愿得，岁岁年年这时候，布黄云满畴，插黄花满头。我这里，喜孜孜，拜罢了南山尘重九。

村居（南宮一枝花）

〔一枝花〕不登冰雪堂，不会风云路。不于丞相府，不谒帝王都。乐矣村居，门巷都栽树，池塘尽养鱼，有心去与白鹭为邻，特意来与黄花作主。首四句起得兀突有气，第五句入题紧峭。

〔梁州〕我是个，不登科逃名进士；我是个，不耕田识字农夫，

我是个，上天漏籍神仙户。清风不管，明月无拘。孤云懒出，野鸟难呼。只俺这牛背上，稳似他，千里龙驹。令人深醒。只俺这花蓬下，近似他，方丈蓬壶。眼前即得。兴来时，画一幅烟雨耕图。静来时，看一部冰雪菊谱。闲来时，撰一卷水旱农书。具是实录。茶炉、酒炉。杏花深处桃坞，水绕着门，云遮着屋。点村居非二句不可。端得是，隔断红尘一点无，那里有官吏催租。快乐极矣。

[尾声]我向这，暖茸茸，白云被底间伸足。我向这，锦片片，红叶床前醉坦腹。非真得村居之乐者，不能道出有邵尧夫康济意思。一任这，流光眼前度。不知老之将至，者么您能飞的日鸟，快奔的月兔，鸟兔二字天然入韵总不如，俺慢慢腾腾傲今古。结尾疏爽精密。

清明杂兴（沉醉东风）

一阵阵莺歌燕舞，一层层柳衬花铺。安排得节令佳，妆点得江山富。拜松揪儿女相呼。端得是汉寝唐陵，麦饭也无。只落得行人吊古。感慨高雅。

书怀（沉醉东风）

高枕听芭蕉奏雨，倚篷看杨柳穿鱼。乐唐虞快乐年，占巢许清高处。嵌湖山一座楼居，与几个活水源头钓月徒，演一画先天太古。

携酒过石亭会友（沉醉东风）

顶半笠黄梅细雨，携一蓝红蓼鲜鱼。正青山酒熟时，逢绿水花开处。借樵夫紫翠山居，请几个明月清风旧钓徒，谈一会羲皇上古。颜色字多，有意为之，虽用韵却胜前作。

春游（沉醉东风）

一处处莺邀燕请，一村柳送花迎。丢撇开儿女情，提掇起江山兴。趁今朝日暖风轻，凭着这两只芒鞋一瘦藤，收拾尽繁华万顷。

过煮石翁（沉醉东风）

红叶坞家家卖酒，白莲塘处处横舟。人情正喜欢，风景当时候。忍教人独上江楼。闲挂诗瓢学许由，借问向傍人似否？

耕牧渔樵四调（清江引）

桃花水来如喷雪，闲动村田舍。犁翻陇上云，牛饮溪头月。这期间，祇堪图画也。

东风扫开郊外雪，草色边村舍。鞭敲柳岸风，笛弄桃林月。这期间，祇堪图画也。

江湖老来头似雪，钓艇为家舍。武陵溪上云，西塞山前月。这期间，祇堪图画也。

腰间锋磨光烂雪，山下白云舍。满身红叶秋，一担青松月。这期间，祇堪图画也。

漫兴（北醉太平）

照原本未改

粗粗的布袍，旧旧的麻绦。花边竹杖柳边桥，也不须动脚。三餐淡饭从吾好，几杯薄酒随人笑。一畦野菜任咱挑，落一个醉饱。

施浪仙乐府提

新今删改，与原本不同

春游述怀

〔北正宫端正好〕锦烘天，香铺地，奇境奇语。东风里，绿柳桥西。乱芳遥衬前山翠，似董北苑先生笔。

〔滚绣球〕不多时才看得梅，霎时间又开到李。柳窥青渐苏娇睡，小天桃打扮衣绯。菜花田，猎猎低；红花田，剪剪齐。一阵价香风肥腻，慢腾腾淡日西飞。猛踏破落花堆里，滑了鞋底。抓住了繁花刺儿，碎了乡衣，又过前溪。描春景如画。

〔满庭芳〕乱香堆里，茅屋竹篱，恰正是寒食天。浊酒儿刚筍起，试新茶才放枪旗。偏凑的笋鲜菜美，又撞的蚬肥芹腻。小饮藤花底，盘餐进枸杞。人醉了日头直。现前景物，拈出便妙。

〔快活三〕是谁家笙歌沸？偷空里笑微微，隔墙惟见柳巍巍。这便是洞天里神仙会。

〔朝天子〕只可怜塚垒垒土堆，白条条挂低，费多少儿孙泪？眼前的酒饭不能够吃。哭拜罢，人归矣。蝴蝶青钱，杜鹃红泪。终

懊悔当初不醉死。生前事，在这壁；死后事，在那壁。短多少万古英雄气。忽吐哀声，丝竹皆泪。

〔四边静〕是谁知唐宗晋室，但当年墓碑，而今废基，草树狐狸，松柏寒山背。今宵却在雨里，昏惨惨，悲怜湿。

〔耍孩儿〕我如今决计疏狂矣，且随喜边酒里。一年春去春又回，好提防白发相欺。须搜寻，直入烟花髓；更玩耍，争为麴蘖魁。日日花间醉，惹得的，桃花笑我，柳也开眉，自此至尾，语语达生，句句逸致。

〔四煞〕看青山，恰打围。曲湾湾，水接篱。群花姊妹随行队。天生偏我为男子。况春放间人撒酒费，须直是风流死，且莫把花盟酒谱，半点差池。

〔三煞〕渐东君，逐旋归，好花枝，怕一夜飞。晓来满地胭脂碎，分明万古英雄泪。应戚尽人间闺秀眉，须快把杯儿吃。若放过了良辰美景，痴也真痴。

〔二煞〕好良朋，近可携；小花蓝，便可提。家家酒气和花气。闲来酒店捕新债，更密选花枝寄所私，狂甚如天使。愿如此生涯老我，不省前非。

〔一煞〕不风流，俗怎医，会风流，债怎推。好花好酒天生配。我酒中要强为监史，花里从教做代媒。拥花卧月，不肯让人。金上了风流籍，休赶向红尘队里，断送头皮。

〔煞尾〕置身峰柳门，避世诗酒里。买一只载花船，来往烟霞际，向这些美酒名花，道声生受你。闲情逸致，绝世高怀，如垂天之云，如穿花之蝶。真当行名篇也。

柳上新

〔步步娇〕水际幽居疑蓬岛，结构多精巧。垂杨隐画桥，转过湾儿，竹屋风花扫。门僻是谁敲？卖鱼人带雨提鱼到。

〔醉扶归〕淡茫茫，水镜推窗晓。点疏疏，渔灯夜候潮；暗昏昏，鸠雨过平皋。白微微，鹭雪销残照。四语可做四幅奇画。蓼汀秋水乍添篙，只觉得地浮天涨乾坤小。

〔皂罗袍〕闲则栢罾把钓，将鱼篮一个背月而挑，巨鳌紫蟹带生糟。晚潮压酒宾堪召，围棋赌胜，清拳塞高。共联白社，约会青苗，更有闲中交际山阴棹。

〔好姐姐〕种花不低不高，恰教他水流花照，芙蓉五色，夹过水西桥。更荷花绕，每逢秋夏香难了，透着衣裾不可销。衣衫亦有仙气。

〔香柳娘〕更春风岸桃，更春风岸桃。水肥花少，痴肥恰是村

庄貌。种篱边野菜，种篱边野菜。向池边联句，向池边联句。不用甚推敲，别是山林调。

〔尾〕常常浊酒沉酣倒，高卧时闻拍枕潮，自起推窗正月上了。

花生日祝花

一月十二日俗传为百花生日

〔黄莺儿〕把酒祝花神，愿年年，是好春。无风无雨清明信，狂生卧君，佳人戴君。主人好事怜君甚。制新声，移春小榭，箏阮配箫笙。

〔前腔〕把酒祝花神，愿开时，对韵人。香炉茗枕常相近，高僧许寻，名诗许评。阿翁济胜身无病。更园丁，时时捱衬，绒索护金铃。花本因人成胜，祝花还自祝，正善于祝花春。

〔前言〕把酒祝花神，愿先生，粗不贫。酒钱犹可支花信，阿睹逐为韵物新茶正新，醇醪正醇，藤花竹笋刚肥嫩，绮筵成，飞笈召客，珠履破花痕。胜会依然。

〔前腔〕把酒祝花神，愿吾曹，尽后生。花前个个堪痴兴，或折来上瓶，或扫来做茵，或酒筹探得簪于鬓。为花忙了多少。总多情，就春醒未醒，梦里也忖芳魂。情痴。

〔尾文〕酬风酌雨愁花损，似我于花独有恩。花之毛遂。我与你，岁岁年年永定情。

中秋

〔临江仙〕明月清风真我友，人生此外何求？临风醉月月当头。正是有秋堪赠客，惟酒可忘忧。

〔金索挂梧桐〕早推开月面愁，放出秋容瘦。一点如钱正在楼南首，廉衣半上钩，扬轻柔，见隐现婵娟似害羞。待高持冰鉴评诗酒，更别聘烟环嫁斗牛。高探手，广寒堪折一枝秋，我这里酒有花筹，曲有莺喉，这消受真消受。许多奇句，令我应接不暇。

〔前腔〕南楼兴未休，吾辈能诗酒。及尽清光，月即粘于口。从来这晚头，几淹留，叹庚亮而今也废丘。当初曾把秋消受，到今日，他还有分否？无限感慨。须参透这杯中缘，蚁尽尽消愁。可怜这一度中秋，早剩得半夜中秋，渐渐又三更后。言至此令人毛骨悚然。

〔前腔〕谁分平秋？想天与人分有。这月底清欢，莫放传杯手。还须叱怒虬，向广寒游。醉恨摩挲将桂子偷，把霓裳谱出钧天奏，可不是弦管吹云尽破愁。休慳酒，有罗衣堪当更何忧。须知有客路

伤秋，还有个小院悲秋，又似得尊前否？善于宽解，却正是酸楚。

〔刘浚帽〕中秋风正凉时候，鬓衣轻，纱帽笼头，流萤几点翻罗袖。韵致道，把酒政，问究究。

〔前腔〕中秋月正明时候，桂花阴，倒插人头。纷纷坐客陪迂叟。赌酒筹，分险韵，催诗就。

〔尾文〕腰围幸免休文瘦，镜面全无潘鬓愁，且学个刘伶常害酒。

王阳明乐府抄

恬退

照依原稿一字未改

〔甘州歌〕归来未晚，两扇门儿虽没常关。无萦无绊，直睡到晓日三竿。情知广寒无桂攀，不如向绿野前学种兰。从人笑，贫似丹，黄金难买此身间。村庄学，一味懒，清风明月不须钱。

〔前腔〕携筇傍水边，叹人生翻覆一似波澜。不贪不爱，只守着暗中流年。齑盐岁月，一日两餐。茅舍疏篱三四间，田园少，心地宽。从来不会皱眉端。居颜巷，人到罕，闭门终日枕书眠。上界神仙之福。

〔解醒歌〕把黄粱烂炊香饭，任教他恣游邯郸，假饶位至三公里，怎如我，野人间，朝思暮想，人情一似掌样翻。试听狂士接舆歌未还。连云栈，乱石滩，烟波名利大家难。弹冯驩，筑传版，尽教三箭定天山。看得透彻。

〔前腔〕叹浮生总成虚幻，又何须苦自熬煎。今朝快乐今朝宴，明日事且休闲管。无心老翁，一任蓬松两鬓斑。弟酬兄劝共团圆，兴和废，长共短，梅花窗外冷相看。

〔尾〕叹目前机关汉，色声香味任他瞒，长啸一声天地宽。

隐词

新今删改，与原稿不同

〔步步娇〕宦海茫茫京尘渺，碌碌何时了。风掀浪又高，覆辙翻舟，是非颠倒。算来平步上涉清霄，不如早泛江东棹。

〔园林好〕脱下了团花战袍，解下了龙泉宝刀，卸下了朝簪鸟帽。布袍上，系麻绦，把渔鼓，□儿敲。

〔川拨棹〕深山□，没个闲人来聒噪。跨清溪，粗板为桥。跨

青溪，粗板为桥。小小的茆庵□着，种青松与碧桃，采山花与药苗。
另有闲世界。

[锦衣香] 府库克，何足道；禄位高，何足较。从今耳畔清闲，不闻宣诏。芦花被暖度良宵，三竿日上，睡觉伸腰。好自在受用。对邻翁野老，饮三杯浊酒村醪，醉了还诃笑，□□的睡倒。不图富贵，只求安饱。愿小易足。

[尾声] 从来得失知多少，总上心来转一遭。把门儿闭了，只许诗人带月敲。

快乐章程

事之快乐随时俱有，全在明达之人善能受享耳。予性喜闲静，每当读书遇有涉于清逸闲适者，辄掩卷神驰其境。要知从前豁达人各抒己见，急寻快乐，意在不负其生而已。因辑若干种，虽曰前人之章程，亦即现在之章程也。若夫利禄荣途，当其宠辱危疑，忧谗畏讥之际，回思山水风月，书酒闲旷之乐，有不能以直遂者，宁不练然而悟哉？莫俟悔之，而后从事于此。白驹过隙，时不待人，急寻快乐，未可忽也。

天基石成金撰写

逸趣

截韩文公语

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

人生贵适意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

便归。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令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会心不在远

简文人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不觉鱼鸟自来亲人。”

不妄交接

谢惠不妄交接，门无杂宾，常时独醉，曰：“入我室者，但有清风，对我饮者，惟有明月。”

羲皇上人

陶渊明语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于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尘世仙都

选陶居语

高风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风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尘世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有能与其奇者。

澄怀之乐

长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鸟径绿涯，涉水于草莽间数四。左右两三家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竹篱茅舍，燕处其间。兰菊艺之临水，时种梅桃，霜月春日，自有余思。儿童婢仆，皆布衣短褐，以给薪水，酿村酒而饮之。案有杂书，《庄周》、《太玄》、《楚辞》、《黄庭》、《阴符》、《楞严》、《圆觉》数十卷而已。杖藜蹑屐，往来穷谷大川，听流水，看激湍，鉴澄潭，步危桥，坐茂树，探幽壑，升高峰，顾不乐而忘死乎？

闲居胜为官

闲居胜于为官，事件极多。其最便者，尤于暑月见之。自早烧香食罢，便可岸巾帻袒裙跣跣从事。藤床竹几，展转北窗，清风时至，反患太凉。挟策就枕，困来熟睡。晚凉浴罢，杖履逍遥。临池观月，登高乘风。采莲剥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适，其为乐未可尽数也。

清风明月

李太白诗：“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东坡《赤壁赋》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东坡之意，盖自太白诗句中来。夫风月不用钱买，而取之无禁。太白、东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风明月之可乐者，世无几人。清风明月，一岁之间亦无几日。就人知此乐，或为俗为牵夺，或为病苦妨碍，虽欲享之，有不能者。然则居间无事，遇此清风明月，既不用钱买，又取之无禁，尚不知以为乐，是自生障碍也。

无用

阳翟县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谓之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惟有屋两间，其前空地丈余。杜生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黎阳尉孙某曾访之，问其不出门之因，其人指门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纳凉，但无用于时，偶不出耳。”问其所以为生，曰：“日惟与人择日，及卖药以具饘粥，后子能耕，自此食足，择日卖药，一切不为。”又问常日何所为，曰：“端坐耳。”问颇观书否？曰：“三十年前，亦曾观净名经。当时极爱其议论，今已忘之，并书亦不知所在久矣。”气韵闲旷，言词精简，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

不知尘埃

改杨诚斋语

每鸟啼花放，欣然有会于心，遣小奴洁瘦樽，酤白酒，酌一梨花瓷盏，急取诗卷，快读一过以咽之，萧然不知在尘埃间也。

山静太古

添改罗鹤林语

唐子西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佳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麝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贴笔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佳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晌。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入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益少。彼牵黄臂苍，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滚滚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释不平之气

选唐子西语

有轩数间，在堂屋之后，人事之所不及，宾客从游之所不至，往往独坐于此，解衣盘礴，箕踞胡床之上，含毫赋诗，俯背阅书，以释其忽忽不平之气。

四休

孙肪，号四休居士。山谷问其说“四休”，笑曰：“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两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乐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极乐之国也。四休家有三亩园，花木郁郁，客来煮茗传酒，谈人间可喜事，或茗寒酒冷，宾主皆忘。

暑月凉心答

韩持国，许昌私第凉堂深七丈，每盛夏，犹以为不可居。常颖适自郊居来，因问：“郊居凉乎？”曰：“凉。”持国诘其故，曰：“野人无修檐大厦，旦起不畏车马尘埃之役，胸中无他念，露形挟扇，投足木床，视木阴东摇则从东，西摇则从西耳。”语未完，持国亟止之曰：“汝勿言，我心亦凉矣。”

洞天清福

人生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且风雨忧愁，辄居三之二，其间得闲者，十才一耳。况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于百一之中，又多以声色为乐。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明窗净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前人墨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

简静之乐

韩魏公家尝蓄女乐二十余辈，及崔夫人亡，悉厚遣之。有劝之留为暮年欢者，公曰：“所乐能几何？而常令人心劳烦，孰与吾简静之乐哉？”见解极透。

家事付儿曹

宋辛幼安仕理宗朝，拥节钺归休，以家事付儿曹，调西江月云：“万事云烟忽过，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早起催科了办，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因诵此词，恍登仙界。

卧游

宗少文生平好游山水，后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观，惟澄神观道，卧以游之屋。”所游履处，悉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会，众山皆响”。

雪峰四顾

越人王冕，当天大雪，赤脚上潜岳峰，四顾大笑曰：“遍天地皆白玉合成，令人心胆澄彻，便欲仙去。”

安眠白昼间

赵清献诗云：“轩外长溪溪外山，卷帘空旷水云间。高斋有问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昼间。”夜当眠时，每多思虑，不肯安睡；昼当闲时，每多烦扰，不肯静享，是皆自取。

快乐真机

佛愿度生

经云：“无量无数劫前，有是自在王佛，化度众生。是时有大国王往听说法，遂有觉悟，乃舍国王之位，而往修行，号曰法藏比丘，即阿弥陀佛也。对世自在王佛，发四十八大愿，皆为济度众生，修慧修福。修慧者，令慧性日广一日，至成佛时，则慧性含虚空世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也。修福者，乃托生于一切众生中，同其形体，通其语言，以设教化。如此无量无数劫，来托化众生，无非修福，修福而不受用，是其福愈积愈大，久则遍于虚空世界矣。福大则威神大，方得成就所愿。而入佛位，是初发愿，以至于佛，无非为众生者。若人至心信向，念其名号，现世必蒙福祐，身后必往生极乐世界。”

净土快乐

统言大藏，不止十余经，言西方净土，其大略谓彼处以七宝庄严，无地狱饿鬼禽畜，以至蝮飞蠕动之类，常清净自然，无一切秽杂，因名净土。其人皆莲花中生，长生不老。衣食宅宇，随意化成。

其景序长春，无复寒暑，大受快乐，无一切苦恼，因名极乐世界。其佛名阿弥陀者，梵语也。此云无量，以此佛光明，照见十方世界，无有限量，凡念佛众生，无不知之，因名无量光佛。此佛寿命与其国中人民寿命，皆无有限量，虽恒河沙劫，亦无有尽，因又名无量寿佛。此佛有大誓愿度人，其威神不可思议，凡至心信向，念其名号者，现世消灾增福，西方七宝池中，即生莲花一朵，他日于其中托生，永脱轮回，若此皆有实迹，非虚言也。尽大藏中八万四千法门，无如此之要捷者。奈人不知之，固可痛惜，知而不行，尤可痛惜也。

信心十念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有一愿云：“我作佛时，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十声念我名号，而不生者，无不作佛。”是此佛自有誓愿度人，惟假人之十念以表皈依之心，每日早晨，向西礼念“南无阿弥陀佛”十声。

尘世苦恼

尘世中人，皆如水泡，生灭不常。或一岁二岁，或一二十，至于四五十，则亦幸矣。其有至七十者，古来犹稀。人只见眼前老者，不思不待老而去者多矣。况世间无非是苦，但不思省，所以不知。不称意者，固为苦矣。如或称意，亦无多时。父母妻儿，姻亲眷属，或疾病死亡，或杀伤离散，或自己大限忽至，平生罪恶，岂得全无？且以目前言之，起一不正念，说一不正语，视一不正色，听一不正声，为一不正事，无非过恶。况所食者众生之肉，所衣者亦杀众生而得，又况人生过恶，不止于食肉衣丝，不思则已，思之诚可畏也。自少至老，自生至死，积累既多，缠绵坚固，无由解脱，闭眼之后，不免随业缘去，杳杳冥冥，知在何处？或坠地狱受诸极苦，或为畜生受人宰杀，或生饿鬼饥火烧身，或入修罗嗔恨所迫，虽有善业得生，天上人间，受尽福报，依旧轮回漂流，汨没无有出期，惟有西方净土，为超脱轮回之捷径。色身难得，趁康健时办此大事，当常作念云：“我自无始以来，轮回六道，不曾知此法门，因不得出离，今日知之，岂可不即时下手？命终得生极乐世界，迴世死入阴府见阎王受恐怖罪苦者，不可同语矣。”

预觅安处

譬如人人大城中，必先觅安下处，却出干事，抵暮昏黑，则有投宿之地。先觅安下处者，修净土之谓也。抵暮昏黑者，大限到来之谓也。有投宿之地者，生莲花中不落恶趣之谓也。又如春月远行，先须备雨具，骤雨忽至，则无淋漓狼狈之患。先备雨具者，修净土之谓也。骤雨忽至者，大命将尽之谓也。无淋漓狼狈之患者，不至沉沦恶趣，受诸苦恼之谓也。况先觅安下处者，不害其干事。先备雨具者，不害其行远途。是修净土者，皆不妨于一切世务，人何为而不修乎？且人之于身，以日言之，莫大于饥渴，必为饮食之备。以岁言之，莫大于寒暑，必为裘葛之备。以终身言之，莫大于生死，竟不为净土之备，何哉？

神随业缘

人初未常死，死之名，乃从自己身上得之，何也？以神之来而托于此，其形由是而长，故谓之“生”。以神而去而离于此，其形由是而坏，故谓之“死”。是神者我也，形者我所舍也。我自来去，故舍有成坏。然则生者非生也，以神之来而形成耳。死者非死也，以神而去而形坏耳。且神之来也，何自而来哉？盖随业缘而来。神之去也，何自而去哉？盖随业缘而去。业缘者何？其所作者人间之业，神则随之而生于人间，所作者天上之业，神则随之而生于天上。乃至作阿修罗之业，神则随之而生于阿修罗。作三恶道之业，神则随之而生于三恶道。轮回六趣，无有出奇。然则神者，自无始以来，投胎易骨，不得久留于一所，所以然者，以我之所造之业非久，而不尽者因神之舍于业也。业尽则形坏，形坏则神无，所舍又随我今世所造之业而往矣。造如此业，必受如此报，自然之理也。辗转轮回，无了无休，欲直脱轮回，永离苦恼者，无如西方净土。

理功俱备

净土之说，有理有功。论其理，则见于日用之间而未尝离；论其功，虽早晨一茶之顷，便可自修，而不必终日泥。盖修持法门有九品，人人皆可以修，虽罪恶之人，佛亦不弃。回心向善，则为善己，且十念法门，人人皆可以通行。譬如久为暗室，一灯照之则明，

虽杀牛屠猪之人，放下大屠，亦可以修，况所修不妨一切俗事，用力甚少，而收功有不可尽者，人何为而不修乎？

毋拘未见

人骤闻净土之景象多不信，无足怪也。盖拘于目前所见，遂谓目前所不见者，亦如此而已。且陋巷粪壤之居者，安知有广厦之壮丽？小器藜藿之食者，安知有食前之方丈？弊篋锱铢之蓄者，安知有天府之充溢？是处此娑婆浊世，不信其有清净佛土；生长于胞胎，不知彼有莲花之化生；寿不过百年，不知彼有河沙之寿数；衣食必由于营作，不知彼有自然之衣食；快乐常杂于忧恼，不知彼有纯一之快乐。然则佛之所言，不可以目前所不见者而不信也。况佛切戒人妄语，必不自妄语以诳人。世人妄语者，非以规利，则以避害，佛无求于世，何规利之有？佛视死如生，何避害之有？是佛无所用其妄语也。言之最诚，人尚不信，将何俟哉！古人修此者，感应甚多，尤不可以不信也。

辨正参禅

世有专参禅者云：“惟心净土，岂复更有净土？自性阿弥，不必更见阿弥。”此言似是而非也。盖人人可以成佛，所谓自性阿弥者，固不妄矣，然猝未能至此。譬如良材，可以雕刻物像而极其华丽，必加以雕刻之功，然后能成，不可遽指而遂谓极物像之华丽者也。是故所谓惟心土净而无复更有净土，自性阿弥不必更见阿弥者，非也。又或谓有净土而泥惟心之说，乃谓西方不足生者；谓参禅悟性超佛越祖，阿弥不足见者，皆失之矣，何则？此言甚高，惟恐不易到也。彼阿弥陀佛，福重山海，力挈天地，变地狱为莲池，易于反手，观无尽之世界，如在目前。我之福力，尚不能自为，常恐宿业深重坠于地狱，岂能变成莲花乎？眼前之事犹不能知，况乃见无尽世界乎？是所谓自性阿弥者，诚不易到也。是则我心可以为净土，而猝未能为净土，我性可以为阿弥，而猝未能为阿弥，乌得忽净土而不修？舍阿弥而不欲见乎？且修西方见佛而得道则甚易，若止在此世界欲参禅悟性、超佛越祖为甚难，况修净土不碍于参禅，何参禅者必薄净土而不修也？

掷金杯

人一举心动念，不独神鬼俱知，即慧明之人无不悉见。凡做昧心事欲瞒人者，真是掩耳盗铃也。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乃实在确语。试看崔公私蓄以及暗昧事，诸人不知，即妻子妾女亦不尽知，遥遥智朗，千里如镜，岂非至隐至微之地固已莫见莫显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诚哉是言！阅之凛凛。

崔公自会朗师之后，昧心事毫不敢为，虽曰朗师之警悟崔公，而实系成全崔公者大矣。世人俱当以此为鉴，受益不小。

凡见人危难，即思拯救，此即是活佛菩萨矣。朗师只因目击小民寒冻，即思不辞辛苦广募施袄，在禅理深通之人，自然如此。若今之和尚，大半藉募化以肥己，但恐偿还不了，安望有成？功必要德助，若表里之难缺，只看朗师之言行，可敬可法。紫阳真人云：“黄芽白雪不难寻，达者须凭德行深。”应各省察。

扬州府崔府，尊名华，字莲生，坐升两淮盐运司，到任三个月，门上按得某部院手书一封，着僧人智朗投进。崔公拆看，书内略云“智朗和尚深通禅理，乃有道高僧，倘过扬州，祈为推分青盼”云云。崔公平常最不喜僧道，因屈于部院手札，只得勉强随请相会。少刻看见一和尚，光头布衣，足着朱履走上内堂，向上同揖。崔公只得请坐待茶，便开口问道：“某院台极称朗师佛理弘大，今请教大师，直指参悟妙法，足见施惠不小，莫谓我俗吏无知，不堪共语也。”朗师道：“人能明通佛法，则能超出生死苦海，但此法难以口说，全在本人立志坚刚，信心诚笃。僧人自幼出家，至今四十余年，才得明悉，知法则易如反手，不知法则难若登天。”崔公道：“法虽难说，毕竟有法，请问大师指示，如何才得法？”朗师道：“世人只因尘事污染，才一静坐，不是散乱，就是昏沉。要知寂寂治散乱，散乱去则生昏沉。惺惺治昏沉，昏去则生散乱。止观双持，昏散皆

退。所以指众生行觉路而得妙境也。不知此法者，则学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发耶？”崔公听完，深为敬服，点头大喜道：“大师如此开发，院台的称赞，果不虚言。”朗师随又道：“虽说功夫如此，必要德行兼佐，若专功而无德，必致魔多难就。去冬贫僧因过淮上，见许多老少男女，俱赤体寒冻，难以度命。贫僧顿起怜慈，妄立微愿，募化绵袄一千件，散给受冻贫民。目今时已六月，欲要前往产绵地方，逐件置造，有费时日，转眼冬寒，岂不误事？况且衣工料物，件件缺乏，所以预为早计，约费银六百两，已经募化某布政司施济五百件，今只缺少五百件，望大老爷慨然完此功德，免无限寒苦，皆出大老爷洪恩。”崔公听完，便愁眉蹙额道：“积德固是善事，但须绰有余资。本司虽执掌几十万盐课，俱是朝廷正项，谁敢擅自动用？”朗师又道：“亦有应得本分俸资，何妨积德？”崔公摇头道：“俸资无几，尚不足以供薪蔬，何有余润？”朗师笑道：“大老爷现存蓄三千两，可以动三百两积德，不过十分之一。”崔公含糊坚赖道：“何曾有得存余？”两人正在问答不合，忽门吏禀道：“本府知府因北郊虹桥荷花大放，来日请大老爷，兼请督粮道老爷酒船游赏。”崔公性喜饮酒，听见请召，随应道：“既是粮道领帖，本司岂有不领帖之理？”朗师在旁即忙禀道：“大老爷来日赴宴，贫僧斋戒不用荤腥，只饮蔬酒，可吩咐来人另备豆腐一碟，便可奉陪，共席清谈，叨沾台光，得玩赏十里荷花，亦是幸遇。”崔公笑道：“昔日苏东坡游玩，常以佛印相伴，此事未尝不可。”随吩咐来役补请朗师。谈毕僧回法云寺寓处。次早，府役奉邀崔公、粮道至北门外酒船，朗师先已在船。那上边张灯结彩、金杯象箸、古董炉瓶、笙歌鼓乐，极其盛设。这粮道因自江宁由扬经过，并不知请僧人何干，乃细咨询。崔公将荐举根由细细说明，才同朗师谈论，果然语言高妙，众皆敬服。船行入虹桥法海寺，一望荷花遍开，清香扑鼻，真个是：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各皆对花畅饮，半醉换席时，朗师忽向三位老爷笑道：“今日叨陪盛宴，可为大幸。席上无可奉敬，贫僧用一小术以博三位老爷一笑。”众官点头，拭目以待。朗师即举面前金杯，当三位爷，遂向湖中掷去。众官惊骇，各皆怒色，急忙呼人下水捞取。朗师笑嘻嘻摇手道：“此金杯，三位老爷不必着忙，贫僧已经送入崔大老爷银库内，安放在三千两俸资桶上，如若不信，可着人速去取来，才知贫僧说话不虚。”众皆谓谎。朗师因又道：“崔大老爷腰间现带锁匙，何不发与近侍，星驰快马至运司库内，将杯取来，方知不假。”

崔公一闻言，即解匙交近侍飞马至运司内，同公子开库，果见金杯放在银桶上，即取回献上。三位老爷大惊敬服，至晚各散。次早崔公即取银三百两，另封贺仪，着人送至法云寺，交与朗师，即刻起身。朗师烦来人携着原银，即到运司署内面会崔公。朗师愁眉指银道：“此银分厘不敢收领。”崔公惊问道：“大师前日再四求为施袄之用，今已照数交来，忽又推辞，本司不解何意。”朗师道：“此银是昨晚某乡绅与某人仇，送银千两，欲诬陷为私囤，苦打成招。其实某乃良善好人，并非私盐囤户，若是贫僧领去此银，不独并无功德，且将来变驴变马变畜生，偿还不了，所以分厘不收。若是三千两桶内动与，贫僧即刻叩领。”崔公听完，腹中惊骇，果是某乡绅送的银千两，丝毫欺瞒不得。崔公随将俸资动三百两，另封程仪，设蔬斋送朗师回去，随将原银千两，交还乡绅，分厘不动，所诬私囤，并不究问。是年冬，有人从淮上来，果有圣僧装绵袄千件，称崔公施济，才知诚实不虚。崔公自会朗师之后，凡事但有贿赂，俱辞不收，亦不听情嘱。在任五年，两淮盐商感激至公，捐造崔公祠在运司前，至今不朽。

还玉佩

从来欲之为害，最足以辱人声名、坏人心术、坑人性命。试看赛西施，貌可闭月羞花，若能贞洁自守，岂不遐迹钦敬？乃一见美少，心爱其人，假同胞以图枕席之欢，赠玉佩以联鱼水之想，全不思袁公之待我何等厚重。一旦挥其财物，弃之如遗，谁知情郎背盟，惨丧官刑，岂非欲之为害乎？袁公以堂堂刺史，不能修身以齐家，惟剥民脂以蓄色，究竟玉人何在？声势已玷，岂非欲之为害乎？更恨甫臣不崇实敦本，丧失良心，致同惨死，予犹谓其死有余辜，又何非欲之为害乎？奈世之碌碌者，尚堕于欲中而莫之省，深可悲叹也夫！

甫臣三虑，却有见识，予特恨其前之失操、后之背盟，尤可恨者，置赛西施于惨死，读之泪下，真狗彘之不如也。此负义之毒更胜于王魁，不必阴报，后亦照样杖毙，岂不大快人心！

绿林中每有仗义疏财者，甫臣之负心丧德，若非有此牵报，其赛西施之惨枉，孰得而超雪哉？予读之大快。袁公用金免盗于死，是亦以义报义，予读之又大快。

笋门不敢行秽，恐旁属耳目也。偏是深闺大厦，恣意宣淫，罔知顾忌，前人以富贵之家多淫嗣，信然矣。然亦每多主人好淫之报也。

富贵人知有妻妒，便不该勉强娶妾，坑害他人儿女。非惟丧德，又自取丑污，看袁公事可省。

府东太平桥有个少年，姓唐名甫臣。这人年方二十岁，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标致胜过美女。因往淮安贺一至亲年节，适值淮府迎春，遂随众立于东门大街，看各官鼓乐旗彩络绎而过，正看之际，忽见一小婢挨至身旁，低声道：“我家主母多拜上相公，奇遇。今晚住此处，有要话面说。”随送上汗巾一方、包裹物件。甫臣将汗巾开看，乃是金扇一柄，小金如意一枝。甫臣又惊又喜，满口应允。至晚仍到原处，果见日间小婢立候，引甫臣入高门，转弯几层，进内室，只见一美貌妇人，艳妆整齐，笑语先施。原来这妇人有名叫做赛西施，十分颜色，只是幼年娇养，伏根。不曾裹脚，却是一双大脚，可云半赛西施。乃袁府二夫人。这袁公先曾做过一任同知，极其贪财，因用多金娶此妇来署，所得多半奉与赛西施，以买其欢心。无奈正夫人甚妒，袁公升任某府，离淮千里，正夫人不容带妾同往，云俟到任后再着人迎接，只留老仆同嫡亲老叔在家同居。这日看春，一见甫臣，如渴得浆，如鱼得水，是以私约佳期，相会时假认为同胞姐弟，寂密来往，十分绸缪。约有两个月余，妇与甫臣计议道：“妾颇有私蓄，今既同心合意，愿罄囊奉赠。郎君须在此立业，或置田房取利，或做本分生涯，以便长久来往。”甫臣满口依从，却心中暗想道：“此妇虽然美貌，但其性甚淫，倘再厚他人，前交自然冷落，此一可虑也；妇足太大，且寿过三十，年纪太长，配不相当，此二可虑也；其夫现任黄堂，倘回来识破机关，身命难保，此三可虑也。不若用甜言骗他多金，具此心思，世世变虫。逃回扬州，自创事业如此坏心，鬼神不容。另娶少女，岂不万妥？”主意定了，外面假说回扬州料理家务，不到月余，即来淮立业。妇人大喜，罄囊捧交，约有四百余金，又将双龙白玉佩一枚，乃祖传希世至宝，交与甫臣，以为联心合璧，千古情痴。因悲泣叮咛道：“见此玉佩，如见妾身，不可遗忘。”两人洒泪哭别。甫臣脱骗多金，即星回扬州。其时武刑厅衙门吏书十分锋利，最有钱赚，因用百多金谋充刑厅吏书，又用百多金另娶十七岁女儿为妻，十分和合，立意便坏。全不思念赛西施的恩

爱，终日在厅署服役，甚是得意。武刑厅看见甫臣少年美貌，极其喜爱，竟成后庭至好。这赛西施盼望半年，杳无音信，只得修书寄至扬州，寻至甫臣家内，甫臣只推并不相认，寄书人回复，赛西施烦恼成病。又过了两月，筹想无法，只得自己改换女服，将袁公衣帽装扮男人，却好脚大，穿履甚便，带一小童，驾船至扬州太平街唐甫臣家内，两个相会。甫臣看见妇人因病黄瘦，不似当日容颜，愈觉不喜，丧心。只推并不相认。这妇人情急争闹，甫臣惟向人众谎说“此妇乃有名娼妓可恨。惯会赖人，自淮来扬，知我诚实，平空措诈，情理难容。”妇人指面大骂：“忘恩负义，鬼神不容。”这妇人不改男妆，竟到刑厅衙门前，意欲遍告此负义脱骗苦情。甫臣知晓，即时诬此妇无端构诈情由，预禀武刑厅。这刑厅上堂，惟以甫臣之言为实，后庭至好。即签拿女扮男人，言听计从。见面不由分说，重责三十板。妇既病后，气恼填胸，又遭重刑，抬出衙门气绝。是日来看审的人，有几千百，义盗在内。厅官吩咐皂头，即时买席卷埋郊外。甫臣见淮妇已死，十分欢喜。毫无人性。过了半年，忽有淮扬道投公文一角，内系大盗劫杀案，内有伙党唐甫臣，现充刑厅吏书，即时锁拿，解道审讯。原来是有淮上大盗，由扬经过，在刑厅前看审，赛西施打死，尽知屈害，切齿痛恨，后因事犯，就在淮道案下，坚扳甫臣窝藏脏物、玉佩等件，是以有此行提。厅官难以徇庇，即日具文起解，另用禀启辩其冤枉。无限情思。不两日，道官审甫臣道：“盗伙或是诬害，但寄有蛟龙玉佩，若是三日内献出来，本道看验，便可以做主超豁了。”甫臣满口承招，因而寄狱，俟取到玉佩另审。甫臣连夜到扬，将玉佩贽淮，当面献上。道官见有玉佩，即大怒道：“如此脏真罪当，还敢强赖！”喝叫皂隶重责三十板，寄狱定罪。抬出衙门，喘急身死。道官就吩咐家丁，即用席卷埋于郊外，照依赛西施一样惨死，丝毫不错。道官又行牌到江都县，又大快。追比家属贼赃四百两，以为赈饥之用。时袁公因贪财削职，回家才知妾私扮男打死，盗义扳报情由。羞愧几死，自取其辱。因用重贿情嘱道官，将此盗免死改流，以报其义。道官探知袁公根源，因受其重贽，玉佩是袁妾故物，遂赠还袁公。可叹甫臣，貌美心坏，遂至惨死，业绝妻嫁，报应令人惊畏。

乩仙偈

念佛贵乎念念无间，纯一不杂，自能作主。譬如狮子哮吼、象王蹴踏，有何妖狐怪兽，能当其声势而不消灭乎？人若不为妄想所迁，则神纯臻化，自然速成三昧矣。我佛设教多方，或小大、始终、渐顿、偏圆之不同，独此念佛，不涉地位，不落阶梯，一超直入如来实相法门，所谓“销我亿劫赖倒想，不历僧祇护法身”也。

禅宗云：“余日学道，如蝼蚁上于高山；念佛往生，如风帆行于顺水。”要知妄想起时，不须别作除灭，但举“阿弥陀佛”一句，尽力挨梭，便是摄心妙法，时节到来，自然忽悟。

昔永明寿禅师初出家，不知从何法修行，因写三阄，一参禅，一念佛，一焚修，乃焚香拜佛祈祷：“弟子愚昧，何门修持？求佛明示。”以三阄入香筒内，三拈三得念佛，因而专心念佛，果成正果。觉道人有鉴于此，所以信之不疑，力行而得大功也。

扬州有一个觉道人，这道人言行敦厚，虽生于尘凡，却时时有出世之志，虽茹荤腥，每月倒有二十余日斋蔬；虽好饮酒，奈酒量甚小，只三四杯便自酣然。有妻有子孙，薄田数亩，耕读营生，治家勤俭，安分乐道。日常专喜念佛，手持数珠，时刻不懈。康熙某年，同两个朋友往苏州有事，顺便到虎丘山游玩。是时夏末秋初，进得山门，至千人石、可中亭、剑池、大殿前后各处玩赏，又到山顶登宝塔，向大湖一望，茫茫白亮，真是奇观。续又到后天门，但见松阴树色，蔽日张空，幽僻至境，有一静室，进内观看，上供吕祖圣像，屋梁正中，钉有铁圈，用线悬挂木笔一枝，乃是木条刻成，不是兔毫制造的。下边方几上列有沙盘一面，傍有老翁蒲团坐功，与之行礼茶毕，因问设此木笔何为？翁曰：“世人但有疑事，只虔诚焚香跪拜，心内默祷，我用符咒代为启请祖师，即降乩亲自判断。”道人听说，甚是惊异，欲试其奇，奈心中并无一事，乃暗想：

“何不念佛请示？”因向翁道：“我是行路人，偶来游山，不曾多带银钱，止有银六分，奉为香资，乞代召请。”于是点烛焚香，翁烧符持咒，道人虔诚叩首，心中默祝：“弟子愚昧，时常喜欢念佛，不知有无功效，特求大仙明白指示。”祷祝完，同去两个朋友，并代请老翁，总不知心中所问何事。少顷一刻，只见悬空木笔不用人扶，果然自己运动，先在沙盘内画个大圈，随即判八句云：

念佛虔诚便是丹，念珠百八转循环。
念成舍利超生死，念结菩提了圣凡。
念意不随流水去，念心常伴白云闲。
念开妙窍通灵慧，念偈今留与汝参。

乱笔写完，末后又写“纯阳子赠与扬州某人佩悟。”但见木笔运转不停，倾刻而就。八句律诗，各以念字起首，语语深通禅理，且竟知道道人姓名心事，尤为神奇，信是真仙幸遇。孰谓释道二教，授各不同也耶？乃敬拜服，叩谢祖师之后，复谢老翁。回至寓所，道人同两友将抄偈细读，共加珍爱，不忍释手。后来回到扬州，愈加信心，昼夜虔诚念佛，为恐世人执着，因撰十条：

何必胡思乱想？只要一心念佛；何必高声朗诵？只要微和念佛；

何必成群做会？只要闭门念佛；何必谈禅说偈？只要老实念佛；

何必奇异神通？只要正信念佛；何必弃业离俗？只要止观念佛；

何必知书识字？只要虔诚念佛；何必许愿祈祷？只要悔过念佛；

何必寺院披剃？只要坐家念佛；何必敲鱼击鼓？只要安静念佛。

又述念佛要法云：“一句弥陀无别念，不须弹指到西方。”

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步龙钟。任你富贵荣华，难免生老病死。

惟有径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真是宗门功券。

不拘大众人等，信持都有奇验。行住坐卧莫罔，直要

不念自念。

若能念念不空，管取念成一片。当念认得念人，弥陀与我同现。

从此永出娑婆，圆成极乐心愿。

觉道人又将“十何必”同“念佛要法”刊成斗方，印刷数十万张，遍于城乡各处送人，普劝念佛。这道人生于万历，经崇祯、顺治、康熙至雍正年，此人已百余岁，尚康健犹壮，不欲人知姓名，真当代之奇人也。

亦佛歌

世人贪恋妻财子禄，不肯舍离，殊不知死期倏忽而至，丝毫难带，岂非痴耶？世人只以岁月尚多，不妨姑待，殊不知死期倏忽而至，懊悔何及？岂非痴耶？渤师大加警醒，许公得以证果，诚有来由也。

出家原为脱离挂碍。予每见有等僧人，贪恋之心仍在，名虽出家，实则与在家之人无异，如此出家，反不如在家而有出家之行者，转为上等。试看古今在家之人，得悟菩提者甚多。如傅大士、庞居士诸公，俱有尘累，于道无碍。但恐满眼邪魔，心不坚定，则事大坏矣。

扬州大东门有个开当铺的许长年，娶妻张氏，生了两子。这张氏治家教子，极有能干。这许长年虽有几万之富，为人最贪最吝，性情却与汪铁菱一样鄙吝，若看着钱财，便如性命一般。每日想道：“我的两个儿子尚小，我年还强健，可以料理支持，须等得儿子长大婚配，便好教他生意坐柜，自己就清闲快活了。”他是个挣家之人，时时照看着，但见戥头上讨得他人厘毫便宜，也是满怀欢喜，凡来求布施抄化的，休想他破例开手。世上也有一般财主，不肯施舍与人，单图自家受用。这许长年连自己用一文钱，也要打几遍草稿，遇着万不得已，破费些银子，就是割他身上肉一般，好不疼痛，整十来夜想起，兀自心痛睡不着。家中日遂三餐，真个是数米而炊，

秤柴而爨。有这刻苦，所以积下家私如水浸黄豆，一日大似一日。正是：生意如春长，财源似水来，不将辛苦意，怎得世间财？

许长年正当五十寿诞，亲友邻里素知他悭吝，大家商议要敛个小小份子与他祝寿，要他设个戏席答礼，他那里肯收？推来推去只是不纳，妻子看见倒不过意，说道：“自己的五十大寿，便受了份子，备筵席能用多少？一来不负了众人庆贺的美意，二来也是做财主家的体面。”许长年道：“贤妻你往日甚能干，今日这几句话却说差了。要知五十岁还不是收份子的时候，众人出份子，名为牵虎上门，是要咬嚼的，有甚么美意？若说财主家体面，做财主的，全是‘体面’二字误了多少事？要体面就去穿好衣、吃好食、扳好亲、结好眷，与众财主争强赌胜，把家私日渐破坏，无益于事。我所以一味务实，这些虚体面让别人去做罢。”因吩咐家人，将大门也关上，但有客来，只回不在家就是上策，省得费茶费水。家里人都依着他把门关闭，一切人祝寿俱回散，独有一和尚辞不去，敲门甚急，自称是天宁寺巨渤和尚特来贺寿，兼有话说。家人没奈何，只得代为传进。那许长年听得，愁眉道：“和尚那有好话说？不是化斋，就是要布施，也只回他出门去了。”岂知这和和尚定然不去，反高声大喊道：“磕睡汉快些出来，我有话面说。”又呵呵大笑。原来这和和尚是天宁寺大师，法号巨渤，是个得道的高僧，日常说道：“凡有灵性，俱是前身有根基，若再兼财富福厚，更为难得。”因来提醒度他。这许长年那里晓得？惟是听见他笑得奇异，只得踱出门来，看见和尚拍手大笑，自己不觉的也大笑。渤师问道：“你笑那个？”许长年道：“我笑的是你。”那渤师道：“我笑的却是你。”因念四句道：“你笑我无，我笑你有。死期到来，大家空手。”念完呵呵的又笑，因向许长年说道：“我可怜你终日磕睡，不曾得醒。我今日来，并不募化你的银钱斋粮。我有正觉佛法传授你，你须要信心领会。”许长年问道：“这正觉佛法有何好处呢？”渤师道：“佛者，觉也。人心有觉即为有佛，能开六度之行门，能越三祇之劫海。普利尘沙，广作福慧，得六种之神通，圆一生之佛果。火镬水河闻之，变作香林饮，铜入铁听，则皆生净土。磕睡汉你省得么？你若省得，就随我去修行，莫再贪恋。”许长年道：“我苦创这家业，也让我安乐受用受用，我也甘心。”渤师又笑道：“你要安乐受用，只怕灾难来，脱离不得。”许长年道：“我只安分守己，灾难何来？”渤师又笑道：“世上事，那里论得？你既不信佛法，俺即去矣。”说完就飘然而去。许长年也不送他，竟回内室。妻子迎着问和尚有何说话，许长年道：“那疯狂僧人睬他怎的？”说犹未了，只见一群乞丐二十多人，蜂拥而来，为首的唤做马六儿，平昔深怪许长年悭吝，不肯打发，今日

闻得他五十寿诞，率领部下乞丐，与他上寿讨酒食赏赐，看见闭门不开，齐来踢开门，拥入庭堂，只将许长年围住，不容转动。众乞丐叫的叫，嚷的嚷，跳的跳，唱的唱，闹得七横八竖。马六儿高喊道：“今日是寿星下降，大开金手，将几串钱赏赐众孩儿们，保佑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许长年欲要脱身，被马六儿扯定左边袖子，说道：“你快拿出几串钱来，放你进去。”许长年当下大怒，骂一声“狗花子”，把右手一拳打去，正中太阳穴。六儿负痛放手，望后便倒。众乞丐喊道：“打死人也！”嚷做一堆。许长年恨道：“今日不是大晦气，适才疯和尚搅了一场，又被这伙狗花子上门罗唆，兀的不气杀我也！”众乞丐喊道：“人都打死了，还说甚么罗唆！”许长年上前看马六儿，果然口内无气，身已冷了。只见众街邻乡保，俱恼他鄙畜，巴不得有事，同众乞丐喊叫，这几个叫报官府，那几个叫锁凶手，这几个叫买棺材衣服，那几个叫先打抢他家财物东西，哄闹不止。吓得许长年魂不附体，如痴如呆，走投无路。只见天宁寺渤大师又踱进来，呵呵笑道：“磕睡汉你只说无灾无难，若再少停一时，搭尸篷，买棺材，县官相验，作作索借，差皂人等个个要钱，受刑送牢，问罪抵偿，俱是难免，不怕你不费钱财。”许长年呆了半晌，总不说话。渤师又笑道：“你若是拜我为师，随我出家修行，我有法可以解救。”许长年听见，即跪倒在地，叩了许多头，哀求道：“倘老师若能解救这灾难，弟子情愿跟师出家。”渤师又笑道：“只恐怕事过退悔。”许长年忙说道：“断不敢虚言。”渤师见众聚吵闹，挤入尸旁，向众说道：“这尸倘如救得活，诸位可是枉费精神，多说多闹。”众人大嚷道：“好痴和尚，人死了半日，如何得活？”渤师也不分辩，只将手中的拂尘向尸上几拂，口中说道：“马六儿，还不速醒，更待何时？”只见死尸伸了一口气，即坐起来。众人大惊，乡保喊：“快取大钱三四串来，赏众丐散去吃酒！”许长年道：“既不打死他的人，何用多费？”就吩咐只把五百文钱赏他。众丐不肯收，又添五百文，才哄然散去。邻里人等一面惊异，也都散去。这渤师道：“事已完毕，你须拜我为师，速跟我天宁寺禅堂里参悟去。”许长年果然请了香烛，安了座位，请渤师上坐，拜了四拜，留在花园内设蔬斋供养，求传佛法，渤师道：“我这佛法最简最易，只要信心明觉，一指即会，一会即成。我中峰先师传授大清顺治皇帝的歌诀，拣紧要的传与你，切记！”歌云：

三界尘劳如海阔，无古无今闹聒聒。
尽向自己一念生，一念不生都解脱。
既由自己有何难？做佛无劳一指弹。

此念即今抛不落，永劫钻头入闹篮。
 有何难？有何易？只贵男儿有真志。
 志真道力自坚强，力强进道如游戏。
 亦无钝，亦无利，剔却眉毛休磕睡。
 不破疑团誓不休，寒暄寝食从教废。
 行也做，坐也做，尺寸光阴休放过。
 心存少见失真诚，意涉多缘成怠惰。

渤师道：“此歌最切实，亦如我佛面传，不可轻视。”许长年跪拜受教。又过了两日，许长年料理财产，诸事贪恋不舍，因又哀求渤师道：“弟子今年五十岁，待过了六十岁，那时见大事完，一心一意的修行也不为迟。”渤师大笑道：“光阴迅速，人命呼吸，那里等待你事完？若要事完，虽过千百岁也不得了结。我多方指教，奈你这磕睡汉不得醒悟，如之奈何？我也回寺里去了。”说完即行，挽留不住。许长年送别回家，过了月余，忽得寒症，浑身火炭，服药不效，病中这件舍不得，那件丢不开，心如刀割，渐渐待毙，吩咐家人飞往天宁寺，就请渤师来永别，及至师到，他已经气断身冷多时，家中大小痛哭不已。渤师竟到床前亲看，叹了几声，道：“早不听我好话，以致如此。”即忙用手中拂尘向他尸上指了几指，叫道：“徒弟，你还不速醒，更待何时？”只见许长年转身起来，竟下床叩谢道：“弟子此番回生，再不磕睡，认真参悟正觉佛法了。”渤师因教训道：“你在家出家，俱不碍事。凡有一切尘欲，念起便想，譬如我身已死，还来管罢？只专心在‘坚持正觉’四个字用功，自然大有效应。”许长年拜教，送回渤师，即在后园中另隔净室一间，只令小童捧接饭食，家中一切大小事，俱交与两儿同妻料理，丝毫不管，亦不许向说，或时自己起念，即依师训，譬如已死，只坚持正觉。寿至一百一十三岁，预于三日前吩咐家人，俱各念佛，不许哭泣。至日端坐合掌而逝，里郡咸为证果矣。

枉贪赃

官若贪赃，自必坏法徇私，纵恶屠善，此等资财，欲自受享，欲遗子孙。予恐上天难容，利未沾而害已随，观剥皮之事，即现在之前车也。

上司受下司之馈送，以为无碍当收，殊不知属官，谁肯动解己囊？不过仍剥民之膏脂以进献。是明教属官贪污害人，虽欲下司之清正，何可得哉？观某院之取县馈，即现在之前车也。

官之贪赃，不得安享，反致害灭。盗之劫财，不得安享，反致斩首。层层果报，闻之凜然。

此事不列贪官姓名，因彼现有亲族，不欲扬人之短，观者勿疑予造言非实也。

顺治年间，江都县有一县官，年老已过六十，履历止开五十一岁，白须用药染黑。这县官并不顾声名，又不望高升，一心专要多赚银子，回家养老贻后，所以每事不论大小，不问有理无理，若银子到手，无理也是有理，没银子送来，有理也是无理，板子夹棍，都是他赚钱的家伙，真个连地皮都剥去了。因他又贪又酷，合县的百姓，都恨不得活剥了他的皮，所以起他一个浑名，叫做“现剥皮”。每日县前人遇着问道：“剥皮可曾发梆？剥皮可曾坐堂？剥皮可曾出门？剥皮可曾回衙？”如此不到半年，丧心的银子积有七八千两，也不知冤屈了多少事，也不知坑陷了多少人，真是怨声遍地。忽一日，内衙拆公文，拆出一封抚院到县官的密札，县官急忙拆开一看，上写着：

本都院查该县到任方始半年，物议沸腾，民心丛怨，偏听左右，则滥击无辜；权归胥役，则事多寝搁。贿赂公行，官箴大坏，昏庸如此，万民汤火。应即参拿，姑宽谕饬。该县自今日为始，即速洗刷肺肠，痛改前非，若或仍前迷混，虽欲归老首丘，岂可得乎？勿谓本院言之不预也。慎之毋忽！

县官看完，大惊无措，随即唤儿子商议道：“上宪如此严切，我当设凑银子，藉以目下四月，时届奏销，亲往苏州，呈送院台，

求他护庇，倘收了我的财物，便放心了，不然，恐县官难保。”主意定了，便带银二千余两，到了院前，投手本候见，三日俱不传会。这剥皮心慌，又另备了厚礼，谒送吴县与抚院最厚的某乡宦，将银转送。先送一千两，加至三千两才允，带去的银子不够，又重利在苏借凑送缴，方才收下，方才传县官面会。抚院吩咐道：“该县回去，大要改过自新银子说话，本院另眼青目。”剥皮连声应诺，辞回寓，方才欢喜放心。正办着往某乡宦家谢劳，并往院前禀辞回县，忽见自己两个家人自扬州连夜赶到，急报道：“大事不好了，自老爷公出往苏，第二夜更深时，忽有一乘大轿，四人抬着，跟随六个大汉，都是广纱袍套，装束整齐，口称自北京来的某部某大老爷面会。彼时回答：‘老爷往苏公干。’彼即急说道：‘知县既然公出，这是紧急的事，就请公子面说。’公子听见，即走出内厅，迎接这大轿抬进宅门。有二官走出轿来，拉紧公子，那六个大汉连轿夫共十人，各俱拔出利刀，放在相公喉下，道：‘我们好汉，久知你父贪得银多，快快拿出买命银子来，饶你性命，少迟一刻，即送残生。’大相公吓得魂飞体颤，直说道：‘只有正项官银六千余两，现在内署某处。’来汉手拉紧不放，道：‘无论官银私银，快着人抬出来！’大相公要活命，只得急唤取出，逐封尽数都装入来的大轿内，仍着原抬的四人抬着，跟的六个大汉同坐轿的大汉，拉住大相公手臂送出县，又要令箭一枝，说有急事叫开城门，押着大相公，抬上船行二里远，才放回衙。如今只求老爷火速回去，商议缉拿。”剥皮听完，将脚连跳上几跳，即刻鲜血满口喷出，晕倒在地，因年纪衰老，听报此事，怎不伤心痛切？连忙医救，不醒人事，汤水不下，未到半日，死于旅邸。连忙呈报吴县申院委员署印。家人不曾带得多银，因天气炎暑，急买平常薄棺收殓停寓。众役听见本官已死，都各星散回县。府尊闻知，星即传齐内丁各皂快，齐往县署，先将公子家属锁拿送狱，又差多人亲往署内，搜查衣服物件俱入账内，一面查盘仓库，已经侵空八千余两，仓谷二千余石。府尊着慌，随即通详上司，具题究追。行下文来，着将公子家属严比还项。起先拆揭完缴未几，毫无完纳。怨恨的多禀，后县官竟逐限比较，打了许多板，坐了半年牢狱。公子无处拆变，思想抚院曾白得了几千两，因着人往苏告助。回报抚院因贪赃，科道参拿赴京治罪。公子忧哭不已，府县追比无出，因他是绍兴人，请详发原籍，查追锁押。公子家人，起解路过丹徒县，正值冬前决人，这公子挤看，斩的一起大盗，正是当日劫县的十个人。原来劫去的银，被捕役路上拿获，审实拟斩监候处决，赃银入库充饷。公子恐怕累害，不敢出认。行到本处，又送狱比追，公子羞见江东父老，忧郁死于狱底。只看贫官自己如此惨死，后代又如此惨死，可不戒哉！

空为恶

访拿一事，其中敝窦多端，虽久已革除，后之为官者，如果真光棍大恶人，方可施行，切不可轻信虚言，以致良善倾家丧命，此德无量。

余人兼具文武全才，若是心存仁厚，早已受享荣贵，可惜流入毒恶，致令惨死绝嗣，空积有多金，皆代他人作嫁衣，有何益乎？

扬州北门内有一少壮人，生得身体敦厚，因姓余，知他生性最毒，世人都呼为“土灰蛇”，言其咬着人则毒恶难救也。他却有聪明，极肯读书，文章倚马千言可待，但最喜刀笔词讼，又专喜嘲笑人，凡见人有些许毛病，如面麻、眼斜、头歪等类，诗词立就，远近诵传。年已三十多岁，不能进学，或皆为此。他有大气力，又能弓马刀枪拳棒，就改文习武，考过几年，又不能做武生，因而生事打仗，挥拳凶恶，乡里侧目。后来同运司前专工刀笔的人相交最厚，谋入按院衙门，充当承差。彼时买访拿访，最为大弊，但有钱的人，若不殷勤馈送他，即平空陷害，致令破家丧命，灰蛇因有此大权，所以诈得钱多，妻虽淫妒，却生二子一女，衣食富余，安稳度活。一日，吩咐妻子道：“我今日在书房中写要紧文稿，就在书房内安宿，一切客来，都回不在家。”妻虽应诺，心中暗想：“闻此人在外嫖几个好妓，莫不是今夜瞒着我，又接妓在书房内欢乐？”因于更深时，唤婢取梯，放书房墙外，自爬梯上，望夫动静。只见爬到墙顶，大惊跌下，口喘气急，家人细问，方说亲眼望见丈夫在灯下不知写甚的文章，却只有身子，竟没头脸，岂不怕煞？未过三日，即害对口毒疮，医药不效，头发脱落，入棺时，竟是身首离开，血脓满地。所有二子，一子淹死邵伯湖内，尸葬鱼腹。一子死于泰兴县路上，无棺土埋。妻女俱随奸夫拐逃，家财亲族瓜分。灰蛇一生为恶，如此结局，天之果报，何曾疏漏？可不骇然？

官业债

圣人治世，不得已而设刑，原为惩大奸害民，以安良善，非所以供官之喜怒逞威以自快者。每见官长坐于法堂之上，用刑惨刻，虽施当其罪，犹不能无伤于天地之和，况以贪酷为心，或问事未实，或受人贿嘱，即错乱加刑，甚至拶夹问罪，枉屈愚懦，其还报自必昭彰。观姚国师之事，甚可凜也。

州县前有等无籍穷民，专代人比较。或替人回官，明知遭刑，挺身苦捱，这样人扬俗名为“溜儿”。今日得钱，捱打几十，调养股腿，尚未全好，明日又去捱打，可怜叫疼叫痛，不知领打了几千几百。同是父母生成，皮肉一般疼痛，为何如此？总因前世做官粗率错打，所以今世业债，必然还报。试看姚国师，修至祖位，亦难逃避，可不畏哉！

永乐皇帝拜姚广孝为国师。这姚广孝法名道衍，自幼削发为僧，到二十余岁，就自己发愤，上紧参悟，因而通慧，凡过去未来、前世后世，俱能知晓。辅佐皇上，战争开创，大有功勋，及至天下平定，皇上重加恩宠，他仍做和尚，不肯留发还俗，终日光着头，穿着袈裟，出入八轿，人都知道皇上尚且礼拜，其满朝文武各官，那一个不恭敬跪拜？从古至今，都未见和尚如此荣贵者。他是苏州人，一日启奏皇上，要告假回苏祭祖，皇上准假，又与丹诏敕书，令其事毕速回。自出京城，一路来奉着圣旨，座船鼓乐，上至督抚，下至承典，无不远接。他路上有兴，即唤一二官谒见面谕，爱养百姓，清廉慎刑。若是没兴，只坐船内参禅念佛，沿路旌旗锦采，执事夫马填满道涂，好不热闹。及离苏州约十里多远，吩咐住船，国师于黑早穿了破衲芒鞋，密传中军官进内舱低说：“本师要私行观看阊门外旧日的风景，这苏州城内，备齐察院候本师驻劄，凡有文武各官接到船上的，只将手本收下，谕令都在察院候见。”说完预知遂瞒着人众，独自上岸是还债往城步踱，那常随的员役却远半里跟着。行至阊门外，只见人烟骤集，甚是繁华。路上遇见许多大小官员，俱是迎接国师的。这国

师亦躲在人丛，忽遇一绅员，两个皂隶喝道奔来，也是跟随各官迎接国师的。这国师偶从人丛中伸头看望，只见那马上坐的绅官，一见国师，便怒气满面喝叫：“这野僧侧目视我，但本厅虽是微员，亦系朝廷设立，岂容轻藐？甚是可恼！”忙叫皂隶将国师拉倒，剥去衣服，重责二十板，责完放起。只见远跟的员役喊道：“这是当今皇上拜的国师，犯了何罪，如此杖责？”一齐拥上，将这马上坐的微官用绳捆绑，一面扶起国师，坐轿进院。随后院司各官闻知，大惊失措，各具手本，但请国师将这细官任性诛戮，免赐奏闻，宽某等矢察之罪，便是大恩。原来这细官乃是吴县县丞，姓曹名恭相。他知责了国师，吓得魂不附体，曹县丞也道性命只在倾刻，战战兢兢随着解差膝行到案下，叩头请死。国师吩咐着大小各官上堂，有话面谕，说道：“凡为官治理民事，朝廷设立刑法，不是供汝等喜怒的，亦不是济汝等贪私的，审事略有疑惑，切莫轻自动刑，不要说是大刑大罪即杖责。若是错误，来世俱要一板还一板，并不疏漏。本师只因前世曾在扬州做官，这曹县丞前世是扬州人，有事到案，因不曾细问事情真确，又因他答话粗直，本师一时性起，就将他错打了二十板，今世应该偿还，所以特特远来领受这苦楚，销结因果。本师出京时，即写有四句偈。”一面说，一面从袖内取出，谕令各官共看：“奏准丹诏敕南旋，袈裟犹带御炉烟。特来相会曹公相，二十官刑了宿愆”愆音牵，罪也，过失也。各官看完，因吩咐各要醒悟。将曹县丞放绑逐出，又吩咐侍者浇汤，进内沐浴完，穿着袈裟，端坐椅上，闭目而逝。各官无不惊异，续后督抚奏闻，不说责辱一事，只说自己回首。钦赐御葬，至今传为奇闻。

锦堂春

富贵贫贱，皆是一定，如蔡文英，本是寒士，江纳以眼前境界，妄欲悔亲，岂知未久而即荣贵乎？予友史晋臣题堂扁曰：“那里论得”，诚格言也。

一饮一啄，尚有数定，何况夫妻之配合乎？婚已聘定，即境异当安，若妄想悔改，皆痴迷之至也。

昔年扬州有个江纳，原系三考出身，选得某县丞，因本县缺员，

他谋署县印，甚是贪脏，上司因此逐回乡。止生一女，欲将宦贵择一佳婿，倚靠终老，奈曾定于蔡文英为妻。这蔡文英虽然读书进学，家甚贫寒。江纳外装体面，便目之为路人，常怀离婚之念，所虑女婿是个生员，没人弹压得他，蔡家也不来说亲，江家也并不提起。一日，与本地一个乡宦商议此事，这乡宦姓曹名金，颇有声势，人都怕他。他见江纳欲要离婚，便说道：“这事何难？我与兄力为，须招他来，我自有话与他说，怕他不从？”江纳欢喜道：“此事得成，学生自当重谢。”就下了眷弟名帖，期次日会饮。蔡文英看称呼虽异，亦要去看他怎生发付，到这日就是布衣便服，辞了母亲，竟来赴酌。进了江门，只见座中先有一客，行礼之后，问及姓氏，方知是曹老先生。蔡文英要把椅移下些，不敢对坐，曹乡宦那里肯？正在那边推让，只见江纳故意慢慢的摇将出来，蔡文英就与江纳见了礼，茶也不曾吃。江纳道：“我们不要闲坐，就饮酒罢。”曹宦道：“但凭主人之意，无有不可。”江纳便把盏，要定曹宦坐第一位。曹宦道：“今日之酒，专为蔡先生而设，学生不过奉陪，怎么好僭？”蔡文英听见这话，便暗想：“我说他今日请我有甚好意，他特地请那曹老要来弹压着我，就中便好说话，那江纳不来定我首坐便罢，若来定我首坐，我竟坐了，与他个没体面去。”有主意江纳此举，只为离婚，况且原与曹宦商量过的，见曹宦不肯上坐，道里边有甚九里山计埋伏在内。江纳走过来，一力定要蔡文英坐，蔡文英初时也逊与曹宦，因有奉陪的话，此番并不推却，俨然竟上坐了。大凡不修名节的人，日日在没廉耻里住的，那里来顾？蔡文英这一坐，就是轻薄曹宦了。但只要蔡文英依允，便为得计心在孔方纱帽不大，明知轻薄也死心受了。座中止有三桌，一桌是蔡文英上座，一桌是曹宦奉陪下座，一桌是江纳旁座。蔡文英见有酒送来就吃，有问就答，欢呼畅饮，毫不知有先达在坐。直到酒阑，立起身的时候，只见那曹宦走上前，与蔡文英说道：“学生久仰长兄，今日才会，恨相见之晚。今日得奉陪尊兄这半日，足见高怀，不消说起是个聪慧过人的了。学生有句话动问，可知江翁今日此酒，为何而设？”蔡文英带笑说道：“我晚生是极愚蠢的，老先生休得过誉，但是今日之酌，晚生虽不晓事，或者可以意想得到。”曹宦携着蔡文英之手，满面堆着笑容道：“我说兄长是个伶俐人，毕竟是晓得的，但兄长且说出来，若与江翁之意一些也不差，一发敬服了。”蔡文英带着冷笑道：“毕竟是亲事上边有甚说话了。”曹宦点点头道：“长兄所见极到。学生又请问长兄，令先尊过聘之日，用几多财礼？”蔡文英道：“实不瞒曹老先生说，闻得先父在日，曾说当初原是江翁要来攀先父，此时江翁在京，要图一个好缺，少欠使用，着人与先父说过，

钗镯缎之类，一应折银，先父就依来人说话。过聘之日，只用银一百两，此外并无所费。”曹宦道：“尊兄未到之前，江翁也说有百两之数，足见至公，一毫也没甚相欺了。江翁见长兄目下窘乏，意欲将日前尊公之聘礼送还。一来尊兄有了这些银子，经营经营可以度日；二来明日尊兄高掇之后，怕没有好亲事？要江翁这样的，恐怕还多呢。”才说完话，也不待蔡文英答应，就叫手下人取笔砚过来。只见豪奴十余人，突然而入，拿纸的拿纸，拿笔的拿笔，磨墨的磨墨，虽显无相抗之情，却隐有虎豹之势。蔡文英看了这光景，便鼓掌大笑，伸手抒毫，写了一纸退契，又在自己名下着了花押。蔡文英道：“今要烦曹老先生做个见人，倘或晚生一日侥幸，岂可令世人疑晚生弃妻短行的事？”曹宦一心要图江老之谢，况且事做到八九分了，岂可为这花字不写，便丢个空？曹宦也提起笔来着了花押，把银子兑足。要交割的时候，蔡文英失声道：“哎呀！这银子且慢与我着！”曹宦与江老道：“却还有甚话？”蔡文英道：“我还有老母在家，必须与老母讲明，须她也用一个花字便好。”又转口道：“这也但凭江翁之意。”江翁只要做事十分全美，便道：“我倒忘了令堂，这个花字，是决要的。”曹宦道：“这个不难，把银子且支付我家人拿了，就随了蔡兄去讨了蔡孺人的花押，把银子兑换了这张退契回来，岂不甚好？”江老连声道是。蔡文英欣然别曹宦，曹宦就叫四个管家跟了蔡文英去。蔡文英一到家里，对管家道：“我老安人性子却甚不好说话，待我拿这纸退契进去，与他说个停当，讨了花押出来，那时自当奉谢。诸位且宽心坐坐。”安放了曹家人，一边自走进去对母亲说，江老假意将酒款待，藉曹宦势威逼退婚事说了一遍，母便咬牙切齿，千禽兽万禽兽骂将起来。蔡文英慌忙道：“母亲慢声，曹家人在外边，且不要惊动他们。我如今开了后门，就将这纸退契去喊府尊。”一气跑到府前，却好府官晚堂未退。蔡文英将此事始末禀了，现有曹宦家人在主员家里持银守候。这府官姓高，是个一清如水尽心爱民的，听见此事，差人即刻唤到曹家人，问道：“江纳要蔡秀才退婚，这事可是真的么？”曹家人都说是真的。又问道：“如今江纳要还蔡秀才的聘礼，现在何处？”曹家人一时瞒不过，只得取出来道：“现在这里。”又问道：“今日你家老爷也是目击这事的么？”曹家人说：“今日是江纳请家爷吃酒，看见是看见的，其中退婚因由，恐怕也不知道。”高府尊就笑道：“本府晓得你家老爷是有道气的，怎么得知这事？”就叫库吏吩咐，将这一百两银子且上了库，一面发签拿江纳明日候审，蔡秀才召保，曹家人发放回去，就退了堂。那些差人晓得江纳是个佛主，怎肯放手？连夜伙去吵闹，这也不题。明日高府尊早堂事毕，见农民跪上来禀道：

“曹爷有书拜上。”高府尊问道：“那个曹爷？”农民又禀道：“本城乡宦讳金，曾做过科官的。”高府尊道：“取来看。”中间不过是要周旋江纳体面，退婚实出蔡秀才本心等语，看完了，就叫柬房发一回帖，便问堂吏道：“那江纳可曾拿到么？”只见差人跪上去禀道：“已拿到了。”府尊道：“既是拿到，怎么不就带上来？要本府问起，才来答应，你这奴才，情弊显然了。”就在签筒里起三枝出来，将差人打十五板。要知道这十五板，是曹宦这封书上来的。先与江纳一个歹信，凡为官的，做事理上行走，在宦途还有人敬他，若似这般歪缠，那正气官自然与个没趣，即或情面难却，做事决不燥辣。江纳看见差人先打了板子，万丈豪气已减去大半。府尊就问江纳道：“你因甚缘故就要蔡秀才退婚？”江纳道：“爷爷，小官江纳怎敢行此违法之事？但是蔡文英好赌好嫖，不肯习上，他家道日贫，屡次央人来索还原聘，情愿退婚。江纳见他苦苦追求，万不得已应允。昨日蔡秀才又要在聘礼之外加倍取索，江纳执意不从，他就来诬告状，乞青天爷爷鉴察。”府尊道：“我昨日看见那蔡秀才，全不像个好赌好嫖不肯习上的，恐怕还是你嫌他贫么？”江纳满口赖道：“实是蔡秀才自要退婚，况且江纳薄薄有几分体面，蔡秀才不曾死，女儿又要受一家聘，也是极没奈何的事，望老爷详察。”府尊道：“据你口词，是极要成就蔡秀才，倒是蔡秀才有负于你。他今不愿退婚，你正好成就他了。”江纳道：“如今既是他不仁，我也不义，江纳也不愿与他结亲了。”府尊笑道：“据你说，如今又不要成就他了。也罢，如今本府与你处一处，毕竟要蔡秀才心悦诚服才好，不然本府这里依你断了，他又到上司那边去告，终是不了的事。本府处断，当初蔡秀才百金为聘，你如今要与他开支，直须千金才好。”江纳连忙叩头道：“尽江纳的家私，也没有千金，那里设处得出？求老爷开恩。”府尊道：“你既是这般苦求，本府与你两言而决，你若不要退婚，蔡秀才一厘要你不得。你若立意要退婚，限三日内再将七百余金上库，凑成八百，教蔡秀才领了这些银子，本府就与你立一宗案，可令蔡秀才没齿无怨了。”江纳却全没有要蔡秀才完姻之意，只要求八百金之数，再减下些便好。府尊看了这光景，藉势威逼，不问可知。江纳便磕穿了头，告破了口，再不睬了。提起朱笔，批在签上，着原差限三日内带来回复，如迟重究。江纳回来，只得又与曹宦商议，出五百金完交。到第三日，一面进曹宦的书，一面将五百金上库。午堂，差人又带江纳上去，府尊问差人道：“江纳完多少银子了？”差人道：“已上过六百了。”江纳又跪上去苦苦的求道：“江纳尽力措置，才得这些银子，此外一厘也不能再多了，叩求老爷开恩。”府尊道：“这二百银子，也不要你上库了，你到曹乡绅家讨

一帖来就怨你罢。”差人又押江纳到曹宦家来讨帖，曹宦晓得这风声，就不相见，说有事往乡里去了，有话且留在这里罢。江纳一向结交曹宦，今略有事，就不肯相见，却是为何？若是江纳拿了这二百两去，那曹宦自然相见了，空着手去说话，怎肯相见？江纳会意，只得回家来凑了一百现银，写了一百欠帖教人送与曹宦。曹宦那个帖，就是张天师发的符，也不得这样快到府里了。当日，蔡文英、江纳一齐当面，府尊就叫库吏取出那六百两银子交与蔡秀才。蔡文英看也不看，那里肯收？府尊看在肚里，悉见江纳之诬了，因失声道：“我倒忘了。”对着江纳道：“你女儿年纪既已长大，定是知事的了？本府也要问他肯改嫁不肯改嫁。”就发签立刻要江纳的女儿来审，不多时，女儿唤到。府尊叫江纳上来道：“你女婿有了六白金，也不为贫儒了。我今日就与蔡秀才主婚，两家当从此和好，不可再有说话。叙清若不看曹乡宦的情面，本府还该问你大罪。”一面吩咐预先唤的花红鼓乐，一乘轿一匹马，着令大吹大打迎出府门，又叫一员吏将江纳完的六百两银子送到蔡家，看他成亲回话。惊动满城的百姓，拥挤围看，没有一个不感府尊之德，没有一个不骂江纳之坏，那江纳羞得抱头鼠窜而归。这蔡文英有了膏火之助，并无薪米之忧，即便专心读书，联科及第，不过几年，选了崇阳县知县，又生了公子，同着老母妻子上任，好不荣耀。他做官极其廉明正直，兴利除害，凡有势宦情面，一毫不听。百姓们遍地称功颂德，又差人接了江纳到任上来，另与公子并教公子的西席俱在书房内安养，甚是恭敬，将从前的事毫不提起，倒是江纳每常自觉羞愧。一日，蔡文英到书房里谈话，江纳拉到一小亭子上，背着西席恼愧道：“当日的事，都是曹宦做起，后来府尊要他帖子，才减二百两，他就躲了不面，措去我一百两现银，又写一百两欠帖，才肯发帖。后来晓得府尊另断成婚，自己不过意，着人将欠帖送还与我。但曹宦在地方上，凡有事不论有理无理，只得了银，便以势力压做，不知屈陷了多少事。有一日，忽然半夜里失了火，房屋家产尽成灰炭，父子家人共烧死九口，竟至阖门灭绝，你可不快心？可不害怕？当初他若肯好言劝止，或者不有其事也不可知。我如今想起来，恨他不过。”蔡文英笑道：“岳父恨他，在小婿反欢喜他。当初若无此事，小婿江宁科举，北京会试，一切费用，那有这许多银子应付？即或向岳父挪借，也只好些微，决不有六百两助我，可是感激他不了？”翁婿大笑。一日，时值立春，天气晴和，内堂设宴，铺毡结彩，锦帐围列，老母夫妻公子团聚欢饮。蔡文英道：“今日在这锦绣堂中，阖家受享荣华，皆是高府尊成全，不可不知感图报。”其时高府尊已年老告致，因备了许多厚礼，差人赍书遥拜，门生往来不绝，竟成世交矣。

牛丞相

雷者，因阳气被阴气包裹不得出，猛然劈出所以成声，原有天神主之。人有乖戾之气，上与相合则击之。要知良善之人，从未有遭雷击也。

牛耕马馱，辛苦万千；猪羊充食，千刀万剐，是皆恶报偿还，前因后果，必然之理也。

人心行好，狗可变做状元；人心行坏，丞相可变做牛。好坏都是自作自受，冥王何预焉？

明朝有个状元罗伦，他是江西吉水县人，极有胆气，凡见事有不当者，即敢言直谏，朝廷因他忤旨，谪他到福建市船。未几奉旨复官，他辞疾不赴。这罗状元是个理学大儒，腹中博通古今，天下的事物，那件不知？那件不晓？一日，由扬州经过，行到湾头东乡地方，忽然阴云四合，大雨倾盆。罗状元奔到村馆中避雨，只见雷电交加，霹雳一声，将耕牛一只击死田内。少刻云散雨止，远近的人都拥挤来看。罗状元亦随众往看，只见牛身被雷斧破开，血流倒地，因而心中不忿，大喊道：“牛是诸畜生内最有功于人的，每日耕田耙地，千辛万苦，到后来皮肉筋骨都供人用，最为可怜，有何罪过？此时朝中有许多大奸大恶，天雷不击，何以击此最苦之牛？”就借避雨村馆中笔砚，在于牛身上大大的字写二句云：“不去朝中击奸相，反来田内打耕牛。”同看的都欢喜说道：“这才批得真正有理。”众人正在称赞之时，忽见天上乌云一块，疾来如飞，罩聚牛身，复又一雷，看的众人都惊跌在地，少刻爬将起来，同罗状元再去一看，那牛身上二句之下，竟是雷神用朱笔另写二句云：“他是唐朝李林甫，十世为牛九世娼。”罗状元同众人看罢，方才知这牛是奸相变的。他受尽万千苦楚，再加雷斧而死，以报宿世之恶也。唐朝至今，尚未报完，惊叹不已。这罗状元因此明白，回到吉水本乡，闭户另著明理书传世。可见恶人果报填还，应在屡世不止也。

狗状元

佛法广大，不论四生六道，但有觉悟，自然证果。可惜此狗修入洪福，贪迷荣贵，幸而不幸也。

极细如蝼蚁虻虱，皆具佛性，一得觉悟，俱可成道，况狗兽之大乎？独叹人为万物之灵，百般呼唤，痴迷不醒，深可惜也。

一踢尚还五板，若杀彼生命供我肥甘，如何还报得了？可不害怕？

予于状元，不说姓名，恐卑污于人也。阅者相谅，勿谓无稽虚语。

扬州小东门内有个韦明玉，三十多岁，因往镇江游甘露寺，就在寺内削发为僧。方丈中彻大师，是个参悟得道的高僧，每常说教，直捷指点，座下拱听甚多。方丈内养有一狗，但遇大师说法，即伏傍侧耳细听，或说世情闲话，狗即外出。一日明玉腹饥，先取一饼在东廊下倚柱咬吃，这方丈狗来眺望，如有求食之意。明玉性起，怒踢一脚，其狗负痛，就地急滚。明玉懊悔，自思饼又不曾与食，何苦踢此一脚令他痛滚？心中不忍，因将吃不完的半个饼丢地与狗咬吃。过了三日，狗死。报知大师，令埋于后园。过了一十八年，忽报本地新科状元到寺内进香，兼看江景。大师即忙传众僧远远迎接，只见许多旗伞、执事、皂隶、夫马，好不荣耀。状元在山门外下马步行，甚是幼小，美貌端庄，上殿焚香拜佛完，到方丈谒见彻大师，留茶谈话，甚是谦和恭敬。揖别而出，又往两廊闲步，忽见明玉倚柱背脸，状元看见大怒，呼来跪下说道：“我来寺里进香，又不曾滋扰汝等，如何没眼看我？好生可恶！”喝叫左右拖在廊下，责了五板逐出，然后往山顶后边观看江景才回去。众僧送山下辞归，都来看明玉。这明玉苦眉道：“我并不曾说话冲撞，又不曾行止犯法，无辜遭此官棒，其实不服。”恼恨不已。正在苦楚之时，忽又见戴红高帽的两个夜不收，将明玉和尚拉着往外飞走，口中喊道：“状元叫你去，立等说话。”明玉惊怕，暗想道：“莫不是方才打得

不好，又要重打不成？”没奈何，只得随去。慌得寺内众和尚齐进方丈，公禀彻天师，要往状元府前焚香跪门。彻大师吩咐道：“汝等不必前去，此番必不难为他。我于状元未来时，已先有二句粘在壁上。”呼侍者取来与众共看，上写云：“一脚还五板，半饼供三年。”

众僧看完惊异，方知这状元前生是本寺狗变的。随着人探听，果然唤到时，状元看着明玉道：“方才一时怒气，责汝五板，仔细想起，甚不过意。但你在寺众清苦，竟在我府中另扫一间静室，每日蔬菜茶饭供养你修行，岂不自在？”明和尚喜出望外，感谢不已，竟依住下。光阴瞬息已将三年，明和尚忽而去世，状元吩咐造龛送化而终。可见世人一举一动，都有前因，凡事岂可不慎耶？

说蜚螂

神鬼仙佛，或现或隐，遍满世界，奈人之肉眼凡胎，何能知识？可见一切欺心坏事，虽于无人处为之，在神明已洞若观火。所谓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者，丝毫不错。

人只要心存正念，虽形迹垢污，亦不妨碍。若徒饰精洁于外，机甚左矣。

康熙初年，扬州有一人姓陈名友德，年四十余岁，性最爱洁，每喜穿玉色极细布袍，石青缎套，常坐船至江西湖广卖盐。一日，行至湖广岳州府，顺路闲往岳阳楼游玩，但见楼虽倾坏，其江山景致甚佳。正在玩赏时，见一寒士，身穿破衣，尘灰垢泥，来向友德拱手道：“台兄想是闻岳阳楼的景致来玩的，但此楼胜处全在衔山吞江，气象万千，真天下之奇观。”友德是个爱洁的人，见其人邈邈，因而不礼貌，亦不应答。那寒士忽倚着楼上栏杆，来携友德的手，指点山水之妙，忽有蜚螂虫迎面飞来，友德以手挥落楼檐。那寒士看见说道：“这蜚螂虫俗名推屎郎，虽是秽污推粪之虫，但其志在于转丸脱化。鸣蝉栖于树杪，餐风吸露，类如飞腾，乃最有能干之物，未可轻忽也。”友德口虽微应，亦不答话，少刻下楼别去。后十年，友德一日进扬州城南门，由大街出小东门有事。正行路时，忽然见三个人将友德周身一看，慌忙齐说道：“兄可姓陈名唤友德

么？”友德惊异问道：“小弟是便是的，但与兄们从未识面，如何知我姓名？”三人道：“祖师在南门里常家降乩判云：‘此时有一人姓陈名友德，年约六十余岁，鬓发雪白，身穿玉色布袍，石青缎套，从南门大街往北走，可代我赶上唤来，我有话说。’因此奉请回去一见。”友德怒喊道：“我平生最不喜仙佛，你们说甚么祖师妖言惑众？哄骗谁来！快快回去。”那三个人坚不放手，婉言哀求道：“你就不信仙佛，屈去一到，即刻便回也不妨事。”说完拉着急走。友德无奈，只得随去。口里自说道：“我只不信，看他们如何骗我！”傍人听见的也跟随二十余人同去看如何行止。到了南门内常家，果见香烛供献，二人扶鸾。友德站立案傍，亦不跪拜，忽见乩判云：“陈友德你来了么？”友德恼怒，亦不应答。乩因判四句云：

十年不见陈友德，今日相逢鬓已霜。
记得岳阳楼上会，倚栏携手说蜚螳。

友德见此，即刻跪倒在地，叩头百余，谢罪敬服。众人细问原委，友德将十年前如何逢遇，如何说蜚螳的话，从头至尾细说一遍。在道的三人、跟去二十余人，俱皆叹服。友德从此投拜祖师门下，修真悟道，后得证果。可见不曾通彻仙佛的人，切不可一言毁谤也。

飞蝴蝶

金钱化蝶飞，唐库之奇传。此从前听闻之语，不意再见真事于今日，岂非异乎？或者道士藉此以醒世之钱财，未可着实看也。

事有利益于人者，或幻或不幻，虽凡夫亦是仙佛，否则即真仙真佛，正与凡夫相等。可知人具济世利人之言行，即是现在之仙佛矣。至若藉道法以图遂贪欲坏事，恐凡夫人身，俱不得也。

哄传扬州府学前，有一道士卖药甚奇，予随众往看，果见数百人围聚。予挤进观看，见有一道士约年四十余岁，头戴小木冠，纳

衣蒲团，手执云帚端坐，余无他物。人来问话，他不多言，人来买药，只取钱一文，将钱丢于道士面前，道士随用手在云帚上一抹，即有一颗丹药与之，随抹随有，虽数百人数百颗丹，俱不完。其丹大如指顶，朱色，能治百病，茶汤任下。卖药一小时内，道士忽有向来说：“你为人极孝，奈少奉养，我当赠送。”即用手在钱堆上，或抓一把三五文不等，或两手捧一捧一二百文不等。忽有向来说：“你家有婚姻喜事，缺少银钱，我当赠送。”任意取钱与之。或说饥寒急迫赠送的；或说病欠调养赠送的，钱数多少不一，人人都说着。道士赠送人的钱虽多，来买药的钱更多，未曾半日，面前即堆积钱约有数千，看的人越多。正在拥闹之时，人群中忽挤出两个公差来，向道士喊道：“你是何方妖人？敢在江都县衙门左近，以卖药为名哄骗人的钱。我是积年快手，专拿你这等人治罪。”道士笑道：“贫道在此卖药，治人疾病，积下来的钱虽多，贫道整几百几十救济人。二位既是县差到此，贫道不好简慢，该以茶奉敬。”一面说，一面在衲衣袖内用手接一钟热茶，茶内两个枣儿，连茶匙俱有，奉与来差，复将手在袖内又接出茶一钟，一样奉上那一位。两个差人惊怕不敢吃，因说：“我们来不是吃你茶的。”道士笑道：“你二位不吃茶，贫道知得二位的心思，但这面前堆的钱，是留了济世利人的，非比外道用以遂自己贪欲的，莫想擅动一文。”又向二位道：“既不吃贫道的茶，可仍旧将茶还我。”两县差因将不曾吃动的茶两钟，递交道士。那道士用左手开了袖口，右手接过一钟茶，把茶钟连茶果远远的往袖中一撩，又接过那一钟茶，也远远的往袖中又一撩，临了将两双袖子往空中一大摆，说道：“贫道这钱，是没得奉敬的。”因两手将钱捧了许多，往空中一掷，只见钱都变了许多大蝴蝶，纷纷飞去。那道士又捧着钱，一戾一戾都戾完了。那满天蝴蝶有几千，飞得好看。众人都仰面齐看，这道士竟不见了。少停一刻，许多蝴蝶都往天心里上飞，如灰点也没了。许多众人议论，也有说是神仙下降，当面错过的；也有说是幻法骇人的；也有说是真正救济人的；也有说是差人不该滋扰他的。这两个县差也甚懊悔，后来人都散去，遍传以为奇闻。

村中俏

妇人若有奸情，心变两样，嫌此爱彼，渐成杀身大祸，甚可畏也。

不听邻老极好佳言，自速其死，皆由平昔藉以卖线，喜看妇人而喜调妇女所致，又可畏也。

老诚男人，切莫娶风流妇女，江原事即是明镜。

扬州南门里有个汪原，沿街背着线笼生理，年当强壮，尚无妻室，藉卖线为由，专喜看人家妇女，大过。兼且说粗谈细，油嘴打话。因生意稀少，有朋友荐他到西乡里走走甚好。一日到了陈家庄地方，见一妇人叫住买线，这妇人美貌孝服，约有二十四五岁。汪原与之眉来眼去，甚是欢喜，访问庄邻，遇一老者说道：“这妇人郭氏，有名的叫做村中俏。虽然标致，去岁嫁了一个丈夫，不上半年得了痲病而死，不问而知是个喜动不喜静的妇人了。我看你是个老诚人，身就壮实，恐怕还不是他的对敌。”汪原道：“只因我家中无人照管，不妨娶他。”因而烦媒说合，一讲就成，娶进门来，夫妻十分和好。过了两个多月，汪原的面皮渐渐黄瘦了，汪原的气息渐渐喘急了。他有个同行卖线的刘佩吾，时常在汪家走动，早晚调妇，遂成私好。这佩吾晓得温存帮衬，又会枕上工夫，妇人得了甜味，因而日渐情密，且见丈夫有病，哼哼叫叫，煎药调理，看为仇敌，邻里人都知道风声。那汪原弱病卧床，佩吾假意问病，遂与背地亲嘴，被汪原看见，奈病难开口。次日略觉清爽，因向妇人说道：“我在这坊住了多年，虽然小本生意，却是清白人家，你须要存些体面，我是不肯带绿帽子的，倘然出乖露丑，一刀头落，休想轻饶。”妇人勉强说了几句白赖的话，转脚便向佩吾说知。佩吾道：“既然你丈夫知道，我下次谨慎些就是。”妇人道：“你我恩情是割不断的；乘其病卧，我自法。”佩吾别去，那妇人淫心荡漾，一心迷恋奸夫，又恐丈夫病好管头缚脚，不遂其欲，夜半乘夫睡熟，以被蒙其头，将一袋米压上，不容转气。汪原被他安排死了，到天明料然不醒，假意哭将起来。佩吾听有哭声，又听得街坊邻佑都说：“这人死得

不明，我们急速报官。”佩吾心内如乱锤敲击，三十六策，走为上策。要往淮安亲家逃躲两三个月，等事情平静再回来，因一气从湾头高庙走至邵伯镇，已有四十多里，心略放宽。因饿，见个饭店便走进去，拣个坐位坐下叫：“主人家，快取些现成饭来吃，我要赶路。有好酒暖一壶来。”主人家答应了。须臾间，只见店小二摆下两个小菜，放下两双箸，两个酒杯。佩吾道：“只用一双箸、一个杯。”小二指着对面道：“这位客人难道是不用酒饭的？”佩吾道：“客人在那里？”小二又指道：“这不是？你一同进门的。”佩吾道：“莫非你眼花了？”小二擦一擦眼道：“作怪！方才有长长的一个黄瘦汉子，随着客官进来，一同坐地，如何就不见了？”佩吾想着汪原生时模样，料是冤鬼相随，心上惊慌，不等酒饭吃，便起身要走。店中许多客人闻知小二见鬼，都走拢来围住佩吾坐位，问其缘由。佩吾慌上加慌，登时发狂起来，口中只喊：“我死得好苦！”众人道：“这客人着鬼了，必有冤枉。”有附近弓兵知道，报与邵伯巡司。巡司是冷淡衙门，以有事为荣，就着弓兵拘审，当下众客人和店小二，扶着佩吾来到巡司衙门。佩吾双眸反插，对着巡司道：“你官小断不得我的事。”巡司大惊，即叫书手写文书，解江都县来，即刻带审。鬼附佩吾，将自己通奸郭氏、压死丈夫的事直说。县官取了口词，便差皂隶拿郭氏对理。这郭氏安排了丈夫，捱到天明，正要与佩吾商议，不料他已逃走，这场大哭，才是真哭。哭罢收拾衣物，当银收殓。众邻见汪原暴死，正在疑心，忽然公差来拘郭氏到官，兀自抵赖，反被佩吾咬定，只得招承。冯知县定郭氏谋杀亲夫，凌迟处死。若非佩吾通奸，杀心何起？亦定斩罪。不多时，男妇同赴法场，一斩一凌迟。来看的人几千百，都各凛知果报昭然。

风流悟

世上人既奸其妇，复杀其夫，心为欲遣，一时不慎而犯此法者甚多，其相报不一而足。或因争风而彼此互杀，或因夫见而男妇并杀，或假手于叔伯公姑，或假手于邻里亲党，或鸣于官而以刃杀，或罹于狱而以杖杀，可见淫者天下第一杀机也。我独异其既远窜他方，乃冤魂犹相随不舍，必致于杀，则世之好人妻女者，其夫、其

公姑、其父母之冤魂，必时刻跟随左右可知矣。设于暗室独处之际，或黑夜远行、孤身旷野，更或逆旅凄凉、棘围寂寞之时，想着此等冤魂，披发切齿，怒目汹汹，必欲相报而后快者，真可寒心、痛心，亟宜改过忏悔，庶可免祸。若其夫、其公姑、其父母未及身死，彼耻悬眉目之间、恨入心骨之内，必欲食其肉寝其皮，刺刃于仇人之胸而后快者，亦无以异。所以行奸卖俏之人，其妻儿女媳往往亦著丑声，旋遭杀戮。虽天道好还，亦未必非此辈冤魂阴为协助也。

关外缘

思若救急，一芥千金。试看彭之施济，不过银五两、袄一件，遂令受者铭感肺腑，诚可法也。

人一好赌，未有不受苦丧身破家者。试看彭案，若非慈心为主，得遇救济，竟至身家妻子莫保，是谁强逼？可不警醒！

俗谓“钱在手头，食在口头。”可知若非大有主见之人，见钱在手，未有多浪费用而致害者，观彭事，甚可鉴也。

人若不经一番大苦，其平常劝谕何能改易？只看彭人自从遭难之后即另换一付心肠，竟至勤俭成家，但恨事败悔迟，世人急须早醒。

官征钱粮，必须入柜汇解，若任役私收，定致侵挪，虽惩重法，又何益乎？

扬州旧城东岳庙前，有个开磨坊的彭秀文，极喜赌博，又喜奢华，因冒充了江都县里书办，把磨坊交与胞弟开张。那时候县官征钱粮，只有田亩地丁，是听民自封投柜，其余杂办银两，俱交收役私收，给申逢解时，将银入解。这秀文因而谋收行夫牙税，银两得催到手，收的银子任意大赌大费。次年复又谋收，挪新掩旧，不得露丑，却喜一件，为人极有慈心，时常将官银封小包几十个，每包五六分，放于身边，遇见瘸的、瞎的、年老有病的，给与不吝。一日，县中收完钱粮，在磨坊店门前闲立，看见对面庙门石鼓傍倚

了一个薄布衣的穷人，低头流泪，连声愁叹。秀文因问那汉子：“为何如此愁苦？”那汉子说：“小子姓黄，是某科举人。有至亲在扬州现任的某官，因来向官恳些盘费，前往京都谋事。谁知这官只推不认得，反令下役呼叱，不容见面，害得小子宿的寓处、房饭钱全无，房主赶逐，进退无路，计惟寻死，所以伤惨悲痛。”秀文蹙然道：“你既是书香一脉，前往京都，需用几多盘费？”其人说：“还房饭连搭顺船稍，若有银五两，将就可致。”秀文因见此入苦楚，遂说：“此时十月，天气寒冷，我看你身上尚无棉衣，我先取件旧布棉袄与你穿暖，明日仍到此处，我有资助。”与衣别去。次日，果来俟候。秀文就与银五两，黄举人记着姓名，感激叩别。忽然本县因事参离任，康熙某年间，新县官到任，大有才能，点收钱粮，俱系亲自遴选，不容汇谋，不论正项杂项，俱听纳户自封投柜，逐项清查。秀文侵用的夫税银子水落石出，节年计共侵银一千六百两，严拿收禁比追，受了许多刑杖。怎奈家产尽绝，官不能庇，问成斩罪。在狱未曾年余，牢遇皇恩大赦，死罪减等，秀文改为流徙关外三千里，因而金妻出狱，急押起程。胞弟哭别，亲友赠送盘费，奈上路未久，银已用完，可怜夫妻沿途乞化而去，真个破衣赤足，受尽万苦。出得关外，自量有死无生，行至流徙之处，忽遇一人，立于店铺门首，呼近细看，先说道：“你莫非是彭恩人么？”秀文日久总忘，并不相认。那人自说：“昔日在扬州东岳庙前，赠我盘费绵衣者，即是我也，我受活命大恩，时刻切记。”说完就将秀文夫妇拉入店铺内室，与好衣帽换着，治席款待，叩头致谢。秀文因问黄举人：“如何住到此处？”黄举人道：“重蒙大恩，得银搭船到京，投某王爷宫内效力。某王见我至诚，十分优待。其时有契友，犯罪该斩，王求父皇免死，流徙此地。王因我可托，特交银万两，着我同王友开这店铺。凡山陕川广各省货物，即日用米粮布帛，俱皆全备。恩人夫妇可住于我家，代我掌管料理。”秀文喜出望外，因受了万千苦楚，性情顿改，凡事俭约，虽不过啬过吝，却也诸事朴实。过了年余，黄举人又分一铺与秀文，立起最富家业。后来寄书信并带许多关外土产物件与胞弟，磨房内方才得知详细。如此因缘奇遇，不可不述其始末也。

假都天

人心多愚，原易惑以邪说。如释则有炼魔之术，道则有黄白。彼家之说外，此又有“无为教”、“白莲教”，名号不一，要皆惑人者也。一为所惑，因而脱骗财物，生盗生奸，甚至聚党作乱，然及其后，未有一人不败者。两陆棍只知藉神谋财害命，惊众彼时，富未享而俱丧狱底，其为首之活都天，乡愚信哄，尤可怜也。

三教圣人，觉世利人，俱当敬奉，何宋秀才惯喜讹谤？今遭惨死，是皆平昔毁轻神佛之自取也。

扬州便益门外黄金霸地方，于康熙十四年间，有一乡愚担粪灌园。或有陆大、陆二两个人向说道：“你终年灌园，极其穷苦。我有一法，可得万金，财主你可依呢？”乡愚听得，喜不可言，因引至无人僻静空处传授，须得如此如此，乡愚领会。明日，乡愚正在灌园时，忽然狂呼踊跳，自称都天神下降，大喊道：“若不立庙祀我，这地方上百姓，各家男女都遭瘟疫。”是时正值瘟疫大行，家家病死的人极多，人都信以为真。傍边陆大、陆二竭力赞助，先于空地暂搭芦席殿蓬，奉乡愚正中居坐，称之为“活都天”。远近闻名，叩首祈祷，男女杂遘者，不可计数，香烛牲礼，酒肴供献，络绎不绝。这活都天终日默坐神案上，并不饮食。乡人愿免灾疫，俱争先布施。或施殿梁银若干，或施殿柱银若干，砖瓦木料石灰人工等银，俱交陆大、陆二，登填姓名，收银入柜。正在人众拥挤时，忽有一屢年毁神谤佛的宋秀才，走进席殿来，指着活都天高声大骂道：“你这瘟奴才不知死活，平空的自称活都天，哄骗乡野男妇，须不能惑得我宋相公。我且打你个死，看你如何治我！”一面骂，一面走到神座，打活都天两三掌。陆大、陆二拦阻不放，宋秀才又喊过：“我从不信邪，我且将你这些供的酒肴，先请我相公受用受用。”即用手乱抓入口，又斟大钟酒乱吞，又吃又骂。那日看的人竟有上千，都拥挤不开，只见这宋秀才吃完了酒肴，忽然跳上几跳，跌倒在地，反手如捆绑一般，高声自喊道：“活都天老爷，我小人一时愚昧，

冲犯得罪，只求活都天老爷饶我小人罢。”又高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活都天老爷不肯饶我，又打棍了。”喊了多时，口鼻六孔中俱流出鲜血来，面色渐渐青紫，少停一时，气断身冷，直挺在地。陆大、陆二大喊道：“这宋秀才不知人事，获罪活都天老爷，因不肯宽赦，就把他的性命追去了。你们众人内有认得他家的，速些送信去，着他家人来收殓。”停了一日一夜，次日，宋家男妇多人，痛哭不已，买棺抬去埋了。众人都亲眼看见，个个惊怕，更加凛然敬重，人来的越多。将近一月，布施的银钱、米粮、木料、砖瓦，堆满几屋。忽一日，本府太守金公亲来进香，只见许多旗伞执事皂快人等，好不热闹。这日哄动远近人更多，陆大、陆二欣欣然大有兴头。金公到了活都天处下了轿，不上香，也不礼拜，即立着先问：“活都天之外，庙中主事的是那几个人？本府问明，便好布施礼拜。”那陆大、陆二站立在傍，急忙说道：“就是我兄弟两个做主。”又问：“已有钱粮若干？尚欠若干？”俱有收簿，逐细禀答完了。金公即便于席殿正中坐下，吩咐皂快先将陆大、陆二拿下，然后将活都天绑倒，不由分说，把这三个人就在席蓬下每人先打二十大板，然后叫上来喝道：“你等做的事，本府俱已知道，可从直说上来，如何造谋装都天，如何害死宋秀才，细细说明，如不实说，即刻打死！”这活都天哭禀道：“小的是个挑粪的愚人，一些事都不晓得，俱是陆大、陆二做的，求老爷只问他二人就明白了。”金公即唤二人审问，抵赖不肯承招。金公吩咐将带来的夹棍，把二人夹起，捱不过刑，陆大只得直说道：“当日哄这愚人装做都天，俱是小的二人主谋帮助的，预先说明，凡得银钱，俱是三人均分，这宋秀才平日是个惯会骂神佛的人，因弄计于某日黑夜，小的们请他到无人处商议，求他假来打骂，却自己跌倒喊捆喊打，惊吓人敬怕，骗人多布施的，说明凡有财物，俱作四分均分，宋秀才才肯入伙的。”金公又问：“这宋秀才因何七孔流血呢？”陆大又不肯招。金公怒叫：“用棍狠敲！”陆大只得直招：“是放了毒药在酒肴内，哄他吃下，七孔流血死了的。”金公又问道：“宋秀才既然依你入伙，何苦又害他的命呢？”陆大供说：“恐怕多他一人，就添一股分银，因此害他的。”金公又问：“这活都天用何法不饮食呢？”陆大供说：“每夜三更人静时，把活都天抬下来，荤饭吃得极饱，所以日里不吃饭食了。”金公听完大怒，放了夹，吩咐每人再加责二十大板，带回府收禁，吩咐将收积的银钱同物料变价贮库，买米赈济饥民。众百姓都感颂金府尊神明。回衙门之后，过了三日，又提出三人，各责二十板，先后俱死于狱底。至今多年，但遇不真实的事物，即云：“黄金霸的都天——假到底。”

真菩萨

财也者，天地间之公物也。天地间公物，理宜为天地间公用。富翁当推有余以济人，所谓“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此司马温公之至言也。

观世音菩萨，普天之下，家家供奉，人人感颂，总为能救苦救难而致于此。人之言行，有能多方救济者，虽是尘凡之人，即是现在之菩萨矣。

闵世璋是歙县人，他在扬州行盐，乐善不倦，乃笃行君子也。每年盐业利息，自奉极俭，余悉施济，全不吝惜。曾一日见郡有夫妇负宦债，以身偿，宦逐夫收妇，其夫妇痛哭，矢死不离。闵公知实，代偿其逋，夫妇仍归完聚，此特一节。当时扬州水旱频仍，闵公捐资赈济，全活饥民不计其数。再如倡育遗婴，提携贫苦，施絮衣，救难妇，修理桥路，种种不可枚举。闵公寿过八十，康强如壮，子孙蕃衍，科名鹊起，咸谓德行之报。

扬州有个蔡琰，这人秉性仁慈，于顺治十二年，创立育婴社，在小东门。其法以四人合养一婴，每人月出银一钱五分，遇路遗子女收至社所，有贫妇愿乳者，月给工食银六钱，每月望验儿给银，考其肥瘦，以定予夺，三年为满，待人领养。时陈公卓致政家居，为之刊定社规，内分缘起第一，乳母第二，捐银第三，收养第四，保婴第五，领养第六，清核第七，艺文第八。其议论至详至善，每本二十余页，名曰“育婴编”。此法不但恤幼，又兼济贫，免人世溺婴之惨，功莫有大于此者。凡城邑村镇，宜永远仿此而行。始初，蔡公五十余岁，尚未有子，因倡此社后生三子五孙，寿至八十七岁，天报善良，洵为不虚。扬城因其活儿甚多，俱以真菩萨称之。予见愚人，溺儿最惨，要知物命至微，尚体天地之心，放生戒杀，况乎子女？乃或以野合淫奔而灭其迹，或以家贫身病而弃所生，于是有既生而损者，有未生而堕者，骨肉自残，良心灭尽，人世恶业，莫过于此。若所以杀女之情，近愚山施氏破之其悉，歌云：“劝君莫溺女，溺女伤天性。男女皆我儿，贫富有定分。若云养女致家贫，

生儿岂必皆怡亲？浪子千金供一掷，良田美宅等灰尘。若云养女碍生儿，后先迟速谁能知？当阶玉树多先折，老蚌双珠不厌迟。有女莫愁难遣嫁，裙布钗荆是佳话。婚不论财礼义存，择婚安贫免牵挂。漫忧养女玷家声，为儿娶妇亦关情。淫首百恶尔先戒，不种孽根孽不生。杀女求儿儿不来，暮年孤独始悲哀。不如女送终去，犹免白骨委蒿莱。赎人妻女救人殃，阴鹭缠绵后必昌。若还多女竟无男，前生债主今生偿。劝君莫杀女，杀女还杀子，仁人有后恶人亡，桂折兰摧疾如矢。劝君莫杀女，杀女还杀妻。生殄婴孩死索命，牵衣地狱徒悲凄。劝君莫杀女，杀女还自杀。冤冤相报几时休？转动投胎定夭折。孺子入井尚堪怜，如何摘女葬黄泉？及笄往嫁尚垂泪，何忍怀中辄相弃？古往今来多杀机，可怜习俗不知非。人命关天况骨肉，莫待回首泪满衣”。

扬州有个程有容，业盐生理。大清初年，条陈利弊，当事多嘉纳之。性醇好善，诸如育婴拯溺以至桥路之施，力行不倦。城南有败闸，植巨椿百数，沉于水，大舟触之立破，人目为神椿，有容募人涸水拔之。岁大侵，请于嵯院，出金粟助赈，身董其事，就食者计有七十余万人，凡两个多月，未尝告瘁。恩赉频加，生平推诚待物，行必以恕，曰：“吾留有余以与子孙也。”后果子孙绕膝者三十余人，科甲连绵。更置义田以贍宗党之不振者，至今尚存，乡里咸荫公为菩萨。

扬州府太守蒋恭靖，讳瑶。正德时，大驾南巡，六师俱发，所须夫役，计宝应、高邮站程凡六，每站万人，议者欲悉集于扬，人情洵洵。公惟站设二千，更迭遣以迎。计初议减五分之四，其他类皆递减，卒之上供不缺，民亦不扰。时江彬与太监江得挟势要索，公不为动。会上出观鱼，得一巨鱼，戏言值五百金。彬从旁言请以畀守，从值甚急。公即脱夫人簪珥及绀绢服以进，曰：“臣府库绝无缗钱，不能多具。”上目为酸儒，弗较也。一日，中贵出揭贴，索胡椒苏木奇香异品若干捆，以所无冀获厚赂。时抚臣邀公他求以应，公曰：“古任土作贡，出于殊方，而故取于扬，守臣不知也。”抚臣厉声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详注其下曰：“某物产某处，某物出某处，扬州系中土，偏方无以应命。”上亦不责。又中贵说上选宫女数百，以备行在，抚臣欲选之民间，公曰：“必欲称旨，止臣一女以进。”上知其不可夺，即诏罢之。予谓此一官，当急难之际，用尽智力，宁可自己不顾害累，而庇令万民安稳，何等心思！虽西方菩萨现身救世，亦不过如此。目今官之有才能、有智谋者颇多，但专图利己，谁肯利民？请以蒋公为式，而力行之，不惟功德福报，抑且芳名流传不朽矣。

老作孽

男女虽异，爱欲则同。老年人只宜安静乐享余年，切不可寻少艾在傍，不是取乐，反是自寻苦吃，又是自讨罪受，于人何尤？予曾著《笑得好》书，载有老人房事，修养软圈跪香寻齿等说，极其形容，不是有意嘲笑老人，正是谏劝老人也。

富贵之家，每每老人多娶少妾，或老而断弦，仍娶幼女，只图眼前快乐，不顾后来苦楚。要知老人之精力，日渐衰败，在少年妇女，青春正艾，若要遂其欢心，则将灭之灯，何堪频去其油，必致疾病丛生，身命随丧，甚可畏也。若要不遂其欢心，则女虽有夫，如同无夫，孤守活寡，误害终身，衾寒枕冷，日夕悲怨，于心何安？甚可怜也。若要防间太紧，则女必忧郁生病，往往夭死，岂不大损阴德？若要防间稍宽，则种种丑事，远近轰传，岂不大辱家声？总之，老虽爱少，怎奈少不爱老，憎嫌之念一起，虽烈妇亦生外向，请达者自想，何必贪一时之乐而受无限之苦耶？

妇女生来情性犹如流水，即以少配少，若有风流俊俏之勾引，还要夺其心肺，何况以老配少？既不遂其欢心，又不饱其欲念，小则淫奔，大则蛊毒，甚至计谋害命，此理势之所必然，每每极多，可不凛然？沈老之作孽，还是三妇人不曾同心计谋，留得病死，事出万幸，未可以此为法。

康熙初年，有个沈登云，他居住扬州南门外，年已六十岁，精力强健。他生平坏病，终日只喜谋算人的田地，盘剥人的家财，自己挣积，约有六七千金事业，尽好过活，有了正妻，又娶一妾，只是并不曾生一个儿女，此是沈老儿做人残忍，上天令其无后。到了六十六大寿日，亲友来祝贺的甚多，沈老儿备了许多酒席，款待人众，自于席上，忽想起年周花甲，尚无子息，好不苦楚，因流下泪来。近他的座上有个樊老者，约有七十余岁，是他的好友，看见他苦恼，因劝慰道：“我也是六十岁上无子，现今生儿子，虽然幼小，毕竟可免无后

之讥。你既悲伤，何不再娶个如夫人来家，还可生得一两个儿子出来，空空流泪，有何益处？”沈老感谢他教得是。散了酒席，过了几日，算计又要娶小，家中原初的妻妾闻知，齐劝道：“有子无子，都是前世修来的。若命里无子，就娶一个来，也没得生育，不如安分过活，何等不好？”沈老不依，主意要娶，寻了媒婆各处说合，寻了三义河镇上范家女儿，名唤二姐。这女儿的父亲已故，止有寡母在堂，女才十九岁，因高不成低不就，媒婆来说：“沈家有几万两银子的财主，田地极多，一马也跑不到，家里陈柴腊米，穿金戴银，若是嫁了他，如何享用。他情愿把岳母养老送终，倘若生了儿子，万贯家财都归你手里执掌，造化不了，只是莫忘记了我说的媒人。”妇女们没得见识，听了这些话，满心欢喜，竟依允了，可怜一个少年如花的女儿，活活葬送了。不多时，这沈老儿事事丰盛，娶了范二姐过门，见这少年标致女子，极大的欢喜，床上的事，曲意奉承，十分努力。范二姐原是黄花女儿，情窦未开，趣味未知，混过了满月。这沈老儿因扒得多了，虽然强壮，终是年老，身上就添了好几般病痛，看看再扒不得了。添了哪几样病？头里昏晕、眼里流泪、鼻卫清涕、喉里痰喘、心里火烧、肚里胀塞、腰里酸疼、腿里软瘫。

沈老儿周身病痛，请医百般调治，医令独宿保养。原由得一妻一妾不必说起，仍是常守活寡，新娶的范二姐如何守得？捱过了两个多月，沈老的病症，幸喜好了，怎奈那下身物件，竟软如绵花，一些不硬，扶捏不起，如何干事？沈老舍不得范二姐娇媚，未免做干工夫，越挑拨得二姐春心撩乱，情兴火热，无处发洩。沈老没奈何，只得睡在二姐身上，将物件勉强挨塞，不料这件东西，软绵折转，他还要在上叠个不了。二姐怒啐道：“我里边一些也不曾进来，你还在上边叠个什么？”沈老也自觉没趣，只得扒将下来，说道：“我有许多钱财，又有许多田庄，我与你穿好的，吃好的，尽好快活日子。”二姐恼怒道：“良田万顷，不如日进分文，我要家财何用？”沈老又勉强应道：“我因害病，被你嘲笑，待我调养几日，与你耍耍，只怕你还要讨饶哩！”二姐把手在沈老脸上一抹道：“你自己好不知羞，还来说大话哄人。”因而男女具扫兴而止。自此以后，二姐看见俊俏后生，恨不得就吞在肚里。只因嫁了这老年人，不由得好不痛恨母亲，不由得她不咒骂媒人，苦在心里，说不出来。偶一日在后门口闲玩散闷，看见一个美少年走过去，彼此对看个不住，正在看得有兴，忽被家人冲散。原来这少年姓张，因他生得标致俊俏，人都叫他赛张生，只离沈家半里路远。此生一见二姐，魂都留恋，每日来盼望，一早一晚，竟与二姐勾搭上了，你贪我爱，如胶似漆，乘沈老养病，不必红娘勾引，亦不必跳墙，每晚竟是二姐于更沉时，

从内里开门接迎张生。入房做事，黑早送出。原旧的妻妾以及家里人，具也知道风声，都不管事，如此往来也有两个多月。一日晚间，沈老走到二姐房里来，在门外听得有男人在房内低声嬉笑，沈老着实动疑，敲门多时，二姐假推睡着，将人藏躲桌下才开门。俟沈老进房，于黑处遮掩放出，沈老只推说不曾看见，说了几句闲话，回到书房里再三思商：若要声张，只恐丑名传遍，如何做人？若要不声张，如何容得？想出一计。正屋后一进，有高楼三间，沈老将二姐移到高楼上做房。二姐恐沈老疑心，只得依从，又着原妻妾看守，不许下楼，沈老又在楼傍一间屋里独宿。沈老只是病不离身，有一长者来候他的病，也略知他家些消息，因劝道：“何不把二位小妇人早早配与人，就积了些阴德，又省些烦恼，且又得了些财礼，岂不甚好？”沈老口虽答应，心还不舍。过了二个月，二姐日夜思念那少年，渐渐饮食减少，面色枯黄，医药不效，竟成了相思百日癆，果然未滿百日，呜呼死了。二姐的寡母来吵了几场，哭了几回，过了十多日，伏在棺上死了。这赛张生终日在后门前痴望，杳无消息，买棺的日子，才知道二姐日夜相思死了。这赛张生走头无路，只得回家，日夜痛哭了几十回，着实想念不舍，白日里看见二姐牵了去，竟是活捉张三郎，真正戏文也。也是他奸人的妻女现报。沈老原初的妾，终日孤眠，守得没出头日子，虽看上了几个人，奈看严紧，总不能到手，随后月余，也忧郁死了。原配首妻，无人做伴，孤苦伶仃，终日烦恼，不止半年，也往阎家去了。沈老见儿女不曾生半个，一妻二妾都死了，心上好生不过意，好生孤苦凄惨。看见原初妻妾的两个棺材，想起当日她两个人，曾说许多好话，劝我莫再娶小，只因我一时昏迷，都不依从，致有今日，痛哭一场。又看见寡妇的棺材，想起她在生时，费了多少辛苦，养成一个好女儿，指望配人图后来快乐养老，因我不曾把她女儿安置好处，坑害死了，以致她衰年无靠，苦恼死了，又痛哭一场。及至看见二姐的棺材，又想起初婚的月内，我与她两个人恩爱绸缪，何等亲厚，都因我不自谅衰老，早遣另配，保全她性命，以致把她活活害死了，又痛哭不止。如此日夜悲啼，声哑泪枯，病症日添，服药不效，时常看见寡妇同三个妇人讨命，没几日，活拉了去。族众并不理着收殓，都来吵闹家财，停尸四日，臭气薰天，蛆虫满地，方才草率买棺入殓。幸有一个略好的，将公项提起些须，雇人把五个棺材抬去埋了，随即把房卖银瓜分。可叹这个老儿，只喜谋算人的家财苦挣一生，不曾做件好事，只落得将许多产业，一旦都分得精光。他把四个妇人性命活活的坑害死了，后世又不知如何果报，岂不是老来作孽？世人不可不知警戒。

少知非

少年子弟宁可终身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小人。此陈眉公格言也。要知少年人虽不读书，只是愚朴，却不害大事。若一与小人亲近，染成败害习气，如油入面，岂独贫贱？每致丧心非为，身家不保，及陷于罪，悔之已晚。试看郑友，若不改邪归正，必遭大难，小人之害如此。

少年人只是勤俭守分，不务外事，则一生受享许多快乐。若或一时昏迷错误，随即悔改，犹可收之桑榆，此帙书少年人不可不熟看。

我有个朋友姓郑，名君召。他父亲开张布店，约有三百余两本银，因只生他一人，母亲又去世得早，十分钟爱，不曾教训，从小时就不肯读书，最喜玩耍，到二十一岁，就娶了媳妇与他。若是勤俭安分，尽好过活，不意父死之后，他把布店都交与汤伙计掌管，自己只喜闲荡，最爱穿好的，吃好的，每日摇进摇出，人人都说他为富家郎。我看这光景，因做了个鼓儿词，写成斗方，劝他莫学奢华。词云：

劝你们莫奢华，淡泊些最是佳，何须浪费争高大。珍馐罗列喉如海，衣服新鲜锦上花，只恐福小难招架。这作为怎能长久，总不如朴实成家。

有个小人姓杨，他帮闲称最，篾片居先，专会吸人咬人，所以人都叫他做杨辣子。看见郑友奢华，不知有几万两的家财，因来假同他亲厚，凡有诸事，十分帮衬，十分奉承。郑友不知利害，竟与他往来，做了莫逆，一刻不离。一日，杨篾片欢喜向郑友说道：“人生在世，最难得是少年标致，又难得是手有余钱。古人说得好：不玩不笑，误了青春年少。若过到壮老年纪，岂不将好时光虚度？须要学几出好戏，不独自己玩玩，又且免些村俗，知些欢乐。我有个极好极厚的师付，他是个串戏老作家，我同你去玩玩，岂不甚妙？”郑友点头道：“承兄指教，好是极好，只恐怕多费银子，又恐怕我生性蠢拙，习学不来。”杨帮闲道：“都在我身上，尽力嘱师付用心教导，包管学会。在别人要学会了一出戏，也要谢银一两。我

与他至厚，只等他教会了，串熟了，每一出不过谢他五钱银子，他也不好较量。”郑友听见所费不多，同了杨帮闲来拜戏师。那师一见郑友大喜，叙过几句闲话，笑说道：“尊兄这样一个标致相貌，该做个旦角，只是不敢有屈，竟学一个小生吧？”郑友依允。将抄的曲本交与他，按着鼓板，口传声教。他偏有聪明，不消两三日，已将一二支曲子唱上了，师付大喜。上半日唱曲子，下半日就大家闲散玩玩，那同伙的五六个少年人，都说道：“取纸牌骰子来，大家着个东道，晚上吃酒，不好偏扰，一家不过费几分银子。”来事极微末，拉郑友入座，他回道：“从来不知看牌掷骰。”随即有一个人指教他习学，果然一学就会。先是几回东道酒食，到后来竟是赌钱。先是几钱，到后来竟是几两。我听见郑友人在赌钱场里，心中大恼，又做了一篇戒赌的唱词，送与他。词云：

劝你们莫赌钱，迷魂阵似蜜甜。无昏无晓相留恋，头家邦客都想赚。打骂争喧最可嫌，娼优隶卒同卑贱。起先时衣囊拆揭，到后来典卖田园。

怎奈郑友听如不听。只因众赌友串通一气要赢他，不肯放松，总不要郑友拿出一厘现银，都是杨帮闲一人招架。郑友初出来玩的，赌到兴头上，竟写一行字：“付银几两。”“又付银几两。”都交与杨头家，不过玩了十多日，竟输了一百二十余两。临了那一日，众人收起筹码牌骰，都向郑友要银子，他却并无分厘。众人大嚷道：“好不公道，假如你赢了别人的银子，你可要别人的银子？”这个要剥衣服，那个要拳打脚踢；这个要抓泥来涂污，那个要锁起来喊官。郑友急得走头无路，只得哀求杨朋友招架，宽期几日，做好做歹放去设措银子交还。因将父遗的本银，又将些布匹贱价卖银。反是杨头家假做好人来说合，纹银八折交代，兑出纹银一百余两，又封一两银子谢戏师，方才退帖开交。他一伙小人，在暗处瓜分完结。这郑友回到家中细想，自恨道：“无端信人去串戏，起先看东道，及至后来赌钱，白白被人骗去百十两银子，受了多少羞辱？着了多少气恼？若早听某人好话，不到如此，银子费去，又不曾玩得快活，好生不值。”正在纳闷，另有一个姓袁的帮闲篾片来说道：“我闻得郑大爷因输去银子，连日在家纳闷，目今苏州来了一个出奇的妓女，才一十七岁，人材出众，真个是现在的西施。我同你去玩一玩，消消忧闷，何等不好？”郑友听得大喜，因同了袁人前往。诱到钞关门外堂巷里一家，果见有妓女，骨格轻盈，十分娇媚。郑友就星飞回家，取了五两银子，两匹彩缎，两只银杯，送到妓家，交与鸨儿，以为初会之礼。那鸨儿收了银子礼物，甚是欢喜，连忙定桌席，花攒锦簇，吹弹歌舞，宿了三日，一些赏赐等项，俱出袁人之手。郑

友银子用完，又来家设措银子去接用。我那时在他布店里，闻得郑友才离了赌场复去去嫖，不怕他取厌，又做了一唱词送了去。词云：

劝你们莫要嫖，妹妹们惯逞娇，做成假意虚圈套。痴心恩爱如珍宝，当面温存背跳槽，黄金散尽谁欢笑？只落得梅疮遍体，最可怜衣食无聊。

那郑友只当不曾看见，慌忙带了银子，又到妓女家去。原来这妓女叫怀哥，不独生得标致，且有一身本领，吹得弹得，写得好，画得好，唱得又好，饮得又好。所交的都是贵介公子，在衍街中也是数七数八的。这郑友不过生意人出身，字画吟咏，总不知晓，即打差之费，亦在鄙吝半边。那怀哥眼界极广，哪里看得他在心？所以鬼脸春秋，不时波及。郑友是个聪明人，用了几十两银子，反讨不得个喜欢，心中深自懊悔。推事辞了妓者，独自坐家里，好生烦恼，痛恨这杨袁二人，想道：“若不是他们来引诱，我怎得自寻罪受？”因吩咐门上店里人：“此后二人若是再寻找，总回他不在家。”发誓永不与他们会面。正在懊恼时，适值我到了他家，说道：“我今日特备了一肴一壶，在舍下恭候，同你去散闷。”又请了汤伙计做陪客，遂同了二人到家里，三人共席，饮了几杯。我对郑友说道：“在座无别人，可谈肺腑。我因与你父亲交厚，他去世之时，请了我在床前，当你的面，叮咛托我教训。虽然我是你的朋友，我却是你的父辈尊长。你这几年嫖赌摇噍，凡下流的坏事，无不做到，我几次做歌词劝你，你都不睬。你只想这四五年来，总因不守本分，费了多少银子，吃了多少苦恼，受了多少羞辱？也知道盐也是这样咸，醋也是这样酸，苦辣味都尝尽。但你是个极聪明人，智巧有余，凡百诸事，一学就会，如何这等瞌睡昏迷？呼唤推摇，都不得醒？你若再不急急改过自新，必致贫贱非为，死无葬身之地矣！我向日曾将少年人的行止好歹，细细的做了一帙，刻在《人事通》书内。因说得甚长，今印了一本，装订整齐，送与你带回家去，细细熟看，心中自然明朗。我劝你就从今日起，依我的好话，只当重又从你母亲胎里另生出个新鲜身子来。真是：已过昨日如前世，睡起今朝是再生。把那些坏人一概都辞绝，把那些坏事一概都不做。每日只坐店中，一心一意，只勤本分生理。你这汤伙计，是个诚实好人，齐起本银来，快托他代你往娄塘、江阴、苏州收买布来，多买多卖。我又闻得你尊嫂，十分贤能，屡次谏劝，你总不听，今后家中事，快托她代你料理。我知道尊翁所积有限，怎比得富贵人家王孙公子，成千累万，供着浪费？幸喜这汤铭兄至诚照管，若遇坏人，此时本银已经都亏折完了。切须改过，包你不久就兴旺发财，不独我心欢喜，不负令尊的嘱托，即是令尊知家声不坠，也含笑于九泉矣。”郑友听完这些话，两泪交流说道：“我非草木，从

今谨尊老伯台训，急急改过自新了。”我听了这话，也甚欢喜，三人痛饮而别。自后我又察访郑友，果然勤俭安分，一毫坏事不为。又过月余，我由江都县门前经过，遇见郑友在县前伺候，我急问因何在此，为着何事。郑友诉说道：“自老伯劝谕之后，我专心改过学好，不意某人欺我忠厚，挂欠我许多布银，向他取要，除布银不还，反把我敲辱，忍耐不住，我因写了状子告他，与他不得开交。”我力劝他回去，同中再要，如何不还？又吩咐他今后宁可价钱让些，要莫赊欠，免得淘气，切莫告状。因而又做一词寄与他。词云：

劝你们莫兴词，告状的真是痴，花钱费钞荒田地。赢了冤家图报复，输了刑场活惨官，如炉官法非儿戏。有什么深仇大恨隙，自寻那困苦流离？

过了年余，郑友从大东门走，见城门内枷了许多人。访问，原来是县官访拿刮棍并赌博打降等犯，每人四十板，枷两月示众，看来竟有杨袁并当日同赌的在内。郑友急忙低头走去，只推不曾看见，自想道若不是改过学好，今日也难逃此难了。见了更加学好，每日将我与他的《人事通》一本，又另将我做的四个唱词抄写一本，都放在几上，时刻熟看体行。又过了三年，郑友是三十大寿，生了一男一女。那日设席请的亲友，都是长厚好人，那酒席中甚是欢喜，自己计算竟有父遗的本银，增添两倍。因感激我教训成家，拜我为义父，极其尊敬。我又教他代汤伙计娶了亲，自后除本分利。后来将生的男女，两家结婚至厚，现今过活，甚是快乐，真个是败子回头金不换也。世上人只看这郑友，若不是肯听好话，自己悔改学好，怎得有个好日子过活？少年人不可将我这些话，着做泛常揭过，才有大益也。

刻剥穷

人只要存心宽厚，富自久长。如财自刻剥奸谋中得来，子孙不独谋官一事，安保其不从嫖、赌、讼、奢内破败耶？

扬州城隍庙悬有一联云：“刻剥成家，难免子孙荡费；奸淫作孽，岂能妻女清贞。”此格言，世人不可不时刻谨佩。

每月利息若三二分，皆不为过多，则贫人如何交纳得起？财翁全以宽厚为心，自生好子孙矣。

康熙初年，有个张侉子，他原是辽东人，曾做过游击，因犯了事，带了二百余金，逃走到扬州东乡里躲住。最有勇力，能会刀枪拳棒，专放“加一火债”，常于每年三四月间，粮食清黄不接之时，借米一担与人，到秋来还米一担五斗，名为“借担头”。止隔四个多月，就加米五斗，利息竟是加一之外。乡中但有穷人无粮的，没奈何，不顾重利，只得借来应急。倏忽秋来，他就驾船沿庄取讨，若或稍迟，小则嚷骂，大则拳打，甚至占人田产，不管卖人，也要交还。人都怕惧，不敢拖欠，积有千余两现银。生有二子，长子痴呆，不知人事，只会穿衣吃饭，连数目、方向俱不知晓。次子人都叫他小侉，虽然乖巧，奈他性情不定，易惑易动，不安本分，奢华浪费，父死之后，竟是挥金如土。他的费用事甚多，我只说一件便知。他曾于大雪时，看见一人骑匹白马，上好鞍辔，人人称赞。小侉羡慕不已，即着人买匹白马，置新鞍辔，又特另雇人草料喂养，出入骑坐，自为荣耀，欣欣得意。偶往仙女庙镇上骑马走动，遇着江都县县丞，不曾下马。那县丞差人拘查，小侉慌了手脚，忙请个大乡宦恳嘱，送了县丞礼物银子，约费百余两，方才了事，自恨平民无职，要买一微官，才可骑马张盖，才可皂役喝道。有人知其痴呆，因伙通骗棍，谎说：“现今吏部某人，是我至亲，需银四百余两，即可印给凭据去做官。”小侉大喜，即如数交兑，立有笔帖为证。骗棍脱银过手，远循他方，候至年余，毫无影响，告追无人，寻觅无处。续后又遇一人，向小侉说道：“你向日只图价少便宜，不够料理，怎有官职？须得银千两，兑交我这样至诚人，星往北京图谋，包管确实，如不放心，某人做保。”小侉听说大喜，又如数兑交，脱银过手，伙同保人又复远逃。小侉连连遭骗，今日卖田，明日卖房，到后来除没得官做，反将家产用尽。奴仆见穷将来，俱已散去，呆兄与嫂妻俱因饥寒难过，接连先死。小侉日夜愁苦，没奈何照依乃父借米与人的例，走到人家“借担头”来度命，到得秋来没得还，受逼受辱，挨骂挨打，弄得孤苦只身，夜无宿场，日无食场，竟至饿死路上，棺木俱无，地方小甲用芦席卷了埋去。乡老都知老侉盘剥人报应。有吕诗云：

从来放债没羊羔，一月三分律有条。
色低数短真刻剥，坐讨立逼太凶豪。
授你家财无尽足，典他房地哪宽饶。
不杀穷人怎得富，也与儿孙留下稍。

宽厚富

圣贤仙佛，莫不以利人为急；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试看陈翁存此好心，不过取息略微，遂离全福之报，最可法也。

穷富何常？有少富而老贫者，有祖父穷而子孙富者。沧桑迁改，盈虚消长，岂能预料？但彼我同生天地间，彼不幸而穷，我有幸而富，理宜同济扶持。乃世有不能怜之恤之，而反欺之谋之者，是诚何心哉？难免后报如然。

扬州便益门外有个陈之鼎，这人家资没多，总不过银百余两，生有三子，开个小米铺糊口度日。他立志要救难济贫，每恨力不从心，因自立一法，将本银百两，到秋成收稻价贱时，尽数买稻堆贮。因冬米久贮不坏，即于冬腊人牛闲时碾出米来，堆在庄上，平时只在近处随买随卖。只到三四月青黄不接，便将庄上的米，着儿子陆续运到米铺里，只零星卖与贫苦人，论升论斗，若到了三四斗整担的，就出多价，也不肯卖。他的本意说，成担多买，毕竟是有钱有家。他铺里米价又比别人家减一分钱，比如别处米每斗银一钱，他只要九分。这些贫淡人，都到他家来买，这个三四升，那个七八升，日日拥挤不开，都是三个儿子料理。但是往乡装米，以及买稻上碾，并门前零星发卖，都是儿子，并无伙计。真是父子同心山成玉，兄弟同心土变金。因此，钱财日发一日，又且省俭不奢，不到四五年，竟积起本银五百余两。他又尽着多本多买，他仍开这小铺，照旧例发卖。偶一夜，有小人把他米铺门前垫沟厚板偷起了去，早起三个儿子在街坊喊叫：“谁人起沟板去，速些送来，免得咒骂！”喊了三四遍，并无影响。不意黑晚有个某刮棍，吃酒吃得大醉，此时三月春天，他把衣服脱得精光，在陈米店前指名大骂道：“你门前铺地板是我掘起来卖银子用了，你敢出来认话，我就同你打个死活。如不出来认话，如何如何，辱及父母三代！”陈老三个儿子俱不能忍耐，要出去理论。陈老先把大门、铺门都销了，吩咐儿子家：“俱不许出门，他是醉汉，黑夜难较，尽他咒骂，切莫睬他。”那刮棍又将沟泥涂污

门上，复又大骂四五回，喊得气喘声哑，自己没意思回家去了。那人因大醉脱衣受冻，喊损气力，本夜三更时就死了。他妻子说：“虽同陈老儿相骂，他闭着门，并不曾回言，又不曾相打，没得图赖，只得自家买棺收殓。”三子才知道，若是昨晚不依父言，出来同他打骂，夜里死了，如何就得了结？陈老行的宽厚事，如此类颇多。他过七十岁时，家财竟至上万，时常吩咐儿子，存心宽厚，不可刻剥贫人。后来陈翁活到九十一才去世，虽无官职荣贵，却是夫妻结发偕老，三子四孙人伦全美，财富有余，此天报良善之不爽也。

斩刑厅

世人切不可种恶因，若一有恶因，必有还报。如德宗禅功已修得道，奈前世之恶因未结，虽无刑厅叩拜之事，亦必有报。昔姚国师尚难逃避，何况德宗乎？凜然哉！慎勿起恶念而种恶因也。弟兄如手足，损我手足而得资财，至愚不为。今骈死狱底，是皆自取。最可嘉者二小童竟有报仇坚志，今世罕见，不可不传，自恨忘其姓名。

顺治年间，扬州有个刑厅，姓武名缵绪，他为人甚是贪酷，恶事极多，我略说二件，便知其人。这刑厅新到任，旧例要谒见漕抚。那时漕抚姓吴，最信奉佛法，因有个德宗大和尚，是扬州福缘庵里得道的高僧，吴漕抚请来对坐谈禅。听事禀扬州武推官新任来叩谒，漕抚即传进内衙谒见。武刑厅顶帽朝服，入内投上手本，朝上三叩头辞出，于叩头时看见有一僧人，同漕抚并坐受礼，询问方知是福缘庵和尚。这德宗过了几日回寺，忽一日有吏持武刑厅名帖到寺，请师谈讲佛法。德宗见帖，即吩咐坐者道：“我前世曾谋害了此人性命，今冤家会面，自难逃避，此去不得生回了，可备我龛塔。”吩咐完，侍者随师行至府前，正值厅官侍堂，吏禀德宗唤到，厅官随令即刻叫上来。德师自阶下朝上行走，立着候问，厅官大怒道：“你虽有些须禅学，但本厅是父母官，如何妄自尊大，相见不跪？”尚未答话，就令皂隶重责四十大板逐出，才出仪门，已经气绝。侍者甚是叹服前知之明，慌忙用龛塔收殓，百姓都说刑厅毒恶。是年

四月间，钞关门内有个盐商，家资积二万余金，生二子二孙。父才去世，二子因家财富厚，你争我夺，兄说弟有偏私，弟说兄有暗蓄，较量吵闹，亲族劝解不开，竟在武刑厅衙门互告。这官一见家财几万，弟兄纷争，随即差拿二人收禁。二人在禁两月，并不提审，弟兄会意，懊悔不已，只得同公项中议出银五千两，烦当事缴进。厅官回说这商家几万之富，嫌少退出。其后亲族人等禀了几次和息，通存衙不发。弟兄二人无法可施，只得安坐听命。自四月监禁到十二月，年节将近，适有清军厅，因年底亲自下狱清监。弟兄痛痛跪禀道：“只因一时昏迷，为家财事控告，蒙武老爷已禁狱八九个月，不审不结，目下年节已近，总不能回家与老母一面。”说毕，又各大哭。清军面谕道：“既是和息，候本厅即面会武年翁释放。”弟兄感恩望信。军厅果然不回宅，即会刑厅，言及此事，恳求推分释放，刑厅满口依允，清军着人知会弟兄二人。是时腊月二十九，不见释放。那知武刑厅于黑晚密传禁卒至衙内，本夜将二人讨病呈。家人总不知晓，只说恐不能出狱，尚办了许多酒肴抬送禁，忽闻得二人暴病俱亡。家人闻信，老母、二子同家中男妇共有百余人，备二棺在狱洞口，哭声振地，远近俱闻，看者拥挤，满塞街路，无不流泪。彼时二子才各十四五岁，披着麻，哭得死而复苏，续大喊道：“家中人众痛哭出血，也是没用，我二人拼性命，星夜入北京喊御状，才得伸冤！”随有被害四个人说道：“你小小年纪，如果有志，我等情愿同往帮助。”二子收殓毕，不理丧事，便将武刑厅恶事十二件，写成御状，飞往北京击登闻鼓上奏。蒙发某部审问详细复上，奉旨将武绩绪革职，发江南督抚审拟具奏。督抚会审，事事俱实，回复，奉旨着即处决，奉上宪即令新刑厅王某监斩，随将武刑厅绑赴北门外斩首。是日阖城百姓来看的，竟有几万，一路上拥挤不开，把斩下来的头，被众百姓用砖石棍斧打成烂泥。那时顶先有一木匠打枷，后来因此匠人犯了法，即用此枷枷号示众，有某生员戏题一句云：“木匠打枷枷木匠”，对了一年没得还对，直至此时方对云：“刑厅监斩刑厅。”岂不奇异？可见害人的恶因，是种不得的；弟兄手足，是伤不得的；贪酷坏官，是做不得的。如此果报，可不凛然！

埋积贼

马厅尊获积贼，先给本银，劝令改过，不改，后重法枷责。又不改，是一而再再而三，终无改过之日矣，乃活埋除灭，诚为快事。

予曾见泰州州官拿获贼人，即用大铁棍，约重二十余斤，手足铁环钉坚，朔望赴官验看。许其沿街求乞，兼令各处寻觅伙贼，若有续获，又将铁棍钉续获之贼。予亲见带铁棍而行者三人，是亦治贼之一法，较之活埋，还留其命。

扬州有个积年贼，叫做孙驼子，这人矮小如猴，任你高楼大屋，将身一纵即上。更有本事，只用手指掏着梁椽，空中可行数十步。远近被其偷窃者甚多，恨不得寝皮食肉。那时有清军厅马老爷讳骧，手下有四五个老快手，专会捕盗，因报有失贼，马厅尊着令老快缉捉，不三四日即将孙驼子拿见马公，直认不辩。马公极仁慈，因吩咐道：“为人在世，诸般生意俱可养生，何苦做贼偷窃，获着夹打吊考，九死一生？本厅念汝初犯，一板也不打，反捐俸银五两，给汝做本钱，或买薪蔬度活，改过自新。若再做贼，必尽法打死，决不轻饶！”孙贼叩头感恩，领银而去。未曾三个多月，本银用完，旧性复起，又往一家偷卷一空。失主报了马公，老快又获孙贼见马公，问实直招，随将孙贼重责四十板，枷两月。释放时又当堂吩咐道：“本厅今从宽饶死，若或再犯，你莫想有命！”孙贼叩头感颂而去。过了几个月，又偷又被捉获。马公一见孙贼，大怒道：“本厅两次如何吩咐，如何苦劝？奈汝坚不改过，可知再放汝回去，仍是不改。”即着皂头往材板店内买棺一只，抬到堂上，即令把孙贼用绳捆紧，活活放在棺内钉好，即令抬出北门活埋了，取具土工小甲看守无失，甘结回复。埋贼的时候，看的人众拥挤不开，我曾去挤看，尚听得棺内叫喊。自埋贼之后，扬城内外贼盗俱无，百姓夜眠安枕，皆感激马公之法治也。

大事因缘

大慧杲禅师

宋大慧杲禅师，年十六出家，十七落发，即喜宗门中事，遍阅诸家语录，尤喜云门睦州语。便是上等根器。尝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个达摩，甚处有许多门庭？未识着者，个个有这高论，及乎参到深处，不得不入他门庭也。性逸不羁，十九游方，初谒宣州明寂理禅师，请益雪窦拈古颂古，理不假一言，令自见自说。师辄洞达微旨。此是宿习露现处，若不参到悟如隔罗谷，不得实受用。理叹曰：“杲必再来人也。”过郢州天阳，见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坚首座师，周旋三公，会下甚久，尽得曹洞宗旨，见其授受之际，必臂香以表不妄付。洞宗从云岩，付宝镜三昧，便错起也。念曰：“禅有传授，岂佛祖自证自悟之法？弃之。”可见宋时洞宗不用自悟。遍历诸方，已而参心印珣公，珣公令至宝峰依湛堂准公，伪宝值贾胡。师始至，机辩纵横。一日，湛堂问曰：“你鼻孔今日因甚无半边？”对曰：“宝峰门下。”堂曰：“杜撰禅和。”不入师法，便成杜撰。又一日，于妆十王处，问曰：“此官人姓什么？”对曰：“姓梁。”堂以手自摸头曰：“争奈姓梁？底少个幞头。”对曰：“虽无幞头，鼻孔仿佛。”堂曰：“杜撰禅和。”又看经次，问曰：“看什么经？”对曰：“金刚经。”堂曰：“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堂曰：“你做得个座主便下。”识破你也。今人用一肚皮座主禅，自高自大，抹杀真宗，何时得遇宝峰，纵遇宝峰，奈何养成善知识门面，必不肯信，可叹也，一日侍次，湛堂视师指瓜曰：“想克司头筹子，不是汝洗师承训，即代黄龙忠道者，作净头九月。”今人要闭门坐禅，累众仆，仆纵悟得，亦是细娘禅，定无出世福，亦无好儿。孙振起。一日，堂问曰：“杲上座，我遮里禅，你一时理会得，教你说也说得，教做拈古颂古，小参普说，你也做得，只是有一事未在，你还知么？”对曰：“什么事？”堂曰：“你只欠这一解在姤，须得入处从缘一荐方真。若你不得这一解，我方丈里与你说时，便有禅，才出方丈，便无了。惺惺思量时，便有禅，才睡着，便无了。全是心意识。若如此，如何敌得生死？”几乎不起之疾，今日诊着，将有生色矣。对曰：“正是某甲疑处。”湛堂病亟，师问曰：“倘和尚不复起，某甲依谁，

可了此大事？”堂曰：“有个勤巴，于我虽不识渠，然汝必依之，可了汝事。真悟底人，千里同风，不必面见，便知端的。若观渠不了，便修行去，后世出来参禅。”宋时禅师如麻真人不过一个两个，若不遇真师，则不但杜撰，将入异路矣。及堂化后，师往荆南见圆悟，自惟曰：“当以九夏为期，其禅若不异诸方，妄以余为是，我则造无禅论去也。前人根器，大有自知之明。个人若恁么，而复有人言不是，便掉头不顾矣。何有后日大光明耶？枉费精神，磋跎岁月，不若弘一经一论，把本修行，庶他生后世，不失为佛法中人。”可见念之一概，禅是不把本，枉费精神也，既见悟，晨夕参请，个人只求入堂，前关后锁。于中打也念话头，有经时不见和尚者，若令渠晨夕参请，便作弄嘴汉矣。悟举云门“东山水上行”语令参，师凡呈四十九转语，悟不肯，令人能转四十九语而师不肯，便为无是事矣。悟一日升座，举云门语曰：“天宁即不然，苦有人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但向他道‘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师闻举豁然以自悟。悟察师，虽得前后际断，动相不生，却坐净裸，裸处语师曰：“也不易，你到这个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为大病，不见道，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须知有这个道理。”师言：“某甲只据如今得处，已是快活，更不能理会得也。”前后际断心意识，顿然一破身心世界魔佛。凡圣人法，惧自谓之悬崖撒手，行人到此，方才自肯承当，再无疑矣。只是承当处，正坐死水法，身边是真奢摩，他是空边际，虽然生死门头横出直入，而未见佛道，且得暂时休歇耳。其救死之法，只是在言向上起疑，入言向上悟一悟，便得一厥。若在空闲处生照，则好光景尚在，不肯力参矣。须是打乱他光景，方才着忙肯参耳。悟令居择水堂，为不缠务侍者，日同士大夫闲话，悟要打乱他好光景，因令居不缠务侍者之役，终不专活，忙乱不过，自然打失，真妙法也。入室日不下三四，再举有句无句，如藤倚树，问之，师才开口，悟便曰：“不是经半载，念念不忘于心。”令人得一概，便饥迟自了，只为不遇真师，不曾向大法上用力，不透最后重关耳。直须恁么始得。一日同诸客饭，师把箸在手，都忘下口，悟笑曰：“这汉参黄杨木禅，却倒缩去。”黄杨遇闰则厄，时缩一节，参禅只为频频倒缩，听以干得竭，破得大，入得深。师曰：“这个道理，恰似狗看热油铛，欲舐舐不得，欲舍舍不得。”此犹是合头话，只是形容做工夫极妙。悟曰：“你喻得极好，这个便是金刚圈栗棘蓬也。”一日，问曰：“闻和尚当时在五祖，曾问这话，不知五祖道什么？”悟笑而不答。师曰：“当时须对众问，如今说亦何妨？”悟曰：“我问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就。”五祖忒煞狼藉可惜，许也可笑，个人尚够不着。又问：“树倒藤枯时如何？”祖曰：“相随来也。”师当下释然曰：“我会也。”推山塞海，水陆并进，不容不悟到彻底。悟遂举着讹因缘诘之，师酬对无滞。悟曰：“始知我不汝欺。”真正湛堂是作家。遂著《临济正宗记》付之。前来疑五家宗旨，无如是事。今日受他临济宗旨，方是大彻。师既大彻，反于数禅客有疑，乃以问悟，悟云：“我这禅，如

大海相似，你须将个大海来倾去始得，若只将钵盂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禅如大海，须要深穷。今人但弄得了当，翻道别人不是，正是弄海认涯，足发一笑。能有几个得到你田地？何不学他，重参一参。往时只有个上座与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几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验，学者丛林，浩然归重。勤辩人无如竹篋之妙，令人怪其无处吐气，便言竹篋不是话头，真可笑。会女真之变，欲取禅师十数。师在选获免，趋吴虎丘阅《华严》至人地文，洞彻昔所请益，湛堂殃崛奉佛语救产难因缘。初以此请益湛堂，堂曰：“正爬着我痒处。这话如金矢，法不会如金，会得如矢。”师曰：“岂无方便？”堂曰：“我有个方便，只是你划地不会。”师曰：“望和尚慈悲。”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问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儿子时如何，我自从贤圣去来，未曾杀生。殃崛持此语，未到他家，已生下儿子，如何？”师茫然，至是读至菩萨登第七地，证无生法忍云佛子菩萨成就此忍，即时得入菩萨第八不动地，为深行菩萨难，可知无差别。离一切相、一切想、一切执着，无量无边，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离诸喧静寂灭现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应手。次第乃至八灭，尽定一切动心意想，分别悉皆止息，此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往不动地，既舍一切功用，得无功用法身，口意念念皆息住于报行。譬如有人梦中见身堕在大河，为欲渡，故发大勇猛于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萨亦尔。见众生身在四流中，为救度，故发大勇猛，起大精进，以勇猛精进，故至此不动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现前，此菩萨摩訶萨菩萨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现起，况复于世间之心。”师因豁然，打失布袋，湛堂所说方便，忽然现前。始从前后际断时，已到佛心。菩萨心等尚不现起，况起世心处矣。只是暂时休歇，不是真到永不起处，及进一厥，已重到此处，得个着实。但悟处作业，即成动相，必须大法尽而后真真了当。及八大法既尽，奈法路未泯。犹未脱真了，直向最后一了，方是打失布袋。前来途路，一步深一步，只是住脚不得，才住脚，便是生死大病，切须知之。寻取真师，务在透过若道，各人悟处不同，我这一个万法平沉，昭灵尽绝，是相则底是魔说，是无师外道矣。慎之！慎之！园悟诏住云居，师往观悟，即请为第一座。冬至秉拂昭觉元禅师出众间云：“眉间挂剑时如何？”师曰：“血溅梵天，悟于座下。”以手约住云：“住住！问得固好，答得更奇。”元乃归。众师每入室，园悟时来听其语。一日入室罢上方丈语云：“或有个禅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师曰：“何幸如之！正如东坡说‘作剑子手，一生得遇一个肥汉刷。’”悟呵呵大笑云：“你到与我入室，穿得我上壁也。”悟又问：“达摩西来，将何传授？”师曰：“不可总作野狐精见解。”又问：“摒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师曰：“此是第二句。”悟常言：“近来诸方尽成窠臼。五祖下我与佛鉴、佛眼三

人结社参禅，如今早见逗漏出来。佛鉴下有一种作狗子叫、鶡鴒鸣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种觑灯笼露柱，指东画西，如眼见鬼一般。今人将要学禅，先养长头发，买一个蒲团剪去其棕，弄一条短棍，装一件破袄，五六月里穿却，人前卓然坐起，人后脱却打眠，梳光其发，帽盖眉毛，走到人前，八字脚腔，却眼捏一个没要紧问头问一问，善知识据实答他，他便桌上拍一拍，翻一翻帽子，竖拳作证，拂袖便行。及问他意旨何如？他又说一句没来历淡话，连喝数喝，谓之禅贵须硬。善知识不肯他，他便毒骂狠打，写揭帖造谤、无所不致，岂待狗吠见鬼而已？邪师过谬，一至于此，良可叹息。我这里且无这两般病。”师曰：“击石火、闪电光，引得无限人弄业识举了便会了，岂不是佛法大窠窟？”击石火，闪电光处，真得中间的。剑刃上事，着着有出身之路，是从上宗乘爪牙。若此处，无杀人手段，翻惹人业识，向理会处生根生叶。师眼不明，无千方百计底法头，翻弄锻炼，毕竟是个圆圈机锋捺将去，师既涂人，资亦瞒师，师资相瞒，弄棒弄喝，恰亦相似。争奈大家在生死业识中过日，妄称悟道，大妄语成，可不哀哉。悟不觉吐舌，乃云：“休要怪他，我只以契证为期，若不契证，断不放过。”直须以契证为期，方不着讹。契证者，前后际断要实，实事上打断，方得前后际断的契证。得一概者，要实实证到推移不动田地，方得一概。底契证法中契证者，要法法自己，荐一荐方是契证，不可口耳传授赚人，未上一了，要实了却，须有契证处，如高峰枕声、云岩古柏，方是证悟之期，不然，纵有证处，亦是火气未绝，不是实也。若真正为生死参禅，不图假借禅套换衣换食者，切须信之。师曰：“契证即得，第恐只恁么传将去，举了便悟了，便主张击石火、闪电光，业识茫茫，未有了日。”悟深肯之。师室中多问纳子，唤作竹篦则触，不唤作竹篦则背，不得不语，不得无语，不得于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无事甲里，不得于举起处承当，不得良久，不得作女人拜，绕禅床，不得拂袖便行一切总，不得速道速道僧拟进语，师便打趁出，时罕有善其机者，有憎闻举，夺却竹篦。师曰：“夺却竹篦，我且许你夺却，我换作拳头则触，不唤作拳头则背，你又如何夺？更饶你道个请和尚放下箸。我且放下箸，我唤作露柱则触，不唤作露柱则背，你又如何夺？我唤作山河大地则触，不唤作山河大地则背，你又如何夺？”时有舟峰长老云：“某甲看和尚竹篦子话，如籍没却人家财产了，更要人纳物事。”师曰：“你譬得极妙，我真要你纳物事，你无所从出，便须讨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弃得方始死得，死了却缓缓地再活起来，唤你作菩萨则欢喜，唤你作贼汉则恶发，依前只是旧时人。所以古人道‘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更生，欺君不得。到这里始得契竹篦子话。”又僧闻举曰：“请和尚放下竹篦。”即与和尚道：“师放下。”僧拂袖便出。师曰：“侍者认取这僧。”近礼侍者久侍师，默究竹篦话，无所入。一日入室罢，求指示。师曰：“你是个福州人，我说个喻向，你如将名品荔枝和皮壳剥了，送在你口里，只是不解吞。”礼不觉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祸事。”师后复问曰：“前日吞了底荔枝，只是你不知滋味。”礼曰：“若知滋味，转见祸事。”师肯之。

径山大师

今时有一种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猱猩地，休云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转令心头迷闷。不肯起疑情则命根不断，命根既不断，休亦不去，歇亦不得，即此“休歇”二字，便是生死根本，纵百劫千生，终无了期。又一等人，教人随缘管带，忘情默照，照来照去，带来带去，转加迷闷，无有了期。既有能带之心、所照之境，能所对立，非妄而何？又一等人，教人诸事莫管，但只恁麽歇去，歇得来情念不生，到恁麽时，不是冥然无知，只是惺惺历历，这更是毒害瞎却人眼。惺乃对寂法，非真参也，须只要发明大事，才是正觉。

金刚经石注

西天经典甚多，惟《金刚经》是诸经之根。经中所说，悉成佛祖之密旨。自唐宋元明以来，注此经者何止数百余家！各皆极意剖析，总为指引迷途，开悟后学，功甚大而惠甚普矣。诸家讲注语义，各有是否，欲求其详明折衷，竟亦寥寥。良由以语传语，大都纸上钻研，未从实地参悟而得，又何怪其然耶？殊不知此经乃如来心法，众生性源。佛本无经，经亦无说，因一切有情，汨于外诱，昧其本灵，颠倒昏迷，轮回苦海，极可悲痛。是以如来作此真空无相之说，不过为众生解粘释缚，还其本来面目，何啻暗室明灯、冥空杲日！若能领悟，立证菩提，幸诚万万矣。今穷乡委巷，但有善信之人，皆知读诵金刚尊经，及叩其义理云何，则懵然不解其谓。虽有学者曾听各师所讲之论，常览诸家所著之书，或属言繁，或成义杂，徒令闻者见者，是非可否，茫然不知适从，岂不以如来至妙之心法，缘此而未即明传，深可浩叹哉！愧予一介书生，自知本灵半为外诱所汨然，而身虽在家，颇有出家之行，每于儒书之暇，最喜诵读此经，是以究心于此者，已二十余年。凡讲此经之堂，无论远近，予必先到；注此经之书，不拘浅深，予必悉观。虽闻见甚多，奈异同不一，自尚未的，又何以晓

示将来？独有儒士王化隆所注，尽发如来精微，又且脉络贯通，简明确当，不繁不杂，功亦大矣。惜注中间有与经文未透者，亦有与经文相左者，是犹玉中之瑕。予不揣愚昧，重加较正，删其偏背，补其遗漏，另自直解，名之曰“石注”。凡如来只字片言，悉由予一己之愚见参悟评定。期岁书成，因发愿镂传，印送万部，用广如来之慈悲，大启众生之智慧。今而后得书诸善信，缘经求法，因法悟觉，令真宗了彻密谛，通明出生死途，登菩提岸，减无量罪，获最胜福田，证果人天，永臻快乐，始信《金刚经》所说，悉是佛祖最上之密旨，而予之所言真实不虚也。在予此注，不过为人指引途路之方向，令行者不致错入崎岖迂回之境，他日有幸，或于如来会，不结一指引之因缘已耳。愿诸善信早悟本灵，同归西天极乐，上不负如来垂示之盛心，下不负予一点指引之微念，诚大快也。

康熙四十一年岁在壬午仲阳月之吉旦，良觉居士石成金天基撰并书

西天佛经甚多，惟《金刚经》是如来微妙心法，乃禅宗之至宝也。予参悟多年，因著《金刚经》石注一部。愚注与众不同，每节分注、论、讲、证四段。仿张居正《四书直解》例，先逐字破义，后以浅言直说，意在阐明佛旨。学者只须由此参悟，自得正果而不错矣，略曰：此经注解极多，大半隔靴挠痒，须要实悟真参，才得心明性朗。我今直说根源，不用狐思乱想，但能至诚受持，开卷了如指掌。书内文载读法十条，辟妄十条，以及总旨辨异，极简极明。但此书每部计一百二十页，予发愿印送一万部，奉送二年，已足如愿。自愧力薄，不能又送。倘有善信，随意买纸，予出印板听刷，分文不取，共劝胜举。凡求如愿，功德不亚于河沙宝施也！

石注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般若”音“钵惹”，后凡又遇，同此

【注】金刚是金中之精坚者，刚生金中，百炼不销，质极坚利，不为物破，而无物不破。譬如智慧，能绝众生贪嗔痴一切颠倒执着

之见也。般若者，梵语，华言智慧，性体虚融，照用自在，故云“般若”。梵语波罗蜜，华言到彼岸，欲到彼岸，须凭般若。此岸者，众生作业受苦生死轮回之地。彼岸者，谓诸佛菩萨究竟超脱清净安乐之地。经者，径也，如一超直入也。

【论】波罗蜜有六种：布施，度悭贪；持戒，度淫邪；忍辱，度嗔恚；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智慧，度愚痴。各占六度之一。惟一般若，能生八万四千智慧，则六度兼该，万行俱备。佛言多梵语，姚秦三藏鸠摩罗什奉诏用中国语翻译此经，指明后学，功诚大矣。

【讲】人之真性，本是虚灵不昧，历劫常存，惜为物欲昏蔽，所以沉沦于生死苦海未能脱离。我佛慈悲，持说此经，犹乘筏渡津以至彼岸也。所谓金刚者，盖万物能逃乎五行，而五行之中，惟金最坚利长久。木有时而朽，水有时而涸，火有时而熄，土有时而崩。以金试之于木，则能成器用；沉之于水，则光湛常新；投之于火，则百炼愈精；埋之于土，则永劫不坏。其位在西北，能摧折一切万物。人能用之于身，可以斩一己之邪魔，诛万里之妖怪。儒有龙泉宝剑，安邦定国；道有青蛇宝剑，断绝情欲；佛有金刚宝杵，降伏魔王。大易以乾为首，玄门以金丹为首，此经以金刚为首，得此般若经者，证西方无量寿果。西方金方也，金之为义大矣哉，故以金刚为喻。般若者，智慧也，人生日用间，图名贪利，奸伪百出，至死心尚不足，自以为乖巧伶俐，不知溺于轮回苦海，真痴愚人也。必以智慧打破痴愚，独禀乾刚勇猛精进，明了自性，岂不到彼岸与诸佛同享快乐哉？总之，金刚，喻也；般若，法也；波罗密，证果也。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祇音奇比音被。

【注】如是者，此也。我者，结集经者自谓也。言如此之法，我亲从佛闻之，非臆说也。一时者，说此般若之一时。佛者觉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故名曰佛。舍卫国，波斯匿王之国。祇陀，王之太子也。树是祇陀所施，故名祇树。给孤独园者，王之宰臣名须达拿，常在此园赈济贫人，故名给孤独园。梵语比丘，华言乞士，谓上乞法于佛，以明己之真性；下乞食于人，以为世人种福。盖佛将说真空无相，妙理必得；道之深方能领悟，岂小比丘所能与哉！千二百五十人，即孔门三千徒也。俱者同处也。

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注】尔时者彼一时也。世尊者，举世认所共尊。敬食时正当午时也。洗足，以佛行则跳足。敷者设也。

【论】佛是金轮王子，谁无供养诸？而犹如此乞食，欲使后世缙徒不殖资产，去此贪心，折其骄亢，以炼种性。正君子谋道不谋食也。

【讲】尔时世尊于午可以乞食之时，于是着僧伽之衣，持四天王所献之钵，因祇陀园在城外，自外而入舍卫城中，以次第而乞焉。不欲贫以从富，不舍贱以从贵，大慈平等，无有选择。乞食既毕，还归给孤独园。饭食已完，将入禅定，于是收舍其衣钵，使心无系累也；洗其足，以洁其身也。乃排布高座而坐，而说法源因起点。

时長老須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

【注】众弟子中惟德尊而年高者谓之長老。此須菩提即善現，又名空生。尊者希少也，希者贊佛之詞，即“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之義。”

【讲】須菩提在大众中，即从自己座位起身，整顿威仪，袒其右肩，以示不敢乎师。屈右膝，以示不敢左乎道。合掌，以示其皈依。恭敬，以示其严肃。而启白于佛。以伸问同，先赞而后呼之曰：举世所少有者我世尊也。

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

【注】如来，佛之总称。如而不生，来而不灭。即我真性之体用。单修智炫曰菩，单修福业曰萨，福慧双修曰菩萨。诸菩萨指会下学道之人。

【讲】須菩提称赞佛曰：如来起慈悲心，善能卫护眷念此会中之众菩萨，使之信受，又善能以此佛法付委嘱托于人，使之奉行也。

世尊，善男子，善女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注】阿，训无。耨多维，训上。三，训正。藐，训等。菩提，训觉。乃无上正等正觉，即我之真性也。此真性包含太虚，孰得上之？故云“无上”。然上自诸佛，下至蠢动，此性正相平等，故云

“正等”。其觉圆明普照，无偏无亏，故云“正觉”。应者，当也，“云何”者，如何也。住者，止也。降伏者，制御之谓也。

【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即是佛，即是如来，即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只此九字，若能悟明就得佛。

【讲】须菩提问佛曰：“世间若有善淑男子并女人，学道之初，先发此无上菩提之佛心，当如何常住而使之不退转？妄心一起，当如何降伏而使之不惑乱我真心也？”

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注】谛听，仔细听也。

【讲】佛因须菩提启问，其言甚善，便重言“善哉善哉”，以叹美之：“汝以如来‘善护念，善付嘱’，只此两句‘善’，发我未发之言，汝当详审而听，吾当为汝说此住佛心降妄心之道。”

“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注】唯，领诺也，然是其言也。既诺而然之，又称世尊以表深愿也，愿乐欲闻，如蜂思好蜜、渴想甘露、倾心侧耳，莫可形容也。

【论】发此心者，究竟无上菩提之心也。凡人，一心不昧，万法皆通，但迷则顺此心，谓之“无明”；悟则逆此心，谓之“智慧”。立大圆镜，空如来藏，建大法幢，度无量众，皆不出此。

【讲】人之一心，朋从往来，攻取日众，最难发此菩提觉心。若善男善女既发此一念，则满腔中纯是天理，真如本性自然显露，自然常住不灭，吾见五蕴皆空，如是一切妄心，不待驱除而自降伏矣。所谓道心为主，人心退听也。譬如日光一照，黑暗尽明。须菩提即令诺其言，称世尊曰：“弟子愿闻佛之教。”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胎生，若卵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

【注】摩诃者，广大之称。若者，或也。

【论】世法上说胎卵湿化，指人与鸟兽鱼虫等物，为欲界色界；色想、无色想，指无色界、非想等天，皆名曰“众生”。其与“降伏

其心”句义相悖，不知众生者，指人心之众生也。自性众生誓愿度，又何说之？六祖以众生指心言，极妙！

【讲】佛告须菩提说：“诸大菩萨，以如是之妄心，欲其降伏而使菩提真心顿然发现者，果何道以致之？盖人一身，悉皆五阴六阳遮隔我之真性，故种种一切众生妄心，极难降伏。何以见之？或有心易轻举飞扬远适，谓之卵生；心常流转，习气深重，谓之胎生；心随邪见，沉沦不省，谓之湿生；心见景趣，迁变起幻，谓之化生；执相修因，顿起邪思，名为有色；内守顽空，不修福慧，名为无色；滞诸闻见，系念染着，名为有想；静沉死水，犹如木石，名为无想；起生灭见，落两头机，名非有想、非无想。然此九种众生心皆非菩提真心，一或有之，死即随类受生，随于胎卵湿化之物，虚空等神、天魔等鬼，所以轮回六道，难入涅槃者也。”

“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注】我者，佛自谓也，皆者，尽也。令者，使也。入者，行到于内也。无余，无渗漏也，梵语涅槃，此云无为无余涅槃，大涅槃也。

灭，消灭也。度化，度也。

【论】人有虚灵之性，包括天地，谓之真空。又名法身，亘古亘今所不能灭，即大禹见黄龙负舟，自言：“生寄也，死归也，”四大色身，原是假合，岂无毁坏之理？愚人不能明心见性，所以死归阴趣，随业受生，迁转不已。圣人明觉了然，如虚空杲日，当天普照。或出应世，则为报身化身随缘；或不住世，则弃四大如弃敝履，永证清静法身，寂然常乐。是其来也，从体起用，无所从来；其去也，摄用归体，亦无所去，岂非涅槃常住不灭哉？世人不知，误以为死，非也。

【讲】佛之意，盖说如前所谓一切众生妄心，皆不是我菩提觉心，我皆令此受学诸大菩萨，将此妄心入于清净无为之乡，消融其滓秽，度脱其染着，如红炉点雪，必使人欲净尽，纤毫不留，深造于立默之境，所谓心外无余道，道外无余乐也。

【证】《楞严经》云：“涅槃，乃清净不死不生之地，一切修行者之所依归。”列子曰：“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裴相国云：“寂静常乐，故曰涅槃。”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讲】佛说，如是以前所言灭度之道，使般若智慧打破种种邪见烦恼，故此无限量、无计数、无边际。一切众生之心，今已灭度无余者，岂我真能使之令人涅槃而灭度之哉？盖以凡人，原有此无上菩提之心，只为迷而不悟，今心地一旦豁然开朗，顿见本性空寂，是然，自性自度，本来无此众生妄心，曷得而灭度之？

【证】《净名经》云：“一切众生，本性常灭，不复更灭。”六祖《坛经》云：“自性自度，名为真度。”

“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

【注】相者，形迹也，执着形迹，心不虚空，滞而不化，谓之有也。

【论】此经自始至终，总以四相为张本，反复言之。

【讲】夫无有众生得灭度者，此何以故也？盖自性本空，无有我、人、众生、寿者之形，方是无上菩提之心。若或有此四相，则前一切众生妄心，安能灭度以至涅槃哉？决非菩提地位中人矣。世间未有一人不自爱其身者，终日营营，争名夺利，为一身计，又为子孙计，皆是我相也。见人势利，攀援不已；见人柔弱，嗔压不已。嫉人之有，吝人之求，皆是人相也。色爱想行计，其和合贪嗔痴爱、汨没灵源，此众生相也。焚香祷祝，为求现在福田；炼药烧丹，希冀长生不老，此寿者相也。

【证】《圆觉经》云：“未除四种相，不得成菩提。”

“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

【注】复，还也。次，再也。还复再与须菩提言之，住着也。

【论】世法上论布施，檀波罗蜜为六度之首，是修行中一大事。但此布施乃谈心要，如来于日用间从自性中起用，广布设施于外，不住着于有相，决非外人舍施之说也。

【讲】佛再与须菩提说：“菩萨于所行之事，当无所执着而为敷布设施，何以见之？眼之悦于色，耳之乐于声，鼻之嗅于香，舌之甘于味，身之触于欲，心之较量分别于其法，皆有相之运用，与众生何异？岂是我性中本有之福德哉？菩萨于自心众生舍其所贪，

归于空寂，不于六根六尘上有所系累拘执，但自性虚通，妙圆明净，随感而应，不住于相也。”

“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讲】所以然者如何？若有学道的菩萨，不泥着色声香味触法之根尘以为运用，则是所有善根纯熟圆满，永得无上菩提之道，其福德量等虚空，岂人之心思可得而测度付量哉？非享福报之谓也。

“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东、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凡问之，“不”字音“否”；凡答之，“不”字音“弗”。

【注】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总谓之十方，虚空者，大虚之中，无有纤毫隔碍，荡然空朗，非心思可能度量。

【论】六根圆通，四虚无碍，东看皆西，南观皆北，上俯皆下，下仰皆上，不立中边，有何四维？既无界划，何可度量？无能施彼，无所施此，如如自在，湛若十方。空以无所住，住是太虚空，福德性应如是住矣。

【讲】佛问须菩提：“于汝心中，自谓如何？如十方虚空，可以心思度量不？”须菩提答云：“不可思量。盖大莫大于虚空，非人之所能测度。”佛又明说：“无住相布施之福德，亦如虚空不可以思量也。”既而佛又呼其名而以告之：“汝诸菩萨之学道者，不必别处更求道之下落，但当依我所教于汝无住相布施之理，便就此止，应用之间，湛若十方，空无所住而住可也。”

【证】六祖曰：“不住是菩萨处。”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

【注】身相者，色身也，即孟子所谓形色也；非身相者，法身也，即孟子所谓大体也。此如来，吾真性佛也。

【论】吾之真性如来，湛然常住，本无生灭，无相之可见者也。若要见之，外不见有山河大地，内不见有见闻觉知，舌头上无十字关，脚跟下无五色线，千圣唤不回头，百鸟都无寻处，忽然豁开正

眼，大地浩流，即见本来面目。

【讲】佛问须菩提曰：“于汝之意所云，维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须菩提解其意，乃答之曰：“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故？不可以身相见之，盖如来所说身相，不过形体之末，非真空无相之道，岂可指而谓之真如来哉？即非身相也。”

【证】庄子曰：“不形之形，川曰：‘身在海中休觅水。’”

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注】“非”字莫作“无”字解。“非”字活，“无”字呆，下同。

【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犹之吾儒，不以形体求圣人，而求吾心中之圣人也。

【讲】佛之心，欲人见自性。佛告须菩提曰：“世间凡有形相之可见者，皆是假合变幻，不是汝本有真实的理，虽有所见，亦妄见也。汝若凡见诸相，便识破非我真实本相，必无执相迷真亡失，自能回光返照，即见色身中有法身，自性之如来随处显现矣，而如来岂可外求乎？”

【证】《刊定记》云：“执相迷真，对面千里。虚心体物，天地一家。”道川颂曰：“有相有求俱是妄，无形不见随偏枯。堂堂密密何曾间，一道寒光烁太虚。”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

【讲】须菩提恐后之人闻法不能信受，乃白佛曰：“世尊之可说，皆大乘正宗之教，菩萨未有不信受而奉行之。苟末世凡夫名众生者，得闻如是真空无相之言，其言说中之章句，果能实信之否也？”

【证】学道之人，不可无此信。孔子曰：“笃信好学。”玉枢经曰：“道以诚而入。”《华严经》曰：“信为万物功德，毋长养一切诸善根。”《智度论》云：“佛云大海，信为能入。”

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

【注】持戒者，诸恶莫作也。修福者，众善奉行也。

【讲】佛告须菩提：“汝莫作生实信否之说，然此无相真空妙理，必有大根基的善人，方能信任其道，岂同小可？设或佛灭后，到五百岁之时，有人持守戒律，而诸恶莫作，广修福田，而众善奉行，又能于此经中之一章一句，信之于心，凿凿皆真实语，则此人之善根培植甚厚，岂于一佛二佛二四五佛种此善根哉？当于无量千万佛所中发生得来，非止浅浅根基所得也。”

【证】六祖曰：“信般若波罗蜜，能除一切烦恼；信般若波罗蜜，能成就一切出世功德；信般若波罗蜜，能出生一切诸佛。”《刊定》云：“根有生长义。”

“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

【注】世间所享者，名福报。信此经者，名福德。

【讲】佛又告须菩提：“若有此善根之人，闻得此经之章句，乃至一念之中，净焉而心不乱，信焉而心不疑，生此净信心者，我能尽心尽见。此人虽名为众生，而持戒修福之德善根，受用不尽，其福德岂有限量哉？”

“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人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法相。”

【论】佛先教学者能生信心，以此为忧，又恐学者徒泥言说，不求心得，所以云“无法相”，又恐学者执着无法，不去探讨其言以悟真理，故又云“无法相”。只此两句，有多少圆活妙理？此其所以为佛也。

【讲】佛言：“是诸众生，何故得如此之福德？其实善根纯熟，悟得真空无相之理，无复有我、人、众生、寿者之四相，亦无有执着此经之章句，实信其言说，落于有见，而为法相。亦无有一向沉空守寂，落于未见，而为非法相也。不着二边，方是真空。”

“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著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注】我、人、众生、寿者，尽天地间众生所有之情状，尽不出此四者之中。非法者，无法也，沦于顽空。

【讲】前节众生既无有此四相，心中无纤毫染着，所以信此经而得福德矣，佛又反言之：“此何以故也？是诸众生苟或心不虚空，便落我、人、众生、寿者之形迹，此人之所易晓也。至于我说无法相者，以吾真如本体不在言语文字之间，汝若取法相，就是与前执着四相者其心一般，至于非法，则无相矣。我亦谓非法相者，又何故也？盖法界之内，理与事原不相碍，汝若取非法相，谓之曰‘无记’，空又谓之曰‘断灭’。见此心不化，与前着四相者又何异焉？是故当以此两头见，直须截断，不应执其有法，而取以为有，亦不应执其非法，而取以为无，则太虚之中，浑无偏倚，湛然形迹两忘矣。以此之义，亦有原故，佛尝谓：‘汝学道等人，当知我与汝说此法者，因汝诸人有此四相，不能了悟真空，超于彼岸。我不过假此法门，令汝度脱生死苦海，汝既见自本性，证涅槃乐，则我之法当弃之无所用矣。譬如编竹成筏，渡人过水，到岸则此筏亦舍之也。夫有法既舍矣，何况非法？又可执着于无沉空守寂哉？能不着力于无，则空而不空，自无非法相也。’”

【证】儒书曰：“得意忘言，得心忘象。”道书曰：“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傅大士曰：“渡河须用筏，到岸不须船。”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

【注】耶者，疑辞也。菩提之心，此是如来本性，亦人之所同具，当体即是，岂自外而得、待言而求哉？

【讲】前章既说法相非法相矣，佛恐须菩提尚未透彻，故又设此问，呼其名而告之曰：“汝之意何如？以我如来无上菩提之法，果有所求而得之于己耶！抑以此法淳淳然有所说而教之人耶！”

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注】解者，晓也。定者，泥于一处而不通也。

【讲】须菩提云：“如我心中悟佛所说之义理，则知无上正等正觉之法，此吾本来真空，人人所具足者也。不过各自默契而已，未当指定一处，而标其名曰：这是菩提之法也。然佛所说，不过随

机设教，何尝指定一法以教人必如是而后修哉？如来不尽废法，只无定法可名；如来不尽废言，只无定法可说。

【证】永曰：“佛说一切法、为除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

【讲】须菩提云：“如来之法，无定名亦无定说者，此其故何也？盖如来所说者，无上菩提法也，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色相中取，一有所取，心则驰于外求，可以心传而不可以言语中拟，一有言说，则泥于口耳，皆不可也。然是法也，若执为有法，而吾性虚灵莫测，果何言有非有法也？若执着为无法，而吾性随感即应，果何言无又非非法也？真空不空，其以是欤？”

【注】川禅师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

“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注】贤者，若须陀洹阿罗汉之类。圣者，佛也。无为法者，自然觉性不假人为之法也。差者，参差不齐也。

【论】此无为法者，即是无上菩提，即是涅槃，即是如来，即是无相，即是无住，即是金则般若波罗蜜也。有为法，世间法也。无为法，出世间法也。后学往往把“无为”两字认作空寂，一向灰心槁形，只说我即是佛，故今时无为道人极多，此真捕风捉影、顽愚不灵之人也。盖人有做作，皆是勉强。若我真性之运用，皆自然而然，何曾有所作为哉？

【讲】须菩提云：“我前所谓无可取无可说者，何以见之？盖无上菩提之法，皆我自然觉性，无假人为，故一切贤圣，皆同此无为之法，但法本无为，悟有迟疾，贤人得道之浅者，或假言说而后自悟，圣人得道之深者，顿悟顿修，本来无说，故有差别不同等尔，及其成功，则一也，此如来之所说‘法无定在’在。”

【证】庄子曰：“无为而无不为。”《华严经》疏曰：“寂寥于万化之域，动用于一虚之中。”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

【注】三千大千，形容其多也。世界者，世间之方位界限也。三千大千，统言一大世界也。这个布施作舍施看，与前篇无相布施不同。七宝者，金、银、琉璃、珊瑚、玛瑙、珍珠、玻璃也。

【论】此段初言三千，不即恒河自少至多也。

【讲】佛将以此持经功德开示学人，故先设言呼须菩提而告之：“设或有人充满三千大世界之七宝，用之以布施，此人所获福德多乎不多？”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讲】须菩提答云：“七宝布施，其福德甚多。何以言之？盖是福德，乃有相之施，于我性中真空无相妙法，全不相关，毕竟非福德性，故如来所言福德者，乃人天小果之因，此所以为多也。

“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

【注】复者，再也。信力曰受，受之不忘于心也。念力曰持，持之不厌其久也。受持者，承教不逆、结念不息也。经，指金刚也。说，谓广说经义，令人普得闻之。

【论】古一以来解四句偈者，纷纷不一，惟中峰谓经，经中凡言四句偈，必上有“乃至”字，下有“等”字，言于此经中受持一句二句，乃至四句偈，此说最为稳当。要知经完，一切有为法之四句者，竟是。

【讲】佛言：“如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四句偈等，直下承受其理，又拳拳持守于心而不失，更为他人解说其义，则是自利利他，所获之福，胜于彼之七宝布施者多矣。盖彼乃住相布施，纵得浊福，福尽堕落，此乃因经悟性，福等太虚，历劫不坏，其福安得不胜哉？”

【证】永嘉证道歌曰：“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势力尽处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注】非佛法：即前云无为法，即后云无法可说之意。

【论】一心混合，非佛非法，为不住相布施也。

【讲】佛言：“人能受持讲说是经，其福胜彼者，此何故也？盖真空无相之理，是诸佛之本性，即无上菩提之妙法也。从上以来，一切诸佛之多并一大藏经之法，皆自此经流出，求其直指全体，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此外更无余经矣。”佛又恐人泥于阿褥，专为佛法，又曰：“所谓佛法者，本来无有，不过假此开悟众生，使之言下见性，必虚名为佛法也，故曰即非佛法。”

【证】老子曰：“大道无名，强名曰道。”

“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人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洹音九。

【注】梵语须陀洹，此云人流入圣人之流也。我者，指须陀洹而言，非佛自谓也。

【论】四果者，皆是修行菩萨得道之浅深也。三乘根性，所悟所证随异，此四果次第而修，则无上菩提可到，若前有得之心，即著四相自足而不复上进矣。我佛恐四果菩萨不知，以无念为宗，故设四问。

【讲】佛问须菩提曰：“须陀洹作此念头，自谓我必要造到此地位，如树之结果相似，有所得之心否？”须菩提知其不然，乃曰：“须陀洹不萌明果之心，何也？盖彼已造人无相之门，得入圣人之流，但不能顿悟真空，无所入于精微奥妙也。仅能强制其欲，不入六尘之境界耳。是名之为初果也。”

“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

【注】梵语斯陀含，此云一往来。

【论】斯陀含在世法上说：“一往天上，一来人间。”六祖曾说破云：“前念起妄，后念即止。前念有着，后念即离。”名曰“斯陀含”，据理而言，人之妄念往来于心中者，无一能止，往即出乎妄念，时而妄念，又或一来，本性未能寂灭故也。

【讲】佛又问之曰：“斯陀含动个念头，自谓我必得乎此果否？”须菩提即不然云：“斯陀含心已造到至静之地，但目睹诸境，

此心还有一生一灭，名一往来，而实无第二生灭，谓前念才着，后念即觉，故无往来也。是斯陀舍之所山名欤？”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阿那俱平声。

【注】梵语阿那含，此云不来，亦名出欲。

【讲】佛又设问之曰：“阿那含作此念头，自谓我有得果之心否？”须菩提即不之云：“阿那含心空无我，已断尘识思惑，外不见有可欲之境，名为不来矣。谓之曰‘为不来’，即此‘为’字，诸法尚未空寂，此心尚未融贯，其实无有不来之妙，未免强制也。此已造到佳境矣，非阿那含之谓乎？”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著我、人、众生、寿者。世尊，佛说我得无净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

【注】梵语阿罗汉，此云无净。盖有欲则有争，此既离欲，何争之有？又云杀贼，杀去无明烦恼思惑。又云不来，此心自证无为之体，心行自己尽，自无生灭道者，得无相之理，非徒果也。”梵语三昧，此云“正受”，亦云“正见”。

【论】徐士英注曰：“大易所谓‘窒欲’，窒则未免费力。孟子所谓‘寡欲’，寡则去犹未尽。今世尊所谓离欲，则于人欲洒然离脱矣。此言真有吃紧为人处。”

【讲】佛又问之曰：“阿罗汉作个念头，自谓我得这个道否？”须菩提知其不然，而即否之曰：“阿罗汉性本自空，实无一法可得也。设若阿罗汉作得道之念，是所得心犹未除，即着人、我等四相矣。”须菩提又拈出平日所得佛说而印证之曰：“世尊佛当日曾说我须菩提一念不生，诸法无净，得此之正见，于诸弟子中，许我为第一。必定是我脱尽人欲，断绝此念，方是许我为离欲阿罗汉也。”

【证】若衲禅师曰：“无净者，涅槃经云：‘须菩提住虚空地，若有众生嫌我立者，我当终日端坐不起；嫌我坐者，我当终日立不移处。’即此义也。”

“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

【注】乐者，爱也，即孔子曰“仁者乐山”之谓。梵语阿兰那，此云无净，谓其无人。我行也，萌之于心曰“念”，见，于修为曰“行”。实无所行者，古注云：“本性空寂，虽随缘赴感，而实无所行，”此说得之。

【论】四果中皆有“无”字，乃无为之法。所谓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于此可证。徐士英注曰：“佛之有四果，犹孔子之有四教，但佛所说四果，自有等级。第一云不入包声、香、味、触法，则是知欲境，当避此果之初生；第二云一往来，则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硕；第三云不来，则是去欲境如遗，此果之已熟；第四云离欲，则是脱然无纤欲可除，此果之既收。伊川谓释氏有上达而无下学，以此观之，亦是下学上达处，此言最当，然渐教所以如此。若是无上菩提顿悟真空，即此金刚般若波罗蜜，超入佛地矣。又何四果之足云！”

【讲】须菩提恐大众不知去所得心，故又详言曰：“我若是作此思念，而必欲得阿罗汉道，则又生一妄想，安得六欲顿空？佛即不于诸大弟子中说我须菩提是好乐寂静之人，有是无净之行也。何以见之？以我须菩提，外虽所行，心中无一可得，无我无人，其实无此乐阿兰之行，方才名我须菩提为乐阿兰那行也。”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在然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
“不也世尊。如来在然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

【注】然灯佛，即定光佛也，乃释迦佛授记之师。

【论】佛自谓“成佛，实无所得证前四果之无所得失无相之理，乃我自有之真性，其成佛，皆由我心之自悟而得也。岂假师授言传而后成哉？”

【讲】佛恐诸菩萨所得心未除，执着住于有法，不生清净心，故设是问，告须菩提曰：“我当初于然灯佛处，得成无上菩提之道，果然得本师之法不？”须菩提即解其意，曰：“不也，世尊。如来虽在本师处听法，不过因师开导，实乃自悟自修。本来无有，何曾有法可得？以是得之于心传也。”

【证】寒山诗曰：“常闻释迦佛，先受然灯记。然灯与释迦，只论前后智。前后体非殊，异中无一异。一佛一切佛，心是如来地。”

“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

【讲】世问所谓庄严者，造寺作塔、行种种善事，是有相庄严也。佛恐人认做这样庄严，故呼须菩提而谓之曰：“菩萨于佛土之中，果作善缘福业，还庄严不？”须菩提据理以答之：“不也，世尊。何以故也？佛所谓庄严者，即非外貌相好之庄严，必其心地明洁，如太虚中万行俱足，此所以名为庄严也。”

“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注】应者，当也。诸菩萨，指大修行人而言也。无所住不住，着住一处，凝滞不化也。盖此心神明莫测，变化无穷，是真净土也。不清净，则逐境迁移，放逸莫检，便着六尘而多能所矣。

【论】心若有住，则为有物，所以佛说：“应无所住。”正欲入不住色、声、香、味等六尘，惟应无所住而主清净也。心无所住，则丝毫不挂，万境澄彻，即清净也。譬若百花林里过，一叶不沾身；又若一镜当空，无所不照，何等清净？如先着一物，则空明遮蔽，焉能照物？黄梅夜授至此，六祖言下大悟。

【讲】佛告须菩提曰：“菩萨庄严，既不在于外饰，则当反而求之于心，使泰宇之中，湛然常虚，无一毫染浊；灵台之内，寂然常定，无一丝扰乱，当如是生清净心，不当住在色、声、香、味、触、法上。生心便为六尘所缚，妄念旋起，鲜能清净矣。尔当知此清净心，妙湛圆寂，不泥方所，本无所住也，于无所住，而生其心，如明镜当前，物来悉照，物去即空，自然十分清净，是净土庄严孰甚焉。”

【证】六祖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即大悟曰：“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摇动。”五祖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

“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不？”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

【注】须弥山高广三百三十六万里，为众山之王，以此喻人身

之大，不过假设其同，如七宝满三千大千之类。

【论】徐士英曰：“此分凡四段，纯是释氏说心处。第一段谓本心之善，能自觉悟，不是从他人处得来；第二段谓涵养此心，须用持敬；第三段谓打破‘敬’字，全是人欲，须当清净此心，莫使一毫人欲染着；第四段生出一件譬喻，言此心之大，包括宇宙万化，皆从此出，虽须弥山王，不足以喻为大。”此说极当。

【讲】佛恐须菩提错认色身为大，不知心为大，又为之辩论：“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可以言大否？”须菩提深悟佛意，乃以“甚大”对之：“何以见之？色身虽大如须弥山王，为有生灭，毕竟不名大身。佛说非身，才是我之清净本心，乃真法身也。此心包廓太虚，周藏沙界，无相无住，顿入圆明，岂须弥山所能比量哉？是名为大身也。”

“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

【证】西土有河名曰恒河，从阿耨池东流出，周回四十里，沙细如面，佛多在此处说法，故取以为喻。西土只有一个恒河，焉有许多恒河？亦是假设之言，如须弥山王之说。

【讲】佛以众人之所易见者，先反诘之：“恒河之沙固多矣，设或不止一恒河，数其如沙之多，恒河是诸恒河，多乎不多？”须菩提答言：“甚多。但诸恒河且多而无数，何况河中之沙乎？”言多而又多也，佛设此喻，以为较量福德多寡之张本。

“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

【讲】佛谓须菩提：“我今以朴实言语告汝，若有善男女以七宝等物满尔所谓恒河沙数，尽三千大千世界布施与人，所得之福多乎不多？”须菩提即以“甚多”答之。佛又再告之曰：“若有善男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四句偈等信而受之于心，会其妙义而毫无所疑，坚而持之于心，存其精蕴而毫无所失，必见自己真如，菩提三智，朗然备矣。又能以此真空妙义为人解说，使人听闻之下，心地开通，明了自性，可以脱离轮回，永超生死，则是人已兼成，自他俱利，

此其福即无为福也。所获利益之多，岂恒河沙布施者可同日语哉？”

【注】《华严经》云：“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此喻菩提妙道，非佛法不至，又喻佛法，非参悟不明。

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

【注】随者，随其所在之处也。当知此处者，谓此心也。天者，四天之类。人者，世间这人。阿修罗有三种：一属天趣；一属人趣；一属畜生趣。大概如人尔，嗔恨心重，故托生于此。六道中不言地狱、饿鬼、畜牲者，以三等之蠢昧，不知其理故也。

【讲】佛再谓须菩提云：“若或有人随其所在，便能演说此经之言，乃至四句偈等之妙，令诸听者除迷妄心，则一卷真经当知在此处身中矣，自然感得天、人、阿修罗等皆来恭敬，如佛之塔庙，殷勤瞻礼。可见此经此偈，最上希有也。”

“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

【注】受持注见前第二十五叶。对文曰“读”，背文曰“诵”。读诵者，口熟其文，心解其义也。

【讲】夫讲说经中之义，尚能感天龙八部供养如此，何况有人尽能以此全经受持而体验于心，读诵而研穷其义，则此无相无住之理，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法，真最上而无以加也，第一而无可比也，又绝无而仅有也，定知此人以一心而成就之，得其全体矣。何以见此法能成就也？盖所在之处，常修佛行，即自心是佛，不从不外得，经在是则佛在是，而弟子之所尊崇而敬重者亦在是。宛然佛法偕三室共居焉，安得而不成就之也？

【证】六祖曰：“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

【论】此分大意，全在人受持上，然受此法易，持此法难，所以首段未说着受，先讲一个“持”字，后言细而微尘，大而世界，

妙而佛之色身，皆为虚妄，但有名而已。至于舍命布施，俱是不实。惟我此经，乃真空本性，获福无量也。

【讲】须菩提闻前所说，成就最上之法，深有歆慕，但未必受持之道何如，故白佛云：“此经当以何义命名？我等当以何道奉持？”佛答：“是经名《金刚般若波罗蜜》，乃无上菩提妙心，无相无住，直至诸佛彼岸，此为最上希有之法，汝当奉行而持守也，其故惟何？然我所说般若波罗蜜，即非徒取其名，正以妙明本性，湛若太虚，体既尚无，何名之有？如来恐人生断灭见，不得已而强名金刚般若波罗蜜也。”

【证】三昧经曰：“心无心相，不取虚空。不依佛地，不住智慧，是般若波罗蜜真妙理也。”傅大士曰：“恐人生断见，权且立虚名。”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不？”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

【讲】般若之法，心法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何所形其拟议？若有所说，即谤佛也，故佛问：“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答云：“如来无所说。”自性自悟直下，何容开口处，所以无得无说矣。

【证】世尊临人涅槃，文殊请佛再转法轮。世尊咄云：“吾住世四十九年，未尝说着一字，汝请再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耶？”又佛偈曰：“始从成道后，终至跋提河。于是二问中，未尝说一己字。”

“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论】世界微尘，即依报也。傅大士颂云：“积尘成世界，析界作微尘。”信此者，正见纤毫尘垢、世间境界，皆幻妄不实。佛与众生同处此尘世中，但心有迷悟不同。佛之心，清净心也，即成清净世界。众生之心，污浊心也，即成污浊世界。在人之自修何如耳。

【讲】佛告须菩提云：“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细尘埃，果为多否？”须菩提以为世界固多，而微尘不胜其多。佛又呼而告之：“如来说诸微尘者，原是幻妄之物，只有色、声、香、味、触、法之多，纷纷乱起而虚灵之府，太空澄彻，岂有纤毫尘埃之所点污？故言不是微尘，乃假名为微尘也。如来所说世界者，盖山河大地、明

暗色空，原不是我心中本有的，只因妄想安立故也。人于世界中识得不是世界，则心地廓然，净无暇秽，便是出世间法，非世界之所能囿，是名为世界也。”

【证】《圆觉经》云：“幻心灭，故幻尘亦灭。”世尊答文殊曰：“在世离世，在尘离尘。”是为究竟法，正此意也。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注】三十二相，如眼、耳、鼻、舌等类，此乃色声佛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者也。

【讲】佛问须菩提：“可以此三十二相，见如来不？”须菩提言：“如来之相，虽胜妙殊绝，不宜以形色求之。何以故？盖如来所说相者，非真相也。妙体如如，湛然常寂，乃诸佛本心者也，是名三十二相。”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

【论】前借舍财以明胜，此借舍身以辨多。

【讲】佛又曰：“世间所重者，莫过于身命。若有人以恒河沙之多，比此身命布施，如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其所获之福，视宝施之福，尤有加焉。但不明本性，特顽福而已。若以此经及四句偈等，受持而讲说之，自利利他，其获福无量，较彼舍身者，不甚多乎？此金刚般若波罗蜜法，汝当受持可也。”

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义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

【注】深解者，心中大悟也。义趣昔，义理旨趣也。慧眼者，圣人之心有七窍，一闻千悟，此智慧眼也。

【讲】须菩提一闻佛言，心中便悟理趣，自伤得闻此经之晚，乃涕泪悲泣而白佛言：“世间之少有我世尊也。说此金刚经深奥典章，虽我昔来有此慧眼，善能聆悟者，未曾得闻此经之精奥，昔所未闻而今闻之，其且悲且喜，当何如哉？”

“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论】人能信实相者，即是非相。若有少相，即非实相，故以无相为实相。如来说此而人能信，岂非第一希有？言生实相者，此是无生生也。信心清净者信，本来心无法可得，不起妄念，心常空寂，湛然清净也。了悟万法，由此净心建立，是名实相。经以福兼德者屡矣，此独变福言功，谓功成果满之时，其福不足道也。

【讲】须菩提言：“我既闻是经矣，已悟自性清净中，本来有些真实相矣，但恐悟之者之少也。若再有人得闻是经，一念发笃信之心，其心纯是天真，毫无欲尘所累，便得清净般若慧光，如露柱灯笼，而真实不虚之相，从此生矣，即是我心之功德也。当知是人成就堵佛第一希有功德，莫能出乎其右矣。”

【证】《圆觉经》云：“一切实相性清净。”故六祖云：“从清净体中流出般若波罗蜜多。”又云：“功德在法身中，非在于福。”即此义。

“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

【论】则是非相者，实相无相，故言为非。不是无实相，如龟毛兔角，只说龟无毛、兔无角，不是说无龟无兔。正犹达摩所谓“水中盐味、色里胶青”云耳。世儒不思细细根究，一味班驳佛是虚无寂、灭，妄矣。

【讲】须菩提称：“世尊，而言我所谓实相者，谓实理也。般若实相，如太虚空，本然未有形迹，若悟实相，不可执着为实相，此如来所名实相者也。”

【证】傅大士云：“彼岸更求离。”赵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忍闻。”此说得之。

“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注】信解者，心无所疑，而了然悟也。受持者，心既领纳，

而守之坚也。

【讲】须菩提言：“我今得闻此经，以我从来之慧眼，自能信其言之实，解其理之妙，听受而持守之，言下承当，不为难事。若当来世年久之时，有众生闻是经者，信解受持，则此人明了自性，真第一等人而不易得者也。何故此人不多有也？以其顿悟真空，必无人我等四相，所以然者，因般若波罗蜜人我两忘，凡寿尽泯，原无一法可得，即非四相也。若离一切诸相，其心空寂，即到觉地，与诸佛齐驱并驾，名为佛矣。”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希有。”

【注】如是者，此言当乎其理也。惊者，骇其言之过也。怖者，恐其道之高也。畏者，怯其行之难也。此便是不能信解受持矣。

【论】佛恐世远，仅存言教，设人有此三心，则信解爱持不能坚固，故称是人甚为希有。

【讲】佛因须菩提之言而即即可之曰：“汝言深契佛理，如是如是。后果有人得闻般若妙法，不惊而无疑心，不怖而无惧心，不畏而无退心，则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人岂不希有哉？”

“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

【讲】佛说：“此人为希有者，何也？盖我所说第一波罗蜜，乃真空无相，自性自悟，何曾有波罗蜜可名？不过假是说以开悟群迷而已，是名第一波罗蜜也。”

“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

【论】人以强暴加我，此真可耻，其辱莫甚焉。于此忍之，何事不可做？此忍人所不能忍。波罗蜜有六种，这一波罗蜜最难克化。今人一言不合，则怒气相加，起种种无明烦恼，人我干戈，四相未空，障蔽真性，佛所以独揭此一件，令人灭度。

【讲】佛告须菩提云：“凡有辱境之来，恬然处之，不起嗔恨，以乱我之般若，则心同太虚，即到觉地，此忍辱波罗蜜也。但真空本来无相，外不见其可辱，内不见其可忍，浑然两忘，此如来说

非忍辱波罗蜜矣。”

【注】《法华经六波罗蜜》云：“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又名六度。”

“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瞋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解”音皆上声。

【注】昔者，前生也。梵语歌利王，此云极恶之君。五百世者，即五百生也。昔如来因地修行，证初地菩萨时，修忍辱行，在山中宴坐，因歌利王出游猎，王乃憩息，睡醒不见左右彩女，遂亲入山寻，见众妃宫女围绕礼拜仙人，王乃大怒问曰：“云何恣情观我女色？”仙人曰：“于诸女色，实无贪着。”王曰：“云何见色不贪？”仙人曰：“持戒。”王曰：“何名持戒？”仙人曰：“忍辱即是持戒。”王乃将刀割仙人身问曰：“还可痛乎？”仙人曰：“实不痛。”王即节节支解问曰：“还瞋恨否？”仙人曰：“我尚非有，何有瞋恨？”天怒雨石，王惧乃免。尔时王者，即乔陈如，仙人者，即释迦如来也。

【讲】此因忍辱，说此以证之。佛言：“我前生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时，心如虚空，不起四相，何以故也？当初节节支解，可谓辱之极矣，若有四相则瞋心定起，恨不能忘，何以言忍？又再思念，曾于过去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曾修忍辱之行，所以于往世亦无有四相之累，历劫顿悟真空，此我所修，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以是知忍辱波罗蜜。学道者之先务首要，破其瞋心，方离四相。”

“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

【注】佛言：“心有四相，则非清净，岂我无上菩提之真性？不免住着六尘，非菩萨也。我前所言‘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又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正般若波罗蜜为无余涅槃者也。”

【讲】呼须菩提言：“菩萨欲成佛道，当空其心，离去一切形迹，方可发此无上菩提道心。又不当住者着于色而萌可好之端，不

当住着于声香味触法而起一可欲之念。当于无所住者而生其心，则此心圆通无碍，真纯无欲，非一切相之所系缚。若心于六尘上有一住着，便落他窠臼，不能脱洒，则所住不是菩萨住处矣。”

【证】六祖云：“我此法门，以无为本。”

“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

【注】布施之义，非舍施于人也。何以言之？盖此经乃谈真空本性顿悟法门，字字当精切语，俱在心上用功，非教人外面做因果事，深造者当自得之。众生非胎卵湿化之类，吾心中之众生也。利益者，不为色声香味触法所染，六根清净，岂不是利益？一卷中翻复说来，俱管在受持、演说二意，我能受持读诵，则为布施之体，为人演说，则为布施之用。《黄蘗心要》云：“过去心不可得，是过去舍；现在心不可得，是现在舍；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舍。”斯言尽之矣。六尘中惟色最易染人，所以说色而不及声香味触法者，意在中也。住者，黄蘗“栖泊”两字，最下得妙。紫阳夫子曰：“人心活物，须要栖之淡泊，然后为得。”真确论也。

【讲】佛自谓：“我说菩萨心者，本虚而明，若住色而为运用，此心不为觉矣，所以不住色布施也。菩萨以此不住觉心，利益我一切众生妄心，使众尘不隔真智，现前当以此广布而设施之可也。”

“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

【讲】佛言：“如来所说一切诸相者，乃是外幻于我，真性中本来何有？故非相也。又说一切众生者，以心有四相，名为众生，若能约已回光，妄心自离，即无众生可得，故非众生也。”

“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讲】佛恐人闻此经之言，便生惊怖畏惧，不能成就，乃开导之曰：“我如来所说般若波罗蜜法，皆无上菩提，了悟本性，真焉而不妄，实焉而不虚，默契真常之理，如如而不变易其词。所言者，非欺诳之言，所论者，非异常之论，不过欲人自性自悟，岂谬哉？”

“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

【讲】佛言：“如来所以得此般若法者，盖缘灭度众生以悟真性，只一个空无所空之心法也，将以此法为实耶？真体空寂，本无实也。以此法为虚耶？妙用无方，亦无虚也。无实与无虚合，则此法之体用备矣。真空之妙，非以是哉。”

【证】《中庸》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正谓此也。

“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人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注】菩萨者，学道之通称也。心住法者，谓之法坐也。

【讲】佛言：“凡此修行，菩萨当悟真空，不宜有所住着以为运用也。设或心着此法而行其布施，则四相未除，为无明暗障，如人人于暗室之中，昏焉而一无所见矣。若菩萨心与法俱泯，无所执泥而布施于外，此则豁金刚眼，然般若灯，圆悟如来，洞达无碍，乃无上之知见也者。如人本有眼目，又得杲日当空，了一切境，见种种色矣。”

“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讲】此经具自性中莫大之功用德行，实力希有也。若如来灭后，或有善男善女，能于此经受持读诵，直下顿悟，则不事口耳之未而了此真空之妙，即到菩提觉位，为自性如来。佛以智慧清净之目，尽知尽见，此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见性之功德，周法界而无方，历万劫而常在，岂有限量之所哉？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分去声。

【注】初日分，谓早晨。中日分，谓日午。后日分，谓晚间。

【论】佛所谓舍身布施，要知即是儒家损己益人，后世体认一差，丑怪百出，或破肉燃灯，或刺血书经，或露顶焚香，其弊一至斯极。吁！佛之心，愈无以自白于天下，斯人也，其佛之罪人欤？

书此以戒流俗。

【讲】佛言：“设有善男善女，于一日之间，以恒河沙等身命三度舍身，至于无量数劫，则无量福报曷可胜言？然止能受世间顽福耳。若有人闻此经即信于心，不违逆其说，其受用之福尚胜彼舍身之福，何况自书写其章句而寻绎其言，受持读诵而解悟其理？又是经与人解说其义，则不徒自明己性，且教人各各见性。善根纯熟，利益无穷，其福又焉有限量哉？”

“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
称量俱平声、古称秤通用。

【讲】佛言：“若能明此法门，即见性成佛。以简要言之，则此般若真经，有不可以凡心测度，亦不可以浅言拟议，又不可如器物平秤而度且之也。则此功德之无际，虽赞叹所不及矣。”

【证】六祖曰：“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功德在法身中。”

“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

【注】六祖曰：“法无三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为行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是也。

【讲】佛言：“此经如何有此无边功德？盖金刚般若，吾之妙明本性，必大乘菩萨最上乘，如来所印证者也，岂小乘人所能堪任？故如来为启发大乘人而阐此真空之妙，亦为启发最上乘人而演此般若之法也。”

“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注】背负为荷，在肩为担，言无上菩提至重难任，一旦道由人弘，毅然以身承任，所以成就大功德也。

【讲】佛言：“此般若经，既为大乘最上乘人而说，乃无上正等正觉之妙道也。有人受持读诵，既以成己，广为人说，又以成人。人已兼成，功用德行无有尽藏。如来于此一一知得此人，见得此人，

可以成就之也。此人既能成就功德，即能以身是然，任此大道，将如来阿耨菩提之法一担负而荷之，无遗理矣。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功德，宁有涯哉？”

“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著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

【注】乐者，喜好也。小法者，钝很之人，志意下劣，如佛说《法华经》，五千人退席是也。不曰“相”而曰“见”者，心染此四相，堕于邪见也。

【讲】佛云：“人或乐小乘法者，局于见闻之小，不免有我人等见之私，于此大乘最上乘法，便起惊怖畏惧之心，其于真性懵然不知，故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也。”

“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华”，古花字。

【讲】此心中般若无相真经，乃自性佛，永为万世不刊之大典。若在在处处有此持经之人，则功德素著，如摩尼宝珠，瑞光炳耀，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为之供养，当知此处便是如来真身舍利宝塔，谁肯主一慢心？必作礼而五体之投地围绕而大众之皈依，以诸宝花妙香布散于持经之处，则供养可谓至矣。此正谓一人办心，诸天办供也。

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注】世者，三十年为一世也。恶道，犹恶境也。小而忧辱，大而死亡，皆是也。六祖云：“约理而言，先世即是前念妄心。今世即是后念觉心。”以后念觉心轻贱前念妄心，妄不能住，故云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妄念既灭，罪业不成，即得菩提。

【论】圭峰科此经为转罪成佛；梁昭明太子科刊此经为净业障。若是依经解义，便涉到报应因果中去了。不知般若真性，乃最上一乘，必不是此等说。六祖以先世今世作前念后念，真确论也。不可把先世后世，认作前生今生。

【讲】佛言：“世有男子女人，既能受持读诵此经，真可敬重也，而反为人所轻；真可尊贵也，而反为人所贱。其故何哉？盖此人必是已前年分未曾得闻此经之时，着于四相，住于六尘，所有罪过业缘当堕落于恶境下流之污，以今世人所以轻贱之而不供养恭敬故也。今既持经而真性圆明，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已前之罪业即消灭矣。当得无上菩提之正果也。”

“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然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承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那平声，他音陀分去声。

【注】梵语阿僧祇，此云无央数。梵语那由他，此去一万万劫者世也。佛心有六通，无始以来事，慧眼皆知之，谓之宿命通也。永世徒知事佛，而不知佛究竟处尽在此经，故以此言较其功德之多寡也。

【讲】佛言：“我于无量无央数劫，在然灯佛已前得遇八百万亿那由他诸佛出世，尽皆供奉而不敢怠，承顺而不敢违，无有空过一处而不供承之者，是我历事诸佛之多，如此后有末世持经之人，见自本性，永离轮回，以是功德较量我供佛之功德，虽百分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之多、譬喻之广，皆不及持经功德之一分也。”

“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

【注】具者，尽也。狐是兽名，野狂，其性多疑。果者，功有所成；报者，理有所验。非今生后世果报之说。

【讲】佛再呼须菩提而晓之：“若男子女人于后未法之时受持其理，读诵其言，得此无量功德，必无疑矣。我若再尽言其详，或有钝根之人，闻之起惊怖畏惧之心，狂焉而无定持，乱焉而无定见。展转如狐之疑惑，不能信受，盖不知此经之妙故也。当知此经之义理，乃真空无相最上一乘，不可以心思言议探其底蕴也。至于究竟一受持读诵之间，先世之罪业消灭，无量之功德难及，得此果实报验者，又岂可以思议之哉？真极盛而无以加也。”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

【讲】须菩提复问佛云：“菩提心何所止？众生心何所伏？”佛曰：“菩提心者，本来具足，当体现成。只因众生蔽于尘染，而戕贼者总总也。人当先要培养此真心，然欲尽者理方还。我当以此一切众生心，如烦恼妄想取舍人我，贪嗔嫉妒种种，四相之类一一除灭而度脱之，既灭度众生已了，则般若观照，常住不灭，凡前所有一切妄心，原非真性中所有。如红炉点雪，消融殆尽，无一众生实灭度也。”

“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

【注】此节“实无有法”四字当重。佛恐人错认当生如是心者为真实，故又说破，谓究其实，乃我真性中原无此也。

【讲】佛云：“此何以故也？若学道之菩萨，四相未除，则菩提心无由而发，何以言？菩萨所以然者，以性本空寂，浑然天成，其发此心，不过自悟自修，实无有法发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也。”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然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然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讲】佛呼须菩提反问云：“我始于本师然灯佛处，有法可得，名之为无上正等正觉否？”须菩提言：“我晓佛所言之理，佛于本师处，乃是自性自悟无有传受秘密之典，而得菩提之道也。”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灯佛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义。”

【注】梵语释迦，此云能仁，即度脱一切也。梵语牟尼，此云寂默，即心体如如也。牟尼为体，即是“如”字，能仁为用，即是“来”字。先言释迦，后言牟尼者，摄用以归体也。如来者，从体以起用也。总是真性。详言之，则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略言之，则为如来；又略言之，则为佛。诸法如义者，盖我真实之性本来自如，其见之于诸法事者，亦自然而然，来为应迹，去无留滞，如如不动的义理也，即上无为法也。

【讲】佛深以须菩提之言为当，故称“如是如是。”复谓之曰：“实无有法得此菩提。若曰有法，然灯佛即谆谆然举其佛之所得者，传之于我，即不当与我止授一记云：‘尔来世方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也。’盖本原不从外得，偏虚空世界而常自如，所谓“一法不立，一尘不染”也。然灯不过授记而已，何曾得法于他？皆是我如来本性也。何以故？如来者，不离诸法，即一切法中自如的义理也。”

【证】《维摩经》云：“如者不二不异，一切法亦如也，众圣贤亦如也，至如弥勒亦如也。”

“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

【讲】佛又恐人未悟，复曰：“或有人说我得此菩提之法，不知我从实无有法上得之，然我所以得此法者，皆是我之清净心中菩提觉性本无形迹，此法无有实色相，空处即是菩提。此法无有虚正，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故知如来所证菩提之法，不空不有也。”

“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讲】佛说诸法，皆发明真常之精奥，用为修行之径路，非外道可比，皆是般若之佛法也。然人心之大事未明，须赖此法指示迷途，除去四相。若真空既悟，我自得之法，亦非有方明佛法也。佛所以随说而又扫去者，盖谓不可泥于法耳，岂真绝无法哉？”

“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即为非大身，是名大身。”

【讲】此段设譬以起下文。佛问须菩提：“譬如人之——身，虽

长且大，果真为大？”须菩提答云：“如来说人身长大者，心不菩提，徒为委形，则非真实，大身是虚，名为大身而已。”

“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

【讲】佛告须菩提曰：“菩萨之所名觉众生者，亦如大身之不为真实也。夫我真性中廓然常虚，本无众生，因为四相未离，则众生从业缘中而现，反之太初，了无可得。若菩萨自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正所谓驱除妄想重增病也，何以名为菩萨？夫修行得至于菩萨者，诚赖佛所说之法以灭度乎众生。但真性中自有无上菩提之妙，本无众生可度，又何有法可据？此所以名菩萨也。是故佛所说一切法者，不过随时顺宜、与人解粘去缚而已，岂有能所心哉？所以无我人众生寿者之妄心矣。此四者，统而言之，皆谓之众生。众生本无，何灭度之有？”

【证】《维摩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法无寿命，离生死故；法无有人，前后际断故。此真空无相法也。”

“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

【讲】佛言：“若菩萨自说，谓我能庄严整其佛之刹土，是着于有相，岂足为菩萨？所以者何？我所说庄严佛土者，非为粉饰外貌之具，乃吾心佛土也。佛土无相，本来清净，云何可庄严哉？如来以非庄严为庄严，有妙庄严存焉，是则所以名庄严也。”

【证】陈雄曰：“以定慧之宝，庄严心佛土者，菩萨也。不言其功，而人莫见其迹；以金珠之宝，庄严世间土土者，凡夫也。自言其功，而常急于人知。”《文殊般若经》云：“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心不见庄严之相。”《净土论》云：“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

“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

【注】通达者，见得十分透彻也。无我者，即吾儒之无以有己也。法者，理也。真菩萨者，造到纯然无伪即等觉也。

【讲】佛言：“由前所说阿耨菩提，究竟将来总是个无我之法。夫法界原无尽藏，有一我心，便着于人众生寿者，未了真空，必定执其有法、有灭度、有庄严，所以不名菩萨也。兹则直下大悟，如漆桶底脱，四通八达，廓然无我。我身既无，何更有法？人法两空，此如来言说而称名之曰‘真实的菩萨也。’”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

【注】肉眼一观，天眼遍观，慧眼证法，法眼择法，佛眼度生。凡夫与如来俱同此眼，异处在觉不觉耳。

【论】世法上论，指五眼，为佛眼睛之眼；以理论，则心窍之眼也。眼通于心，大凡众生，皆具此五眼，与佛无二。因四相六尘遮蔽，只有肉团眼一件而已。儒书云“圣人之心有七窍。”即是五眼之谓也。佛有五眼，乃常住真心，非过去未来现在之妄心也。

【讲】佛欲阐世间众生之心有若干种，先设此五眼、沙界二喻之问云：“如来有此化身观见之肉眼，普照大千之天眼，般若常明之慧眼，了诸法空之法眼，自性常觉之佛眼。有此五眼否乎？”须菩提皆据理答之曰：“如来有此五眼矣。”

【证】昔云岩问道吾：“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作么？”吾云：“通身是手眼，是言极妙。苟无众生无四相，一瞬不具，而况多眼乎？要人自见耳。”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不？”“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于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不？”“甚多，世尊。”

【注】沙等恒河者，谓一粒沙为一恒河，广譬设喻，言恒河之多也。以沙等恒河之沙数佛世界，又不胜数多矣。假设此问而言之也。佛世界者，三千大千内必有一佛，设化谓之曰“佛世界”。

【讲】佛欲人明此许多众生妄心，故以许多世界为问云：“举此无穷之沙以数佛之世界，果多否乎？”须菩提亦以“甚多”答之。

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

【注】若，如也；干，数也。心数虽多，不出过去未来现在，环转钩连，纠结不了，无非妄心。诸心，即若干种心。

【讲】佛告须菩提云：“不必远论恒沙世界，即如尔之国土中所有许多众生，各具一心，则其心有若干种。如来以清净五眼皆尽见知之，其故维何？如来所说一切心，皆是众生妄心，非性中常住真心。识得妄心非心，菩提本体现矣，是名为心也。”

“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注】思念前事者，为过去心。思念今事者，为现在心。思念后事者，为未来心。不可得，言本来无有也。

【论】此三句，我佛谈到骨髓深处，何必历览郡藏、向外驰求哉？所以佛恩难报也。凡人一念中，即有未来、现在、过去，须看得活。故《疏钞》云：“若一念有起灭，即成六十种邪见、九百种烦恼。”是也。

【讲】佛言：“如来所说非心者，何也？盖常住真心，妙湛圆寂，体用如一。若太虚空，离诸缘引之想，过去心已灭，何所凝滞于物？现在心不住，何所专主于有？未来心未至，何所预期于先？虚灵莫测，反观于内，三心总不可得也。此方是菩提真心，一体同观矣。”

【证】《论语》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六祖云：“前念后念及今念，三念不被邪见染。”张无尽云：“一念不生全体现。”古云：“三际俱断，三念皆妄，了不可得。”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福德有实，如来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

【论】三千大千布施之福，俗眼为实，佛服为无。布施既广，得福自多，所谓以是因缘也。毕竟是有碍有着，不是清净福德，以无为福，才是不住相布施，故不徒言得而言多也。

【讲】佛又反复申之：“见吾心中法界所通化无穷者，虽宝施不足以拟之也。”故问须菩提：“若有人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之七宝用力布施，其福德果多否？”须菩提亦以“甚多”答之。佛又呼须菩提言曰：“若福德之有真实，则徒求之于外取诸相也。有相以为布施，其报有限，如来说不得福德多。我之所谓福德者，离诸相也，即前无住相布施。在如来无能施之心，在法界无可施之迹，正是无为清净功德，其福等如虚空，岂有漏之因所可同日语？此如来说“福德多”也。

“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注】具足者，无少亏欠也。

【论】此段专主离色言。此分与第五分、第十三分意俱同，而佛乃重言之者。盖末世修行，多执色相，如香花顶礼、外貌供奉，不悟自己真性，佛所以反复叮咛告戒之也。

【讲】佛恐须菩提错认如来色身，把作如来真身看了，故设此疑而问之曰：“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须菩提即解其意，遂答之曰：“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见之？盖色身乃血肉之躯，非法身也。若法身则纵横无碍，自在自由，念念无非般若，岂八十种好所能囿也？色身中有妙色身存焉，方名具足色身矣。”

【证】《华严经》云：“清净妙色身，神力故显现。”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

【论】此段专主离相言。

【讲】佛又问之曰：“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须菩提即解其义，而以“否”答之：“盖自受生以来，有形者，有形形者；有生者，有生生者。若无真性法身，则虽有相，亦天地之委形也。此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矣。所以者何？如来所说诸相具足，非徒取诸相也。以如来虽有三十二相，必具足乎？三十二行般若观照，万象悉融。凡六神通、八解脱，具于自性中者，皆无欠无余常满足尔。此肉身如来，内有真如来在焉，是名诸相具足也。”

“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则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论】此分与第七分“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十三分“如来无所说”意大同，亦不过反复告人，勿执文字之陈言而寡默识之妙道也。谓之曰“勿谓”，又曰“莫作”，我佛叮咛之意，至深切矣。

【讲】佛告须菩提曰：“尔切勿自谓我如来有心作此念头，有此说法，以开示于人。汝切莫作是念，何以故？设或有人言佛有说法于人，则是浅见寡识，滞在文字之粗，是为谤佛，不能解会我所说之义故也。”又呼须菩提曰：“我之所谓说法者，不假口说之，腾默契心源之妙，唯能坐断十方，打成一片，非言语可到。本来无法可说，是名真说法也。”

【证】《圆觉经》云：“依幻说觉，亦名为幻。既名为幻，所说之法，亦皆是幻。”张无尽云：“非法无以谈空，非人无以说法。”妙明子云：“智高远水孤峰，性寂寒潭皎月，然后可以尽离不离言之道也。”如如居士云：“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著衣，不曾挂着一茎丝。所以我佛横说直说，四十九年未尝道着一字。”

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注】慧言德，命言寿，即长老之别名。

【讲】须菩提问佛曰：“未法之后，略有众生闻说此经般若之法，能生敬信之心否也？”佛呼须菩提曰：“汝勿谓五浊恶世之间，俱是不信佛法的人。盖佛与众生，原非两类，同具此般若真心。彼虽为众生，而真性原有，非可以众生目之。彼虽非众生，而业缘现在，又非可以不众生目之。何以故也？众生于众生之中，苟能闻般若法而敬信之？言下见性，是即前之所说非众生中人也，是假名众生尔。”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讲】须菩提以解空之性，深悟菩提之奥，乃以“无所得”为问，佛深许其言之当也，言：“如是如是。我于无上正等正觉之法，不从外得，乃吾之真性也。真性中荡然虚空，神凝智泯，情倦思澄。迎之无首，随之无后，不可以色相取，不可以言说求，无有少法可得也。不过强名曰阿耨菩提而已。”

【证】《玉枢经》云：“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无情，唯一无二。”六祖云：“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颜柄曰：“有法可得，是名法缚。无法可得，方名解脱。”

“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

【注】阿耨菩提法者，即真性也。刊定去，在圣不增，故无高居；凡不减，故无下。此言平等性也。真心即是性，原无两样。

【讲】佛又再告须菩提云：“我所说阿耨菩提之法，乃吾本然之性，居圣位而不加，处凡流而无损。人人具足，世世同然，荡然太虚，较若划一。是色身则有高下，真性则无高下，所以名为无上正等正觉也。何以见之？以我真性中原无有我人众生寿者之妄，若有此妄，则嗜欲深者，天机必浅；攻取略者，湛一不全。吾见尘劳种种异起，何得为平等法哉？法为平等，方名无上菩提矣。”

“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论】夫平等之法，不从外得矣。一向认着本来，现成堕诸无事，甲中不假修进，此又愚迷不返者也。

【讲】佛又说：“当修此一切善法，凡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皆是明心见性之善法。依此法修，则虚己冥真，崇德履道，造至觉地矣，即得此阿耨菩提也。”然又恐人泥于有法，又呼须菩提曰：“我所言善法者，乃接引众生入道之门，本来原无此善法，不过假此虚名以开悟人尔。若执着善法，便有人我等相矣，又落两头机，岂是平等哉？”

【证】傅大士颂云：“水陆同真际，飞行体一如。法中何彼此？理上岂亲疏？自他分别遣，高下执情除。了斯平等性，咸其人无余。”

“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聚，

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论】此义虽重，各有妙旨。详见《读法》。

【讲】佛告须菩提云：“须弥为众山之王，三千大千中诸须弥山，又不特一须弥也。设或以七宝之聚等如许山之多，用此布施，福德固为多矣。然自性若迷，福何可救？若人以此般若经并四句偈，受持有得于心，演说有益于世，则不徒见佛了生死，亦且如佛度一切，是修自性上福德，是聚自身中七宝，比前七宝布施之福德，不及此经百千万亿分之一也。人可徒以布施求之外，而不求之心哉？”

“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

【论】“非说所说”分中，“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此分中云：“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佛恐人泥着有法可说可度，而不悟自性自度，故又告戒一番。

【讲】佛呼须菩提曰：“汝之意何如？凡汝学道诸人，勿谓我如来实有此意，而必有化度众生之心，汝等莫作此念可也。所以然者如何？佛虽有此般若波罗蜜法以开示众生，然众生之心本来空寂，般若智慧原自具足，苟有闻经悟道？乃众生自然化度，我何度之有哉？所谓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也。若说一切众生必是如来化度，则如来即同凡夫，便有我人等之私矣。”

“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讲】夫人有一我心，斯有人、有众生、有寿者，己私未克故也。如曰有众生可度，是如来执有我矣。佛又呼须菩提曰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心也。在如来，以是法潜乎默化于人，而不见其迹；在凡夫，假是法顿悟自修于己，而莫测其自。何尝区区作此念曰：“我当度众生，而执为有我哉？”至于凡夫，未能见性，所以我相未忘，而非以此论佛也。佛又恐人分别凡夫，复呼须菩提曰：“凡夫。如来说即非凡夫。盖真空无相之道，自二五凝成之初，原无亏欠，

悟则刹那即入觉地矣，岂可以凡夫目之乎？所以如来凡夫，本同一性，不容区别也。”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注】“观”与“见”不同。见，视也。观，谛视也。见属目。观兼心目，所谓想见也。

【论】“如法受持”分中，佛有三十二相之问，须菩提曾以“不也”答之。此又以“着相”答。佛者，非前悟后迷也。因世之着相求佛者往往皆然，不反其意以答世尊，安得世尊尽出肺腑示之哉？善现加惠人至矣。

【讲】佛告须菩提曰：“汝之意，果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须菩提若未喻其意，反答曰：“如是如是。欲观如来者，不出此三十二相也。”佛即晓之曰：“设若如来可以三十二相见，则转轮圣王，乃管四天下如轮之转，以其福业之多，故其色身具足三十二相，与佛相似。是转轮圣王，亦当为佛矣。”须菩提随应声曰：“以我解佛之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也。”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注】偈者，发言成句也。色者，如庄严佛像之类。见者，亲睹之也。声者，如歌扬梵赞之类。求者，索也。我者，佛自谓也。邪道者，声色乃是幻妄，惟真性方为正觉也。如来者，真性法身佛也。

【讲】彼时世尊而说偈曰：“法身等如虚空灵觉，含真妙体湛寂。离彼形迹之间，超诸耳目之外。尔等若徒以颜色睹其形容，或徒执声教听其警咳，欲以此二者求见我之真性，此等之人泥于色身佛，皆舍正路而不由，所行者邪道也，决不能见佛本来面目矣。欲亲见如来常住之真性，当求之于精神心术之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证】儒书云：“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太上护命经》云：“视不见我，听不得闻。离种种边，名为妙道。”

“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作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

【论】此分二段，初则反其辞而诘之，次则正其辞而晓之。因此经中俱说“无”，恐人执着此“无”，沉空弃有，反成断灭相矣。夫断灭则无相也，亦曰“相者”何哉？盖相者，谓之形迹如昼明则为明相；夜暗则为暗相，以一切法皆断灭不用，则心何由以明？性何由以见？譬如过河无筏，岂能得济？一向滞于顽空之迹，将以何者为修行？此所以为断灭相也。

【讲】佛呼须菩提曰：“汝若作此念头，说如来不用具足之相，得此无上菩提，汝切莫以此念而言，云称如来原无声色可求，非三十二相，不假清净妙行圆满功德，遽然得此菩提大道也。”又呼之曰：“如来菩提之心，脱尘缘以备三常，起圆通而满十度。其神无方，其化无体，原非断灭者也。汝若作此念，言于一切法皆断灭之，大非矣。何以言之？发菩提心者，必依般若之法以为修行之具，若不用此法，则心花何由发明？而真如亦几乎熄矣。故于此不说断灭相也。”

【证】永嘉歌云：“弃有着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川禅师云：“剪不齐兮理还乱，拽起头来割不断。”

“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

【注】我者，私己心也。成者，成就也。

【论】前章于六波罗蜜中揭出忍辱波罗蜜为言，可见忍之义大矣哉！人于一切万事，执着一个我心，就有四相于六尘上，见其可爱而受之，见其可欲而贪之，便不能忍耐以降伏其心，而于菩提远矣。

【讲】故佛呼须菩提曰：“设或有菩萨满河沙世界之七宝用为布施，福固胜矣。然未免有贪受之心，非自性功德也。若复有人深知一切万法，从我自心而生，湛若太虚，不住不着，无有我心，得成就此容忍功德，此等菩萨，胜前菩萨宝施之功德矣。”

“何以故？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著，是故说不受福德。”

【讲】佛先言无我方得成就，此容忍功德者，以菩萨原无所得心也。佛恐须菩提错认世间福德，故又呼而告之曰：“菩萨以此忍道，胜宝施之福者，盖彼以有相之施，必为有漏之因，必不以此宝施而受用此福德也。”须菩提未解其义，问云：“何菩萨不受福德？”佛又言：“菩萨所作福德，俱是阿耨菩提之理，或受持于己，或演说于人，无有我相，无能所心，何尝念念贪着今日利益几事、明日济度几人，而欲受享此因果也？所以说菩萨不受福德矣。”

“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讲】佛见世人多以四威仪中求色身有相佛，而不知般若真性佛。乃呼须菩提曰：“若有人说如来者或来而感应，或去而人寂，或坐而趺跏，或卧而偃息，以此四威仪遂指名曰如来，则皆着于有相，睹见其形容未窥其精蕴。此人不解晓我所说之义理也。何故不解？盖我所谓如来者，谓真性佛也。真性佛无相，本不生灭其来也偏虚空，尽法界无一物不阐遮那之形，无一事不播如来之号。要之诸法空寂，本来无有，何所从而来也？其去也。等观自在，妙入无为，照五蕴之皆空，见六尘之非有。要之，万象全彰，一真常住，无所从而去也。如而不去，来而不来，故名如来，亦强名耳，真性不可形容也。”

【证】《华严经》云：“上觉无来处，去亦无所从。清静妙色身，神力故显现。”《圆觉经》云：“云驶月运，舟行岸移。盖月未尝运，岸未尝移，真如体性未尝作止任灭，皆人谬见耳。”长水法师云：“水清月见，月亦不来。水浊月隐，亦非月去。但是水有清浊，非谓月有升沉。法中亦耳，心净见沸，非是佛来；心垢不见，亦非佛去。以人心自有垢净，佛本无去来也。”

“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

【论】微尘世界，皆是假立色相，原不真实。微尘在太虚之中，

游气飘扬，任其起灭；世界在太虚之中，明暗色空，山河大地，任其聚散。若真性般若穷劫不坏，岂二者所比哉？

【讲】佛告须菩提曰：“如有男女等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分为微细尘埃，汝意以为多否？”须菩提答曰：“甚多。何以见之？此微尘众，俱是人心妄想安立，若曰真个有此微尘众多，佛则不说是微尘众也。唯此妄尘，皆是外来之物，非吾心上之所本有者，若能心境常明，微尘虽多，岂足以障蔽我哉？此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也。”

“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着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讲】须菩提又呼世尊而言：“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皆由妄尘积聚而成，劫数尽时，亦有变坏，此所以虚幻不实，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也。何以谓之非世界？若以世界为实有者，必是本来真性，自无始以来，常住不灭，以此真实之性在于世界中，打成一片，有而不滞于迹，无而不沦于虚，即是一合相。然如来所说一合相者，原以真性等于虚空，岂假言说所能形容哉？即非一合相，乃强名一合相矣。”

“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

【讲】佛见须菩提已悟其实，故再呼而告之曰：“是一合相之道，空而不空，妙不容言，即是不可以言说求也。但庸常之人不知真性为实，贪恋执着于世间一切事，认微尘为实有，而妄缘竞起；观世界为实有，而幻境愈增。系缚于生灭者，不少也。岂知理相合一之为妙哉？”

“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说义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

【论】人无知见，即同顽石，佛岂无之？但知见有真有妄，如《法华经》云：“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此知见之真也。”《楞严经》云：“知见立知，即无明本，此知见之妄也。”黄蘗云：“前说四相，此说四见，相粗而见精。”又云：“佛

以见性为‘见’，人以见相为‘见。’”

【讲】佛恐人着于妄见不能见性，故发此问曰：“若人言佛说我、人等四见，汝意何如？此人能会得义理否？”须菩提答曰：“佛之所说，是人多不会其理。何以见之？世尊所说我、人等四见，滞于形迹之私，流为物化之累，所见皆虚妄也。若真性中般若之妙，如大明当空、洞达无碍，即非我、人、众生、寿者之妄见，但虚名为我、人、众生、寿者见耳，岂真有此见哉？”

“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注】如是知、如是见者，即无上菩提之真知真见也。法者，事也。相者，形迹也。不生法相者，于事之有形迹，如我、人、众生、寿者之见，皆不萌于心也。

【讲】佛呼须菩提曰：“若能兴起无上三等正觉之真心者，于一切事不起四见，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当有如是真知，有如是真见，又有如是信受解悟，则阿耨菩提浑然具吾天真内。凡在外有形迹底事能障吾之真心者，皆不生于其心矣。然我之所言法相者，盖事虽在外，顺应而虚本不在我，即非法相，有形迹之可指也。是假名为法相而已。法相既非，必无我、人、众生、寿者之见，而菩提真心所当知见而信解也。发菩提心者，曷审于此？”

“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

【注】无量阿僧祇世界者，不止于恒沙也。发菩萨心者，谓发广大济度众生之心，即菩提心也。

【讲】佛呼须菩提曰：“若有人满无量无央数之世界七宝，用施于人，固为世间福矣。若有男女发菩萨普济之心于此经偈，不徒受持自见其性，又演说于人教人见性，人已兼成。此则出世间之福，受用无有穷尽者也。宁不胜乎彼哉！”

【证】法常满，如来解云：“缘此经根本，以破相为宗，了空为义，迷性布施，皆不证真，能识四句，涅槃之门，演说法身，如如不动，观有为法，同于梦幻，若作此见，教化众生，胜用七宝布施之福也。”

“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论】此不取于相两句，尽全经之要旨。佛之精神命脉俱在于此，当以心悟可也。

【讲】佛自问云：“以此四句偈与人演说者，何如而说之？”乃自答云：“不取于相，如如不动，盖我真性本无上菩提之妙心，为无余涅槃之实理，人法双泯，情智俱忘，自无形迹之可求，亦无声色之可见，不着于我、人、众生、寿者也，不住于色声香味触法也。本来真空，何有相之可取？惟见如如焉。自然而然，一神通乎法界而定自真，万化妙于无方而体常寂，虽灭度众生而不有，虽布施庄严而无心，威仪寂静而已，知见不生而已。遍虚空世界常住而未尝动也。此真四句而可以演说矣。”

“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注】梦出无心，幻成有意。梦觉入幻，幻结疑梦。皆从颠倒起也。水沤为泡，泡随水消。形照为影，影从形灭，皆虚无实也。露以日晞，电以雾散，尤是倏忽起灭。此六字中，凡人事之感应，山河之安立，天地之变化，都已说尽。此四句划尽经旨，正如如来真切灭度之处，观无所，其空观假观中观之妙智也。

【讲】佛又晓之云：“我所谓如如不动者，何以故也？盖真空无相，本自如如。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亲证之。若世间有所作为之事，皆虚妄不实，如妄想之非真，如幻术之假化，如水泡之虚浮，如身影之恍惚，如朝露之易晞，如闪电之易灭，当作如是六者观看。可见世间之事，诸行无常，皆有生还有灭，非真有也。惟我如如不动之性，湛若太虚，超万劫而当存，与人演说其福德，宁有尽哉？”

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讲】佛既反复大阐般若之法，说经已毕，首焉启请之长老名须菩提者，顿悟真空，已领心印矣。其时同会听法者，有比丘而名僧焉；有比丘尼而名为师姑焉；有居士而谓之优婆塞焉；有道姑而谓之优婆夷焉。一切世间之人及天上之天人并阿修罗之神，闻佛所说此经，各各言下见性，不惊不怖不畏，皆大欢喜，幸正法之难遇，

悦今日之躬逢，莫不信受其言而领之于心，奉行其教而演之于人。虽忆万劫来，永证金刚不坏身也。佛之慈悲至矣，睹是经者，其报佛恩哉！

【注】川禅师颂曰：“饥得食，渴得浆，病得瘥，热得凉，贫人遇宝，婴儿见娘，飘舟到岸，孤客还乡，早逢甘泽，国有忠良，四夷拱手，八表来降，头头总是，物物全彰，古今凡圣，地狱天堂，东西南北，不用思量，刹尘沙界诸群品，尽入金刚大道场。”

是经所在，诸佛临集，得者须时加持诵讲究，功德无量。否则转送善信。切不可尘封高阁，秽手翻阅，杂于小说词曲书中，罪过不小。

长生法

心思部

心为一身之主宰，万事之类应。调和其心，则五官有百骸未有不调和者矣。所谓木之根本，水之源头者是也。因以心思为第一。

常存良善想

天地间万事万物，惟善可以感鬼神之佑锡，惟善可以延寿命之夭折。吾人大纲，凡忠孝节义，须要夙夜矢慎，又要以善行惠及于人。即举一念，出一言，行一事，先存心思想曰：此念可利益于人乎，此言此事可无损于人乎？有利于人者，即毅然措之实际，苟无益而损人者，念即勿起，言即勿说，事即勿行，时刻有心反躬刻责，惟恐有不善，而行善始力。大抵只要本念无恶，即横来直去，总归于善。人邪我正，人恶我良，人生事我息事，人害人我为人，赤心白意，俨然有天地鬼神在前。此人纵有凶灾夭折，天地鬼神必暗加护持矣。“善”之一字，真生生世世受用不尽，譬若如意宝珠何求不得，非独祈寿一事而已。

难处之地，必思曰：“此地犹胜当日乘风浪之舟也？”遇艰险之灾、淹留之病，辙思曰：“此灾犹胜当日□□□□也？此病犹胜当日危病将斃也？”每一思之后，即如服清凉散，立时有无穷大乐。予一生得真乐福者，反出此三难，岂非咄咄怪事哉！凡人一生，未有不遭逢逆境者。以予为式，只将过来逆境一想，乐境即生；乐境一生，真福即至矣。当享福之时，方知予言不谬。乃将神天所降之福，不致徒然虚度也。

人若知足，虽贫如乞丐、贱似奴婢，亦安然自在而有许多乐处。人若不知足，虽富可敌国、贵为天子，他心中偏有图谋争占，忧虑不了，得陇望蜀，有东想西，以有限之精神，逐无涯之嗜欲，境虽极乐，自己反寻出许多苦恼来。大抵须要就事论事，寻享安乐而安乐自至。切不可以梦幻之身，认为铁石坚固而穷思极虑，日夜戕贼也。吾乡阎非台先生曾有两句话说，真可作养生延寿之妙法。他说道：“进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东而补西，时刻过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吃这碗饭，只穿这件衣，俯仰宽然有余。”上句即是不知足的苦境，下句即是知足前乐趣。古云：“他骑骏马我骑驴，仔细思想我不如；回头看见推车汉，上虽不足下有余。”予将此四句，图画一轴，悬于斋中旦夕观之，生出许多乐趣。每至不如意之事，即将更甚者比之，心即坦然大乐。倘若思想高我之人、胜我之事，自然忧苦转添。此即现在活地狱，自寻罪受，不必到死后才为见阎罗鬼刹也。

常存康健想

疾病人所难免，或小病怏怏不快，或大病惶惶是惊。有幼小即时常啾唧者，有中年老年而久远灾病者，更有聋瞽暗哑、瘫驼残废者。试思我今幸得身体康健、耳聪目明，又且饮食如常、谈笑自若，于此之时不知康健之福，尚以他虑，苦苦罣心，是不识轻重矣。

色欲部

色欲一事，世人未有不好者。当时我夫子已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可见古人已然，不独今人而已矣。此事原不可禁戒，亦不必禁戒也。即如夫妻一道，乃五伦之一，假使尽戒，不几恩爱断绝，而宗祀后代俱无乎！此非吾儒训世之言也，但不可不加省节尔。予见《保命切要》

书所载“八节”、“九毒”、“三元”、“五腊”、诸神佛生辰，以及甲子本命、人神在阴等日犯之，俱主损寿。此无他，不过欲人省节房事、养惜精神之意尔。妙则妙矣，似觉琐碎难记。予性又懒惰，且凡事多忘，安能查记如许日期乎？因自立简便一法，只八字，曰：“寒、暑、雷、雨、恼、怒、醉、饱”而已。上四字乃天时所忌，下四字乃人体所戒。其衰老疾病，原须禁绝。能依此行，可保延寿命。至于人之疾病，由房事而起者居大半。即如风寒暑湿，偏是虚弱人所中。而壮实者，精神充足，虽触无伤。又如人有恼怒、血气未定而交合者，发痲疽诸毒；远行疲乏而交合者，成虚癆无子。恐惧中交合者，阴阳偏虚，发厥自汗；勉强交合者，精耗肾伤、惊悸梦泄、便浊阳痿、小腹里急、面黑耳聋。服脑麝交合者，关窍开通、真气走散，重则虚眩，轻则脑泻；服丹石热药交合者，心火如焚、肾水枯竭、五脏干燥，必成癆瘵诸症。饱食交合者，血气流溢，渗入大肠，多成便血、腹痛肠癖等病；醉后交合者，五脏俱伤。忍大便交合者，成肠癖；忍小便交合者，得淋浊、茎痛、胞转、脐下急痛诸症。可见种种病根，多始于此，可不慎哉。若夫无知妄作，恣意沉酣，更须切戒。予每见好色之辈，自己家室尚不满意，复包娼奸占，设计渔猎无所不为，纵逃杀身刑狱之灾，多有成癆瘵者、有得阴症者、有患梅毒结毒囊癖者。及至病入膏肓，医药莫救。是徒适一时之乐，竟丧天生有用之身。一旦气绝身亡，事业无成，妻小更谁托取？岂非好之太过而不省节之咎欤？真乃可叹可怜。

寒暑戒房事

俗云：“六腊不交兵。”言夏季六月内多酷热，而冬季十二月内多严寒，此时交兵，彼此皆损。而交媾一事，比交战尤甚。因是夏一季，是人保精神之时，心旺肾衰，液化为水，至秋始凝，此季最难调养。其冬至后，乃一阳初生，其气尚微，易于伤伐。善养生者，于夏、冬二至前后一月之间，酣热严寒之际，不拘老少，皆宜禁欲独宿，保养元气，乃去病至要之法。予邻人江鹏，年将九十矣，康健犹胜壮年。问其养寿之法，无他奇秘，惟少壮时六腊寒暑之月独宿静养，是以至老不衰，且无疾病之苦。信不诬矣。

雷雨戒房事

有识之人凡闻雷声，即不仰卧；遇起狂风，不敢高语。所以存敬畏也。盖暴风疾雨或雷轰电掣，皆天地威怒之候，此时应当静坐敬畏以避之，岂可为交媾之事乎！譬如父母威怒，其子孙除不惧怕，反加嬉笑，则父母未有不责罚之理。凡有雷电或大风大雨之时，若犯房事，不独生灾损寿，倘一有孕，日后生子定是不仁不义，特□凶恶之人，且多相貌丑怪残缺者。可不慎哉！

恼怒戒房事

人遇有事，忧愁恼怒，则神思疲怒，全要安静怡养。世人不知，或寻房事以消遣。殊不知神疲之际又竭其精，譬如天气大旱，又遭飞蝗，不几禾苗殆尽，欲人民安饱乐业，何可得哉？予故曰：“恼怒房事，大非摄生之宜。”

醉饱戒房事

孙真人修养诀云：“醉饱若行房，五脏皆反复。”极言五脏动摇，谨戒勿犯也。大约人于酒醉之后，血脉奔乱，神气昏败。此时虽静卧怡养，尚恐酒毒停聚，腐伤脏腑，致害不小，何况交合乎。凡饱食之后，脾胃为饮食胀塞，自必气壅难运。此时若又交合，则是脾土、肾水两脏俱伤，岂不危乎？故色欲惟醉饱之后尤须切戒。

衰老戒房事

人到五旬以后，如日已卸山，血气精神渐渐衰老，纵活百岁，已是有限光阴，世间焉有百岁之人耶。此时凡事皆宜省节，何况色欲。就如看书眼花，走路脚软，饮酒气喘，多语痰生，俱非少年比也。须当事事看破，谨戒房事，使我精神坚实，自然百病潜消而延年永寿矣。至于身体素弱之人，年虽未老，精神早已衰疲，亦须节欲保固。大约人全以精神为主，俗云：“油尽灯灭，髓竭人亡；添油灯壮，补髓人强。”是以孙真人曾说年高之时，血气既弱，阳事轻盛必慎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一度不泄，一度火灭；一度火灭，一度减油。若不制而纵情，则是膏火将灭，更去其油，最确之论。

予尝见年老之人不惜精神，勉强房事，乘兴快意。更有或娶美妾，或亲少妇者，皆是速死之道，良可浩叹也。悲夫！

色欲之心一动，最难抑遏。有三法可以制伏：一想己身曾经患难之事或疾病之苦，心忧虑而欲念即止；一想过来之险崖危桥，心畏惧而欲念即止；一想其妇女秽污皮囊及其疾病衰色，与夫死后尸骸骷髅之状，心嫌恶而欲念即止。此三法，衰老弱病之人极当习学。

疾病戒房事

身染疾病或病愈之后，此时气血虚弱，切须戒绝房事。譬如一堵土墙，根基为水浸透，倘再加人力推摇，鲜不倾颓矣。

饮食部

人赖饮食以养身。饮食调和，则脾土安泰。脾为诸脏之母，生血生气，周身之津液荣卫，皆本于此。善养生者，饮食俱有法诀存焉。如：先饥而食，食不过饱，若过饱，则损气而脾劳；先渴而饮，饮不过多，若过多，则损血而胃胀。早饭宜早，中饭宜饱，晚饭宜少。食后不可便怒；怒后不可便食。此调和之大旨也。至于吃食之法：未食时，先取茶饮一二口，次食淡饭三二口，然后和菜味同食。大略饭食宜多，肉蔬杂味宜少。食宜早些，不可迟晚；食宜缓些，不可粗速；食宜八九分，不可过饱；食宜和淡，不可厚味；食宜温暖，不可寒冷；食宜软烂，不可坚硬。食毕，再饮茶三二口，漱口，令口齿洁净。起而徐行百余步，或数十步，此吃食之要法也。饱食之后，不可就卧，不可发怒，不可呆坐，不可跳踯，此又食后之禁忌也。凡予所言，皆简便易行。苟能从之，脾胃安泰，而诸脏六腑四肢百骸，未有不充足者也。

人或有事争斗恼怒，不可就食。盖怒气上逆，而饮食咽下，气涎裹食，窒塞于胃之贲门，必成噎症。饭食难入，胃更疼痛，最难医治。须待气平之后再食即不妨。至于食后不可就恼怒者，亦是此意。

先饮茶一二口者，润喉腕而不伤津液也。先淡食者，感念天地滋养之恩，知米谷本来之正味也。忌迟晚粗速诸句，后篇细述，兹不重载也。食毕茶漱口齿者，乃固齿之

法，令齿缝中积垢尽去，则齿虽到老，不败不病，且口无秽气也。食后行走不呆坐者，令所食之物不停滞，而速化运也。不就卧者，恐食滞而成痞满诸症也。不可发怒者，恐痰囊食，而成噎病也。不跳蹴走马者，恐致伤脏腑也。

食宜早些

人列三才之中，鼻吸天气，口食地气。凡早起空腹，不可往外。或天行时疫，或入病家，尤当谨慎。必须吃些饮食，而后治事。在冬月，醇酒三二杯，余月不拘何物吃些，以实脾胃。夏月免感偏邪瘟疫之气，则无腹痛、霍乱、吐泻时疫诸症。冬月免触严寒霜雾之气，则无寒邪伏内之患。春秋免风露之侵，真养身至要之法。予每于早晨未浴面、漱口之先，或粥或饭定餐一饱，所以避偏邪诸气。不论在家、出外，俱宜学此。

清晨食白粥，最能畅胃气，生津液和五脏，大补于人。予每日清晨之粥，俱系先一日晚间煮之极烂、极稠，以磁器瓦器盛之，盖好勿动。次早下床，未浴面时，即复下锅一热，不用菜味，食饱最妙。惟天气暖热，未免馊坏，不可食。改在当日早煮。不盛铜锡器过夜，恐毒味伤人也。煮粥法，载后“宜软”条。

清晨粥饭或迟，即先用白滚水一碗，调白糖饮下，极能滋润五脏。如无糖，单是滚水亦可。但不可在漱口之后，更不可空心饮茶耳。

早食固宜早，而晚食更不宜迟。人之饮食下喉，全赖脾胃转运，方得消化。若食后随即睡卧，脾胃未免不甚运动，饮食自然停滞于胃脘间，或呕酸暖酸，或脾泻水泻，辗转三二次，即成黄面体虚，中满不消，而脾胃大伤矣。古人云：“晚食常宜申酉前，向夜须防滞胸膈”，即是此意。大约午饭宜在午前，而晚饭宜在日未落之时。总之，饭后宜多过一时，使饮食稍下方睡，则无患矣。至于饮茶之后，亦不可就睡，须略过一会，则脾胃不伤也。

食宜缓些

饮食缓嚼，有益于人者三：益细嚼，则食之精华能滋养五脏，一也；脾胃易于消化，二也；不致吞呛噎咳，三也。可笑世人何苦横吞乱咽，若争若抢者，何也？最不可信相法中“吃食如虎”之说，譬如富贵人食快，即是虎相，贫贱人食快，即又改曰饿殍相矣。人之口舌往往易于改换，不独此耳。

食宜少些

脾胃虽善消化饮食，亦必常使其有余力。譬如有人力能负百斤者，若与八九十斤，彼必不大费力，而轻便疾趋矣。倘或加重强负，自然伤筋动骨，艰于步履，而倾跌之患，恐所不免。饮食若能调和得多寡适中，善食而善节，入口皆是滋补妙品。至于大饥之后，更不可骤然太饱，恐血气不常，必致成病。故曰：“大饥勿大食，大渴勿大饮。”

食虽宜少，而餐次宜频。平常论之，夏季五六月间昼长，每日宜四餐：下床清早一餐，半午一餐，日稍西一餐，日将落一餐。余季每日三餐，不过不早，切不可顿少食多，以致脾胃难于运化也。

饮食当用碗约定每餐几碗，自然不得多。切勿因食美好，而遂贪多也。

饮食宜少者有数种：晚饭宜少食；粘硬难消之物宜少食；荤腥油腻之物宜少食；腐败之味宜少食；厚味、香燥、炙爆之物宜少食；五谷新登者宜少食。茶宜少饮，不饮尤佳。酒宜少饮，切忌大醉。

厚味、香燥之物少食者，恐烁伤脏腑也。

新登五谷者，如新麦面、新米饭之类，老人及脾弱人切不可食。其害有二：急难运化，一也；发诸般宿疾，二也。

茶宜少饮，不饮尤佳，久饮耗人脂血。且下焦虚冷，面黄脾弱，俱所不免者，则尤不宜饮。空心更不宜饮。惟饱食后，二三口则不可少。大约人之脾胃，喜燥而恶湿。若能茶水少饮，最能养脾。

予性不喜茶，非专为调养所拘。若勉强饮之，则心胸嘈杂，精神反觉不爽。盖予稟气虚弱而然也。故每日饮者，不过饭后半盅一盅，漱口而已。即饭后所饮之茶，亦是平常粗茶。至如松萝、霍山诸佳茗，寒舍绝不收蓄。即亲友饮我者，口亦不能辨。予固自知粗俗性成，而不能享此清福，乐此妙品。亲友中每以此嘲予，予亦甘作粗俗无福之人也。

世人不好茶必好酒。予饮酒至多者，不过四五杯。多饮则气喘头眩，胸中不快，次日如患疾病。即所饮之酒，亦必甜醇。如厚味恶烈烧酒五香之类，则一滴不能下喉矣。

陶性情和血气，莫妙于酒。然而引风损肾，烂肠腐胃，亦莫过于酒。但少饮则有益；多饮则有害。予饮酒之癖，有三不喜：一不喜大醉。盖饮酒原是取乐，半酣则入妙趣。如大醉，则人事不知，身如木偶，趣从何来？反有腐伤脏腑之害。予每饮人以酒，悉听人

之量，不苦劝，不强奉，非鄙吝也，亦有意于此耳。二不喜晚饮。予每至午后无事时，即饮三五杯，半酣之际，熙熙皓皓，满体皆春，另是一番境界，果有乐趣。太白所谓“但得醉中趣，勿向醒人传”，即此也。倘若至晚饮完，势必睡卧，有何知觉？徒令酒毒停聚，伤害脏腑而已。三不喜速饮。凡饮酒，原取领略醇酿佳味，应徐徐含咀，趣自无穷。若图快速，予不知趣在何处？且有伤损肺气之虞。凡此三者，皆予不善饮酒之言，合于世人者，恐少。然此篇有可从者，或亦有不从者，予惟自行之可也。

食宜淡些

淡食最补人。五味各有所伤，假如咸多则伤心，酸多则伤脾，苦多则伤肺，辛多则伤肝，甘多则伤肾。此五味中，而咸味又能凝血滞气，伤人更甚。试看豆浆以咸卤一点，即成腐，禽兽血以咸卤即结块。所以多食咸味之人，颜色枯槁，脉络壅浊。倘淡味百余日，自然神清气爽，病自不生矣。

予十四岁时，感念抚养之劬劳较他人倍苦，因焚香对天发愿，茹素十年，祈佑母之寿康。扬俗持母素，必吃淡饭百日。凡此百日內，非独于咸，即甜酸诸味，俱戒入口，虽茶腐之类，亦戒沾唇。日惟食白粥、白饭、白滚汤而已。先四五日，每遇饮食甚觉难吃，其后渐近自然，一般有味矣。茹素十年，始食荤腥，此虽从俗之见，亦予聊尽愚孝于万一耳。自吃淡饭之后，直至今日，家常每遇无肴味之际，即白粥、白饭照常饱食，一般有味。可见人自不肯戒厚味耳。

食宜暖些

脾胃喜暖而恶寒，凡饮食中之生冷瓜果之类，固宜少食，恐成腹疼、心痛、呕吐、泄痢诸疾。然暖亦不可太暖。大约热不炙唇，冷不振齿者，皆可食也。或人不知，凡饮食专好极热，殊不知反伤咽喉胃脘，正所谓“过犹不及”也。

肉食肥膩之物，最要热吃，冷则凝滞胃膈间，必生腹痛、泄泻诸病。

酒性已热，凡饮酒不可太热，恐伤肺气。再加多饮，轻则糟鼻赤面，重则血痔肺癆酒癆。

食宜软些

坚硬之食，最难消化，而筋韧及半熟之肉，更难消化。在元气充实，或血气少壮者，犹可无患；倘或脾弱与年老之人，恐不能免病矣。予家中煮饭食以及鱼肉、瓜菜之类，必极软极烂而始入口，盖予性之所喜，便觉味美。

予早晚俱食干粥，最能滋补脏腑。虽尽饱食，亦不伤脾。何为干粥？比粥加稠厚，而比饭又稀软也，即名之曰“稀饭”亦可。煮法：米水入锅，小火煮三四滚，用勺搅三四转，盖定勿动。少时再煮三五滚，又搅三五转。少时，复再煮搅一次，其粥干稠，米之精华尽出。夏月清早煮，余月先一日煮，次早热一热吃。

起居部

人之疾病，多起于大意，而不慎其微渐。殊不知人之精神有限，行住坐卧，若不留心调摄，一染病患，便受许多呻吟痛楚，甚则夭损天年，良可叹哉！大约人身所赖者三宝。三宝者，精气神也。精生气，气生神，神自灵也。故精绝则气绝，气绝则神绝，神绝而命绝矣。善养生之人少色欲，所以养精也；少言语，所以养气也；少思虑，所以养神也。此调养三宝之大旨也。至于平日之怡养，和身体，薄嗜欲，最为切要。不可极目远视，养肝也；不可倾耳极听，养肾也；不可唾地，养肺也；不可规造异巧，养心也；不可饥饱过度，不可多啖生冷，养脾也；此五脏之忌戒如此。毋久行，恐损筋也；毋久立，恐损骨也；毋久坐，恐损肉也；毋久卧，恐损血也；此四仪之忌戒如此。若时令之寒暑，惟喜得其平，冬不欲极温，夏不欲极凉。其酒醉行旅，以及病来病去，皆有调摄宜忌。予因著书一册，反复叮咛，无非防微杜渐，培养身命于未病之时耳。人能依此举止，虽涉迂腐，而于寿元，定可延长矣。

每日调养

清晨睡醒欲起，先拍心胸。披衣坐起，随以两手擦面令热。若无事，或行十样锦。坐功毕，因四时寒暑酌量衣服，令适温和，亦不可过暖。下床后，即食白粥一饱，最养脾胃，或白滚汤亦可，但不可食辛辣厚味及生硬之物。食完，即洗面漱口，焚香礼拜神佛，

乃或诵圣典，或课儿书，或理家务，或治生业。凡事不可起恶念，不可动嗔怒，不可过忧虑，不可太劳力。其风寒燥湿之气，俱不可触冒。至于午餐，量腹而食，不可因食爽口遂食过多。食完，以清茶漱口，令洁净。世间焉有无事常闲之人？凡有事不妨尽在上半日料理，午饭后，即当享受清福，或观画，或吟诗，或焚香，或静坐，或挥麈闲谈，或游山玩景。凡赏心乐事，俱可任意为之。晚来餐食少许，再停一时，随量饮酒数杯，勿令大醉。将睡时，或茶，或滚汤，或温水，用刷牙刷漱口齿，令洁净，叩齿数遍，略走数十步，或温水濯足，或再静坐一会，即脱衣上床。上床即摩足心令热，或行十样锦。坐功毕，即侧身屈膝而卧。此吾人每日调养之法，享许多安乐之福矣。毋以浅近而忽之也。

卧起先拍胸者，恐暖身骤凉，毛孔必闭，而成伤风诸症也。拍心胸三四下，则无此患。

早晨勿开眼洗面，令人目涩失明饶泪。

七情所干，恼怒为多，而六气侵伤，风寒最甚。风邪之伤人也，入筋透骨，如油拌面，进易出难。所以古人云“避风如避箭”，极言其害大，谨防也。凡居处卧处，头背边有隙缝之风，必要遮糊。俗语云“宁受大风，勿受小风”，盖谓此也。凡醉饱后，切不可卧于风露之下；凡涉远作劳，身热有汗，才安息定歇，切不可就脱衣当风；沐浴后切不可当风；才睡醒未擦面，切不可即见风。以上四事，俱属表开，极易受风。若透脑门，即患偏正头风；若着经络，即成痹痛偏风。不然，或四肢不遂等症。

风乃天之阳气，自上降下，以伤毛窍；寒乃地之阴气，从足而起，以伤经络。寒冷之月，勿冷二足及背腹，以防寒气浸伤。如对客筵会，博奕杂戏，玩读书史，知己谈心，稍觉身寒足冷，即加添衣袜，切勿延迟。倘寒气中伤，身即受病。若用药表散寒邪，即幸而痊愈，亦必伤气耗血。可见风寒皆宜慎之于微渐也。

潮湿之处，不可久长坐卧，恐湿气侵犯，多染黄疸、泄泻之症。

凡天行时疫，邪气最易传染。男人邪气多由鼻子而出，女人邪气多由阴而出。今后凡人有病之家，当知避忌。受邪者，多于鼻中吸入，可用烧酒涂鼻孔内及口唇上，再些少饮杯许，能避疫。

家常无事，勿嗟叹，勿唱奈何，主不祥。

水过夜，面上有五色光彩者，有毒，不可洗手。

甘蔗楂，不可烧，主昏人目。

诸禽兽鱼油，不可点灯，主昏人目。

桔花有蚤，凌霄花、金钱花有毒，惧不可近鼻嗅之。

麝香、鹿茸有细虫，近鼻嗅则虫入脑。

人只知早晨漱口，殊不知一夜精华皆聚于口，早晨一漱，则津液不能还原，所以昔人有“早晨吃滚水，胜服人参汤”之谚，亦是使津液还原之意也。人至晚间，则一日饮食之毒垢，以及五脏之秽气，惧存积于口齿间，须要刷牙。刷后，用温水或清茶上下漱之洁净，再叩齿几遍，自然秽垢尽去，口舌甘芬。初漱几日，似觉多事，漱过十日半月，自觉口齿爽快，不可或缺也。口漱之后，不可复吃食。

漱口不可用太热茶水，亦不可用冷水。其马尾硬，刷牙亦不可用，惧主损齿。惟温茶软刷牙最妙。

涌泉穴在二足心，每晚上床脱足时，用一手握指，一手用力摩擦，不计遍数，以极热为止。及足热时，以足指微微动转，倦则稍歇，最能补养精气。

凡大小便不宜强忍。忍小便不便；伤膀胱，患膝冷杂症；忍大便不便，成气痔。又宜紧闭口齿，则无牙痛之患。凡大小便未急，亦不可努力强迫。

每夜调养

晚间脱衣睡下，随意左右侧身，屈膝而卧。不可仰卧，不可开口，不可将手放心胸间，不可以被覆面。卧下便不可言语，又不可歌唱，亦不可过忧虑。夜间若睡醒，即舒伸腿足，随意转侧。夜间若有事，或小便，先拍心胸三四下，然后穿衣起身；或有梦不祥者，不宜说。凡此乃每夜调养之要法耳。

凡沐浴未干，不可即睡；才吃饱饮食，不可即睡；才饮茶汤，不可即睡。惧主损人。

凡睡下，即要一心安慰思睡，不可又复他想事务。只“先睡心”三个字，即是极妙睡功。

古人云：“睡不厌蹙，觉不厌舒。”凡卧宜侧身屈膝，令精气不散，益人心志。睡醒则宜舒展，使气血流通，精神爽快。盖仰卧如尸，则招魔引魅，我夫子“寝不尸”之意，或是有见于此。

夜卧不以被覆头面，其气得清转，必主长寿。

凡卧或侧或仰，二足伸屈不并，则无梦泄之患。

夜卧常习闭口，最是固养元气。若开口，则走失元气，且邪恶从口而入，又生血绝诸症。凡夜卧开口，其牙齿为出入之气所触，后必病齿。但卧而闭口者，牙齿无不早落，可以验之。

夜卧不将手放心胸间，则无恶梦魔迷之患。

肺为五脏华盖，主出入声音。凡人卧下，肺即旁侧收敛，倘或语言，必又将肺提起。肺一提起，五脏尽皆摇动，即如钟磬一样，不悬挂，则不可发声。我夫子“寝不语”之意，或是此也。

夜晚间，不可说鬼神、妖怪、盗贼事，惧主不祥。

夜卧言语尚不可，何况歌唱？非独损气，且主不祥。

睡醒若穷思极虑，较之日间思想，伤人百倍。

卧处头边虽不可透风，亦不可安火炉。若火气蒸犯，令人头重目赤，及患脑痛疮瘤。

凡夜间不可在床褥上饮食。世间焉有无灾无病之人，在卧处饮食之事？乃不祥之兆也。

睡醒即舒伸腿足、随意转侧者，令血气通畅也。

夜卧不可不停灯烛，恐明光朗照，则神魂不安。

虎豹皮上卧，主神惊，毛入疮，有大毒。

夜间或有事，或小便，出被起床时，先拍心胸三五下，恐睡热之身，骤然寒冷，多成感冒诸病。即如沐浴，先以热水拍心胸，恐热水激身，亦是此意。

半夜五更时睡醒，宜将前后所为事件，细细追想，痛悔已往之过愆，方行未来之善事，正是用功得力之时也。

夜间或有不祥险恶之梦，切不可对人谈说，但于早晨焚香诚拜神前，虔持观音“六字”真言，即此禳解。比之道家符法，最是简验。

春时调摄

春三月，乃万物发生之时，须宜行步，以和四肢，不可郁郁久坐也。

春时天气顿暖，不可顿减棉衣，须一重重渐减，庶不致暴寒。

夏时调摄

夏之一季，是人脱精神之时。此时心旺肾衰，液化为水，不问老少之人，皆宜食暖物，独宿调养。

夏月不可用单席卧霉湿处及冷石冷地上，以图凉快。霉湿透入筋脉，在上则面黄目浮，在下则股膝肿厥，入里则胀满泄泻，留表则头重身疼。在阳不去，则气血壅滞；在阴不去，则化水成形，或患筋麻痹脚足疾。予舍亲于鳌，曾夏月醉后，因凳在墙旁，遂倚墙

而坐，竟至睡着。醒来自觉身体麻木，气血不和。自后，凡遇阴雨即举发，终不可忍，百药莫愈。可见倚墙卧尚至此患，何况湿地冷石乎？凡漆椅漆凳，或身上衣单，亦不可贪凉坐卧，令毛孔闭塞，血气凝滞，为害不小！

夏月单衣不可坐冷石。寒气侵外肾，多患疝气偏坠。女人寒气入血室，则经不如期，或经行腹痛。

夏月凡日晒热之机凳、砖石之类，不可就坐。恐热毒侵肤，多患坐板疮，或生毒疔。

夏月有事动劳，或饮食汤水，身若有汗，须任其出透，不可遽脱衣服，不可将湿布拭遏，亦不可扇。

夏月不可以冷水洗手面，令人得虚热阴黄疾。

夏月不可露卧，生风癣冷痒。

夏月夜卧，不可用扇。风入毛孔，最易成病。

夏月热极，用扇扇手心，则五体惧凉。

夏月伏热，不可饮冷水、冷物，迫之最是伤人。

夏月衣服单薄，宜系绵布兜肚，日夜皆不可离。夜间睡着，恐被去，体有兜肚，则无腹痛泻痢诸症。

枕内放茉莉花，其腥香之味，能引蜈蚣。

人到夏季，昼长夜短，日间身体困倦，未免昼寝，但不可在午饭之后即睡，恐饭食停滞，多成疾病。须在未食前睡，俟睡醒少停，吃饮食。如吃过午饭，或觉困倦欲卧，可起来走动，或寻些事作，自然不致思睡，至于大渴饮茶之后，亦不可就睡。此说可与前“饮食宜早”之条互看。

四五月间天若久雨，室中可焚苍术，能辟潮湿。

夏月汗湿衣服不可久着，令人发疮。须要频频洗换为佳。

凡日晒热衣服即穿着者，轻则汗斑，重则暴病。

夏至以后到秋分，须慎肥膩饼臛油酥之物，盖此物与酒浆瓜果相妨，病多由此而起。

秋时调摄

秋初，余暑尚在，调摄宜同夏月。

秋三月，天气消铄，毛发枯槁，棉衣宜渐增添。

冬时调摄

冬三月，乃水藏水闭、血气凝涩之时，最宜固守元阳，以养真气也。

冬月宜密室温净，衾服轻软，仍要暖裹肚腹，早眠晏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饮醇酒，略停一时，然后进粥。其炙燥毒之物，尤切戒之。

冬月天寒，阳气在内已自郁热，若更加炙衣重裘，近火醉酒，则阳气太盛。春夏之交，恐发时行热病。

老人骨肉疏冷，风寒易中。若窄衣贴身，暖气着体，自然血气流通，四肢和畅。

冬月紧系棉暖腰于袄内，一身温暖。

暖腰阔四五寸，长可周腰，三层短带，内装棉。

冬月老人衰迈畏寒，可用锡造汤壶，式似小枕，下长方，上长圆，正中小口有盖，注热水，用布囊紧包，以避湿气。先时拥被围簇，临睡甚暖，又可温足。且远火气，又无火毒，享用至妙之法。

行旅调摄

凡出外旅邸，到他乡别处，先买豆腐青菜吃过，则无不服水土泻泄之病。

凡出外，清晨须吃饱饭食，不可空心行路，免致感冒风寒。若是舟旅，饮食早吃不便，可带六味地黄丸，不论春夏秋冬，滚水服下三四钱，治事最妙。如无地黄丸，即单以熟地黄亦可。

凡舟中、旅邸中，衣服单薄，骤遇暴寒，可以袜物裹于肚腹。因人身各处还可受冷，惟肚冷即生病。

夏月走远路一身热汗，切不可当风，不可急扇，不可即脱衣帽，不可饮冷茶水，恐血气不和生病。

夏月山行，遇有日晒泉涧水，有毒害人，不可饮。

五六月间，泽涧中水多有鱼鳖精遗内，饮之成痼病。

天久阴雨，或入客馆，及久无人住之处，地土霉湿，或跋涉雨途，衣裳被褥潮湿，俱用苍术烧烟熏之，以辟霉湿臭恶之气，又能驱逐邪疫山风瘴疔。

大冻寒月，或坐骡马，或步雨雪之途，二足冻冷麻木，或归家，或入店肆，先用温火烘热，以手揉擦，令血脉回阳，再以热水洗之。

如不先烘，即用滚汤泡洗麻木之足，不知滚热冻血滞结，损筋伤络而成废疾，终身大患。

凡冒寒归来，不可就饮热汤，须稍停一刻，则无患。

酒醉调摄

醉后不可嗔怒，生痈疽；醉后不可用冷水洗面，生黑点，成目疾；醉后不可便卧，成内伤积聚；醉后不可星露下睡卧，患风癖冷痹；醉后不可当风，染麻木不仁。皆须谨慎。

卫生必读歌

孙真人、陶真人并有卫生歌，脍炙人口者已久。予不揣愚昧，并合二家，其中不备者增之，虚诞者删改之，句意未尽者，略评注以明之。约增大半，分为七则，叶韵便读，贤愚共晓。今而后世，皆病却夭除，齐跻寿域，吾之愿也。虽然寿之切要，惟以德善为主，调养为佐。若专事调摄，是不知其本源，鬼神必暗加魔灭矣。信乎歌中二句曰：“长生不老是呵如，胸内宽平积善多。”乃卫生之的旨也。

心思第一

天地之间人为贵，头象天兮足象地。父母遗体宜保之，箕畴五福寿为最。箕子著《九寿五福》，以寿为第一。

欲求长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木还去火不成炭，人能戒性还延命。

世人要识卫生道，喜笑常多烦恼少。对景不乐无事忧，此种地狱自寻讨。薄福人往往如此。

恩爱牵缠不自由，利名縈絆几时休。放宽些子自家福，免致中年早白头。能宽不独为自己福，且为子孙福。

思虑之害甚酒色，穷思极虑精神失。肾水渐枯心火炎，百病侵

身寿难得。心肾不交，自然多病夭寿。

他骑骏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看见推车汉，上不足兮下有余。予以此四句画图悬壁，乃乐心妙诀也。

会享快活乐目下，会享快活除牵挂。会享快活气象和，会享快活度量大。能明此四句不独快乐一生，亦长寿无病。

莫言婚嫁宜该早，婚嫁之后事不少。莫言僧道出家好，出家心思转不了。

惟有世间知足人，上床呼呼直到晓。惟有世间偷闲人，终日憨憨直到老。知足便足，偷闲即闲。

过去未来事短长，心中不必过思量。但要不会留烦恼，便是延年不老方。

色欲第二

年少精强力壮时，岂可孤阳独自宿。但要节制惜精神，不宜肆纵无断续。少亢为之，春不发生。

惟有年高气血衰，秘精固肾才为福。犹如老树倚虚崖，最怕风雨相摇触。老欲为之，冬不收藏。

色中禁戒又须知，醉饱行房脏反覆。大寒大暑大风雨，雷电入房俱寿促。饮食。天时。

恼怒忧愁疾病中，切勿交欢犯色欲。春方暖药火烧焚，不服之时免涂毒。人事。药物。

饮食第三

何必餐霞饵大药，妄意延龄等龟鹤。但于饮食嗜欲间，去其甚者即安乐。

脾胃之气要冲和，胃司纳受脾司磨。饥饱寒温一失节，损伤元气病难瘥。饮食冷勿振齿，热勿炙唇。

太饱伤脾饥伤胃，太渴伤血多伤气。饥餐渴饮莫太过，免致膨胀损心肺。善养生者，先饥而食，食不过饱；先渴而饮，饮不过多。

醉后强饮饱强食，岂有此身不生疾？暮餐不若晨餐好，空腹茶茗休要吃。饮不过多。朝忌虚腹，夕忌饱食。

食不欲粗并欲速，宁可少餐相接续。若教一饱顿充肠，损气损脾非是福。

食宜细嚼复细咽，精味散脾华色献。若是粗快成糟粕，徒填肠

胃为大便。

饭后徐行百步多，手摩脐腹食消磨。醉眠饱卧惧招损，智者能调五脏和。饱后便卧，饮食停滞，最伤五脏。

饮酒可以陶性情，大饮过多防有病。肺为华盖倘受伤，咳嗽劳神能损命。酒少饮和血养人，若大醉，则酒毒停聚，腐害五脏。

饮酒切莫饮大醉，大醉伤神损心肺。酒渴饮水并吃茶，腰脚自此成重坠。

生冷粘腻筋韧物，自死禽兽惧勿食。腌藏鱼酱不相和，不戒偏招脾胃疾。初音忍，去声。坚柔难断之物也。

牛为世间最苦畜，劳力养人极大功。无恩报答反食之，天地鬼神俱不容。

炙爆之物须冷吃，不然损齿伤血脉。晚食常宜申酉前，向夜须防滞胸膈。食晚饭宜早宜少，宽快有寿。

养体须当节五辛，五辛不节善伤身。莫教引动虚阳发，精竭荣枯疾病侵。

调时第四

春寒莫教棉衣薄，恐伤风寒。夏月汗多须换着。汗衣常穿发疮毒。秋冬身冷渐加添，勿骤添重棉。莫待病生徒服药。

惟有夏月难调理，内有伏阴忌冰水。瓜桃生冷宜少食，免到秋来成虐疾。夏季是人脱精神之时，乃心旺肾衰，精化为水，至秋始凝，不问老少，皆宜食暖物，独宿调养。

此时心旺肾家衰，养肾固精当节制。常令肾实不空虚，日食须当去油腻。

卧处尤宜绵密间，不可贪凉乘风。宴居静虑和心意。沐浴盥漱宜暖汤，卧凉眠冷俱莫喜。

暑天腹中多冷滑，饮食精凉莫哺啜。亦勿太热。身体有汗莫当风，亦忌扇。远走来家衣勿脱。

伏阳在内三冬月，大汗大暖阳气泄。勿过暖。阴雾空心莫远行，他则不受雾毒。冬冷色欲尤宜绝。

起居第五

卫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欲并大醉。三大害。三者若还有一焉，须防疾病损元气。

贪欲无穷忘却精，用心不已走元神。寡思虑以养神，寡嗜欲以养精，寡言

语以养气。多言散尽中和气，更复何能保此身。

视听行藏若是久，五劳七伤从此有。四肢亦欲常小劳，譬如户枢终无朽。

卧不厌缩觉贵舒，饱时沐浴晚时梳。睡宜缩，醒宜伸。梳多浴少益心目，默寝暗眠神晏如。坐卧处大明伤神魄。

坐卧防风入脑后，脑内入风人不寿。更兼醉饱卧风中，风留五内成灾咎。多为瘫痪。

不问在家与在外，若遇迅雷风雨大，急须端肃敬天威，静坐焚香宜少避。更不可色欲怒骂。

修摄第六

神宜凝慧气宜炼，齿宜频叩津宜咽。子欲不死修昆仑，两手揩摩常在面。将许多功夫，编成八句，至简至要，功效甚验。

摆颈摇肩并挽弓，托上反拳各数遍。大有益。早晚闲暇着意行，延年却病除拘倦。

醒悟第七

昨日今朝事不同，光阴过隙若秋风。何须奸谋何须恶，命里无时总是空。小人枉做小人。

顶天立地非容易，饱食暖衣宁不愧。思量无以报洪恩，积善行仁敬天地。

汝欲延生须放生，这是循环真道理。宁知生灵痛刀砧，畏怖情形难譬比。

他若死时你救他，你若死时天救你。延年生子别无方，戒杀放生而已矣。

长生不老是如，胸内宽平积善多。惜福惜身兼惜气，请君熟体卫生歌。

长寿谱

心思部

心为君主，乘一身百骸之令，人欲长寿者，须从此调养，诚木根水源也。因以心思为第一。

常存仁慈心

“天本好生，当行放生。人欲长生，须戒杀生。”此四语定出佛口。圣人云：“仁者寿。”要知人与物俱当一体爱惜，盖仁慈侧隐，乃万善之本，所谓微命必护，寿之基也。

常存安静心

昔，人问凌恒达卫生要术，达应曰：“形骸者，气血也。丹药者，草木金石也。气血既衰，草木金石，岂能延驻？惟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则天清地宁，万物化育，此谓之大药上丹，乃卫生之要诀也。”

白乐天见圆修禅师憩息松上，曰：“师居甚险。”师曰：“太守险。”乐天曰：“弟子居处高堂，何险之有？”师曰：“心火相煎，识浪不停，得非险乎？”乐天服之。予谓此语实是极好棒喝，最为骇怕。可叹世人闻若无闻，奈之何？

嗜欲若少，则心自安静。试看深山穷谷之中，人多长寿者，嗜欲少而心常安静所致也。

按墨子曰：“非无安居也，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无足心也。”予谓有此安心、足心，自然享福甚多，是惟安静可以养福，惟知足可以享福。

常存正觉心

昔邝子元由翰林补外十年余矣，不得赐还，尝侘傺无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辄昏馈如梦，或发谵语。有时不作，无异平时。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药，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贵恙，起于烦恼，烦恼生于妄想。夫妄想之来，其机有三：或追忆数十年前荣辱恩仇，悲欢离合，及种种闲情，此是过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顺应，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复，犹豫不决，此是现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后富贵荣华皆如其愿，或期望功名遂告老归田，或期望子孙登庸以继书香，与夫一切不讨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来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灭，禅家谓之‘幻心’。能照见其妄而斩断念头，禅家谓之‘觉心’。诀曰：‘不患念起，惟患觉迟。’此心若同太虚，烦恼何处安脚？”又曰：“相公贵恙，亦原于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爱冶容而作色荒，禅家谓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变，禅家谓之‘内生之欲’。二者之始，绸缪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离之，则肾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寝食，禅家谓之‘理障’。经纶职业，不告劬勤，禅家谓之‘事障’。二者之障，虽非人欲，亦损性灵，若能遣之，则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于肾。诀曰：‘尘不相缘，根无所遇。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心疾如失。予谓烦恼生于妄想，若能除去妄想，自无烦恼。但此妄想，世人无论富贵贫贱，惧所不免。得一步又想进一步，无了无休，过去、未来、现在，万种纷然，其奈去此来彼，东灭西起，昔人比之猿马难驯，岂虚语哉？惟是思虑之害，甚于酒色。思虑多则心火上炎，心火上炎则肾水下涸，心肾不交，人理绝矣。要知邪与正势不两立。学人惟具觉心，诸幻自退，譬如日色当空，昏暗自明。得此妙法，不独病痊寿长，即超凡入圣，亦若反掌。嗟乎！道在易而求诸难，茫茫宇宙，知者谁耶？

常存欢喜心

孔子见荣启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问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吾既已得为人，是一乐也；人以男为贵，吾既已得为男，是二乐也；人生不免夭折，

吾已年九十五，是三乐也。夫贫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终也。处常待终，吾何忧也？”吁，此知命之士也。非独三者之可乐，其寓物适情，无求无欲，安往而非乐境耶？予谓人能常存此乐，忧虑尽去，神思可固，而寿命可长矣。

人生在世，凡妻财子禄得失穷通，俱有因缘前定，莫能逃遁。事之大者无论矣。即一饮一啄，数所有者不能无，数所无者何能有？世人终日攒眉蹙额，费尽心机，是皆自取愁苦耳，有何益乎？予最爱邵康节先生歌内云：“得岁月，延岁月。得欢悦，且欢悦。万事乘除总在天，何必愁肠千万结？”世人不必要多记，只须领略此数句，则一生快乐有余，病自除而寿自长矣。

予添改屠赤水先生云：“人生世间，自有知识以来，即有忧患不如意之事。小儿叫嚎，皆其意有不平也。所以自幼至少、至壮、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虽大富贵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为神仙，而其不如意处，各自有之，比贫贱人更甚，但其所忧患之事不同耳，是谓之缺陷世界。要知世人总无足心满意者，能达此理而顺受之，则可少安。予谓人生在世，须要就事安乐，若识破此机，自然日日时时，俱享自在快乐之福矣。

凡遇不得意事，试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凉爽，此降火最速之剂。昔人云：“要做快活人，切莫寻烦恼。烦恼与快活，都是自家讨。”大抵人能退步思想，莫寻烦恼，即今便是，有谁禁耶？

文潞公致仕归洛，人对时年已八十余矣。神宗见其年力康强，问：“卿摄生有道乎？”对曰：“臣无他术，但能随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上以为名言。林英以引年致仕，身如壮者。或问何术致此，对曰：“但平生不会烦恼，即明日无饭吃，心亦不忧。事至则遣之适然，不留胸中。”白乐天诗云：“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屠赤水赏月，妻孥来告诘朝厨中无米，因笑而答之曰：“明日之事，自有明日在，且无负梧桐月色也。”予谓此四公具如此心思，常居极乐世界，是最会讨便宜之人也，急须熟习。

色欲部

精、气、神为人身三宝，然精能生气，气能生神，可知三宝之中，精宝尤为最要。施则成人，养则延寿。盖精者，先天之胚胎，生生之种子也。欲保长寿，必先远色。

风雷戒色欲

圣人以迅雷风烈必变，所以敬天之威怒也。此时若犯色欲，不独损寿，抑且生子逆恶异常，可不慎哉？

寒暑戒色欲

天时炎热寒冻，无论老少，须加保重。度此危关，已属万幸，若加房事，鲜不致病损寿。予友夏会宗，老而康强，自言无他奇术，惟于少壮时，五六两月及冬至后两月，独宿保养。予深敬服。惟是夏热赤体，冬寒偎傍，邪兴易起，当另具坚忍之心戒之。

虚弱戒色欲

今人心思尖俐，自十四五岁，童心无所不知，每每破身早而弱根，悉由于此。何况生来充实者甚少，虚弱者颇多，若留恋纵欲，自然疾病丛生，医药难效。将有用之身，一旦长往，可不哀哉！

人身秉精血而成，生若虚弱，譬如树之根本已空，全赖栽培度日，倘再风摇斧伐，鲜有不倾倒之木矣。

唐司空图书云：“昨日流莺今日蝉，起来又是夕阳天。六龙飞辔长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盖流莺者，春也；蝉者，秋也。言春秋之景易换，犹如昨日今日耳。方始早睡起来，忽又夕阳晚到，则日之易迈何迅速如之？此是骊驭之六龙，已催人年寿急迫矣。乃乘危着鞭，而又自促其年乎？噫！世之着乘危之鞭者，何异寄浮游于天地耶？诗中“更忍”二字与一“自”字，深有意味。戒色诗颇多，惟此四句词雅而意切，至若“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君骨髓枯。”意虽警切，而词近俚矣。

昔包承斋恢年八十八，以枢密登拜郊台，精神老健。贾似道问之：“必有摄养奇术。”恢曰：“有一服丸子药，乃不传之秘方。”似道坚叩之，恢徐曰：“老汉全靠吃了五十年独睡丸。”满座大笑。予谓人能服独睡丸怡养，再加以食半饱法自辅，寿之延长，定可保矣。

有一等人，纵情色欲，有病则仗药饵医治，殊不知去己精华，服彼草木，正谚语所谓“抛了黄金抱绿砖”也。昔人云：“服药千朝，不如独眠一宵。”真至言也。

人凡欲念难止将，只幻想此妇已故，秽尸蛆丛，臭污难当，则邪兴自灭矣。

衰老戒色欲

人年半百以后，精神气血渐次日衰，譬如油少之灯，若不添油，再加灯草多耗，欲灯之不灭，何可得乎？前人云：“油尽灯灭，髓竭人亡。”甚可畏也。每有一等老人，精气已衰，犹勉强房事，自促其寿，真可叹可怜。

杨诚斋善谑，尝谓好色者曰：“阎罗王未曾相唤，子乃自求押到，何也？”予谓此即着鞭自促之意。

世有一等人，年至五十多岁，间有强健而稍存余资者，则思娶妾纳婢，以取欢乐，全不想衰老之人，何能抵敌少妇？且老虽爱少，其奈少不爱老。憎念一生，烈妇难守，何况妇非贞烈者多乎？妄图一时幻欢，自讨无限苦恼，深可叹也。

醉饱戒色欲

昔人云：“醉饱莫行房，五脏皆反覆。”极言其大有损伤也。但酒醉行房，则血气流溢，渗入大小肠腑，多成便血、肠癖、色淋、痲疽、痔毒等症。食饱行房，则脾胃损伤，多成中隔、气鼓、脐痛、偏枯等症，不可不慎。

忧怒戒色欲

男女交合，乃欢乐事也。人或有忧愁恼怒，每借房事消遣。殊不知忧怒既伤于神，色欲又伤于精，精神两伤，此危道也。明达之人，何可以性命自陷于危乎？

救命针

长寿易得

寿命延长，都在各人自己修为。细看袁了凡《立命篇》，甚是详悉矣。今人动辄以古人禀质强盛，所以每多长寿。殊不知今人之中，得长寿者甚多，因各居一方，何能遍知？他处不必具论，且如吾扬，予之目见者，李应麟年一百一十四岁，徐正芳、胡若显年俱百岁之外，其余八九十岁，是皆泛常颇多，又不足数矣。曾节次钦奉皇恩，颇有养老粟帛之赐。各省有司汇报八九十岁老人，不知几千万。即寿过百岁者，亦在在俱不乏人。可知长寿亦最易得而不难。但寿命延长，俱在人自修为，全不系于古今之禀气不及也。设或强秉之人，任意亏损，寿可保乎？不可保乎？大抵求寿之法，予约有二条：一在存心仁厚，一在起居保养。此二者若阴阳表里，缺一不可。予因另分二说于后。

仁厚

凡人存心仁厚，则寿命定然延长。若或刻薄，则自促其年矣。譬如磁瓦器皿，昔人制造全要坚固敦厚，虑恐后人偶有跌落，亦不破损，所以器传年代最久。今之磁瓦器皿，专喜浇薄，器愈薄而价愈贵，人争鬻之。用者不独失手跌落易于损伤，常有手持过紧，器已破裂，此即长久不长久之明镜也。予见万历隆庆年间磁器，至今尚多，具皆厚实，恐今之磁器，难信其可久也。惟是仁厚之心，又首叙慈善，凡一切刻毒险恶，皆不忍为，虽虫蚁之微命，亦不忍伤，此即长寿根本，神鬼自加佑护。若再留意保养，则长寿万确矣。

保养

先存仁厚，次及保养，二者不可偏废，前篇厚薄之分已明矣。予今专言保养。要知人仗精神以生，精神须要时加爱惜。譬如一盏书灯，将油满贮，只点细小灯草，则油耗少而时耐久；若再添油，竟可彻夜连宵。倘或不添油而反粗草双点，则油尽最速，灯亦随灭。倘更再加灯草大点，灯之灭熄，可以立待。盖油者，犹原秉之精神也。火炬者，犹忧思酒色诸消耗也。昔人云：“油尽灯灭，髓竭人亡。添油灯亮，补髓人强。”此不独色欲为然，凡有消耗精神者皆是。可不慎欤？

卫生总要

卫生之法，如执玉捧盈，以保其身；临深履薄，以养其气。凡酒不过量，肉不胜食，脍不厌细，食不厌精，淡滋味，均饥饱，此节饮食以卫生也。春莫衣单，夏莫衣汗，秋冬渐添，热毋骤脱，此慎衣服以卫生也。寝不尸，居不容，行欲缓，坐欲敛，此行住坐卧以卫生也。喜怒哀乐归于中和，贪嗔痴妄必须看破，更要时时宽心，知足随缘，诸事参透，不忧不怒，嬉嬉哈哈，欣笑自如，此调性情以卫生也。寡色欲，少言语，哀丧坟墓不可率临，惊风骇浪须当早避。不大醉，不大饱，起居动静俱要怡然。以上数端，人人可行，真延年之秘诀，却病之良方，易而不难。只要人肯信从，留心保养，则寿命延长，准定无移矣。

先治心病

昔之圣医能疗人心，预令不至于有病。今之医者惟知疗人之病，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逐末，不穷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病愈，何可得乎？但孽由人作，病由心生，佛氏所谓“一切惟心造，凡事皆然也。”所以人之七情内起，正性颠倒，以致大病缠身，诚非医药所能治疗。盖药能治五行生克之色身，不能治无形之七情；能治七情所伤色身之气血，不能治七情忽起忽灭动静无端之变幻。大抵病有二种：所谓天刑之病、自戕之病也。夫天刑之病者，总因夙世今生所积过愆，神鬼阴谴以致斯疾，此孽原于心也，非厚德痛悔莫能治疗。其自戕之病者，风寒暑湿所感，酒色财气所伤，六欲七情生

于内，阴阳二气攻于外，此病原于心也。大凡思虑伤心，忧郁伤肺，忿怒伤肝，饥饱伤脾，淫欲伤肾，此五脏之害，皆由心主。要知病赖药愈者甚难，惟要在于心药治之。或问何为心药？予引郭伯康遇神人授卫生偈曰：“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药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生还是病生时。”郭用其言，病去而强壮百岁，此即心药也。以心药治七情内起之病，效应最捷。然治有病，不若治于无病；治身病，不若治心病；请他人医治，尤不若自己医治也。益州老父曰：“凡欲身之无病，必须先正其心，令其心不乱求，心不妄念，不贪嗜欲，不着迷惑，则心先无病矣。”心主无病，则五脏六腑即或有病，不难治疗。独此心一动，诸患悉招，虽有华陀、扁鹊在旁，亦无处下手矣。

养心

夫心者，万法之宗，一身之主，生死之本，善恶之源。与天地可通，为神明主宰，病健之所系也。盖一念萌动于中，六识流转于外，不趋于善，则五内颠倒，大病缠身矣。若一真澄湛，则万祸消除。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所以妄想一病，神仙莫医。正心之人，鬼神亦惮。养与不养之分也。总之，贪嗔痴爱，是非人我，一切放下，未事不可先迎，遇事不可过扰，既事不可留住，听其自然，应以自然，此养心妙法也。

养脾

脾者，后天之本，人身之仓廩也。脾应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如婴儿初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经》曰：“安谷则昌，绝谷则亡。”盖谷气入胃，洒陈六腑而气至，调和五脏而血生。但土恶湿而喜燥，饮不可过，过则湿而不健；食不可过，过则壅滞而难消，诸病由是生矣。养脾之法，常令谷气少则无病，谷气且然，况五味饜饫为五内之害乎？佛氏戒杀茹素，本无异道，人能戒杀则性慈而善念举；茹素则心清而肠胃厚。不嗔不贪，悉由此也。

养肾

肾者，先天之本、藏精之处也。婴儿结胎，未生此身，先生两肾。盖婴儿未成，先结胞胎，其象中空，一茎透起，形如莲蕊，一茎即脐带，莲蕊即两肾也。是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主，三焦之源，人资以为始而命寓焉。名曰“命门”，即坎水之本。凡人欲念一起，炽若火炎，水火相克，水热火寒，则灵台之焰因此以灭，肾水枯竭，则木无养而肝病，火炎则土燥而脾败，脾败则肺金无资而五行受伤。大本已去，欲求长寿，岂可得乎？庄子曰：“人之大可畏者，衽席之间不知戒也。”所以养生之法，首先节欲。嗟乎！元气有限，情欲无穷。《内经》曰：“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耗竭其精，此当戒也。”但人之有欲，如树之有蠹，甚则木折。欲炽则身亡，可不慎哉！

养肝

肝者，藏魂之处，其窍在目。凡人大怒，则形气伤而血郁于上。盖怒伤肝，肝为血海，怒则气逆，所以血郁上焦相迫曰“薄”，气逆曰“厥”，气血惧乱，因为“薄厥”。积于上者，势必厥而吐也。要知肝藏血，血和则体润，血衰则枯槁，所以养肝之法，切戒忿怒。

养肺

肺为诸脏之华盖，统领一身之清气。凡求谋不遂而积忧，最是伤肺，肺伤则叶焦而喘咳生矣。予见多人想思忧郁，患咳患癆，药餌莫救，皆由肺伤，岂不悲哉？

快乐随缘

吾乡李应麟先生，享年一百一十四岁，是最高之寿。曾于过百岁，予见其人，须虽全白，而精神壮如五十岁人。予执贽恳问：“何法即至此寿？”翁答：“我法极是简易，曾于壮年，只依家叔李九我词内三句，遂得利益到今，未尝一日暂离。三句谓何？‘一生快乐且随缘，穷也欣然，通也欣然。’此十五字，实仅‘快乐随缘’

四字。要知随缘，则知穷通得失诸事，俱有数定，既不过忧又不强求，日日皆得自在快乐矣。”予细味之，真延寿最妙之法，不可不急熟习。全词予备载《快乐原》书内，兹不重赘。

诸事知有数定

或问予曰：“世上聪明人，身极安乐，每多瘦弱。愚鲁人汗力劳苦，反多肥胖，其义何也？”予谓之曰：“人之一身，心思即火也。精液血肉，即水也。思虑若多，譬如以火煎水，水虽多亦难经煎熬，何况禀气素弱之人乎？所以劳心人瘦弱者甚多。试看读书文人，是其验也。至于愚人，思虑少而精血盛，身虽劳而心甚逸，所以肥胖者颇多。请看朴实粗人，即可知矣。昔人谓‘思虑之害，过于酒色。’要知粗鲁人虽然日劳气力，上床即呼呼到晓。至劳心人千愁万虑，辗转不眠，殊不知人之富贵贫贱、寿夭祸福，俱有数定。予每见富贵家，如意之事层见叠出，此不是上天有心偏私，都为其人前世善用，所以受享乃尔。彼无福人妄想何益？人能知此，不独瘦弱可以肥健，且而却病延年，不可不从也。”

通天乐

世人俱各有性天之乐，不因外境之顺逆而移也。然人虽各有天乐，鲜得受享者，皆为私欲所蔽。予不揣愚昧，乃将明达语事，漫用俚言纪述数种：某某因存天理，即受许多快乐之福；某某因天理为私欲所蔽，即罹许多忧愁困甘之殃。各赘浅说，著书曰“通天乐”。谓人能通达乎性天之乐，则随时随境皆享极乐于无涯矣。夫上而至于孔、颜乐处，亦不外乎性天之乐，但能造其极耳。等而论之，程明道之，予心乐者，惟自乐于性天，而他人不识也。白居易之字“乐天”者，趣专于性天之乐也；邵康节之居名“安乐窝”者，安于天乐也；司马光自得乎天乐，即以“独乐”名其园；王心斋学士学此乐，遂有“乐学歌”。今人能通此乐，则俯仰寰宇，凡水流、花放、鱼跃、莺飞，

皆性天中之透露，何莫而非我心之真乐？昔日予曾有鄙词云：“眼前快乐谁能晓？自寻诸烦恼。高超极乐天，胜住蓬莱岛。”此即通乎性天之乐而已矣，又岂外境所能移易哉？

雍正七年二月花朝石成金天基撰写

长欢悦

长是久远也，有时刻不忘之义。欢是欣幸之极，悦是自心喜极。盖悦在自心，乐散于外。

“得岁丹，延岁月。得欢悦，且欢悦。万事乘除总在天，何必愁肠千万结？”此邵子歌也。人能体贴此数语，则一生快乐有余。要知一切名利愿欲之事，总因各人前生积业而来。上天久已注定，人徒谋虑争夺，有何益乎？所以田老者自号“靠天翁”，识破造化之本源矣。

康熙初年，有个田老者，自号“靠天翁”，为人最长厚。少壮时曾做过一任县丞，到任之后，上司之馈送，各项之料理，若点缀不到，非是委解钱粮，就是押送重犯，终日奔波不宁。凡民间讼事，或上司批词，他立心循理。但有来嘱情的，俱不肯依；但有来贿赂的，俱不肯收。若要他以曲为直，断断不能。时存天良，冰心铁面，因此乡绅士宦俱不喜欢。田老见来的事件大半是坏心钱财，欲做清官，奈自己家不富余，微俸无几；欲不做清官，自心不安，报应可畏，因而未到半年，即告病回家。城外一里多远，有一大竹园，每年四月间，发笋与人贩卖，得资以供食用。园中有草房三间，安住妻子家眷。屋旁有小草轩一间，草花数种。他生有两子，一子略知书文，即教训蒙糊口；一子壮实粗拙，即教耕种度日。田老者不喜入城，每日只在园中逍遥快乐。予友向我传说：“田老者今已九十余岁，须发尚未全白，形容少壮，此当今之异人也。不可不去拜访叨教。”予因执贽至翁竹园，只见万竿绿竹参天，屋旁草轩自题曰“啸轩自乐”，书积盈架，柱有二联云：

随时快乐随时福，一日清闲一日仙。
竹里常怡无事福，花间熟读快心书。

又见两壁上粘格言四联：

一枕卧羲皇，睡起每因黄鸟唤；数椽栖巢许，闲来惟笑白云忙。

人莫欺心，自有生成造化；事皆由命，何须巧用机关。

机息时，即有月到风来，不必苦海人世；心远处，自无车尘马迹，何须痼疾丘山？

得了便非贫，身外黄金何足羨；能闲即是福，世间白发不相饶。

少时田老出来相会，接待极具谦和，语言极其浑厚，真是有道高人，因与交往。数月之后，我拜求田老如何得此高寿，田老曰：“我法最简最易，但世人不肯信服。心之愿欲，若要满足，何能得遂？只须自己假设境界，则心中快乐不已。我自假设三条云：‘今只无灾无病，得此康宁，即自以为天上神仙，快乐极矣；今只蔬饭布服，得此饱暖，即自以为玉食锦衣，快乐极矣；今只茅屋竹篱，得此安住，即自以为蓬莱阆苑，快乐极矣。’”田老又曰：“此三条之外，老汉向日曾受朝廷一命之荣，本是微员薄俸，我自以为高官厚爵，今虽辞官，尚多荣耀，岂不乐极？此一条不入前三条之内，恐多有未曾为官者，岂不缺典？今只须前三条，并不烦难，世人俱可自为。即是心满意足，寿由此而延长，福由此而加添，病却身安，得效最速。至于一切得失乘除，俱从各人前生修积所致，上天俱有主宰。今惟有靠天过活，所以我一生并不愁苦机谋，我因自号‘靠天翁’者，此也。鄙见如此，不知高明以为何如？”予深喜敬服，因又恳求长寿捷法。田老又传八句云：“保养三般精气神，少言少欲少劳心。食惟半饱宜清淡，酒止三分莫过醺。常把戏言来取笑，每怀乐意不生嗔。炎凉变诈都休问，让我逍遥过百春。”

凡得其指点者，俱皆悦从。其后，田老寿至一百一十七岁，无病而逝。总因田老者立心长厚仁慈，已有根本，欲求快乐福寿者，未可只循其法，而置根本于不问也。昔紫阳真人有二句云：“黄芽白雪不难寻，达者须凭德行深。”通此窍矣。

快乐心法

人生在世，不论何等境界，惟以存心快乐为第一事。但此快乐，非谓遂诸愿欲而然，须自假设乐境。靠天翁之法已悉矣，不必再措一词。惟予自立心法，只一句七字曰：“安宁饱暖即天仙。”要知此一日也，地狱众生，挫烧春磨、刀山油锅者，不知经几多惨苦；饿

鬼众生，饮铜食铁者，不知经几多惨苦；胎卵湿化畜生，衔铁负鞍、生烹活剥、刀割斧剁者，又不知经几多惨苦，而我总无从知晓也。纵得为人，当想世人每多疾病，呼嚎展转床榻，医药不效，痛楚难堪，望救无门者；又有痛疽疔毒痛钻心髓、脓血淋、求死不得者，不知其几万千，我今幸得身体强健，无病无痛，是“安”之一字，岂非享天仙之乐耶？至于苦难之事，更甚殷繁。要知世上人，每多自罹于名缰利锁，离家别业，红尘白浪，餐风宿露，奔波劳苦而不息者；有贫穷卑贱，无奈无耻者；有官粮私债追逼无完者；有骨肉至好事逼分离、难割难舍者；有卖男鬻女剜肉医疮者；有含冤负屈控诉无门而莫伸者；有刑罚枷责囚锁牢狱者；有贼盗劫杀、水溺火焚、蛇螫虎咬死亡无救者，种种惨苦可怜可悲者，万万千千，笔难尽述。我今幸得平安自在，是“宁”之一字，真有天仙之乐矣。再看世之无衣无褐、寒侵肌肤、食不充口、饥饿难忍者，又不知其众多无数。我今幸得布衣蔬食，免许多饥寒苦楚，是“饱暖”二字，不亦有天仙之乐乎？人当时时刻刻想念此一句，则知感上天赐我甚厚，不可不力加德行栽培，以少补答，更须勤修道果，普救舍灵，脱离诸苦，方遂予心之大乐也。予另著《快乐原》一部，分析详细，当与此篇互看，福藪附后请读。

心宽性怡，快乐就是福。无病无痛，康健就是福。
 布衣蔬食，饱暖就是福。茅屋竹篱，安稳就是福。
 天伦家口，团聚就是福。兵戈不扰，太平就是福。
 家门清吉，宁静就是福。书酒花月，领略就是福。
 明窗净几，闲逸就是福。草榻绳床，鼾眠就是福。

莫焦愁

莫者，禁止之词，含有切忌切戒、毋再复蹈之意。火烧太过为之焦，焦者，火烧木也。木被火烧，顷刻灰烬。莫焦莫愁，有急救熄、不可稍迟之意。又有“焦燥”之“焦”，是言性气之急燥怨恨、抑而不伸也。要知“焦”最损人，孙真人云：“木远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还延命。”此“性”字即性气急躁之性也。愁者，忧之过甚而不止也。总之，焦愁徒自苦恼，与人何尤？可不戒哉！

邵康节有醒语曰：“万事乘除总在天，何必愁肠千万结？”只明此二句，则焦愁之患除矣。

袁宏道云：“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有以文为寄者；有以酒为寄者；有以奕为寄者；有以技为寄者。古之达人，高人一层，

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阴耳。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么铜床铁柱、刀山剑树也。”此篇绝妙指点，予谓寄情有清、浊二种。清寄如书酒花月等类是也；浊寄如骄奢嫖赌等类是也。能领清寄者，即日日做快乐神仙；甘蹈浊寄者，即日日为苦恼囚犯。但此二途：一是现在之天堂，一是眼前之地狱，随时自趋，并无阻拦。奈人明知有天堂而不赴，反自入地狱，是诚何心哉？良可叹也！

昔有与僧交往，见其计谋奔逐，因作诗晓之曰：“早知都是自拘囚，不合因循到白头。汝既出家还扰扰，何人才得死前休？”此予改正之诗也，岂独此僧为然？举世甘为自拘囚者不少。昔信大师礼三祖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祖曰：“谁缚汝？”曰：“无人缚。”祖曰：“既无人缚，何用更求解脱？”信于言下省悟。此解脱最妙之法。今虽知之，而仍甘为自拘罪囚，竟将千金难买之时光，因循虚度，而不领受清寄之快乐者，总由往因积业所致，是以不得自主也。深为可惜可怜。

韩苦鬼诸事，皆从鄙吝辛苦而起。惟每晚早睡之法，深为可取。治家者，不可因人而废言也。

家资不在多少，只要教得子孙贤，能保守得固，不然，千金亦易消散，徒为自苦，有何益乎？

人欲享乐，先要立享乐根基。所谓享乐根基，即吾人之良心也。试看靠天翁不枉法治民，已有根基矣，后果至快乐福寿。今韩苦鬼劝伊宽恤贫穷，并不依从，既无享乐根基，致令终身困苦，后代销败，理必然也。

康熙初年，有一人姓韩，开张柴米大铺，因他最有机谋，性气急躁，时刻照管出入，极其刻薄，终日愁眉不展，无事而忧，对景不乐，从不曾见他有一笑脸。远近人都恨他刻毒，起个美号叫做“韩苦鬼”。每日打探各处柴米价值，某处价贱，即往买来发卖；某处价贵，即改往贱处贩卖。这人有许多癖病，即如不住高大房屋，不穿绸缎衣服；不与富贵交往，即荤腥肴馔亦不肯用。人俱可学，独有三件事人不能学：第一件是不赴人酒席，自己亦不请人酒席。人问其由，韩答道：“我去赴人筵席，彼费多金，我能吃多少？领过人的，不能不回答，将有用之费如此浪费，岂不可惜？”第二件是出外贩卖柴米，旱路不骑驴，水路不乘船，都是步行。人问其由，韩答道：“扬州地方，东不过大桥张汪一路；西不过甘泉各集场；南不过瓜洲镇江；北不过邵伯高邮。虽远亦不出三四十里，天生我这两脚，若不走路，要他何用？只看世上穷苦人，推车、抬轿、挑

米、担柴、拽纤、摇橹，他难道不是父母生成的？我这样安稳步行，何等快乐？”第三件是每晚早睡，从不点灯。人问其由，韩答道：“每晚早睡，有五件益处：一者子弟家人无奸盗酗酒诸坏事；二者厨下无火烛之灾；三者灶上无跌破碗盏之虑；四者夜半睡觉已醒，又可听防贼盗之窃发；五者次日早起，精神强健，不致昏沉失晓。至于每年省下灯油极多，又不必言矣。”友人叹服。他止生一子，十多岁放在学堂里，听随先生教训，整年累月不得闲工夫，总不查问读何书、写何字，终日只在财上盘算，真个披星而出，带月而归。年纪才三十七岁，形容衰老犹如六十余岁。昌黎公有“年未四十，而发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动摇。”以此移赠本宗之苦鬼，切实不谬。他空手未曾十年，创业家资约有千金。我因家中日用柴薪承他照底价卖与我，供用不缺；又因他说话从不失信，所以与他交契。闻他做人刻苦，因到他家内面说道：“世上最苦是贫贱人，凡来买柴米不多者，只看些微利息宽让体恤。你年将四十，我见你劳苦奔忙，焦愁不了，你自念衣食有余，略放闲散些，也受用许多快乐，何必终日自苦？”因将我向日撰的《新七笔勾》摘出一条，就在他家内写成斗方，奉与他粘壁，嘱他朝夕醒悟，词云：

终日忧愁，用尽机关不肯休。贫贱天生就，富贵天缘凑。休算计五更头，明朝依旧。略放宽心，落得安闲受。因此把妄想贪求一笔勾。

韩人接过斗方，答说道：“重蒙台谕，言言金玉。但我这生意，原是贫人买的，利息若少，岂不空代人劳苦？只因我的儿子幼小，趁我壮年，再苦积得千两，我也心足，那时安闲未迟。”我见言如不言，就告辞回来。我自暗想：“此人虽再积千金，恐怕又望万金。这样痴愚，真可怜也。”韩人打探得里河场内，出有红草极多，大有利息，每千束本银不过七八两，盘运至扬，即买至十五六两，除去船费杂用，每千竟有四五两之得。韩人大喜，整齐本银，用两只大船往来装贩多次，果然大得重利。不意那年山水暴发，将高邮至邵伯湾头一带河坝，倒卸极多。奉总河大老爷宪行，立等要红草打坝，着令江都县将一切草船封贮运送河塘，候领官价。韩人心急如火，暴躁如雷，无极奈何，忍着性气，只得随至河官委员处，候领草价。十分不得五分，又用去盘缠杂费，亏折三十余两。自己焦愁恼闷，饮食减少，未十日右眼红肿，病不可忍，又舍不得钱医治，只是苦挨。渐渐太阳额角，连络左眼也复肿痛，无极奈何，只得请眼科名医张守斋医治。那张医一看，即说道：“目得血养，方能明视。今

此眼都因心火上炎，烧炙肝经，睛已凸高，甚是狠重。因何不早治？如今第一件要紧的事，全要自己平着性子，切莫焦燥忧愁，服药调理，犹可保得左眼。若不上紧恰养医治，两眼俱难保固。”因此日日医治。韩人无极奈何，只得捺着性子，勉强平和。未过一月，右眼已瞽，只留左眼一只。人不叫他韩苦鬼，都顺口叫他做瞎苦鬼。他眼睛才医好了两个月，闻得红草因官封价贵，瓜洲芦柴有利，仍旧并不乘船，步行至瓜洲买柴。已经走到八里铺地方，忽然阴云四起，狂风大雨。韩人借一家门首暂躲，候雨止前行。不想那雨越下越大，守至黑晚，雨尚不止。虽时在七月，天气尚暑，他不肯敲门往人家借宿，恐怕又要费钱，只在门外檐下蹲了一夜，那知受了风寒，遍身火热。那一家惊怕，问明住处，雇轿抢送到家，已自病重。疼痛呼嚎，急请太平桥八十余岁老医王二玉，诊脉之后，即向韩人说道：“人身梦幻泡影，原是虚假，不可认真。焦愁劳苦，有伤元气。此病平日精神亏损，风寒易侵，若不急急发散，怎得消除？因用药发汗，汗后用心调摄，不可再有失误。”医治三个多月，用去许多银子，才得少愈。复又闻知瓜洲南米到了极多，价贱利重，因此不候全愈，就到瓜洲买了一船米，贩到扬州卖。不意船到扬子桥，河路拥挤，被一漕船上篙捣着米船，将船戳漏，米被水浸，急忙另雇一船，呼人挑运过船，已是许多水入船，坏去米三十余石，每石不得半价，人尚憎嫌不要。韩人气填胸膈，不由不焦愁气恼。漕船是奉上行运粮的，谁敢控诉？无极奈何，只得隐忍而归。形容顿变，饮食减少，只是昼夜叹气。才四五日，腰上忽起一发背大疽，急请内外科钱亿林医治。钱云：“总因心事焦愁，抑郁不伸，气血凝滞，致成此患。但今饮食甚少，疮顶平塌，药饵在次，全要自己诸事放下，开怀排遣，时长欢悦，药才见效。服药之后，若是疮不高起，饮食不加，即另请高明，切莫自误。”那知韩人当此重疽，并不宽怀，心里又焦愁这件，又焦愁那件，时刻暴躁，只要急速求愈。后五六日，更换数医，越医越重，汤水不进，烂成深塘，脓血淋漓，日夜叫喊，竟至命绝。寿止四十二岁。子虽十八岁，世事不谙，亲族代为料理收殓，治办丧事。尚未半年，子被坏人引诱，奸一私窠妇人。有恶棍串通拿获，拷打送官，措去二百多金，方才释放。又未半年，复又被坏人引诱赌钱，将家财尽数白送与人，竟弄得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饥寒难忍，无极奈何，只得自己挑菜卖银糊口。可怜韩人辛苦刻薄，挣起若大家财，不肯教子成人。痴愚至此，不可不述，以为世人切戒。

莫愁诗

旧咏新翻

予先大人维石公，手抄俚俗旧诗数十首，每常自诵。予今选订新翻，或妄改几句，或妄换几字，颜曰《莫愁诗》，惟供我愚人吟咏快乐而已，未可以诗法较也。

世事茫茫无了期，何须苦苦用心机？寻些乐处酌杯酒，偷个闲时诵首诗。放荡五湖思范蠡，纵横六国笑张仪。百年光景须臾事，日日追欢也是迟。诸般得失总虚花，展放眉头莫自磋。几朵鲜花除世虑，三杯美酒醉韶华。徐行野径闲情爽，静坐茅斋逸趣嘉。分外不须多着意，惟将快乐当生涯。衣食无亏便好休，人生在世一蜉蝣。陶朱不享千年富，韩信空成十大谋。花落三春莺怨恨，菊开九月燕悲愁。闲居安静多清福，何必荣封万户侯？也学如来也学仙，携尊随处乐陶然。人情只堪付一笑，世事须知无百年。皓首难陪东阁宴，清风自足北窗眠。休将烦恼盘心思，急须嘻笑舞疯癫。人生安分且逍遥，莫向明时叹不遭。赫赫有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谢功名有遗恨，怎如颜性乐陶陶？花甲之外乐余年，秃发留须半是禅。杖挂百钱村店里，手持一卷草堂前。功名与我无干涉，事业随他别处牵。恼怒不生愁闷灭，饥来吃饭困来眠。歌几回时笑几回，人生全要自开怀。百千万事应难了，五六十年轻易来。得一日闲闲一日，遇三杯饮饮三杯。焦愁恼怒都消散，免致浮躯气早衰。六足眼前安乐身，四时怎忍负良辰？温和天气春秋月，道义宾朋三五人。量力杯盘随草具，开怀笑语任天真。细看如此清闲事，虽老何须更厌烦？为士幸而居盛世，住家况复在中都。虚名浮利非我有，绿水青山何处无？胜游只宜寻美景，命俸须是选吾徒。快乐原是闲人事，况与偷闲事更殊。得失乘除总在天，机关用尽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螂捕蝉。无药可延卿相寿，百钱难买子孙贤。

家常安分随缘过，便是逍遥快乐仙。
穿几多来吃几多，何须苦苦受奔波。财过北斗成何用？
位列三台做甚么？眼底浮云轻似纸，天边飞兔疾如梭。
而今痴梦才呼醒，急享茅庵快乐窝。
举世不忘浑不了，寄身谁识等浮沓。谋生尽作千年计，
公道还当一死休。西下夕阳难把手，东流逝水绝回头。
世人不解苍天意，空令身心夜半愁。
一寸光阴不轻抛，徒为百计苦虚劳。观生如客岂能久？
信死有期安可逃。绿鬓易凋愁渐改，黄金虽富铸难牢。
从今莫着惺惺眼，沉醉何妨枕曲糟。
人生在世数蜉蝣，转眼乌头换白头。百岁光阴能有几？
一场扯淡没来由。当年楚汉今何在？昔日萧曹尽已休。
遇饮酒时须饮酒，青山偏会笑人愁。

速还债负说

世人不能无缓急。一遇患难危困之中，需用财物，甚是迫切，彼时未有不指天誓日以表其衷。及至借贷得来，事颇周全，岂知安静之后，不想偿还，即置肚外。更有见来讨取，反行憎恶急恨，竟有大睁两眼，思欲兵刃相加，是诚何心哉？即或目下艰窘不能即还，亦必熟思审处，心心念念，设处计虑，先完本银，利息计后，于心才安。前人云：“阳间一文钱，阴间一行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此一定之理。若或假词推托，并不上紧清交，彼虽日久，彼虽至死，亦不能没没而已，只恐孽镜前，帐簿开明，算盘一响，即令披毛戴角，以完夙负，此时悔何及耶！至于取债之人，毕竟家有余货，即济彼于从前，当怜其贫困，宽其时月，劝令缓缓交完，不可辄以毒言相加。语云：“人人说我没行止，你到无钱便得知。”谁无良心，岂肯有钱惟奸？若果有钱，安心不肯还债，此等坏人，天亦难容矣。

除魔魅

刻薄贫穷苦汉，固是无良，若匠因惠待，遂用魔法害人，心甚狠毒，往往自作自受，理所必然。

魔魅法，予不知起初出自何人传授；予又不知昔人作此害人之法，抑有何益。始作俑者，致令流毒无尽，自当打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超生。

一念至诚，感动观音菩萨，亲传解法。凡为二匠者，切不可习学魔法，自贻伊戚。

小东门内有个杨寡妇，只生一子，三十多岁夫死，守节抚孤成人，贸易养生。但这寡妇性最刻薄，专喜讨小本穷人便宜，凡日用菜蔬鱼肉果物，都叫挑担的到自家门里来看买，价银与得甚贱。譬如他人的菜物，务必用重秤多些进入，自己的银子，务必用轻戥少些兑出，许多贫人背后怨恨，都有咒骂。其子屡向寡母说道：“小本挑担穷汉，以及用力雇工，每日不过银些微，闾家父母老小，俱看着他养活，须要加意厚待，切莫刻薄，就是大德。”奈何苦劝不依。那一年妇值五十岁，要将房屋重新修造齐整，亲族来看壮观，因预先叫许多木瓦匠来修造。杨氏不体人情，给与工银，既是短欠，且每日饭食又着匠头，连菜肴都包去，她却每日大早起来，洗脸后照管督工，并不许木瓦匠偷闲一刻。只见砌墙的砌墙，锯刨的锯刨，俱上紧辛勤，若或稍迟，即高声数说，甚至嚷骂。扬城旧例，饭食虽然匠头包揽，其房主却五日一次犒赏，每人肉半斤，酒一斤。这寡妇逢犒，每人肉六两，酒半斤，众匠都怨恨他克减。有一李匠背后低声说道：“这恶虔婆这样刻薄我们，又这样琐碎我们，若叫她过得过大寿日，不信我的手段。”杨氏子偷闻此话，即背着寡母，私向众人说道：“我母亲有些蠢性，每每多话得罪，今后逢犒之日，我另外加酒一斤，加肉四两，看我情面，不可理她。”又向诸匠奉揖，赔个小心，众俱应诺。不一日，屋俱修造完整，焕然一新。才把众匠打发出门，忽然杨氏受凉发热，氏子急忙请医服药，日渐病重，七日归阴。可怜子哀痛异常，治丧停柩在堂，其子每夜在柩旁宿。过了三日，那夜杨氏披发向儿痛哭道：“我因薄待工匠，有李匠太没良心，刻了木人，现今藏在脊正中魔魅。你明早着人取出来，他害了我性命，你速代我报仇。”氏子抱母嚎哭，跌倒醒了，才知是梦。不候天明，着人爬上屋，于脊中果然取出木雕的妇人，有三寸长，心中钉一铁钉，背面硃符，又写“杨氏”二字。因痛恨切骨，叫仆到李匠家，只说瓦被猫伙打翻，天要下雨，急等铺拾。哄李匠来家，闭紧门，将刻的木人放在李匠面前，把他两手绑住，把两腿痛打，又将拐骨打碎，抬往江都县衙门，正值县尊坐在堂上。那时是晋县尊，听见喊禀，就唤匠人上堂，把木人与他看，问明情由，并认不讳，喝叫皂隶重责三十板。县尊见匠脸青变，气喘将死，吩咐抬回俟棒疮略好，再押来枷号示众。才抬出县，匠已气绝，芦席也没得裹，即刻拖出城外埋处了。氏子因母自小守寡，抚养成人，平日性极孝顺，今魔匠虽然处死，只是日夜悲哭，又想这魔法受害

者不止我一家，如何有法尽除？令普天下的人俱安稳无殃，方满我心愿。哭想了三日，又梦见母来说道：“你平昔最敬奉观士音菩萨，又时念大明神咒，你只虔诚求菩萨赏法永除，自有灵验。”说完惊醒。原来他家神龛内供奉观士音菩萨圣像，自见梦之后，因在丧中，时时对着圣象祈祷。未十日，门外来了一布衣妇人，手敲木鱼，口诵六字真言，向氏子说道：“你因母被魔死，又想法要除害救世，真是个贤孝好人，我不可不传。但我的法最容易，凡造起房屋，可用妇人出恭的粪马桶，只倒去大小便，不必水刷，就是污秽的，坎在地下，于木瓦开工日那晚起，莫与知晓，密将木匠的斧鑿墨斗画齿、瓦匠的铁瓦刀泥鼻，放在无人处地下，把马桶口向下，底在上面，倒坎在木瓦匠家伙上。守夜，早晨仍出放原处，次日将此马桶照旧出恭，另换今日出恭的新马桶，又如此，转换坎着，一连三夜。到了房屋造完，二匠都散去了，那日就在神前焚香叩头，用净水一碗，柳叶一枝，口诵‘南无灵感观士音菩萨’三遍，左手持水碗，右手执柳枝于梁、柱、墙壁各处遍洒，一面手洒，一面口念‘唵么尼钵纳弥吽，匠如作魔，为者自当，我家福寿，世代安康。’此咒语自唵字起，至吽字止，是正咒；后四字是祈求心愿语，俱要接连虔诚念诵，不拘几十遍，各处洒完，然后对神再拜而退。依此法解救，虽有坏匠诸般魔魅，俱不灵应，且为法的匠人俱自遭大害，所谓自作自受者是也。但此咒不独此二事，凡各样祈求，心愿俱得圆满如意，持咒之人永离生老病死诸灾灾难苦恼，其功甚大，切记，切记！”氏子听完大喜，进内封银酬谢，及至出来，妇已不见了。各处赶寻不见，知是菩萨显灵，回家焚香，望空叩谢。自后遍传，依法治之，则人家俱安泰无恙。氏子姓汪名志进，是当代好人，不可不知。

恤贫现德

予传家宝另有现在功德一篇，当与此互看，义更明析

世上最劳苦者，莫如肩挑步担之贫民。典衣借贷暂为资本，不过贩卖菜蔬鱼果食点等物，每日戴月披星而出，吞饥忍渴而归。夏则挥汗如雨，冬则敝履凝霜，辗转街市，终日奔驰，虽得蝇头微利，一家之生命系焉。得利则一家喜，失利则一家怨矣。有等不体恤人情者，素性悭吝，若遇显亲宦友，挥金不惜，专于经济贫民，忍心刻薄。又有一等仗势之人，强用色银，巧买贱价，赊欠不还，讨急反殴，致彼本利亏折，告诉无门，独不念我有父母妻子，朝饷夕飧，

彼岂无父母妻子专望养活乎？又有一等人，因无资本，倚力资生，如车、脚、轿、辇等类。更为辛苦，万宜体恤。在我只须公价不赚，准戡高色，彼即合家沾润，否则众口咒恨。人怨既多，天灾必至。予每见为此小事而得凶难者，皆因薄行所致而然也。普劝仁人君子，时存恤贫拯苦之心，广施长厚，此现在之德，定有多福之应矣！

打县官

请看世上凶锋恶焰，天地神鬼饶过了那个？即如屠二犯罪，费万千心力，前案幸结，可以改过安分矣。岂恶又无端，想要打县官洩气，致令父子偕亡狱底，家业尽散，报应昭然可畏。

杨城有个屠监生，排行第二，其家甚富，生一子强勇异常，家仆六人，都倚势凶横。东乡有腴田千亩，每年自领子仆往田上收租，共十多人，驾大船，蜂拥庄房。众佃户杀鸡的杀鸡、秤肉的秤肉，美酒白饭，如款大宾。佃户来算帐，例具垂手站旁听命，不论水旱，不许挂欠升合，若有拖欠逆话，即喝令恶仆掌嘴。若麦稻略有潮稗，晒扬几次，自置大斛，比合乡每石多出八升。倚着监生，复又加纳州同，如虎生翼，横暴非常。或有因受不过狠恶，辞田不种，他便锁来重打，定要他种。那时有个姜佃户，因丧母棺衾费用，拖欠租稻，屠二即令豪仆锁到家中，打个半死，捆在后房柱上，不与饭吃。饿了二日，姜佃户家人无奈，苦措清完，方才释放。这屠二为恶，怨恨的人极多。那日在田上毒骂佃户，又着仆用扁担捆打佃户，遂有遭打的姜佃户，出头写了状子，开列打死佃户，奸人妻女、倍人田产及置大斛等款，招呼被害之家，男妇老幼，齐有百十多人，将屠二的衣帽碎撕，并拉着恶子恶仆，携着大斛，把他捆到府前，正值府尊坐堂未退，因见众人叫问。那屠二喊禀众佃叛主，无法无天。府尊怒说道：“夫人必侮，然后悔之。你的恶处甚多，本府久知，且发江都县，审明详解，亲讯治罪。”将一干原被都押发县。刘县尊即将屠二同恶子恶仆收禁候审，原告讨保。屠二见事急，请许多乡宦贿嘱县尊，俱不依允。又因他财富恐人疑议，挂牌在城隍庙逐款审讯。审讯的那日，来看的百姓竟有上千。县尊把豪仆夹了三人，款款俱实，先通详革去屠二的职员，以便刑讯。不意屠二有个至亲，现在江西某院，备了许多金银，星飞前往求书，到江南督抚两宪，嘱令推分从轻审结。府县因上司吩咐，只得屈情发落，只将恶仆三人重责枷示；屠二罚米五百石，赈饥赎罪，因此家财费去大半，田

虽千亩，各处人怕他，俱不敢领种，荒了二年，反赔钱粮。适值刘县尊因公被议，奉宪摘印，屠二闻信，恨他执法，齐起恶子恶仆并平日交往的恶人，共二十多凶，各藏短棍，候县官到川堂会客，欺他没印，即拥挤向前，把县官肩上打了一棍。县官急避暑内，吩咐紧闭县门，着捕快飞速赴府，禀屠二领百余人来县劫库。府尊闻知，急传内丁皂快二百余人，不候轿到，亲自骑马，带着人众飞至县署，坐在县堂，急令各役查拿。那时县廨内床下，都是躲的屠党家人，未一时，锁到十二人，送狱通详治罪，不月余，奉各上司俱严批审究。彼时牢疫盛行。屠二同恶人恶仆，俱死于狱内拖洞，只有牵连四人，活命出来，其田房家产尽完，城乡人俱各快心不已。

恤家现德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此聂夷中诗也。予于暑月见农夫耕种之苦，腿脚浸于泥水之中，脊背晒于烈日之下，指掌破烂，皮肤焦黑，百般劳苦才得成谷。我辈安坐而食，若不感念厚待，是无人心矣！

有等田主，租粮刻剥盘算，更有丧心棍徒，衙门胥役，佐贰贪官，遇有乡家，便为愚懦可欺，稍涉一隙，即百般恐吓索诈。嗟乎！彼以奇劳异苦耕耨养人之人，何忍不以厚待耶？然家之劳筋苦骨，胼手胝足，终岁辛勤，究竟自食有限，而人赖食养活者多矣。今后但遇乡农，即当怜其极苦，念其大功，不笑其村俗，不嫌其粗鲁。或有执迷者，必当开导指点；或有争讼者，必当劝息解纷。若逢水旱荒年，酌蠲其租斗；如遇极贫而无食者，量助其口粮。凡事扶持有我之厚，反予自心，始可相安。此即现在之德，较彼诸般好事，真有数倍之功也。

禁固婢私议

男女婚配，理合阴阳。人虽有贵贱之分，若年至长成，其芳隅泣私各有之。奈何有等家长，于自己儿女，即要及时婚配，至于丫环婢女，虽至二三十岁，尚不令知夫妇之伦。意在无夫之女，易于服役，若经婚配，即分事主之勤。殊不知光阴迅速，青春易过，每有倚市海淫，招摇苟合，且怨女旷夫，上干天和，下绝人纪，损德败俗，莫此为甚。今虽淳言苦劝，其奈听如不听。予之愚见，全赖在位贤官长，力挽颓风。于每年十月初，令各乡保挨家逼查，某某家有婢女几人，几多岁，不论城乡，大家小户，总不过二十岁，或

外嫁经纪平人，或内婚本家童仆，俱于岁内尽行配合，如不依从，令婢之父母亲族具呈领回婚嫁，不许给当卖身价，亦不许藉情略卖远地。其有隐匿不报，或婢身孤子过期不配者，许地邻举首重究，仍将婢择贫男无妻者配之，如此，则人皆有室家之好，淫风止而德甚大矣。

尊变卑

日中则昃，人生得志能有几时？所以福分胜人者，其势力不必求胜于人也。

谦卦六爻皆吉，谦受益也。既济六爻，皆无吉利之辞，初爻深致其戒，谨得无咎，满招损也。

扬州府虽系淮扬道属员，然其职分大小，不过相隔一间。旧例新道官上任，扬州府必具官衔脚色手本，由脚门报门，趋进跪下，道这即吩咐掩门，内衙师生坐待茶，从不叩头庭参者。曾有高淮道，为人奢华骄傲，新到任就不循旧规。那时施府尊讳世纶，往往进谒，双手捧着红手本，站在脚门，俟候报门进谒，当堂跪下，旁边竟不打退堂鼓，又不吩咐掩门请起。施公此时无奈只得叩头庭参而出，气恼不过，随即差拿道官的头役处治。有府柬房力禀说道：“尊虽是弟兄官职，毕竟老爷系他属下，岂有府官反拿道役处治之理？”再三婉禀，施公只得忍气回来。方才过了三个月，施公忽接按察司一牌，仰扬州府即刻差拘高淮道，审明后连人解司定罪。原来高淮道于到任之初，即得民间许多贿赂，又科派民间许多供用器物，旋被部科风闻题参，因此发院司，转发扬州府审解。此时施公即差人拘高某来扬，随悬牌，大书一起犯官高某，限次日午堂听审。那时，高某知道必然报复昔日庭参，难免受辱，星夜请了闾城乡宦，再三恳情，求在内衙审问，稍存脸面。施公回云：“高某到任之日，旧例内衙谒见，他并不依从，我已在堂上叩头。今日本府并不违例，只照旧堂上审问，并无别说。”众宦再三禀恳，坚辞不允。高某无奈，只得布衣去报门一起犯官高某进审，在堂中跪下，叩头完，施公旁生不答，叫取草簟，许他在地上坐着问供。幸喜施公有量，见高某叩谒，便不记往事，从宽详解，照律问罪，追赃给民。世上反复的事也甚多，从不曾有如此迅速，仕途窄狭，可不畏哉？至有财富势力者，亦不可恃以凌人也。

骄傲记

昔日袁了凡曰：“易称天道恶盈而好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书曰：“满招损，谦受益。”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盖天之将发斯人也，未发其福，先发其慧，此慧一发，则浮者以实，肆者以敛，必然之理。是以人必虚心屈己，常有歉然不足之意，方是受福根基。王阳明曰：“今人病痛，大只是傲。千罪万恶，皆从傲生，傲之反为谦，谦字便是对症之药。凡人之傲者，必自足，自足则中满，中满则内无受益之地。傲必凌人，凌人必绝物，绝物则外无启迪之人，是德日减而过日集。此等人，无论不发，即发亦无大受用。每见无知之人，小有才华，生当顺境，根器既薄，性情又劣，气质又刚，识量又浅，自谓才可惊人，权能压众，一切骄容傲态，无所不至，喑哑叱咤，妄逞威锋。凡遇贫亲族，朴实宾朋，恣意凌侮，甚至呵群骂座，辱人难堪。岂知人情反复，冰山自倒，死灰可燃，其取辱更甚也。”